

南 强 情 怀

王康志 题

厦门大学是我国东南著名的高等学府，

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早在国立时期(1937-1949)'

其办学成就即受到世人的瞩目，

获得“加尔各答以东最完善之大学”和“南方之强”的美誉，

在校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三页……

厦门大学校友总会 编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编者的话

沧桑砺洗、薪火相继，自1921年创校以来，厦门大学走过了百折不挠、上下求索的光辉历程。为进一步弘扬嘉庚精神，传承爱校情怀，汇集“南方之强”的光荣与梦想，2010年5月，校友总会向海内外校友发出“心中的母校”征文启事，呼吁全球校友用心中的情手中的笔抒写母校情怀，为厦门大学建校90周年献上一份特殊的礼物。征文启事得到校友们的积极响应，截至2011年5月，共收到征文167篇，约35万字。文章刊发在校友总会和厦门大学90周年校庆专题网站上，受到广大师生、校友的热烈欢迎，点击率居高不下。

90周年校庆圆满落幕后，校友总会秘书处频繁收到来自各地各界校友的建议，迫切期待这些饱含母校情结的文章结集出版，为校友留下一份深情，为母校留下一份校友们亲历的史料。在广大校友的感召下，校友总会秘书处开始着手征文文集的编选工作。2011年8月25日，校友总会王豪杰理事长、潘世墨副理事长、郑冰冰秘书长、人文学院朱水涌教授等深入研讨了校庆征文的编辑出版事宜，确定文集取名为“南强情怀”，以呼应庆祝母校建校88周年的校友征文选集《南强记忆——老厦大的故事》，同时期盼将来以“南强”为核心关键词的校友征文选集能继往开来，一部部编选出版下去，成为厦大一个特别的书系。

本书的编选有以下几点说明：

一、作者须是厦大校友、师生；文章体裁不限，篇幅长短不拘；以文章的真情实感为主要编选原则。

二、限于篇幅，同一作者入选文章不超过两篇；除了非修正不可者，文章皆以原貌入选。

三、全书共四编，各编以内容分类，诗歌在前，散文在后；文章按作者入校年份为序，教师以入职年份计，校友以入学年份计，入校早者居前。

《南强情怀》的出版得到学校领导和广大校友的大力支持。朱崇实校长欣然提笔为本书作序；陈力文副书记从征文启事发出到本书编辑出版全程予以关心指导；朱水涌教授承担了本书选稿、编辑的繁重工作；泰国校友会和泰国校友张永青、张祥裕及厦门校友林自达等热情赞助本书出版经费。特此鸣谢！

序

2011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迎来了厦门大学90岁的生日。在那些喜悦的日子里，五老峰下，长城内外，还有五大洲的一些城市与学校，万千厦大校友老少咸集，以一样的心一样的情，祝福母校的90诞辰，感恩母校的培育泽被，憧憬母校的更大辉煌。

90年，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对于厦大来说，却牵连着一段与国家和民族兴衰紧密相连的不凡历程。风雨沧桑、弦歌不辍，教泽绵绵、薪火相传，自校主陈嘉庚抱着“教育乃立国之本”的信念创办厦门大学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以民族复兴和社会进步为己任，始终秉承“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校训，不断丰富近代大学推动社会进步的实际内涵，形成“爱国、革命、自强、科学”的光荣传统和“追求真理、艰苦奋斗、严谨治学、勇攀高峰”的优良校风，伴随着民族复兴艰辛而伟大的历程，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我们始终志存高远，怀抱着崇高理想，一步一个脚印地为建设“世界之大学”努力奋斗，始终坚持“知行合一、学以致用”的育人原则，培养造就民族的栋梁、世界的英才；始终坚持“海纳百川、包容开放”的办学风格，向着国际化的办学方向践行不已。我们尊重“谦虚谨慎”，但又鼓励“锐意进取”；我们追求“宁静致远”，但是提倡“朝气蓬勃”，厦大人有理想、敢担当、有能力、肯实干，厦门大学开放兼容、锐意进取、

敢于创新、勇攀高峰，在 90 年的高等教育征程上，我们从未停止过追求卓越的脚步，从不缺少问鼎世界的信心和勇气，这就是我们薪火相传的南强传统，是我们一代代厦大人引为自豪的南强精神，这样的文化，是我们学校发展壮大的深厚土壤，是我们学校创造一流业绩的灵魂所在，这也是我们每个厦大人的深厚情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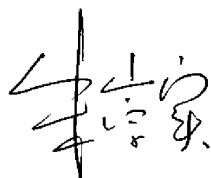
厦大校友是厦大最可宝贵的财富。90 年来，厦门大学这片沃土培育了 20 多万缤纷桃李，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从厦大这片热土走向社会、走向世界的学子，用自己的青春热血、自己的才华智慧、自己的执着奋斗，回报社会，回报祖国，不断为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贡献力量。

厦大校友秉承校主陈嘉庚的崇高精神，富有“爱国、爱校”的海一般情怀。90 年来，从厦大走出去千千万万校友，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魂牵梦绕着母校，关注着母校的每一个脚步，喜悦着母校的每一次进步。他们传承了陈嘉庚“爱国爱乡，倾资兴学”的伟业，以自己在各个领域的奋斗，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感恩母校，回报母校。厦大发展历程的每一个台阶、每一个实绩，都离不开各级领导、各界朋友、广大海内外校友的关心、厚爱与支持，感恩母校，牵挂母校，不遗余力地支持母校的建设与发展，是厦大人特有的情怀。

在迎接母校 90 华诞的日子里，厦大校友总会特别在校友总会网站上设立“心中的母校——迎校庆 90 周年征文”专栏，海内外广大校友满怀深情，在专栏中倾吐自己的心声，或赞叹母校的历史辉煌，或回忆校园的青春生活，或抒写母校的深刻记忆，或感念老师的心血培育，字字情真意切，篇篇发自肺腑，虽长短不一，形式不拘，却都是我手写我心之作，读之倍感亲切，令人动容。我们把这批厦大人写的关于厦大的文章编选成这样一部征文选，

既是为母校的生日献上一份礼物，也是对校友情怀的一种春秋记载，让继往开来的厦大人永葆一份不变的情怀。

亲爱的校友们，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可以创造奇迹的时代，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经济格局深刻变化，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才竞争日趋激烈。中国的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键靠人才，基础在教育。在新的形势下，作为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校，母校正在朝着世界知名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办学目标阔步前进，目标正在逐步实现，前景越显辉煌，让我们千千万万的厦大人携起手来，一如既往，自强至善，与时代同前进，与社会共发展，共同托起厦门大学更加灿烂的明天。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stylized Chinese characters. The characters appear to be '李锐' (Li Rui), written in a cursive, calligraphic style.



目录

巍巍南强春秋

- 2/陈大燮·化学系·1934级
- 3/鲍光庆·机电工程系·1941级
- 3/曹晋升·经济系·1941级
- 4/郑奇丙·生物系·1946级
- 4/李金龙·法律系·1947级
- 5/郭祖凯·财金系·1948级
- 5/曹宪章·法律系·1949级
- 6/陈长欣·财金系·1950级
- 6/张秋汉·化学系·1953级
- 7/黄森昌·经济系·1958级

- 词二首
- 鹧鸪天·祝母校九十华诞
- 贺母校九十华诞献诗二首
- 辛卯夏月恭贺母校九十大庆即兴
- 庆祝母校厦大九秩华诞
- 浪淘沙·祝母校九十华诞
- 诗二首
- 祝母校九十周年校庆
- 诗二首
- 祝贺母校九十大庆



南 强 情 怀

7/洪桂芳·经济系·1960级

厦大情忆

9/张锦辉·外文系·1961级

远方那美丽的凤凰树

11/陈立义·化学系·1963级

祝福南强

11/刘建源·生物系·1963级

厦门大学九秩荣寿

林秀莲·历史系·1965级

12/陈奕良·中文系·1965级

满江红·庆祝母校厦大九十华诞

12/陈志铭·中文系·1977级

记忆的鲜花献给您,我的母校

14/戴全·中文系·1977级

望海潮·庆厦大九秩华诞

15/方维平·化学系·1978级

厦大印记

15/陈沧福·保卫部·1978年入职

贺辞三首

16/蒋培云·化学系·1981级

南强之魂

16/孙安平·外文系·1985级

生命的盛宴

18/柳成江·物理系·1986级

母校情怀

18/赖春燎·音乐系·1989级

厦大九十周年校庆

19/汤平发·成人教育学院·1993级

母校厦门大学九十华诞

19/饶顺招·海外教育学院·1999级

庆厦大九秩华诞词二首

20/陈伟晶·财政系·2002级

校庆抒怀

20/邱仲潘·

厦门大学九十华诞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2003年入职

20/金美华·海洋系·2004级

寻瑶草·厦大

21/林自达·企管系研究生·2005级

母校九十华诞活动主题有感

21/杨超群·海洋系·2010级

望海潮

22/钱学新·机电系·1941级

忆长汀时期的厦门大学

26/黄金陵·化学系·1953级

母校化学系曾经是结构化学

“南方基地”的孵化器

30/林宗熙·中文系·1972级

从鲁迅纪念室到鲁迅纪念馆

35/谢如意·中文系·1977级
43/赵秉新·中文系·1984级
46/段哲哲·公共管理系·2009级

校庆九十机缘妙,千秋伟业薪火传
我们因为谁而读厦大
邂逅

款款感恩之心

50/苏林华·机电系·1944级
54/苏林华·机电系·1944级
58/谢羲·机电系·1946级
63/陈可焜·经济系·1946级
65/陈可焜·经济系·1946级
70/吴东南·法律系·1947级
72/林隽楷·贸易系·1950级
75/林秀权·物理系·1956级
82/丘瑞霖·海外教育华文系·1957级
84/黄月周·海外教育中医系·1957级
86/蔡锦国·化学系·1961级
88/徐兰芳·经济系·1973级
90/陈金添·中文系·1973级
93/程德源·中文系·1974级
95/陈福郎·中文系·1974级
98/郑启五·外文系·1977级
100/陈志铭·中文系·1977级
102/余文净·经济系·1978级
105/潘亮·生物系·1978级
109/王伟明·中文系·1979级

校园忆旧
我以母校为荣
厦大,我心中的母亲
怀念张玉麟副校长
追忆章振乾老师
嘉庚精神,永放光芒
我们的恩师魏嵩寿老师
芙蓉情怀
我爱我心中的母校
学到老做到老的一位中医师
母校恩情永不忘
母校之恋
厦大之忆
“百年树人”立石记
“情人谷”写意
在漳州校区遇恩师
春水少年愁
除了故乡便是母校
晒一晒与母校有关的那些事
厦大并不太远



113/林贡钦·经济系·1979 级

119/刘国和·计统系·1982 级

121/陈宜淳·历史系·1983 级

126/刘恩国·历史系·1983 级

131/赖勤学·自然辩证法室·1994 级

140/沈鸿才·美术系·1995 级

143/陈雅萍·财金系·1999 级

146/李耀中·社会学系·2004 级

149/薛玉香·社会学系·2008 级

152/廖中武·博士生·2009 级

我的厦大情缘

我与厦大 MBA 的缘分

一位被称为“先生”的女老师

——怀念我的导师陈兆章教授

学问的领路人,精神的领航者

——回忆敬爱的陈兆章先生

校长当如萨本栋

阳光校园,风趣老易

我的厦大情缘

厦门大学,我们永远的家

凤凰花开的故事

记我的导师“老爷子”二三事

悠悠大学岁月

156/周添成·历史系·1955 级

160/李世梓·物理系·1955 级

163/郑继坤·历史系·1956 级

167/宋洁流·中文系·1956 级

169/黄月周·海外教育中医系·1957 级

172/蔡秀玉·物理系·1957 级

176/郭仁松·外文系·1959 级

181/曾 心·中文系·1962 级

184/郑钟麟·历史系·1963 级

189/王泉生·数学系·1964 级

永远感谢母校

反空袭、反炮击中的校园生活

在母校的峥嵘岁月

厦大,侨生来了

厦大校训激励我们勇往直前

那个年代特别的事

易世移时忆厦大

在那走过的小路上

我是厦大未毕业的学生

厦门大学的最初感觉

——回忆 64 年我当新生的日子

- | | |
|-----------------------------|--------------------------|
| 221/李和协·外文系·1964级 | 回忆在厦大的日子 |
| 225/吴立平·中文系·1977级 | 水的故事 |
| 231/谢如意·中文系·1977级 | 梵音须雪在,心海天风存
——郑朝宗教授印象 |
| 236/潘亮·生物系·1978级 | 夜场电影与海里畅游 |
| 238/林航·外贸系·1979级 | 竞丰食堂 |
| 245/王伟明·中文系·1979级 | 那些同学那些事
——7901漫记 |
| 255/宁四明·数学系·1982级 | 青春激扬的岁月
——回忆上世纪 |
| 259/欧光南·化学系·1988级 | 80年代厦门大学生活 |
| 261/张和辉·音乐系·1991级 | 三度厦大人 |
| 264/赖勤学·自然辩证法室·1994级 | 我与厦大的不解之缘 |
| 268/侯昕宇·会计系·1998级 | 在厦大听讲座 |
| 271/谢冬远·企管系·2004级 | 我约你,校庆时见 |
| 275/万强·政治学系·2005级 | 厦大,我的梦想起航 |
| 279/黄玉婷·政治学系·2005级 | 睡在我宿舍里的兄弟
在一起 |
| 282/张文菖·化学系·2006级 | 梦回厦大邮协 |
| 284/邓永海·法律系·2007级 | 毕业时的那些事儿 |
| 287/马丽丽·公共管理系·2007级 | 芙蓉湖边的留学时光 |
| 289/吴幼娟·机电系·2007级 | 我与她的十年之约 |
| 291/恭厚坤·会计系·2008级 | 在厦大的日子:时间与梦的圆环 |
| 296/卫玲楠·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2009级 | 遇见 |
| 298/段琼茜·嘉庚学院·2009级 | 写给堂哥的一封信 |



南

强

情

怀

300/冉苗苗·历史系·2010级
303/王杰·数学系·2008级
305/姚琼珠·外文系·2008级

情结厦大
我眼中的你
日记一则

母校与我同行

308/蔡景深·海洋系·2007级
310/李仕耘·历史系·2007级
311/傅倩倩·英语系·2007级
312/李正明·中文系·2008级
314/杨超群·海洋系·2010级
316/李成林·医学院·2010级
317/关光利·数学系·1956级
323/林宝卿·中文系·1961年入职
326/郑钟麟·历史系·1963级

329/郑启五·外文系·1977级
331/伍林宪·生物系·1978级
336/宋文艳·化学系·1978级

339/傅建卿·生物系·1985级
341/高丰·数学系·2000级
343/马健容·公共管理系·2008级

走走停停
上弦场,对酒当歌
离别的路口
厦大诗情
凤凰木语
江城子·厦大之晨
一生的奉献
上世纪80年代的厦大男排
记我国著名催化传感器专家、
校友雷远进
余光中先生题签记
我深深敬佩的一位厦大校友
亲历厦大校庆
——从1981至2011
厦大印象
记我在上海遇到的校友们
九十年厦大,光影年华

魏魏南强春秋





南

强

情

怀

词二首

◇ 陈大燮·化学系·1934级

永遇乐·南强厦大

校舍巍峨，海洋面向，五老峰绿。寺院钟声，海山景色，胜似西湖有。
嘉庚校主，毁家兴学，历万苦千辛镂。萨校长，七年沥血，南国厦大魁首。

春风化雨，九十年月，廿万英才造就。硕果累累，蜚声四海，贡献神州
厚。自强不息，止于至善，代代艰辛奋斗。百周岁，南强厦大，著称宇宙。

沁园春·厦门大学九十周年校庆

九十春秋，破浪乘风，猛进上游。育英才济济，五洲遍布；累累硕果，
载誉神州。校主嘉庚，毁家兴学，两亿银元创始修；其功德，沛泽及百代，
称誉寰球。

科学发展丰收。创特色、学科注探求。聘请名教授，充实设备；才培
育，品学兼优。大展宏图，自强不息，至善追求永不休。拼前进，创南强厦
大，世界一流。



鹧鸪天·祝母校九十华诞

◇ 鲍光庆·机电工程系·1941级

五老峰高凌碧空，鹭江水暖乐融融。自强不息蒸蒸日上，喜看新颜换旧容。新五老，映芙蓉。高楼一排献恩衷。洋洋学海群争渡。九十春秋厦大雄。

贺母校九十华诞献诗二首

◇ 曹晋升·经济系·1941级

璀璨南疆九十年，风云飞渡弹指间。
自强不息书山路，止于至善登绝巅。
春雨无声润华夏，育成桃李天下繁。
今朝华诞千花放，明日更扬万里帆。

犹忆当年风雨深，神州烽火万里焚。
经史堆中伴松柏，浪拍云涌入梦魂。
同舟共济渡学海，铁胆赤心卫国门。
一曲长歌声常在，百载环播四方闻。



辛卯夏月恭贺母校九十大庆即兴

◇ 郑奇丙·生物系·1946级

陈公慷慨成开辟，萨氏辛勤扬伟绩。
映雪囊萤旨趣深，南强赞美歌长忆。

庆祝母校厦大九秩华诞

◇ 李金龙·法律系·1947级

国运艰危重任擎，复兴民族建高龛。
筹捐巨款颂嘉老，荟萃名师扬美名。
九秩耕耘桃李艳，卅年拓展技科赢。
振邦召唤勇飞越，校训精神永践行。

- * 厦大诞生于民族危难之际，自建校之日起即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
- * 嘉老：对怀抱“教育救国”宏愿、倾资办学的先贤陈嘉庚的敬称。
- * 林文庆、林语堂、萨本栋、汪德耀、王亚南、郭大力、林砺儒、洪深、周辨明、卢嘉锡、蔡启瑞、陈朝璧、陆季藩、林惠祥、傅鹰等名师先后应聘主持校务或执教，硕果累累，人才辈出，而且使厦大名扬国内外。
- * 喻自1981年以后，厦门创办经济特区，厦大进一步实施改革开放。30年来，学校在治校、教学、学术、科研、师生素质与队伍、学校规模与基本建设、对外交流等方面突飞猛进，成效显著。



浪淘沙·祝母校九十华诞

◇ 郭祖凯·财金系·1948级

金樽斟美酒，互贺新禧。九十华诞追往昔，追忆当年多少事，记忆犹新。
同窗共研习，回味不已。母校培育情相依，一生难忘师生情，感怀难抑。

诗二首

◇ 曹宪章·法律系·1949级

恭贺母校厦门大学九十周年华诞

黄宫莽莽望中迷，清垢扬波要好诗。
雄踞一方播马列，深居宝岛育兰芝。
缅怀萨圣如慈母，膜拜陈公念在兹。
华诞九十十九尔，轩昂潇洒益英姿。

黄宫矗立莽苍苍，济世育人震八荒。
笑引春风消滓垢，喜张户牖浴朝阳。
勤培芳草绿堪染，细沐桃花红出墙。
南国尔来春满地，母亲莞笑寿无疆。



南

强

情

怀

怀念母校厦门大学

神思方杳杳，夜梦总依依。
忍别青山去，相逢绿水稀。
悠悠双鬓雪，耿耿寸心违。
又是春芳发，刘郎难得归！

祝母校九十周年校庆

◇ 陈长欣·财金系·1950级

凤凰花开九十年，人才辈出二十万，
建设祖国遍各地，硕果累累众人赞。

止于至善好校训，科研教学齐发展，
重点学科走前沿，未来成就更辉煌。

诗二首

◇ 张秋汉·化学系·1953级

忆秦娥·贺母校九秩诞

东风烈，南强九秩人欢跃。人欢跃，嘉庚创办，精神卓越。中华崛起号
声咽，八千里路云和月。云和月，莘莘学子，建功立业。



忆五十年代芙蓉大院

母校九十大庆年，古稀弟子忆芙院。
春朝布谷声声唳，夏晚青蛙阵阵喧。
秋日稻花香四逸，冬时麦浪舞蹁跹。
田园校舍相成趣，耕种耕读两维艰。

祝贺母校九十大庆

◇ 黄森昌 · 经济系 · 1958 级

八十周年庆，慈母总关怀，授予金皇冠，白头翁上戴；
弹指又十载，感恩涌上心，离校近五旬，母校指路明；
离别鹭江后，来到珠江边，学子永求索，勤奋为人民；
操劳几十年，不忘慈母训，想起王亚南，脚步永向前；
慈母九十庆，再戴鸭舌帽，学子飞鹭江，九十寿再拜。

厦大情忆

◇ 洪桂芳 · 经济系 · 1960 级

为什么我的梦中
常常出现白石、红砖、绿瓦
还有那当当钟声



南

强

情

怀

那是因为
我对母校有着一种
不灭的
执着的
沉甸甸的思念……

郁郁苍翠的五老峰、十八洞
层峦错致 玉石天成
曾记否
昔日
迴响过多少孺子的琅琅书声
镂刻着多少默默攀登的印痕

“囊萤”、“映雪”楼宇斑驳
而那古老、深邃的故事
一年又一年
陪伴着莘莘学子
渡过了孤寂岁月，学海知涯
践行着“自强不息”的神圣诺言

青青的芙蓉湖，柳枝随风轻扬，泛起片片涟漪
湖畔、柳枝、涟漪中
叠印着春来秋去的熙熙儒群
寄托了几多少年青春的遐思……

雄伟壮观的上弦场
广场、台阶、礼堂
依旧徜徉着历史深远的气息
这里
曾留下过成千上万戎装学子整步的脚印
更响彻过矫健少年拼搏的阵阵呐喊声……



“情人谷”曲径通幽，漫入山林深处
那宽大、平静的水面镜
映照过无数对年轻情侣的丽影
如今
我惦记着她
更有深深的您

远方那美丽的凤凰树

◇ 张锦辉 · 外文系 · 1961 级

岁岁凤凰花季，
似乎有更多的悠悠思念。
远方那美丽的凤凰树，
在阳光雨露滋养下，
开花那么红艳艳。

是那前导的精神华彩，
启迪了学子的心灵。
是那精彩的课堂，
谆谆教诲记心间。
是那琼楼花树的校园，
迎来多少个诵读晨昏。
是那蔚蓝的大海。
涛声陪伴过青春华年。

几回农家同吃住，



南

强

情

怀

银锄挥舞在田间。
几度荷枪习武，
百步穿杨报靶环。
崎岖的五老峰，
何曾没有我们登攀。

那次回乡缺点路费，
多个同学凑了钱。
住院时三五个看你吃药，
还有人开心说个笑，
似乎药不苦有点甜。

凤凰树下离别向四方，
酸甜苦辣一路走来，
自强不息，止于至善。
三十载，四十年，
思念的心再团聚，
张张笑脸仿佛在昨天。

啊，
远方那美丽的凤凰树，
在阳光雨露滋养下，
长出更多新枝叶，
依然开花那么红艳艳。



祝福南强

◇ 陈立义 · 化学系 · 1963 级

九十春秋育英才，自然科学誉四海；
严教勤学良风树，南强辉煌滚滚来。

* 指学院有多篇论文在 *Science* 和 *Nature* 子刊发表，代表厦门大学教学和科学研究的水平，誉响全球。

厦门大学九秩荣寿

◇ 刘建源 · 生物系 · 1963 级 林秀莲 · 历史系 · 1965 级

硕果丰庭为汝栽，芙蓉长在凤凰来。
群贤克立嘉庚笑，映雪囊萤学者怀。
荒谬拾年惊噩梦，激情一代土常哀。
春风化雨千秋寿，故国新朝孽子徊。



南 强 情 怀

满江红·庆祝母校厦大九十华诞

◇ 陈奕良·中文系·1965级

救国耿怀，仰校主，黄宫岛立。九旬整，弦歌一路，芳香四溢。勤业自强侨领愿，笃行至善群贤力。喜逢春，故址与新区，无穷碧。

强院系，如棋密；攻硬战，专家策。励学为己任，教研合璧。愿景玉成谋再进，目标鸞远争朝夕。看大鹏，搏击跃长空，齐张翼。

* 侨领，即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校主。本句嵌入厦大校训“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关键词“自强”、“至善”以及厦大楼名“勤业”、“笃行”、“群贤”。

* 厦门大学现在正以“世界知名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为目标，奋勇迈进。

记忆的鲜花献给您，我的母校

◇ 陈志铭·中文系·1977级

我对你的记忆，
早于投入你怀抱里。

儿时走进校园中人类博物馆，
我悄悄掀起原始人雕塑下身的兽皮，



窥视后嬉笑着奔跑离去……

呵，母校，

我很小的时候便知道：

你珍藏着太多的宝藏和秘密！

当炮声织进我童年的经纬，

上弦体育场高射炮钢管林立，

“厦大民兵师”红旗猎猎飘扬，

接受我幼稚而庄严的注目礼。

呵，母校，

那时我对你悄悄耳语：

我爱你，我爱你……

后来我成为一个农民，

插队在崇山峻岭的闽西，

“工农兵学员”大门却对我紧紧关闭，

只有汀江听见我深沉的叹息。

当重获填写大学志愿表权利，

长江黄河奔腾在我的腕底，

三个志愿我写的——

是你，是你，全是你！

呵，母校，

失去十年青春的人，

最懂得如何把春天珍惜！

那真是春天的故事，

我们入学在桃李花盛开的春季。

一千多个潮涨潮落，

一千多个朝朝夕夕：

我们把自己脚印，

重印在鲁迅、陈嘉庚、林文庆等先贤的足迹；

我们把自己笑声，

撒飘在五老峰上寥廓的天宇；



南

强

情

怀

我们把自己的身影，
交付给鹭江的碧水、晚霞和晨曦。
集美楼记得我们攻读的灯光，
芙蓉湖收藏我们晶亮的汗滴……
呵，母校，
你领引我们走到人生的转折点，
生命从此焕发出何等的神奇！
毕业后我成为一名文化工作者，
你早期建筑成为“国保”有我的努力。
群贤楼群、建南楼群红瓦如霞白墙似玉，
惊鸿一瞥谁不叹喟这绝世美丽！
幽幽小径萋萋芳草青青棕榈，
一级级看台象征人生一个个阶梯……
呵，母校，
你珍藏在我们千千万万学子心底，
也珍藏进共和国参天大树年轮里。

望海潮·庆厦大九秩华诞

◇ 戴全·中文系·1977级

襟怀山海，光辉中外，南强九十华年。文化启蒙，科研煜彩，史铸经典群贤。鼓浪涌连绵。颂嘉庚理想，恩哲无边。映雪囊萤，书生无数竞先鞭。

朝花夕拾园田。忆上弦霜月，五老晨巅。集美雕龙，同安采贝，芙蓉拭剑灯前。鹭岛绘飞天。润春风芝露，卅载情牵。还看今朝，嫣红姹紫燕鸥翩。



厦大印记

◇ 方维平·化学系·1978级

五老环抱又听涛，云烟未散已逍遥。
万缕书香入心来，不尽英才江湖笑。

贺辞三首

敬祝厦门大学九十周年校庆

◇ 陈沧福·保卫部·1978年入职

忆昔抚今

昔日荒滩演武场，校主购辟建簧堂。
九秩春秋经风雨，万千俊秀竞芬芳。
师恩情重重如山，学谊意长长似江。
科教攻关路漫漫，激奋求索谱新章。

大庆起鸿图

依山临海景旖旎，南强硕果压枝低。
映雪苦读攀高峰，群贤乐教作人梯。
星撒五洲成栋梁，云集四海聚桃李。
欣逢大庆起鸿图，为国争光创勋奇。



南

强

情

怀

咏陈景润

英雄苦斗四顾茫，久困逆境志毅刚。
悬胆破解五更鸡，锥股释疑腊月霜。
恩师甘当垫脚石，邓公乐为后勤长。
伟哉举世赞豪杰，哥德巴赫美名扬。

南强之魂

◇ 蒋培云·化学系·1981级

南强四海闻，风雨九十春。
映雪自强意，群贤至善心。
兴邦育才彦，敬业迈时伦。
鹭岛悠悠水，嘉庚忠毅魂。

生命的盛宴

◇ 孙安平·外文系·1985级

上弦场盈盈的月光 是我悠悠的思念
五老峰袅袅的云霞 是我绵绵的期盼
厦门大学——我亲爱的母校
我回来了——庆贺你九十华诞



我默默伫立于嘉庚铜像前
厦大的天空群星璀璨
我静静走进博物馆
厦大的历史沧海桑田
先贤们弦歌不辍 薪火相传
我辈当自强不息 止于至善

我徘徊在芙蓉湖畔
垂柳依依 流水潺潺
我漫步在白城海滩
云飞浪卷 惊涛拍岸
火红怒放的凤凰花 还有辩论赛献花的少年
叙说着厦大的美丽浪漫

发黄的相片 古老的歌以及褪色的圣诞卡
我如梦如幻的青春不会是一片云烟
春天的花开 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落阳
我如诗如画的年华写满着苦辣酸甜
感谢前世有约今生有缘
感谢命运给我的顾眷

几度梦萦魂牵 今又万水千山
我赶赴厦大母校九十华诞
祝福敬爱的老师 桃李满园桑榆唱晚
祝福亲爱的同学 美丽自信指点江山
祝福厦门大学早日跻身世界名校
南方之强再谱新篇

上弦场月缺月圆
五老峰云舒云卷
厦门大学——我亲爱的母校
你生命的盛宴将更加美丽壮观



南

强

情

怀

母校情怀

◇ 柳成江·物理系·1986级

夕阳衔山路未终，难忘恩师上征程。
寒窗十载松柏翠，暑斋四年枫叶红。
冬雪峻岭梅竹馨，嘉庚大厦冲苍穹。
世事沧桑多风雨，浩然正气壮人生。

久慕北京盛世来，校友始聚画屏开。
垂天丹桂香万里，盘地青松蕴绿苔。
政协礼堂同歌舞，师兄师妹无忌猜。
兼蓄博采人间智，共为江山献异彩。

厦大九十周年校庆

◇ 赖春燎·音乐系·1989级

厦城风景最宜人，大浪扬帆逐水滨。
九秩育才名四海，十年树木茂三春。
周全嘉客倾杯酒，年迈学兄烁眼神。
校设三方功百代，庆迎后世有贤民。



母校厦门大学九十华诞

◇ 汤平发·成人教育学院·1993级

春风吹绿鹭芳妍，九秩耕耘硕果篇。
岁月峥嵘增异彩，涛声依旧涌群贤。
建功立业辉煌写，继往开来丽梦圆。
杳杳神思回往事，谆谆教诲记心间。

庆厦大九秩华诞词二首

◇ 饶顺招·海外教育学院·1999级

浣溪沙·庆厦大90周年校庆

九十耕耘硕果稠，莘莘学子聚神州，鹭江举目栋梁优。四月红棉花烂漫，芙蓉湖畔泛青舟，良辰美景唱千秋。

采桑子·庆母校九秩华诞

碧湖山翠群楼绕，丽日天晴，九秩峥嵘，育李培桃满序簧。万千学子同欢庆，璀璨精英，香远盈清，母校芳名久蜚声。



南

强

情

怀

校庆抒怀

◇ 陈伟晶 · 财政系 · 2002 级

漫步芙蓉湖畔，缅怀嘉庚训导。
九十华诞岁月，四海桃李芬芳。

厦门大学九十华诞

◇ 邱仲潘 ·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 2003 年入职

厦岛漳州鹭水边，门门相对两校园。
大师思想常激荡，学子笑容正娇妍。
九旬岁月成故事，十方校友谱雄篇。
华堂今日高朋聚，诞辰喜会祝明天。

寻瑶草 · 厦大

◇ 金美华 · 海洋系 · 2004 级

莘莘学子，桃李天下知多少？自强不息，奋斗韶光晓。来时年少，去时风华好。九十秋，止于至善，雄姿愈健矫。



母校九十华诞活动主题有感

◇ 林自达·企管系研究生·2005级

感恩母校情，责任勇担当。
奉献无怨悔，南强谱新篇！

望海潮

庆厦大九十年作

◇ 杨超群·海洋系·2010级

东南俊秀，鹭岛风流，厦大自古灵毓。雄瞰峡岛，坐拥碧海，阅尽百年沧桑。帘卷芙蓉湖，有莺藏唤柳，风羞芰荷。凤木相依，桂香十里翠烟中。

追怀故国豪杰，有绍兴矢渝，投笔锐匕，血荐轩辕。龙溪儒雅，东西学贯笑谈，烟云京华梦。狷介余光中。往事孤鸿，莫挥毫拼千钟，何妨囊萤读。

* 绍兴指鲁迅，龙溪指林语堂。



南

强

情

怀

忆长汀时期的厦门大学

◇ 钱学新·机电系·1941级

1941年秋，我考取厦门大学，此时厦门大学已迁到闽西山城长汀四个年头。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当时接长国立后的首任校长萨本栋博士高瞻远瞩、未雨绸缪，毅然决策，将学校图书、仪器以及其他重要教学设备平安、完整地陆续搬迁到长汀。厦大师生筚路蓝缕，艰苦创业，利用庙宇、祠堂，租用民房，先后兴建一批竹筋灰墁墙的简易校舍。当我到校时，校区已拥有大礼堂、办公室、图书馆、阅览室、实验室、梯形教室、实验工厂、体育场、教师住宅、学生宿舍、食堂、医院、发电房等一大批教学和生活设施。另外，学校利用山体挖了防空洞，形成一片安全静谧的校园。同时学校还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尽量保证广大师生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印象最深的是，萨校长要总务部门无论如何困难都要保证学生每天吃到二两黄豆，他还将专门拨给他的汽车的引擎拆下来用以建立发电厂。就是在他这种无私奉献的办学精神鼓舞下，全校师生团结协力，艰苦奋斗，教师尽心尽责，谆谆施教，学生勤奋努力、辛劳苦读，紧张热烈、纯朴务实的优良学风充满校园。正是在这样得天独厚的优越环境下，厦门大学在当时举办的“全国大学学业竞赛”中蝉联两届冠军，被国际友人誉为“加尔各答以东最好的大学”。我置身其间，受到教育和熏陶，她不仅授我以知识，还培养我积极向上、奋发图强、永不懈怠的精神，铸造了我人生道路的坚实基础。回首前尘，我深感荣幸，同时怀念起我曾聆听其授课的几位恩师。

萨本栋校长

他是著名的物理机电专家，其编著的《普通物理》一书被列入当时的“大学丛书”，为各高校的物理教材。在创办机电系的过程中，他尤其重视理



工科的基础课，主张老教授都要为一年级的学生讲大课，他身体力行亲自讲授大一的“初等微积分”。在他的带动下，当时厦大许多老教授来到大课堂授课。萨校长讲课语言精练、条理清晰、逻辑性强，没有多余的话，但大量粉笔板书灰尘侵蚀了他的健康。他除教一年级“微积分”外，还担任二年级的“电工原理”，三年级的“交流电路”、“交流电机”等主要课程。后来由于积劳成疾，他不能到教室上课，就把学生请到他家里去上课。他为厦大做出贡献，真可算是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傅鹰教授

我一到长汀，先期的学长就告诉我，教务长傅鹰教授是一位严格认真、办事坚持原则的人。他对开学报到期限的执行极其严格，晚到一天也会被拒绝注册（但学籍资格可以保留到下一学年）。但战时交通困难，确实有的学生因路途梗阻而无法及时赶到，但这样的理由，到傅先生那里是得不到通融的。他认为你明知旅途不畅，为什么不早早启程呢？还听说，一次有位学生拿着福建省教育厅厅长的信来说情，也行不通。我就是带着这样一种印象步入他的课堂的，但随着上课机会的增加，逐步修正了我的上述印象。他给我们上第一堂课的景象迄今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他身着布衣长袍，脚踏草履，神采奕奕地步上讲台，双袖卷起，露出两段雪白的衬衣袖口，先将一杯白开水往桌上一放，然后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大书 H_2O 符号，再转过身来用地道的北京话说：“这儿是一杯水。”然后侧身指着黑板说：“这是它的分子式。”接着讲起水的生成与分解；水在化学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水可用作溶剂也可以生成混合液；什么是溶液什么是混合液，它们的区别在哪里……他的讲述语言精练、娓娓动听，有时还带些风趣幽默，一堂课就结束在学生们深深喜悦中。

1944年，萨校长辞去校长职务赴美讲学，据说曾向教育部推荐傅鹰教授接任校长，但傅鹰厌恶当时国民党的贪污腐败，不愿意当国民党的官，婉拒陈立夫邀他参加国民党，随后去了美国。他热爱祖国的心情不变，1949年，他在美国新闻报道上看到人民解放军炮击英国“紫石英”号军舰的消息，心情振奋，乃冲破艰难险阻，毅然回到祖国，不久就踊跃报名赴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他不仅是一位爱国者，还是一位刚直不阿、襟怀坦荡、



南 强 情 怀

勇于直言的铮铮铁汉。1957年，他因在北大化学系座谈会上放言批评弊政而被指责为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汇报到高层，幸亏毛主席批示保护，才得幸免被打成右派。

谢玉铭教授

谢教授是著名的实验物理专家，他非常擅长通过实验表演来授课，讲课时大都利用投影仪，用幻灯片把需要讲授的教材打到前面的布幕上，时兼任理工学院院长。他上课板书极少，学生不必忙于做笔记，只要凝神静听，把所讲内容记入脑海，这样容易记得牢、记得深。有一次他讲解“力学”中的“惯性”一节，他用一根一米余长的轴，前端装上自行车车轮，后端握在他手里，坐在一把转椅上，然后吩咐助手将车轮飞速转动起来，他将手高高举起，立即他的身体就随坐椅不停地旋转，这就是他阐述“陀螺仪”（Gyroscope）的得意之作。听谢玉铭老师讲课真有点像看电影与魔术表演，这种精彩的情景，70多年过去了，但我的脑海里记忆犹新。

朱家忻老师

朱先生早年留学日本、美国，康乃尔大学毕业后回国，长期从事机械工业工作，对中国的工业化道路的探索积累下丰富的实践经验。他认为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不仅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还需要具备较强的动手能力，因而他主持的机电系特别重视实习工厂建设。在抗战那样艰苦的环境下，他居然办起一间三百多平方米包括木工、金工、车、钳、刨、锻、翻砂铸造等工序完整的工厂，培养了一批精干的技术员工，以指导学生实习作业。他自己也经常来工厂指导，检查学生的实习成果。他还反复强调安全教育。对实习工厂，他真可谓倾注全部心血。当年，机电系的学生不但学到扎实的理论知识，还学到精湛的技术，在后来的工作中起到重要作用，当年的同学若干年后谈起来，都有切身体会。朱家忻老师还是我的导师，他生活俭朴，说话轻言细语，待人和蔼可亲。他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使我们学到处事做人的优良品德。每年总有一两次应邀到导师家举行家庭聚会，朱师母总要置办点心茶水招待，还召来他们的女公子（朱植梅校友）与少公子，与学生一块欢



谈、游戏，令我们这些远离父母的游子感受到家庭欢聚的温暖。

余蹇教授

最后要说到一位特别的老师，他就是中文系主任余蹇教授。他是清朝最后一科的举人出身，有丰厚的国学底蕴，青年时期曾是南昌有名的“才子”。他身为系主任，但讲授中文许多重要课程，尤以他的“历代文选”课程闻名全校，不仅中文系学生必修，其他院系的学生也争相选修。由于课程名额有限，未能选到课的同学只能站在教室后面旁听，以致有时教室后边都站满人，有人不得不站到外面走廊上昂首倾听。我是在一个偶然的机（免修大一的语文）被推荐而选上余师的“历代文选”课，所以我认为他是我的一位特别的老师。第一次上课，我眼中的余老先生穿布袍，着布鞋，满头白发，方面宽额，双目有神，神采飘逸地步上讲台。他讲起课来，广征博引、妙语连珠，上下古今，无所不晓；时而昂首朗诵，时而俯首低吟，讲到精彩处甚至忘我地手舞足蹈，以讲台为舞台，将文辞精髓演绎得出神入化、惟妙惟肖、令人神往。

岁月如流，弹指一挥间。世界在前进，中国在前进，厦大在前进。如今厦门大学已发展成名师荟萃，拥有三万多名学生的国内知名大学，以自强不息的精神，为迈向世界知名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宏伟目标而奋力拼搏。

值建校九十周年喜庆之际，谨撰此文，感恩母校，缅怀先师，以此敬祝母校发展日新月异，前途无量，辉煌灿烂，日月同辉！



母校化学系曾经是结构化学 “南方基地”的孵化器

◇ 黄金陵 · 化学系 · 1953 级

母校厦门大学建校 90 周年即将来临，回首半个多世纪以前在演武亭畔度过的岁月，如烟往事历历在目。我是 1953 年从原福州大学转入母校的。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直到 1960 年出国留苏，前后在母校逗留将近 7 年，因此可以说母校是我人生旅程的第一个驿站。那期间，化学系浓厚的学术氛围给予我良好的熏陶，老师们对教育事业怀着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热情，他们诚恳待人的风格无不潜移默化地给予我有益的感染。我庆幸自己能有一段在这样的大集体中熔炼的经历，为一生的成长奠定了扎实的根基，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

那时期，母校化学系主要由卢嘉锡教授“掌舵”。早在上世纪 40 年代，卢先生就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师从著名化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鲍林教授从事晶体结构研究，造诣高深。他深知化学学科的发展势必要求致力于认识物质的微观结构与宏观性能相互联系的规律，而 X 射线衍射是探索晶体结构强有力的手段。因而，他在 50 年代初就想方设法着手建立 X 射线衍射实验室，招收研究生，同时为研究生和本科生开设与晶体结构有关的课程。

1954 年夏天，我们修完三年级课程。卢老师便把我们物理化学专业的 10 名学生派到广州华南热带植物研究所生产实习。当时该所进口了一台东德产的 VEM 型衍射用 X 光机，专程来人要求厦大派人帮助安装。该机在当时是我国南方唯一一台该类型机器，学校郑重其事地选派化学系主任陈国珍教授和物理系讲师刘士毅前去帮助安装。陈国珍教授留学英国期间就从事过 X 射线粉末定性分析研究，也是 X 射线晶体学的行家里手。我们原计划在广州做 X 射线衍射实验，因设备受损坏，未能实现。陈国珍教授便利用



从国外带回的粉末衍射照片，指导我们如何通过测量和计算学习分析样品成分。陈主任还专门为广州市科技界做了一场名为“X射线粉末定性分析法”的学术报告，深受欢迎。

那年年底，母校也争取到一台 VEM 型 X 光机，化学系具备了做 X 射线衍射实验的初步条件。当时大家把这台仪器视若珍宝，将其安装在旧化学馆三楼，一楼还专门为它建了防弹储藏间，屋顶有厚水泥和数尺厚的沙层保护。在当年反空袭斗争的紧张时日里，常常是做完实验后就要把这台仪器抬到储藏间加以保护。

我于 1955 年毕业后留校任教，被指定为卢先生的研究助手，任务之一是协助他筹建 X 射线衍射实验室。1956 年，卢先生了解到在陆学善先生指导下，北京中科院物理所自己制造了一台可拆式的 X 光机，就派张乾二和我两人到该所学习。我们在北京逗留约一个月，除了在物理所了解这台仪器的结构和研制经验之外，还到北京地质研究所学习晶体的光学性质测量技术。回校后也按物理所的图纸自制了一台，可拆式 X 光管的金属部件是厦大仪表厂加工的，高压变压器是从上海精密医疗仪器厂定做的。在安装和调试的过程中，卢先生经常到实验室关心过问，有时还亲自检查线路和装接情况。1958 年夏天，当我们用荧光片观察到这台 X 光机所发出的 X 光时，那兴奋的心情难以言表。

要进行 X 射线衍射实验，还需要各种类型的衍射照相机和一系列的辅助设备。卢先生亲自指导厦大仪器厂制造出粉末衍射照相机、劳厄（Laue）照相机、转动和摆动照相机、载晶器、测量晶体面间角用的双圈量角器以及用于制作分子球模型的量角器等，他为此花费了大量心血。这些仪器虽然现在看来均较粗糙，但在当时却解决了大问题，使晶体的 X 射线衍射实验得以进行，研究工作能够开展。不仅解决了本单位的困难，也为国内许多兄弟单位提供了实验所需的设备。

回顾那几年在厦大所接受的晶体学培训，还必须提到教我们“结晶学”课程的陈允敦教授，陈教授是燕京大学早年的毕业生，他对“晶体学”如数家珍。他亲自设计、绘制一整套用于剪贴成晶体模型的纸板图，让学生自己动手做晶体多面体的立体模型，一有空就可取出来，随时分析、观察、推敲、琢磨，使学生益发滋长对晶体学的知识和兴趣。

我于 1960 年以进修教师身份由母校派到苏联莫斯科大学学习，师从苏



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柏拉伊·柯斯基教授，用 X 射线衍射研究无机化合物的晶体结构。由于这方面的基础知识，我在母校学习和工作期间已初步掌握，到了一个拥有优良学术氛围和仪器设备的学术机构，做起来得心应手。我对来之不易的留学机会倍加珍惜，决心发奋努力，夜以继日投身于科学研究。为了充分利用仪器，有一个时期，我索性睡在实验室隔壁的沙发上。功夫不负苦心人，不到一年，导师交给我的第一个化合物的结构，便被我解出。记得 1961 年秋天，当导师看到我的研究成果时，开始不太相信，继而有点惊讶，高兴得叫起来。导师的夸奖使同一实验室的人对我刮目相看，接着他还让我帮助一位波兰留学生进行研究。一年多后，在我的年度工作鉴定书上，导师除了写一些赞美之词外，还建议学校让我延期三个月，进行副博士论文答辩。这与同期在该实验室的两位苏联研究生形成鲜明对比，这两人已经在学四年，其研究成果还不够答辩分量，而我才两年就达到要求。记得当时卢嘉锡副校长还特地打电报向我表示祝贺，正好在苏联访问的中国科协主席周培源先生还找到驻苏领馆谈话，给予谆谆勉励，使我感到无比温暖。由于国内工作需要和当时的客观情况，我谢绝导师的建议，如期回国。

为什么我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在較短的時間內，就能取得顯著的成績，這顯然與母校的培養密切相關。留蘇回國後，我同時在福州大學和福建物質結構研究所兩個單位工作，繼續幫助盧先生建設結構化學的南方基地。

1960 年，原先附設在母校的福州大學搬到福州，盧嘉錫先生被任命為副校長，母校化學系的物質結構教研室，幾乎整套人馬連同設備，作為支持福大，搬到福州，成為組建福州大學化學系和福建物質結構研究所的基礎。其中還包括剛成立不久的福建技術物理研究所。

1958 年，在“全民大辦原子能”的口號鼓動下。福建省科技廳找到盧嘉錫教授，請他出面幫助籌建福建省的原子能事業。作為第一步，盧先生出面組織了一個原子能考察團。這個考察團共有 7 人，廈大 4 人，除盧先生之外，還有物理系林星教授、生物系黃厚哲教授和我，此外有福建醫學院林公濟教授、福建師範學院林仁穆教授和福建農科院林兆松研究員。考察團主要參觀北京、上海兩地，參觀的單位地處北京郊區，擁有由蘇聯幫建起來的原子能反應堆，有一些單位自建加速器，我們了解了它們在工業、農業、醫學等方面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情況。最後，我們到上海參觀在中蘇友好大廈舉行的蘇聯和平利用原子能展覽會。回廈大後，遵照省科技廳的意見，着手成立



研究所，挂起福建省技术物理一所的牌子，地点设在濒临南普陀寺的厦大防空洞外的一幢二层小楼内。所长由卢嘉锡教授担任，我做具体事务，主要研究骨干是几位卢先生的研究生，后来还有无机教研室的王文兴。初步计划开展同位素分离和放射性检测等研究，相应地在化学系办起放射化学专业，主要开设两门课，“原子核物理”由卢嘉锡教授讲授，“放射化学”由我与几位研究生合讲，该专业好像只办一届就没继续办下去。当时我因为被选拔准备出国留苏，就脱离研究所的工作。

1960年，福建技术物理一所搬到福州之后，一个时期内，还将发展与原子能有关的科技作为主要方向，才有了安装在该所山头地下的放射源——钴泡。后来，该所划归中国科学院并定位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研究所，逐步与原子能脱钩。由此可见，该所的前身福建技术物理一所是发端于母校的，因此说母校是中国结构化学南方基地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的孵化器。



从鲁迅纪念室到鲁迅纪念馆

◇ 林宗熙·中文系·1972级

1975年，我母校中文系毕业，留在本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任教。当时“文化大革命”余波未息，学校教学科研仍受到制约，现代文学领域可供研究的作家作品非常有限，鲁迅研究成了当时的潮流。我的毕业课题就是鲁迅相关专题，两位导师庄钟庆、孙腾芳老师在这方面耕耘已久，屡出成果，我则在后学步蹒跚追随。

1976年初，原负责鲁迅纪念室的任伟光老师因病休养，系领导决定由我接手替代，当时的鲁迅纪念室只有集美楼鲁迅在厦大的故居和一间摆设鲁迅著作及数件展品的陈列室。该纪念室1952年由中文系陈梦韶等前辈创设，1956年宋庆龄、郭沫若副委员长曾先后为之题名。平时不对外开放，只有来校访问视察的嘉宾领导才能参访，由校部陪同，由我接待介绍。

1976年是鲁迅诞生九十五周年、逝世四十周年，各地都在筹备不同形式、不同规模的纪念活动，对厦大而言，这还多了一层意义：纪念鲁迅到厦大任教五十周年。中文系年初就积极准备相关纪念和学术研讨活动。4月份，上海电影制片厂大型纪录片《鲁迅的战斗一生》摄制组首站到厦门，校系领导要我负责配合工作。该片导演桑弧是著名老导演，刚刚“解放”不久，为人谦逊和善，工作要求严谨，摄制组配备一班当年上影厂的年轻骨干，工作质量和效率很高。同他们一起工作很累，但收获很大，我也尽力协助提供所能收集到的资料。鲁迅在厦门，时间短而且相隔太久，资料的收集考据比较困难，较能集中反映的资料，只有鲁迅当年的学生陈梦韶撰写的个人印象记《鲁迅在厦门》以及散见的相关回忆文章，未被专门研究。正因如此，鲁迅在厦门的史迹，尤其这段期间的思想、著作、教学社会活动及其相关的人和事，尚有许多待探研之处。据实予以整理、发掘、论证考据，对学术研究、校史、文史钩沉等方面都极具意义。为此，当年中文系一些老师投



入时间和精力注释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两地书》、《朝花夕拾》等著作，收集编撰《鲁迅在厦门资料汇编》，取得显著成果，引起各方面重视。校系专门为摄制组召开了几场座谈会，其中包括当年还健在的陈梦韶老师、平民学校教师李淑美、当年为鲁迅送过薪金的工友詹进宝。一方面，让摄制组感受到鲁迅在厦门动态的多方位的生活轨迹，进一步了解鲁迅在厦门的思想、著作、教学社会活动及其相关的人和事，改变他们原来认为鲁迅在厦门资料单薄枯燥的看法；另一方面，也展示我校鲁迅研究的实力和成果。这两方面都让我受益甚多。

我了解到，摄制组要到鲁迅所有到过的地方，中宣部已发文通知各地鲁迅纪念馆，务必按照拍摄需要提供方便，这意味着可以接触到大量的、珍贵的鲁迅资料。于是我萌生了跟随他们全程拍摄、择机复制征集资料的念头，这对扩充鲁迅纪念馆、对我一个初涉鲁迅研究领域者，是何等难得机会。

当我向系领导提出建议后，他们首先感到两点为难，一是当年系里经费常年捉襟见肘，差旅费和没数的资料复制费用，让他们难于拍板；二是系里正准备相关纪念学术研讨活动，人手紧张，年轻教师都得派上用场。另外，还有一种质疑：此事交给刚毕业的年轻人，行么？系领导反复讨论，系主任梁敬生最后决定时说了至今让我难忘的一句话：认定了的事就抓住机会把它办了，经费可以争取，机会可是难得；要办就要办好，对年轻人也是一种锻炼。系里随即请示校党委，党委书记曾鸣很快批示同意。5月初摄制组完成厦门部分的拍摄，即转赴北京，同时很豪爽地接纳我与之同行。

当年，在北京以鲁迅研究室、北京鲁迅纪念馆为中心汇集了一批鲁迅研究专家，有学者如唐弢、李何林；上海则以复旦大学、上海馆为中心汇集了一批中青年研究力量，学术领域各树一帜，成就斐然。绍兴馆、广州馆也都有自己的研究力量、研究领域和特色；摄制组很注重他们的意见，因此每一场座谈都是精辟独到的学术论述，每一份资料、照片、文物的阐释，都旁征博引、辨析细详。平时无法见到的文物、资料、照片等馆藏精华，此时也都展示出来，这让摄制组不得不多次修改拍摄脚本（由于当时的历史背景，脚本中受极“左思”想影响的观点无法避免，粉碎“四人帮”后受到质疑和批判，非摄制组责任）。

我一路抓紧充实鲁迅生平、思想、著作、各时期重大事件的史料与现代文学史关系的知识，不断思考如何完成所负的重任，如获珍宝地记取各馆介



绍提供的史料，梳理出我需要征集的各个阶段重点内容；参照各地介绍鲁迅生平的取材主线，逐步构思返校后如何根据厦大自身的条件，吸纳各个馆的精粹，形成今后布展的方案。我特别兴趣和决心争取的是发掘各地收藏的与厦门阶段有关的史料，这才是自身特色之所在。没有足够的经费，也没有可跟人交换的资料，好在当年校办很支持，应我的要求给每个馆都开了辞恳意切、求助式的介绍信。崇敬鲁迅、学习鲁迅、宣传鲁迅的激情让大家有一种心灵相通又非常单纯的工作关系，桑弧导演把各馆提供拍摄的照片、手稿复制品能留的都留给我，不能留的就让摄影师帮我翻拍了底片。各馆资料负责人，知道我的来意，也不忌讳，反而非常热心地替我出主意、查档存，能够提供的都尽量帮忙。“四人帮”由于牵涉到自身原因，当年对30年代文史资料中与鲁迅相关的内容非常在意，在上海曾经下文专门严格登记封存，上海馆的同志在不违规前提下，尽量为我提供翻拍底片、复印件，甚至把准备处理的旧版面相关材料悄悄取下给我。就这样，我逐步大体收集到能够反映鲁迅各个时期的重点事件、重点著述资料、相关照片。于是我又萌生了一个设想：何不把鲁迅纪念室扩为鲁迅纪念馆？既然有这么些收获，就应该朝着更高的方向去努力，不负此行，不负校系领导的信任。

为此，我在上海就向系领导寄出建议报告，附上已收集到的资料目录和布展大纲。系里很快回复：已向校领导汇报，但是在目前办公场地缺乏的情况下，要腾出集美楼二楼整层，校系都需下很大决心（当年中文系办公室就在集美楼），此事连同系列纪念鲁迅活动方案，校党委将进行专门研究。因此务必抓紧尽量多收集资料、照片，只有具备足够条件，才能说服各方。同时要有思想准备，学校如果同意，返校后筹展的时间将非常紧张。

因为与各馆建立了友好关系，资料方面确信可继续得到支持；但算算离9月份的纪念活动已不到三个月，学校若下了决心，能否在这么短时间把鲁迅纪念室扩为鲁迅纪念馆并如期展出，当时真没底，甚至对自己初生牛犊式的莽撞有些后悔。但建议由我提出已无退路，只有承担起责任。我仅用几天时间梳理全部资料，将学校可能把鲁迅纪念室扩为鲁迅纪念馆的信息传递给各馆负责资料的同志，恳请他们务必支持，然后匆匆告别摄制组的朋友，赶回学校。

没想到回校后，校党委不仅已批准将鲁迅纪念室扩为鲁迅纪念馆，还同时解决了系办公室搬移的难题。校党委书记曾鸣、副书记司守行等领导专门



听取纪念活动准备工作汇报，对鲁迅纪念室扩为鲁迅纪念馆作了具体指示，要求一周内拿出详细布展方案，校党委审查后报送省委宣传部批准。系领导则要求我在4天内完成这个任务，组织现代文学教研室及相关领导、教师审议定稿。好在受益于全程跟随纪录片拍摄，有耳闻目染和各个馆的鼎力支持，使我有一个学习、思考和积累的基础，更主要是，一路接触各地的鲁研专家，让我较为清晰地了解了鲁迅的生平，对鲁迅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及其背景有进一步的认识，得以按时编写出两万多字，具体到每份文物、资料、照片解说词的陈列方案，包括布展原则与宣传主题。同时，根据我校场地有限的情况，浓缩各馆重点，运用新征集到的资料、照片单列出鲁迅在厦门的部分，尽力以小而精构成自己的特色。经过系、校层层讨论、修改、吸纳各方意见报省委宣传部，何若人部长亲自审批了方案。

接下两个月的布展实施，可用夜以继日来形容。首先按计算比例绘出施工图；接着是大量的木工制作——竖版面、赶做文物柜；紧接着又是大量文物、文稿、照片装潢冲印；要动用到水电、油漆、美工、书法、裱褙等，都是我从未涉及的。最困难是经费和人手，请不起专业人士又需要各方面能人。就在一筹莫展时，有天晚上，曾鸣书记等几位领导开完会路过集美楼，便来关心进展情况，了解这一困难后，即让校办、宣传科协调抽派各路人才支援，我记得先后有中文系余纲、陈佳春，化学系王豪杰（时任团总支书记），南洋研究所薛学了，经济系庄表峰等几位老师，他们都多才多艺，写得一手漂亮美术字。尤其王豪杰、薛学了老师使用调压器加电炉丝来热切塑泡字，效果不逊于专业制作，为我解决了一大难题。以后经虞愚教授推荐引进曾在省博物馆工作的王守楨先生来馆，他是位集书法、文物复制、篆刻多方面的行家，成为我的布展顾问，至今仍为亦师亦友至交。

经过日作夜赶，终于在9月底按计划完成布展，接受系校、省领导的审查；并在10月初于我校召开的“纪念鲁迅诞生九十五周年、逝世四十周年和到厦大任教五十周年”系列活动期间，首次面向来自全国各地的与会者预展，参考唐弢、王瑶、李何林、陈漱渝等鲁研专家参观后留下的宝贵意见，修改布展方案后正式开放。省委宣传部、厦门市委还决定：扩展后的厦门大学鲁迅纪念馆列为厦门市外事接待单位，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我曾统计过，1976—1983年，开馆7年接待观众达50万人次，在早期厦门特区对外开放接待工作方面，鲁迅纪念馆亦曾发挥它的作用。



1981年，为迎接厦大校庆60周年和鲁迅100周年诞辰，鲁迅纪念馆再次修改整顿版面、展品内容，鲁迅在厦门史迹专辟一室，成为有别于各馆的特色，慎重运用新发现的照片、文稿、史料，辅与较详尽的文字介绍，努力全面、生动地展示鲁迅在厦门的生活、工作、译著及其社会活动史实。其中，鲁迅在厦大任教的课程表、鲁迅为陈梦韶先生《绛洞花主》剧本所题“小引”、上海馆提供的文学院师生挽留鲁迅致辞和送别照片、当年厦大地下党负责人罗扬才参加的青年学生送别鲁迅照片（原件）成为弥足珍贵的馆藏珍品。鲁迅逝世后由时任中华中学教导主任高云览为大会主席，马寒冰、苏节等进步人士为组委的“厦门市文化界追悼鲁迅先生大会”寄给许广平的60几幅挽联中得以保存下来的7幅挽联及大会派发的纪念品复制件，印证了鲁迅的伟大民族气节在厦门人民心中的巨大影响与厦门人民对他的永恒怀念。为了配合校庆和鲁迅纪念活动，我梳理几年里的探研积累和查阅收获，撰写了电视文献纪录片脚本《鲁迅在厦门》并由福建电视台拍摄（当时厦门电视台摄制部还未成立），省纪念活动委员会主任、校党委书记曾鸣题写了片头。该片于9月25日鲁迅100周年诞辰当天由福建电视台播出，中央电视台、厦门电视台进行了转播。我还与袁桂芬老师合作编撰《鲁迅在厦门活动简表》，后被收入天津人民出版社《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没想到过了20多年，还荣幸地被庄钟庆、庄明萱老师作了若干修改后收入《两地书·集注》一书。

1985年，我依依不舍地离开工作了10年的鲁迅纪念馆。20多年来，我的工作几经变换，但不管人处何方，对母校这段履迹的眷恋之情，始终未能忘怀；当年从事过的尽管尚是浅薄的鲁迅研究和鲁迅文物征集工作，鲁迅纪念馆拓展成鲁迅纪念馆过程中的种种锻炼，都成为我人生弥足珍惜的经历；当年赐教、帮助、支持我的领导、老师，上海电影厂和各纪念馆的朋友，我都永远感激与怀念他们，他们给予我的知识、阅历和启迪强化了我之后应对种种工作局面的能力，受用不尽。

我更要感恩母校，她为我铺展了成长的平台。



校庆九十机缘妙，千秋伟业薪火传

◇ 谢如意·中文系·1977级

2011年4月6日，是母校厦门大学校庆的日子。前一天清明节，母系厦门大学中文系也举行了系庆90周年的庆祝活动。

接到母校母系的邀请函，看过母校校庆的第二号公告函后，我对是否去参加还经历过踌躇，因为自己并非杰出校友，且时间多在上班期间。但是，庆祝的日期将近，远方归来的好友的热诚促使，让我终于去请示单位的领导，获热情支持去参加，待回来才办手续。

清明节虽放假，但我去之前还忍不住先从家里来单位办点事到近午才去；校庆的好戏还在连台之中的今天上午，我就主动赶回单位上下午的班。短短两天多，不虚此行。特别感到校庆九十机缘妙，千秋伟业薪火传。奋斗在全球的厦大人，因着这校庆的机缘，从四面八方而来共聚母校庆其90周年诞辰，畅叙生活中的五味杂陈，百感交集。这对于领会和实践校庆“感恩·责任·奉献”的宗旨，的确是上了一堂继往开来、开拓创新的教育课，为所有积极为理想奋斗的厦大人树立了一座携手创造新辉煌的里程碑。

感谢母校母系的培养，我们的心花像春天的鲜花一样绚丽盛开；
感恩国家和人民的造就，我们的情谊像高山上的松柏四季常青；
感怀来日任重而道远，我们的理想和意志像磐石一样无比坚强！

扬校主精神感恩热

厦门大学是90年前由校主陈嘉庚鼎力创办的，校主的精神就是校训体现的“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精神。90年来的风风雨雨，母校既有斑斑的伤痕，也有累累的硕果，真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之所以能成，在于永朝至善的方向努力，忠贞不渝、心无旁骛；之所以能成，在于为着达到



理想的目标而不怕艰难困苦，风雨兼程、滴水穿石。当校友们庆祝母校校庆90周年时，到处打开记忆的窗口，奔涌起感恩的热潮。首先，在厦门大学校友总会的“校庆征文”栏里，多少校友如数家珍话当年，怀念校主开创之德、感激师恩和友情，回味校园的一草一木，烹调如烟美事与曼妙情怀……接着有校友们捐物品献书画，甚至于捐巨资为祝寿礼等。

就这样让这一切荡开情感的涟漪，冲击起感恩和答恩的热浪，为母校在新时期的科学发展，多少贤达齐心协力，奏响薪火相传的乐章。

此次校庆获捐款达七亿多人民币，盛况空前，为母校的硬件建设提供强援。首先要提到的是新加坡“李氏基金”奉献约一点八亿元，这是校主的后裔如其女婿李光前先生等的重要贡献，其意义不止是数量上的，更是对校主开创的薪火相传、鼎力延续，值得颂赞！

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先生乐捐两亿元建厦大商学院，在4月6日的《厦门日报》上有专门报道。曹先生自己初中没毕业，但在艰苦奋斗搞实业发展中，能够以一个躬行者的德行和智慧，及时意识到科学知识对于事业成功的强大作用，因而在十多年前早就捐献三百万元给厦大管理学院设立奖助学金，为培养企业优秀人才做贡献。如今他捐巨资是为了以陈嘉庚先生为榜样，伴随实业的强劲发展，在育人的事业上快马加鞭。这是一个低文凭的人作出高水平的事的德才典范，又是一个以大爱精神实践奉献，以务实精神开拓创新的表率。

与此同时，我们既欣悉更多贤达的大到千、百万元以上的无私奉献，小到在母校现任职者三百元、五百元的捐款，数量虽然差距很大，但都是人们用辛勤的劳动得来的来之不易的血汗钱，也是为母校发展出力的一片深情的表示，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我们还高兴地知道，像曹德旺先生的捐资，是德才实力自然勃发的表现，绝不是不顾一切“裸捐”的狂热或虚荣心。他充分注意保证实业正常发展，保证所有股东利益不受损害；也注意保证家庭人员根本利益不受损害，家庭能平安和谐地发展。其捐资的德智基础是很坚实的！

这一点，对于捐资的顺心力之自然吉祥而作，而绝非受制于他人汹汹压力的勉强应付的做法，是值得所有立足现实的土地、真诚有理想、有大爱精神的人们所深深思考和玩味的。这对于有效防止少数人或以堂皇的口号敛财，以猥琐的手段肥私；或不诚不甘心地出点钱沽名钓誉；或不自量力地裸



捐貽笑大方等都打了一针很好的“预防针”。

这种价值，是植根捐款的本身又出乎意料却在情理之中的价值。捐资的热浪奔涌，奉献的热火燃烧，这样一种奉献之火炉火纯青。其于奉献之中感恩的不止厦大，更感恩答恩于整个社会和人民，是生活中和校庆里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中动人的一个！

与这感恩形式略有不同，就在我的母系中文系，在校工作的老师们做感恩的有心人，以主人翁的姿态，主持了在职老师论文集以及感恩母校母系的纪念文集《文缘》和纪念画册《文心流芳》的出版；我们中文系七七级也风风火火孕育了《鼓浪鹭影》第三集出炉并赠送给母校校友总会。这些都是凝聚着丰厚的历史积淀和闪耀现实光辉的心血结晶。

我们说资金有利于母校母系的硬件到位，大楼林立，我们也可以说，这些心血结晶类的软件的到位，则有利于母校母系大师的造就，因而促进母校母系千秋育人伟业的发展。当然，这个伟业惠及的不独母校，更延伸到全社会，这已为历史所证明和将在未来被继续证明！

怀人类爱魂厚德载物

从古到今，大师是有的，而且将继续有。不仅校园里有，校园外的社会更有。老子、庄子、孔子、孟子等好多人早已较为熟悉，而越到近代，仍然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在母校 90 周年校庆里，我们又见到了谁？

即使人们未有缘在清明节听取星云大师的精彩演讲，但可以通过阅览 4 月 6 日的《厦门日报》来分享他的演讲。

是他——自言“感谢闽南人滋养了我”的星云大师，驾着厦门大学校庆 90 周年的祥云飞来，以“空有之关系”为题，结合活生生的生活实事，口吐莲花般向厦大听众们通俗浅显、生动形象地阐述佛教要义。这一切既妙契母校校训的宗旨，又指导人们正确认识空与无的关系，恰如杯子不空则无以起盛物的功能。

他讲“四大皆空”时，通过桌子—木材—树木—一种子的推理和溯源，不仅说出种子才是桌子的本相，我们要注意感悟种种“有”的本相，而且高度概括，大到一个人小到一口饭，都是“地、水、火、风”四大元素的综合



体，因而让人明白地的厚德载物、水的滋润生命、火的化生为熟、风的利通呼吸，教导人们感恩自然万有，推进合作和谐改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他还娓娓诉说欲望的本性和正确驾驭欲望的灵性，品评“固执”的局限性而启迪向“忘我”、“无我”迈进的悟性，从而提倡“处处宽以待人，成就别人，给人因缘”。尤其是，他谆谆告诫人们不要把佛教当保险公司，要严以律己自求多福，以形象生动的实例揭示佛教与人生的积极意义。与此同时，他也一针见血地指导大家以“五和”增强生活的幸福感，那就是：“一是自己和悦，凡事往好处想，有慈悲心，明理，包容。二是家庭和睦，孝敬父母。三是人我和敬，尊重他人的人格，见得人好。四是社会和谐。五是世间和平，不要战争。”

星云大师的演讲，真可谓慈航普度众生，与我们同学以前介绍的《和谐拯救危机》文一脉相承。虽然人人都有佛性，都可能成佛，但是，总有一些（至少是暂时）执迷不悟的人，他们以为这些充满善良和智慧的引导是“虚”，是在“忽悠”他人，因而嫉善如仇，要弃如粪土。尽管这样，但我仍以为真理通于客观规律，是不可弃的，谁也许逆不了，只有感悟和遵奉才能成功，否则必然“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感谢星云大师的开导！

母校领导邀请星云大师作精彩演讲，我们可以感悟到母校管理层为实践校训的十分诚意和管理智慧；通过欣赏星云大师的金玉良言和行云流水般流畅的表达艺术，我们坚信中华文化根深蒂固、枝繁叶茂。这一切配合，将为我们母校培养新的大师、创造新的辉煌奠定坚实的“软件”基础，丰富其宝贵资源。

在校庆的日子里、午后的艳阳中，我也与不知名的素昧平生的母校在学的男女青年学生一起，或推心置腹交流看法；或形影相随漫步芙蓉湖畔遥看黑天鹅戏水，欣赏游人如织的校庆图画；或挥手道别，各赴新途。当我顺着校园林荫道走去，信步登上久违的鲁迅纪念馆，重游其间四室后。我知道，我的思想感情驾着清明节后的轻风，再次与昔日的大师神会了。

我独自一人，静静重温鲁迅先生家道中落的种种史料，瞻仰他奋起为家国兴旺抗争的英雄旧迹和他与许广平女士的独特爱情故事。再看看他那旧日



简陋的工作室连着生活室，那用两块椅子支撑起一块窄窄的床板的小床上，小小的旧枕头、薄薄的素色棉被静静地卧伏在那里，这使我联想着仿佛看到他去世后身上盖着的“民族魂”旗帜。

一代文学大师的生前是在这样简陋的居室里，谱写着仿佛要把大众的痛苦都集于一身而“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人生大爱诗篇。想起他，我们还有什么勇气抱怨条件的艰苦或环境的不理想，还有什么理由不自强不息为自己和大众谋幸福？

我的心默默微颤。

在不经意间，我忽然抬头望见一大幅褪些颜色的诗句，那是当年厦大全体师生悼念鲁迅先生的诗句：

国步正艰难 野草热风塞外方悲烽火
斯文今又丧 彷徨呐喊何人更作导师

于是，透过字幅，历史如大潮涌来，脚下的步子不忍离去。静静徘徊的我思路纷起莫衷一是，忍不住拿起“留言”处的笔来信守涂鸦两首以表心情：

树人风骨几回传 后俊前贤不甩单
日月长明环宇在 沉浮瞬变徜徉还

撞碎天罗淘地宝 人民幸福君方好
英魂早与乾坤在 风格仍偕豪杰高

我默默离开了鲁迅纪念馆。我觉得所谓的大师，尤其是人文科学方面的大师，哪个不是所攻穷追学问根底，所为颇益社会人生呢？正因如此，鲁迅大师虽然逝世，仍然令人魂牵梦萦；健在的星云大师足使人心悦诚服，顶礼膜拜。

不是所有的大师我们都有缘拜会，虽此，有时我们也能与大师邂逅相遇。大师的脸上未写“大师”的字眼，我们可能失之交臂。但只要凝神关注，随时可能得到教益。哪怕不能与大师自然把晤，仍可受到大师的精神的陶冶。

就如2006年在菲律宾，邵君建寅老学长对我征求我在菲律宾吕宋华教学会年会作的《华文课堂教学艺术寻根》讲座稿倾诚鼓励，悉心指导，获益殊深一样。清明节下午在系庆大会上，我有幸倾听到自美国归来的刘再复学



长的充满睿智与真情的发言，卷起了我思想感情的阵阵波澜。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我在北京工作时，因为与刘学长是南安老乡又是校友的缘故，我在当时中国新闻社郭招金先生的援引下，差点就去拜访刘学长（当时他在北京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但因我很快调回家乡而作罢。

那几年他远涉重洋到美国去。没想到在近 30 年过后的前天，我有幸一睹他的风采，何等兴奋。待到他从容有条不紊地发言，独具匠心的表达更震动我的心灵，忍不住随即追记点滴大概。

他曾经从这里走向北方，又从北方走向西方。现在，有许多地方变成像受金钱驱动的大机器一样，但他没有变。由于母校母系恩师的得力培养的积淀，他的神经不被瞬息万变的社会巨变所扭曲，他保持着在厦大摇篮里彭老师、林老师帮他练就的良心，坚持说真话。他也无限深情如数家珍地怀念郑朝宗先生等老师予他的培养深恩。

刘再复还说，他的很多行动都与情感有关系，他郑重地指出只有健康的情感才是生活的高质量！如今远涉重洋回到故乡，回到生活的原点。他请大家放心，当初离开祖国走向美国虽然忍受着孤独，但是现在他学会了享受孤独。他说人是要有正确的信仰的，尤其是搞文学的人更是如此。唯此才可能为信仰做出必要的牺牲。他说他现在的创作已不止是在学术的层面，而是走向人的深处！

他的睿智而深情的发言让大会主持人都不禁为之哽咽动容。我想，人文学院的领导所言极是，他说：一所大学如果养不好人文学院，那么这所大学是技术层面的东西，那些献身社会科学的人，如果终极目的仅为养家糊口或混个空头的文学家头衔，而不是刘学长这样为了追求人类生活的真理、为谋求人类幸福生活而奋斗和不怕牺牲，那么，决无大师可言。只要有正确的信仰，又持之以恒不懈为之奋斗，谁能说他们不是大师、不是大写的人呢？

想到这些，我对这位近在咫尺而又将远隔天涯的学长和乡亲，充满由衷的敬意和期待。我虽未主动找他攀谈，但从今以后我的心中更多了一盏明灯和一个导师，虽然我资质驽钝，但我永遵校训学好进步，正是“朝于斯，暮于斯，久而久之，鬼神通之”。

怀人类大爱之魂笃善坚定，可让已故先贤灵魂笑慰。我们为健在贤达高唱赞歌，因为有了无数知名的或不显耀的生活大师们的循循善诱，我们这些



生活的百姓、草莽般的莘莘学子，得以感受到人间大德行、大智慧的滋润和陶冶，才有循序渐进的进步。因为有这样一些大师，他们自觉而努力负起了教育和社会生活的特别大的责任，我们的教育和社会才有不断闪耀的辉煌。

感谢你们，敬爱你们——尊敬的认识的与未认识的生活大师们！

务育人大业开新长

说感恩，述责任，其实都包含着奉献。然而，“奉献”更在于立足现实，面向未来，有胆识捍卫旧的美好的一切，有合力开拓创造崭新的一切。在大楼林立、大师频添的基础上成就未来培养无数优秀人才、促使中华振兴、社会和谐的大业！

从办学硬件上看，母校校区不仅跨海扩至漳州，还正奋展到翔安，新世纪腾飞的基础日益坚实和广阔。校本部将兴办商学院，日益完善旧有的一切，母校呈现欣欣向荣，方兴未艾的好势头

从学问研究软件上看，易中天教授在国家的“百家讲坛”上一炮打响，因一马当先引来万马奔腾。校庆日，捧阅学友张国庆君惠赠他发表的大作《中国企业“走出去”现状与前瞻》，我知道这是载于经济研究高级人才争锋的《全球化》的创刊号杂志。想着母校培养的杰出人才将继续在世界多种竞争中脱颖而出，我们对母校的未来更充满信心，对所有可尊敬的校友充满尊敬和祝福，对自己“不用扬鞭自奋蹄”多了激励和温馨！

从管理育人和后勤育人的服务上看，于郑启五校友在《厦大餐引》写的文章《厦大“名饅”》及各位领导和长辈对后勤部门的评论中，我们知道母校在这方面出了品牌，有了很好的作为和将更有长足的进步，从而为母校的创造新辉煌加足马力。“饮德食和”不止涉及餐饮行业职业道德的理念，更是涉及餐饮业科学经营和可持续发展的艺术。在后勤这个窗口，实际上已经是把母校“硬件”和“软件”得体安装在一架“电脑”上，至关育人千秋大业的成败。

因为，“民以食为天”，“人是铁，饭是钢”，“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尤其是在这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不同程度受到污染，食物原料的质量面临挑战的时候，原来的营养科学亟待知权达变，才可能为教育和研究一线的人们，包括服务者本身，提供到位的优质服务，这些都让后勤部门人员感受到



相当程度的危机感，从而发奋创新，提高服务质量。那“名馒”品牌和每年耗资五百多万为学子提供免费的白米饭的举措，只是母校管理育人、后勤育人的一支美妙的前奏曲，更优美的乐章将在此后更为悠扬悦耳，动人心弦。我相信和祝愿！

育人大业承前启后，智勇开新，母校从硬件、软件及其他各个方面都让我们感到欣慰，获得鼓舞的力量。就说校庆中上弦场上由全国政协委员明星群的大型演出和建南大礼堂里校内的倾情热演，也是母校领导指挥后勤部门奉献的精神食粮。虽然由于我不善于安排时间和耽于小家庭的天伦之乐而无缘去现场细欣赏，但与亲人在电视机前同乐，也吸收了其中的精神营养，也感受到母校领导和后勤部门工作人员以及所有献演人员的火热的情和爱。

育人伟业歌声嘹亮，开新绵长。我仿佛看到，在载歌载舞之中，托出了母校未来大展宏图的太阳！

鲁迅先生说：“最后的胜利，不在于高兴的人有多少，而在于不断进击的人有多少。”在祖国建设不断发展的重要时刻，我们共同见证了母校厦门大学 90 周年校庆的动人时刻，这是我们的荣幸，也是给我们的鞭策和激励。

九十校庆机缘妙，千秋伟业薪火传。在“感恩、责任、奉献”校庆主题的感召下，沐浴在校友们异彩纷呈的聚会中，重温大家在校园里的温馨旧梦，我们的灵魂得到一次新的洗礼，我们的行动将更闪耀母校校训的光辉。

我们又各奔东西了，但我们的心更紧地联系在一起。

我们祝愿校友们合家身心健康，善事顺利！

我们祝愿母校事业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我们祝愿天下好人平安，世界和平久远！



我们因为谁而读厦大

◇ 赵秉新·中文系·1984级

考生为什么要读厦大？每个人的境遇千差万别，但大都少不了从无知到认知最后认同三个过程。那对厦大的认同从何而来？笔者认为，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一批具体人物支撑了厦大的标高，又一批具体人物成为厦大的广告。这两批人的精神投射，确定了厦大品格的轮廓。溯源厦大对学生的影响，必得梳理这两批人对厦大的影响。1921年母校诞生，历经朝代更迭、外虏侵扰，私立转公立，渐为“东南之强”。学者说“大学者，大师之谓也”，民间说“三十年前看父敬子”，其实表达同一个意思：新生学府一张白纸，全得靠校长、教授给空空的教室、操场、演武场灌注精魂，没有他们，这个学校不会获得第一推动。

所以说，第一批影响厦大的人物在1921年就登场了。经济决定政治，如果追溯资本来源，北大系晚清国资，中山为国民党资，东大属奉系军资，燕京、清华、圣约翰悉归美资，厦大则纯为侨资。闽籍华侨资本的底色，一是明清两代海禁下东南海民融入世界的连绵冲动，一是海外华侨侧身逐满反清争取民主共和的洪流。所以，厦大最早的主政者皆有民族革命和东西文化融合色彩。

汪精卫早与校主交好，当时恰又身在福建，答应出任厦大首任校长。这位有“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经历的再世荆轲，堪称上个世纪的枭雄。但他最终与厦大擦肩而过，皆因母校这个道场尚小，还有更宏大的国家民族剧本等他主演。近两年谢泳先生考证，胡适与某教授书信往还中，曾因厦大教职空缺提到湖南毛润之氏。伟大领袖差点作厦大教授？近代政治人物置身学府影响大学，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是第一波，但这类人或突遭横祸，或命途多舛。直到胡适、蒋廷黻主政北大，王亚南执政厦大，李达避居武大，才有政治家和学问家兼容的况味。笔者翻看旧史，闻得汪毛一流人杰或



曾与母校心神相交，或曾经被人目为后备教授，觉得这堪为母校荣耀。

邓萃英校长任期太短，林文庆该是私立厦大实际首任校长。林很神秘，他长于英伦精于西医，这像孙文；反清浪潮中与康梁保皇派、孙黄革命党深有往还，这如汪精卫；主政厦大近 20 载，弃洋从中，力推复古倡导读经，这又有辜鸿铭的影子。这么看，林校长有如孙汪辜三位一体。为什么彼时就生有这等人物呢？那得看厦大诞生前后那几十年，称“3000 年未有之大变局”，后又被历史大家黄仁宇喻作“历史的三峡”。当其时也，文明复合体者、文化隔锅香者不乏所见。以致文庆校长生前身后荣辱皆被，捧其上天贬其入地。但青山遮不住，林校长文理偕重、兼容并包，终究有大功德于厦大。以此，50 多年后，其铜像复临故园，学子在芙蓉湖边瞻仰尊荣，可说是厦大有幸。

接下一位便是国立之后，厦大第一位校长萨本栋。1936 年，日酋战火燃遍华夏，梅贻琦主持西南联大，功勋彪炳于国史。萨校长则有保全“东南之强”之殊功。林文庆、萨本栋、王亚南皆有中西文化背景，林之中英合璧、萨之中美交融、王之中苏汇通，显风云际会年代大家懿范。这几位面向世界的校长们，惠泽给厦大学子的，是至今依然闪烁的世界眼光。

鲁迅、林语堂、顾颉刚更是厦大思想导师。你展开 80 年前一部书、一张报、一本刊，鲁迅、林语堂、顾颉刚、梁实秋、陈西滢、胡适之等一干文化巨人，时光倒转、扑面而来。鲁迅先生仅 100 多天的厦大履历，写满的是愤世嫉俗。他老人家气林语堂、烦顾颉刚、怨林文庆、想许广平，他在厦大时节里写下的书信日记中对厦大乏善可陈。可这一切都抵不过他老人家曾经来过、教过、写过。鲁迅 1936 年甫离世，就在延安窑洞领袖加持下立地成神。对校政、同侪的不满，也都归罪为不见容于新政权的“附逆者（林文庆）”、“文化特嫌（林语堂）”、“反动学者（顾颉刚）”。在思想史界，林语堂、顾颉刚的道德文章评价日高，鲁迅先生身后争议日增。笔者以为，神仙吵架，后辈受益。后世厦大的主政者，对于林语堂师、顾颉刚师和那个年代倾心亲力厦大的所有大师，都应像客观评价林文庆一样，怀立传之思、行立碑之实。

说影响厦大，就不能不提陈景润。这位天赋聪慧的农家子成为首席数论大师，是在厦大这颗巨树上蝉蜕的。以他为主人公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让厦大人和数以亿计的国人口诵心传。笔者这代 60 后的学长学弟，大



多为当时陈师粉丝而扑进厦大怀抱。不能不提葛家澍、卢嘉锡、谢希德、张乾二、汪德昭、潘懋元这些学术巨擘们，厦大在化学、会计、生物、教育学等诸多领域的学术地位，皆因由他们奠基，复有日后的养成与茁长。也不能不提刘再复、易中天、北村等人文学者，刘的文学理论创建、易的《百家讲坛》爆红、北的《周渔的火车》系列创作，都给予学界、民间巨大而持久的“厦大冲击波”。

大学之于国家社会，和作育栋梁同重的，是养成思想和思想家。道与术者缺一不可。现在的领导人汲汲探问为何有大学而无大师，其实看看厦大人物下行线的历史轨迹，就不必再说他矫情了。厦大凡 20 余万毕业生，遍及各国各省各行各业，要崇圣继绝、薪火相传、示范后学、光耀母校，还有长路要走。



南

强

情

怀

邂逅

◇ 段哲哲 · 公共管理系 · 2009 级

是轮回，是宿命，上个世纪的末尾，高晓松流浪于斯吟唱《冬季校园》，寻觅梦中女孩，这个世纪的开始，我南下驻足于此，由树化人，邂逅这位南方女子。

在这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地方，我做了一棵开花的树，等待佛五百年后的眷顾，听潮起潮落，看云卷云舒。有幸于今日邂逅，领悟她美之“精”：90载春秋，校主承载了民族崛起的重任，扛起华侨脊梁的旗帜；本栋老校长，国难之时，毅然“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长汀振兴厦大，扛起华侨之光，少了一个诺贝尔头衔，却多了一枚三等景星勋章；“不抛弃、不放弃”，秉承“行胜于言”的信念，让“工作”走在“喜马拉雅山山巅上”，令世人震惊，让中国骄傲；娴熟地游走在西方古典诗歌的殿堂，最终回归中华传统文化，一首《乡愁》是你最好的诠释，也是民族崛起的有力注脚；一改“百无一处是书生”的形象，是战士，做斗士，著书立说，以等身之言，打开华夏民族“民主”的缝隙，不曾有“廉颇老矣”的感叹，始终坚守“壮心不已”的悲壮；一本《品三国》，品出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尝出真伪君子的辛酸泪（自、强、不息、止于、至、善对应六个人），你是一个有古典内涵的女子。

“关关白鷺，在湖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柔风斜阳照水，红叶绿树相依，曲径细影卧石，古诗钟声情侣，闻到的阳光夹杂幸福味道，听到的风声如同窃窃情语，情到深处，不忍离去，愿长驻足这里，愿佛再让我化为树；罗马斗兽场般的上弦场，层层上升的台阶，铭刻岁月遗留的沧桑感，默默眺望的南强，细听穿越近百年的海哭声；如歌如泣、牵肠挂肚，是呼唤对岸的亲人还是思恋离家的游子？你浪漫而不失厚重，美丽却不乏端庄。

神之所眷，山魂海韵，山增其高，海添其宽，她以绵绵细语述说“气有



浩然”（看海的景象），以白发苍苍明志“学无止境”（老太太练习剑术）；红绿相间的跑道，记载着阳光灿烂的日子，像少年一样飞驰（跑步的人）；偌大的榕树芭蕉，见证多少年轻时的容颜，畅想昨天写的日记；工作一日后的傍晚，我常常徜徉在校园，欣赏她的脸庞，静若止水。轻放步伐，看到的是：少了脚步的加速，多了亲情的陪伴；少了四季的变换，多了绿色的相伴；少了冰冷和强制的大声喧哗，多了“囊萤”与“勤业”于“无声处”；少了世俗的繁忙，多了生活的闲适。此生有幸，在青春消失的末尾与你邂逅，能看到你的顶天立地之精、浪漫厚重之气、静若止水之神；不曾后悔，于五百年的静心等待，等着你走过我的身旁，我相信，掉了一地的不再是我凋零的心，那将是我们重逢后的喜悦，思念化泪，因为你走过的瞬间将是我化人的时刻。



南

強

情

懷

款款感恩之心





校园忆旧

◇ 苏林华·机电系·1944级

1988年4月初回母校，参加77周年校庆以及级友丁政曾兄和蔡悦诗嫂捐献的建文楼落成典礼。其间曾漫步南普陀寺和校园，见到颇多菩提树，猛然回忆起1972年秋，我作第一次环球之旅，过奥都维也纳时，级友严家骅兄一再叮嘱，千万别错过了蓝色多瑙河和多姿多彩的维也纳森林，于是某周末便由其16岁长女以恕陪我搭游览车游林。在途中见到一棵小树，树干上钉个牌子，据说舒伯特卧此树下得到灵感，谱出《菩提树》一曲。遥忆大三时，住博学楼（现改为人类博物馆），那是室友们常唱的歌曲，周学普译词，第一段是：

井旁边大门前面，有一棵菩提树，
我曾在树底下，做过甜梦无数，
我曾在树皮上面，刻过宠句无数，
欢乐和痛苦时候，常常走近这树，常常走近这树。

如今，这棵树是什么呢？那便是我心目中的厦门大学菩提树，各级级会和各校友分会都是其中某一个主要干枝，我们要常常走近这树——更何况我们如今更是以欢乐的心情走近这树！

记得刚从长汀复员，秋天由福州搭鱼雷快艇改装的“飞凤”海船，才八小时便“飞”达厦门港，因闭在船舱里，呕吐不堪，只是当校车送我们进校园时，迎面看到一丛九重葛，又叫“三角梅”吧，对着我迎风招展，一时精神为之大振。后来我过菲律宾宿务，公路两旁均有火红的九重葛，而后在泰国，满山遍野全是深红、粉红、紫、黄或白色的九重葛，这时我的心又回到母校校园，见到那“春风第一枝”的花还在摇曳。

那时，生物系同学在每棵树上挂个注有学名的牌子，加以介绍。我却只注意到那黄白相间的鸡蛋花或长在南国却不长红豆的相思树丛，或者是火红



的木棉花和凤凰树……即使是四八级“二三四五”大典拍团体照时，前面密密麻麻地排出一盆盆五光十色的鸡冠花，不是也美好得很吗，因为它们都长在厦大校园里。

离开祖国近 35 年，才有机会于 1984 年初从美国，经台湾、香港返榕探亲，特别花了四天三夜的时间回母校探访。住在凌峰楼吧，从山上鸟瞰（1993 年级友们也曾搭艇环海、远眺母校），一字长蛇阵似的校舍，用“校园带砺长”来形容不以为过（原文为清帝在中苏边境勒石，曰“华夏金汤固，河山带砺长”）。可惜很多树木都被砍掉，建成大楼，正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念及“十年树木”不如“百年树人”那么重要，也就释然。好是新挖了一口芙蓉湖，周围植树，别有情调。我常散步于此，小坐湖旁，想到“野鸽子黄昏还得傍水就饮”，或抬头看五老峰前的逸夫楼、克立楼和建文楼在落日余辉中闪出金光，念及李叔同《送别》歌中“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之词或徐志摩“……河畔的金柳，是夕阳的新娘”之诗时，令我无言。

从战时的长汀时代，到复员后的厦门，校园挂了一口钟，每四小时变化一次，即第一小时敲两下，半小时敲一下，第二小时敲四下……周而复始，如此师生们可从钟声中判别出早上、下午或晚上不同的时辰。我大三住博学楼，大四住映雪楼，都听得见，尤其上半夜的钟声，顿有“夜半钟声到客船”的情调。

西洋人爱钟，海明威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写出《战地钟声》；荷兰某镇市民在战后的头一个要求是归还该镇被搬走的大钟。我在美国宾州工作时，爱仑堂镇（Allentown）第七大街有一教堂，地下室里便有一口仿制的自由钟，至于真正的自由钟是在费城；缘因当年英军猛攻之下，费城危在旦夕，但自由之象征不可被辱，所以偷偷地运到该处地下室用沙埋住；英军败后，费城索钟，爱镇不还，经折中，才仿制一口全同的自由钟：一样裂纹、一样止裂孔，以永志不忘。

说着说着，忆起了台湾一个电视台曾播出这么一首歌《我与秋风》提到钟，因而录之如下：

我记得那一天，山上是晨雾迷蒙，
远远传来了，庙里的醒世晨钟。
我记得那一天，我与你灵犀相通，



谁知道今天，只剩下我与秋风。
我记得那一天，白天是太阳烤烘，
傍晚看见了，西边的彩霞殷红。
我记得那一天，我与你同声歌颂，
谁知道今天，只剩下我与秋风。

歌词颇美，但欠之于忧伤。于今春风拂槛，同窗共聚，我愿提及当年在日军攻占赣州、新城、遂川三大机场（按：均可降落 B-29 超级空中堡垒）、长汀濒危（机场还可停 B-24 空中堡垒）时的情况。当时，学校的图书、仪器全疏散到上杭、武平去了，只好到长汀大街民众教育馆去借巴金的《家》、《春》、《秋》，甚而是“春天里的秋天”，但我却偏爱他的“秋天里的春天”！各位学长，莫以为如今只剩下“我与秋风”，且再争取“秋天里的春天”！

即使在山城苦难的日子，如果从另一角度去看，我们生活还是美好而充满希望的。大一国文，我编在郑朝宗师的甲组，他讥我们理工科学生只能照本念“风来蝶有致”，而文法商同学便能谱出“蝶来风有致”。他学贯中西引介了一句西谚——“A thing of beauty is a joy forever”（美就是永久的喜悦），却给我终身受用不尽。

当白天日机轰炸之时，我们从集思堂或嘉庚堂躲到旁边大防空洞，假使你能幻想到如能挖得更深些，便别有洞天，或有无尽的宝藏就很美：空袭完毕，跑到万寿宫图书馆却抢不到 Granville 等三氏微积分参考书或“可怜人”（Poorman）的材料力学，便上坡到文法商阅览室借出十大本精装的《鲁迅全集》，翻到他引喻“人要像牛一样，吃的是青草，挤出来的是牛奶”时，那早餐时吃黄豆稀饭的怨气便一扫而光，于是便“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起来，这不是很美吗？

再说长汀机场施工时，人头滚滚，不下万人，蔚为壮观。等到跑道完成，有 B-24 空中堡垒，有比翼双飞的 P-51 野马式战斗机，还有“黑寡妇”的侦察机降落，可是夜间日机来袭，机场没有夜航设备，故无机上空迎战，这时地面上的高射机关枪猛放，每四颗子弹便有一颗照明弹，在空中曳成火网，我却优哉悠哉地躺在宿舍上铺，掀开纸窗，看那生命之花进出光辉，然后酣然入梦，这不是很美的吗？

宿舍里有自孤岛上海来的同学，唱当时正流行的《翠堤春晓》电影插曲，如今再回首：在“When We Were Young……”的圆舞曲中，你可回味



出小史特劳斯追女高音到多瑙河边，船已鼓桨离岸，他呼道：“Half of My Life is gone with you!”（这是小史纯真之处，因为他还有一半的生命要留给自己的妻子）然后颓然入梦，得了灵感，谱出蓝色多瑙河舞曲来，多美！

校庆来时，校友们重新聚首一堂于母校，但终究还是要鸿飞东西，因此我想借用一位“过去的情人”给“现在的丈夫”的一首新诗作结束（只把其中“爱情”一语改为“友情”，也就是“校友们的情谊”），即是：

从枝头的好花，想望你的花园，
别管那地上的缤纷之落英：
从金黄色的阳光，想望你的时日，
别记起那障翳着的片片乌云：
想望你的良夜，从明星而不从黑影，
想望你的生活，从微笑而不从泪痕，
在今天用欢乐迎接的诞辰，想望你的一生，
从友情而不从年龄。

谨以此献给历经九十沧桑之厦大母校，并祝之前程似锦，永放辉煌之光于世！



我以母校为荣

◇ 苏林华·机电系·1944级

2011年4月6日是母校一个光辉的日子，1921年南洋侨领陈嘉庚创办的厦门大学，历经艰辛及后人之继续努力，得以跨越两个世纪，喜迎九秩华诞辉煌。于此，我谨以至诚之心，为之祝贺！

我于1948年夏毕业于母校机电系，承校方推荐于资源委员会，派到台湾水泥公司，开始了我这一生59年之水泥生涯。在台30年后，1980年初应聘美国之公司；工作11年后，又为泰国水泥界聘往主持兴建一世界级大水泥厂并予监管，前后达十七年又半，终于于80足岁时、在2007年年中退休返美。但我在毕业离校后，总想与母校取得联系。

中国大陆解放初期，海外人士难以入境；至80年代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我遂于1984年1月初自美国千里迢迢飞经台湾、香港，然后搭火车三天两夜后抵达福州与母亲弟妹家人团聚。虽旅期不长，但我坚持必须抽出时间前往厦大母校访问，故事先去信在校任教之级友林坚冰兄，由他转向校方联系，安排一切。

然后由主持永安水泥厂之胞弟林修借调来一辆面包车及司机，由长妹寄漳（厦大1953年化学系毕业）及校友廖开治（1949年土木系毕业）陪同，沿福厦公路驶到厦大，作四天三夜之旅，住入凌峰楼招待所。继由坚冰兄带领，见过校长等领导人物与旧雨新知，承校友总会理事长、副校长潘懋元副校长邀宴，司守行副书记及级友林坚冰、林宇光、吴伯僖、丘书院等作陪。多日间遍访旧有校舍及新建楼房、操场与校园，甚而至南普陀、鼓浪屿、集美学园及陈嘉庚纪念馆等，因此我对36年后才回访之母校实况印象深刻、终生难忘。

1990年起，我应聘泰国水泥界，与厦门空中距离较近，且因心系母校，故只要母校有所号召及邀请，或任何活动在厦大举行，我均设法前往参加。



故继 1984 年之第一次返校后，我这海外游子又有 12 次之返校纪录，即：参加 1948 级毕业 45 周年庆、50 周年庆及萨本栋校长百年诞辰纪念会（2002）各一次，2003—2007 五年间、每年一次之“萨本栋教育科研基金会”之董事会议五次，参加母校校庆四次——75 周年（1996 年）、77 周年（1998）、80 周年（2001）与 85 周年（2006）各一次。如将 1999 年在深圳举行之“厦大全球校友恳谈会”算入，总计便有 14 次了。

在这 10 多次返校中，给我印象最深刻者莫过于 1998 年厦大 77 周年校庆的那一次，因为承蒙母校邀请，我有幸在 4 月 6 日校庆日清晨对数千学生致辞，台上有 10 多位校方领导人物为我站台，反响也十分热烈。如今面临母校九秩华诞，我虽无法返校致贺，但颇想回忆往事，再展心声。

4 月 6 日，晨 6 时 10 分，校长办公室刘弢秘书到我逸夫楼住室，带我下楼上车，开到群贤楼前，然后下车走向楼之对面大操场司令台，台之上方早已挂有“庆祝厦门大学建校七十七周年升旗仪式”红底白字布条。他引介我给林祖赓校长后，我便立于林校长与陈传鸿党委书记中间。林校长之右方为郑学檬常务副校长、朱之文副校长、朱崇实副校长等；陈书记之左方为张翼副书记，丁马太工会主席、校办陈力文主任等。放眼台前，已列有二三十个队伍，队前有各院系之鲜明红旗；每队约有一二百名学生，则当日操场上当有三至五千人之多。

6 时半，乐队奏乐，四位学生各执国旗一角，自司令台朝群贤楼方向走去，在升旗杆处将旗上两角系上绳索，升起国旗。之后张翼副书记宣读讲稿毕，林校长即示意我走向播音器。起先我双手还拿着一张写上讲稿大纲之纸，后来听到对面大楼有响亮回音，看到那么大场面的学生阵容，我感到兴奋，便把那张纸放下来，直接对着麦克风向学生讲话。题目是“我以母校为荣”，大意如下：“我从美国出发、越过重洋、经过日本、泰国、香港到此；我虽然已入美籍，但仍抱着落叶归根的心情，回归祖国、回归母校。这次返校参加 77 周年校庆，就如奥运会创始人所说的，‘奥林匹克的精神不在取胜，而在参加；生命的真义不在掠取，而在于奋斗不懈’。我便是本此精神返校参加今晨的升国旗仪式。”

然后提到去年（1997 年）7 月 1 日香港回归祖国，我全程观看电视，看到英国国旗下降、中国国旗冉冉升起，全世界的中华儿女都以洗雪百年国耻而扬眉吐气。



然后将我 1948 年自厦大机电系毕业后自我奋斗 50 年之经历报告出来。毕业后被派到台湾水泥公司，自实习员做起，靠着自己努力而升至厂长与管理阶层；其间曾参加全台湾公民营公司技术人员考选，到日本参加有八个国家代表之科技研习会，我压倒了清华、交大等名校出身者而名列第一（这时台下学生大为鼓掌）。之后屡为海外水泥界服务，如为巴拿马、菲律宾及沙特阿拉伯建厂等。1980 年起，应聘美国，负责技术援助中国水泥工业。

1990 年我应聘泰国，在荒野中为之兴建起一座最现代化之世界级大水泥厂，如今三套设备已可年产 900 万吨，如第四套可完成，则其年产量 1200 万吨，将是在同一厂区内之全球最大者。我的工程论文常刊在英国及国内权威杂志上。以上一切的一切，均全靠自己的奋斗不懈而得。

之后我说我们学生时代的毕业歌最后一句是要同学们“快拿起武器，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时至今日，中国已没有什么存亡问题，而是要改进社会，增进富强；在母校方面，要将“211 工程”早日完成。故我特别期勉在校学生，尤其毕业之后，要抱着“今日我以母校为荣，明日母校以我为荣”的心态努力不懈、为校争光！这两句话是我当天讲话重点，相信很能引起听众的共鸣。

最后我再勉同学：“别问学校能替你做些什么，且问你能替学校做些什么！”结束我的校庆献辞（这时学生们大鼓掌）。

我回到原来位置时，林校长立刻对我说：“你刚才讲得很好！”到了我离开司令台时，林校长又说：“你今天讲得很好，我要叫宣传部的人看你，请留下你的讲稿。”

中午在大餐厅遇到陈力文主任，称赞我早上的讲话，还说我讲时并不需带讲稿；几年后，她升任党委副书记，在《厦门大学报》上主持征文比赛，题目便近似于“我以母校为荣”。当天下午校长办公室叶世满秘书来索我演讲稿，我因只有腹稿，故次日才整理好交卷，后来他在《厦门大学报》上摘要报导我的讲话，标题却用较生动的“母校以我为荣”，不过他主编《厦大建校七十七周年演讲集》时便把我的讲稿全文刊出。而是日也有一位前曾访问过我的新闻系黄姓女同学来唔，她说今晨我的讲话在同学间甚为轰动，因为和以前台上人所说的大不相同，新颖而有创意。

14 年后的今日，校方举行建校 90 周年庆典，于此我深望当年在台下的学生们都事业有成，为母校争光。至于在台上的领导们，闻陈传鸿书记（校



长)及张翼副书记已先后过世,郑学檬常务副校长早就退休,林祖赓校长退休后曾任校友总会理事长;多年前,朱崇实副校长已升任为厦大校长,朱之文副校长回校担任党委书记,他俩共同为厦大创造光明的明天,谨此以贺!

于此,我想并合八十周年校庆时所写颂词“人生,不是岁月,而是永恒”及八十五周年校庆时所写颂词“生命前进着、厦大前进着”(此两颂词曾刊于厦大各种校友刊物上),亦是一种呈献!最后,谨祝厦大母校千秋辉煌,万寿无疆!



厦大，我心中的母亲

◇ 谢 羲 · 机电系 · 1946 级

1941年太平洋战争，日寇陷家乡福州，溯闽江逃难，沿途敌机扫射，死伤无数，幸存至永安。颠沛流离，没有欢乐只有艰辛，没有温暖只有寒寂，没有慰藉只有忧伤，没有慈爱只有孤苦。日夜抄写糊口，积蓄逾年，得入永安中学。幸遇刚从厦门大学毕业的国文老师高恬惠，她经常在永安改进出版社的《现代文艺》上发表作品，国文课本讲解深入浅出并丰富以文史故事。她介绍我课外阅读鲁迅的《秋夜》、《纪念刘和珍君》，巴金的《家》、《春》、《秋》、《春天里的秋天》，抗战后方小说《秦淑的悲哀》等，鼓励同学写文艺作品。我曾初试苦难经历的短篇小说，她逐字逐句批改，更加上分析评语。她辛勤教诲、热情关怀、呕心沥血，慈母般给我欢乐、温暖、慰藉、慈爱。高老师更是我的国学启蒙老师——“春日迟迟，采繁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邶风·七月》，描写西周奴隶受贵族剥削压迫，花季女奴悲惨画面，至今疚心伤神；“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楚辞淮南小山招隐士》，希望潜居山林贤士及早归来，报效家园；“祁祁伤幽歌，萋萋感楚吟”，她高超教学艺术如春风沐浴，引导同学在情感上融入国学园地。

刚从厦大毕业到永中执教的，还有陈璧玉夫妇，承担数学与化学。当时厦大是福建内地唯一的国立大学，抗战患难之交深入永中学子之心，是他们心中向往的最高学府。1946年，我亦有幸考入厦大机电系。

初在鼓浪屿新生院，始知1926年鲁迅、林语堂被北洋军阀列入通缉名单，林语堂避难南下，任厦大文科主任，推动厦大聘请鲁迅、孙伏园、沈兼士等来厦大执教。二年级迁回鹭岛，住博学楼，我的宿舍正好是鲁迅《两地书》所描写的房间，每星期天我都背诵一遍《秋夜》。鲁迅的人格比作品更伟大，似乎看到远远的，“在荆棘遍地的荒野中，他高举着思想的火炬，领导无数青年向着远远的一丝亮光前进”（巴金《悼鲁迅先生》）。厦大65周



年画册中，鲁迅在厦大执教时的留影是难得的宝藏。留苏预备班又恰好设在原北京女师大，我在那还看到鲁迅在北京女师大讲演的照片。在院内刘和珍、杨德群纪念碑前，我又默念好几遍《纪念刘和珍君》。苏联导师要我精读契诃夫著作，说这位俄罗斯作家就像中国鲁迅，作品富有哲理，文章清晰强劲，文中无废句，句中无废字，科技论文更应如是。

林语堂也有文章《悼念刘和珍、杨德群女士》记叙这两个学生，刘和珍是林语堂喜爱的学生，他终生珍藏着她的英语作文簿，其中最后一篇说“... here would never be any happy day in the world, and the period of student is also trouble”，反映1926年北洋军阀残酷迫害进步知识分子，北京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的情景。林语堂在厦大仅一年，但他哥哥林语霖一直在厦大教书。我曾旁听他的“英国语音学”、“英国散文”，其中，*Christmas Eve* 是美国作家 Irving 如诗般怀古散文，隽永清丽，描写从美洲返回英国故土，欢度古老的庄园圣诞节：“the Yule colg and Christmas candle were regularly burnt, and the mistletoe, with its white berries, hung up, to the imminent peril of all the pretty housemaids... a strain of music seemed to break forth in the air just below the window... The moonbeams fell through the upper part of the casement, partially lighting up the antiquated apartment. The sounds, as they receded, became more soft and aerial, and seemed to accord with the quiet and moonlight...” 林庆云教我大学英语，语言基础以语源学（Etymology）解剖生字，探源明理，丰富记忆。语言建筑选用名家杰作，其中，*The Autumn Window* 讲述英国郊外广播发射台原野的传奇故事。1950年，我厦大机电系毕业，应聘东北，参加建设。初在沈阳郊外浑河东北广播电台，后在长春郊外宽城子中央广播电台，触景生情，再次朗读起 *The Autumn Window* 里的词句，文学怡美流溢心田，眼前更展现厦大我心中母校绚丽校园的日日夜夜难忘情景。

鹭岛的春天，在雨后的一个晴天里，巴金同两个朋友走过泥泞的道路、石板的桥、田畔的小径，去访问一个殷实庄院里的一个南国开花年纪女郎。她只默默地笑，笑得和哭一样，是春天里的秋天笑。巴金用优美而哀婉，动情而悱恻的文笔回忆一个被传统观念、不自由婚姻摧残成疯的女郎。厦大南普陀的春天里，曾经有过她的欢笑、爱情、陶醉，而今只剩下她疯癫的哀伤和秋天的哭笑，让后人凭吊她的情影芳踪；“《春天里的秋天》不止是一个



温和地哭泣的故事，还是那一整代的青年的呼吁：使每个人都得着春天，每颗心都得着光明，每个人的生活都得着幸福，每个人的发展都得着自由”（巴金《春天里的秋天》序）。

在外文系，旁听洪深的“戏剧学”，课堂挤满人，我站在墙外边听边分析讲解，他所导演的电影《鸡鸣早看天》，理论结合场景，引我进入神魂颠倒的艺术殿堂。永中时，我就爱唱《夜半歌声》、《黄河之恋》，但始终没钱看电影，而在厦大却有幸看到《夜半歌声》，影片虽破碎，但金山主演，盛家伦独唱的冼星海创作的凄婉歌曲在心中激起巨浪。1945年冼星海在苏联重病弥留之际，留苏同学、金山娇妻、周总理养女孙维世曾去探望，冼星海对他说：“江南真美呀，我脑海里充满着音乐，我要写，我要写呀……”他在心中指挥所写的交响乐章，直至停止呼吸。

厦大数学教授方德植教我伍兹（Frederick S. Woods）教授的高等微积分、格劳斯顿教授（William C. Graustein）的微分几何。高等微积分课本400页材料都储存在方德植大脑中，所以他讲演时，手中只有支粉笔。我也学着将这400页高等微积分储存在大脑中，然而初从大脑中按课本次序读出，需8小时。应知许多密切相关命题分散在课本各章节，经过重组与信息压缩，再储存大脑中，这时从大脑中读出，还需4小时。反复该步骤几次，最后做到高等微积分400页材料从大脑中读出仅需半小时。两小时电影呈现长时间发生的故事，而回忆这部电影一般只需几分钟。以后应用该方法于泛函分析、微分流形、李群与李代数等近代数学，受益终生，使得我在核工业研究生部、清华工程系、北大技物系为研究生讲课时也能做到手中只有一支粉笔。

我一生与数学有情无缘，藕断丝连，业余曾涉猎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数学逻辑三卷巨著 *Principia Mathematica*，无意中邂逅国学与西学一次难得的和谐对撞。继北大国学门、1925年清华国学院（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1926年厦大第二任校长林文庆创办全国第三个国学院（林语堂、鲁迅、孙伏园、沈兼士、顾颉刚）。陈嘉庚厦大校训亦提炼自国学经典名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象传》），“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礼记·大学》）。抗战时期，萨本栋临危受命，刻苦耐劳，奋斗不懈，将厦大办成加尔各答以东的“第一大学”。他为办好战火中的厦大积劳成疾，以身殉教，为厦大留下一份富于民



族传统精神的宝贵遗产。“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左传·宣公十二年》），“励精图治将大有为”（《宋史·神宗记赞》）。华夏国学积五千年深厚人文底蕴，现已远播全球。与西学有和谐对撞，亦有不谐对撞，这两种基本文化对撞，皆能使促全球诸民族取长补短、互利共赢，加勉鼓励、谐力共建更美好人类家园。华夏国学的一个基本哲学命题是“天人合一”，认为人产于自然，故效法自然，跋山涉水，创建生活，最终回归自然，“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光，与四时合其序，天下治也”（《孔子·乾文言传》）。罗素西学亦认为人产于自然，最终回归自然。转喻人如江河，产于海洋蒸发成云、成雨、成水流，跋涉千山万壑，历尽长途坎坷、无穷艰险，最初细流逐渐成长为江河洪流，犹如《岳阳楼记》所描绘：“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却又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恬逸地回归海洋。罗素原文中的“An individual human existence should be like a river”恰似《庄子·达生》中的“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合则成体，散则成始”。

Small at first, narrowly contained within its banks, and

孔子“十五而志于学，

rushing passionately past rocks and over waterfalls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

Gradually the river grows wider, the banks recede, the

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

Waters flow more quietly, and in the end, without

七十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学而》。

any visible break, they become merged in the sea,

“贤人者，好恶与民同情，取舍与民同统”。《孔子集语·卷九》

and painlessly lose their individual being.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

1989年应厦大陈传淡学长邀请，在数学系报告学术成果。阔别卅九载，重返亲爱校园，重返我心中母亲怀抱，“蓼蓼者莪，育我劬劳。南山烈烈，飘风发发，母兮鞠我，无母何恃”（《小雅·蓼莪》），久久肃立萨本栋校长墓前，叁鞠躬而后退。在永中时，我就着迷于他所著的《普通物理学》，用初等代数与几何就能解决一般需微积分证明的命题。不但巧妙明晰，且能揭



示微积分面纱下的物理美貌。赴集美鳌园参拜校主陈嘉庚陵寝。1933年经济危机席卷全球，陈嘉庚企业亦陷入困境，坚持“企业可以收盘，学校不能停办”，“国家之富强，全在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乎教育”，不禁借用范仲淹。李叔同的名句：“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先生之量包乎天地之外”，“禾山苍苍，鹭水汤汤”，“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李叔同创立我国最早的话剧团体“春柳社”，编辑出版我国最早音乐剧刊物《音乐小杂志》。1937年，他袈裟云游鹭岛，写下厦门第一届运动会歌曲：“禾水苍苍，鹭水汤汤，国旗遍飘荡。健儿身手，各献所长，大家图自强。”中国李叔同歌词《送别》，苏格兰 Robert Burns 歌词 *Auld Lang Syne*，夏威夷女王 Liliuokalani 歌曲 *Aloha Oe* 是世界三大送别歌，是厦大永中學子的课外最爱。时值 1937 年日寇入侵鹭岛，厦大比邻胡里山 280 毫米克虏伯海岸炮击沉日寇箬竹舰于浯屿和嵩屿之间。经过检修，这门大炮成为世界唯一现存的 19 世纪制造的最大海岸炮。

校方还招待我们参观万石山植物园，郑成功读书处等过去未曾履履之名胜古迹。晚上后，漫步深爱的校园，囊萤、同安、群贤、集美、映雪、笃行、博学是那么亲切。遥想当年在囊萤楼旁听数理系微分几何、近代物理与波谱实验，历历在目，犹在昨日。1926 年厦大建立国学院，时同在囊萤楼成立中共厦大党支部，亦即福建省第一个中共党支部。不又禁吟咏起曹操的《观沧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不知不觉间走进南普陀寺，迎面听得阵阵佛经朗诵，恬淡虚无，清沁肺腑。胡里山炮台“故垒西边，乱石穿空，惊涛拍岸”，日寇箬竹舰灰飞烟灭。返回校园，木棉亭亭玉立，似水柔情，“想佩环，月夜归来，化作此花独幽”。红花傲骨怒放，坚强刚毅，想英雄，浩气冲天，“谁欤普度驾慈航”。操场上仿佛眼前浮现如梦如幻的郑成功收复台湾前来练兵宏景。又仿佛耳边响起陈嘉庚铿锵呼唤“自强，自强，学海何洋洋，谁欤操钥发其藏，鹭江深且长，致吾知于无央，吁嗟乎，南方之强”，“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芙蓉湖畔，凤凰“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魂牵梦绕，“不知东方之既白”。



怀念张玉麟副校长

◇ 陈可焜 · 经济系 · 1946 级

我 1952 年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毕业后即留校任教，担任政治经济学教学任务。政治经济学属政治课，因此我一开始就和管政治课的政治辅导处负责人张玉麟同志认识。解放初期来校干部以工农干部为主，张玉麟同志算是很突出而少见的知识分子型的干部。他白白的脸庞，瘦弱的身躯，微驼的腰，带笑的脸，炯炯的眼神，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启发式的话语，遇事喜爱钻研并有深入的见解，加上饱含感情的手势，常使听者动容，心悦诚服。我们政治教师由衷地敬重这位辅导长，他的政治课和形势报告深受厦大人欢迎，都认为他是实至名归的好教授。他的夫人朱红同志担任过经济系辅导员，因此我曾到过张家。有一次，恰好遇上苏伊士运河事件，谈到世界对纳赛尔的广泛支持，中国也是全力支持，张对我们说，支持埃及人现时信任的领袖，这才是真正的群众观点，不能因为纳赛尔是埃及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和领袖就不支持他。又比如他曾说，东欧共产党的发展一定要考虑到天主教因素，这是活生生的实事求是的教育，使我深受启发和教育。

不久，他担任副校长，辅助王亚南校长和陆维特副校长，但因王、陆的具体情况，王主要照顾其科学研究，陆是党委书记，因此几乎由张担当起全部行政工作。虽然他身体不好，但他努力不懈，把这所前线大学管理得很好。1958 年炮战期间，他担任防空指挥部负责人，身先士卒，夜以继日，既要尽一切力量保证全校师生员工的生命安全，又要保证前线大学弦歌不辍，教学、科研、生产照常进行和出成果。此时的他，必须不辞辛劳，竭尽心力积极负责，团结全校师生员工同心协力来做，那是一项多么具体而又富有政治思想性的工作呀，他日夜操劳，巡坑道，安定全校情绪，指挥各部门，安排好教学、科研和生活，做得井井有条，充分体现出他的指挥才能和政治工作功力。虽然万炮齐轰金门岛只是短短的时间，但对于长期建设一所



英雄的前线大学来说，张玉麟同志是有巨大贡献的。

大学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卧虎藏龙，诸子百家，张玉麟同志认真细致地针对知识分子的特点来开展工作。他不但去熟悉业务，指导内容，言之有物，而且正面鼓励老师，积极帮助他们。

提高教学科研质量。学校当局想方设法保证良好的教学科研环境。解放初期，学校在下午有安排文教学质量。学校当局想方设法保证良好的教学环境。张玉麟同志在学校知识分子中广交朋友，不论文科或理科，在教师中，他都有许多可以说心底话的知心朋友。解放初期，学校在下午有安排文体活动时间，时间一到，张玉麟同志立即催促大家参加活动，和大家一起打桥牌、下围棋、打康乐球。工会俱乐部根据高级知识分子的特点添置了台球，张玉麟同志又用他那股好学钻研精神学习打台球，不但自己学得精通，而且带动许多新手……他擅长和不懈宣传推广世界语的劲头和精神也令人敬服。学校当局始终认为，教学与科研是学校的第一线任务，行政就是起着后勤或后盾的作用。作为副校长，张玉麟就是这样说和这样做的。

1960年以后，由于我的冤案，我失去了和张玉麟、朱红两同志接触和来往的机会。他们住在卧去山舍宿舍一楼，而我住国光二楼宿舍，二者仅几步之遥，但却是咫尺天涯呀！

“文革”一开始，张玉麟同志当然在劫难逃，成为最早被揪出来的厦大走资派，其后是陆、未、张、邹、王，他们的第一条罪状都是包庇重用坏人，其中就有我。张玉麟同志在“文革”中受尽折磨凌辱，不在话下。

1979年，我南来香港，以后听说张玉麟和朱红同志先后奉调北京，我出差北京时有一次曾去探过他们，还有一次厦大校庆活动时，已经离休的张玉麟同志也由京来厦参加，我们又见面了。虽然我不详记这些见面中的话，但我深知，他作为一位有头脑的从来独立思考而又忠于党的事业的老干部，遇上改革开放新时期，他一定做出了许多新贡献并有许多新体会的。

他去世了，我始终难释怀念之情。以后陆续收读朱红同志寄来的文稿，尤其是她2010年在厦门改定的并由厦大出版社出版的新书《情澜》，才更进一步了解来厦大以前在长期革命斗争烈火中锻炼成才的“张政委”，巾帼英雄纪雨秀，张玉麟和朱红两同志的结合和他们在前线大学的事迹我真是孺子无知，有眼不识泰山呀！因此益增对张玉麟同志的怀念之情，可是那已是迟之又迟的事了。



追忆章振乾老师

◇ 陈可焜 · 经济系 · 1946 级

也许这是这次校庆征文中唯一回忆章振乾老师的文章。

人物南来 匡扶校政

当王亚南作为解放初期国务院首批任命的少数几所大学校长之一而出掌厦门大学时，不要说北京到厦门，就连北京到福建省会福州，也没有航班。亚南师先火车后汽车用了几天时间才到福州，到福州自然是向省委汇报请示。亚南师的另一目的是诚邀福建研究院的老友章振乾带领一批学者专家来厦大，辅助他开展工作。

章振乾来了，他真的和福建研究院的许多朋友、学者和专家一起来，其中有傅衣凌教授、陈明鉴教授；许多中青年朋友，如张来仪、郑道传、刘熙钧、罗郁聪。

章振乾还带来自己研究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资料和卡片，还有日本末次情报资料，即 20 世纪上半期，日本情报机构在中国收集的资料，这是王亚南和章振乾在长期研究工作中视为重要的数据。

章振乾到厦大，被任命为教务长，王亚南视之为左右手。他南来带来的人和物（资料），当时被人们戏称为教务长的嫁妆，对解放初期建设社会主义厦门大学有重大的影响和作用。

章振乾还带来贤内助，夫人张瑞征善良、仁慈、聪慧、坚强，是印度尼西亚侨生，在日本与当时留学日本的章振乾相识相爱而至结婚。她相夫教子，当时有四个儿子——章果章固章迈章重，人称章家四小虎，以后才添一女章深。张瑞征是章振乾背后的好女人，到厦大后，她在工农速成中学教书，兼做教职员工的家属工作。



章老还兼任经济研究所和以后经济系的教授。尽管章老是国内省内公认的研究有素的农业经济专家，常到农村进行实地调查，掌握大量资料。省里领导本要留他在省工作，只是由于好友王亚南的盛邀，才来厦大。陈克俭兄和我还在章老到厦不久即随他访问泉州侨乡进行经济调查。尽管在教务处还有副教务长——薛祀光教授、卢嘉锡教授，还有得力的干部如邓子基、凯怡、刘爱华、张忠豫，章老仍全身心地投入厦大教育事业，院系调整、课程改革、教学改革、分析前线大学特点、建立理工龙岩分校、八二三炮战、防空防炮洞里进行教学等耗费了他的大量心血，后来他被任命为校长助理，匡扶校政。由于亚南师经常出差，去北京上海福州等处，交通不便阻延时日，校务实际上由章老师代理，教务校务集于一身；大事小事都亲自处理。甚至连王校长帮助穷苦教职员穷苦学生的款项，王校长不在校时，也由章老师代为处理。可以说，章老师为新中国教育事业竭尽心力，连他一生心爱和有坚实基础的农业经济研究也放下而割爱了。

但谁知道，1957年一场横祸而来，章老师竟被错划为厦大最大的右派，被调出厦大。章老师先是因忠于新厦大教育事业而放弃了自己一生心爱的农业经济研究，现在又被迫放弃自己热爱和全身心去做的教育事业，他心中的痛苦可想而知。他受了屈辱，带了一家大小到福州担任一个闲职——福建博物馆副馆长。但我也在不久后因蒙受冤案，走不出厦门，其间虽曾因老祖父之丧去过一趟福州，却也未能见他，听说经常出差福州的王校长曾去看望过章老，对于章老与夫人的离去，王校长说自己被斩左右手。

我只是在读了许多悼念章老的文章后才具体知道章老一家在博物馆时期的生活的。如唐崇惕院士说，当她随父亲唐仲璋教授到博物馆看望章老伯夫妇时，她看到博物馆值班员难看的脸色和难听的话语，可以想像得出章伯伯一家天天都要忍受着如此的屈辱。许多友人还回忆博物馆举办福建省反右成果展的情况。这一切实在令人愤慨！要知道他可是1947年参加地下民盟，为国家独立，为民族解放，忠于科学、忠于教育事业的学者和老革命家呀！

誉满八闽 情系鹭江

一切改变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始。

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之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一切重新



开始。1979年，我在解决冤案和对政治历史作出正确结论后，被批准移居香港。表面上看来，似乎我和章老见面和谈话的机会少了。其实不然，相反地，反比以往正常得多了。

一是大家都对厦大有共同的深厚感情。章老不仅曾念过厦大，而最主要的是他在解放初期为厦大教育事业投入心力做出贡献；而我则自1946年以来33年都在厦大求学和工作，所以改革开放后每逢厦大有重大活动，我们都会应邀而来，从而在厦相见，如厦大的60周年校庆。

二因改革开放后福建、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先走一步。闽港、榕港之间的来往和交通日益正常、频繁和便利，陆海空齐全，我不仅有回厦门、福州和福建其他地区，还在香港接待过来自福建的客人。章老和夫人在改革开放初期曾来港小住，目的是会见夫人印度尼西亚外家久未见面的亲人——主要是侄辈，章老和夫人实际上借此机会对华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章老在港期间，当时的厦门大学旅港校友会理事长庄启程兄还会见和宴请他。

三是改革开放初期章老复出重掌省民盟工作。尽管他已70岁，尽管他本身就是出土文物，在他身上就有许多政策要落实，但他不辞辛劳，亲赴福建各地，全身心投入落实各项政策、平反冤错假案的工作，他的仁心善行传颂八闽和海外。他还以全国政协委员和福建省民盟负责人的身份从北京请到许多国家领导人、专家和学者到福建，为福建的改革开放提意见和建议。自从我担任省政协委员后，常听到人们对章老的赞扬。在省政协会议和许多场合都能见到他，我亲耳听过他爱国爱民、忧国忧民的言论，实在令人感动。

但有两件事至今使我难以忘怀。一是1981年厦大60周年校庆时在上弦场拍照，人非常之多，我们这些从香港来庆贺的假洋鬼子被安排在第一排，还有椅子坐，许多老教授、专家、学者却在后面人丛中站立着，章老就是这样。我一瞥见，立即拉出章老强按在我的座位上，自己则退而站在人丛中去。二是2001年厦大经济学院纪念王亚南100周年诞辰，会上发言的有王亚南的儿子、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洛林教授和其他发言人，并未安排也应邀到会的章老发言。我环顾当天会场，觉得最有资格谈亦师亦友王亚南者当属章老，事后我还了解他确有许多话要说可说，但为什么不安排他呢？

爱国爱民 港澳回归

除了上述与章老的香港缘外，由于章迈兄一家移民香港，我与章老在港



见面和谈话的机会就自然地多了起来。

每次接到章迈兄告知章老来港的电话，我就争取时间去沙田迈兄寓所看望章老。在问候他老人家的身体健康后，大家畅谈别后情况，真是国事家事天下事无所不谈，使我深受教益。正是在这些谈话中我才知道章老原来和唐仲璋教授、郭公佑先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郭先生毕业于厦门大学化学系，是我在南平高商读书时的英文教师。他教学非常认真负责，训练培养，不遗余力，他用快速法让我们通读全部纳氏文法。我高商1946年毕业后求学厦大经济系，1952年经济研究所毕业后即在厦大工作，和郭老师数十年没有联系。现在知道他原来是章老的挚友，也是唐仲璋教授的挚友和妻舅，并在东北农学院任教。我听此信息，真是喜出望外，以后还在唐教授的厦大家里见到郭老师一面。

在多次交谈中，我越发认识到，不论作为社会活动家、教育家，也不论作为专家学者，章老最难得的是一位与人为善、宅心仁厚的长者和大好人。而这是和他的爱国爱民、忧国忧民的基本思想联系在一起的。

我永远记住章老以那样喜悦的心情谈港澳回归，说届时他一定来访港澳亲自看港澳的回归。1997年香港回归前，他真的来了，还写了文章，在《经济导报》上发表，畅述自己的感受，歌颂香港的回归。1999年澳门回归前，他真的又来了。他不但亲眼看到澳门的回归，而且和同是百岁老人的老友梁披云谈话，两位老寿星畅谈了对澳门回归的喜悦。

至于统一大业，显然不能像香港、澳门那样有个规定的日子，也许届时看不到了，所以章老学陆放翁，寄语子孙“家祭毋忘告乃翁”。也许是章老对自己身体的自信，他始终认为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不成问题，但人算不如天算，他于2005年3月19日逝世。这当然是一大憾事，但人生是有尽头的，活到99岁，积闰应超过100岁了。一个百岁老人要比别人多活10年、20年、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当我闻此噩耗时仍非常悲伤，由于我已于2004年中风，说话、写字和行走是三大障碍，无法到福州拜祭，只能艰难地口述并由来港探我病的大妹陈可春笔录一篇悼文托崔宁兄（亦厦大校友）转《大公报》发表，以表我的哀思。

章老去世后，章家用“百年坎坷，一生豁达”八个字来形容章老。我想这八个字说的章老一生的百年坎坷要和国家的百年坎坷历史联系起来，即章老接受学校教育，参加学生运动，留学日本，大学任教，参加抗战加入地下



民盟，加入福建研究院，研究农业经济，参加革命工作，建设新中国投身改革开放，总之，章老的爱国爱民忧国忧民思想是与国家历史的每阶段相联系的。说一生豁达，绝不能说章老没有自己的爱憎，没有原则，只是他宅心仁厚，与人为善，顾全大局，委屈自己善待他人。所以，我对这八个字的解释是：百年国运坎坷未息仔肩，一生历程起伏不失豁达。

因此，把厦大办好把国家建设好——这就是对百岁老人章老的最好追思和纪念。



嘉庚精神，永放光芒

◇ 吴东南·法律系·1947级

我一生有幸，曾聆听过陈嘉庚老先生的演讲。1950年春天，共和国成立不久，陈老先生从北京返闽，老人家风尘仆仆，到漳州视察。龙溪地委直属机关全体干部在漳州市大众电影院恭听陈老演讲，他神采奕奕，不用讲稿，用闽南话，畅所欲言。根据讲话，事后我写了一篇报道、题为“祖国在强大进步中”，发表于《漳州日报》。陈老是著名企业家、华侨领袖、爱国楷模，有亮丽的情操、俊逸的风格、隽永的哲思，声名远扬，深受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爱戴、敬佩；“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校训寰宇传播。

抗日战争，中国处在最困难的时刻，为拯救民族危亡，陈老在海外殚精竭虑，以身作则，号召侨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力支持抗日战争。他不惧险阻，踏过千山万水，到过重庆、延安，实地考察、慰问抗日军民，大鼓士气。新中国成立，他又赶往北京参加政协，出谋献策，建议修建鹰厦铁路，加速交通建设。陈老思维敏捷、信念坚定、崇尚实干，他对己严，克勤克俭、生活简朴；对人宽，对国家无私奉献；企业营利则尽全力捐献、创办集美学村、厦门大学，兴学办校利国利民、功在千秋、垂范万世。

斗换星移、光阴荏苒，时光过去60年了，陈老毕生弘扬的伟大爱国精神永远在我心中荡漾，在神州大地、大江南北弘扬，在五湖四海，在有华人居住的地方广为传颂、扩散。

上世纪80年代，我担任漳州工业学校、漳州大学校长期间，曾与在校师生在集美陈老先生安息的鳌园再次鞠躬、敬拜，以陈老先生的爱国精神勉励师生薪火相传、发扬光大。今天，从集美学村、从厦门大学培养出来的几十万名优秀学子驰骋在祖国大地、在各条战线上献出聪明、才智，为祖国的富强做出贡献，发扬“爱国、革命、自强、科学”的优良传统，南强之光、永载史册。陈老先生的爱国精神像一股强劲的春风，沐浴着千千万万人的心



坎，千秋万代永放光芒，而今，步其后尘者到处涌现，如香港的邵逸夫、李嘉诚献巨资兴学办校，贡献卓著，传为佳话。

人们永远以陈老的高贵品质、博大胸怀、恢弘气度激励自己，再大困难，努力克服，再大艰辛，绝不退缩，一心为祖国富强做出奉献。一丝不苟，怀抱“教育救国”之宏愿，抗战烽火、厦大内迁长汀，筚路蓝缕、顽强拼搏、坚韧办学，彰显自强不息。人们记住“君子不为名牵、不为利役便俯仰无愧，便坦荡自得”，这就是陈老的风格！

陈老高尚的品质，一生突出“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他所到之处，永远受到人们的喜爱、尊敬！

陈老是中国伟大爱国主义的典范，他的业绩、贡献彪炳千秋、光芒万代！

他的精神，永远鼓舞着我们前进！

载德感恩，我们将加倍努力，为母校、为祖国再创辉煌！

* 吴东南，笔名振火。



南

强

情

怀

我们的恩师魏嵩寿老师

◇ 林隽楷 · 贸易系 · 1950 级

1953 年夏，我们从厦门大学贸易学系毕业，20 多名同学直接分配到北京，在对外贸易部和商业部等部门工作。50 多个春秋，虽然经历了几十年风风雨雨，人事沉浮，我们总是难以忘怀母校的形影、师长的教诲、同窗的情谊。

回忆 50 多年来，魏嵩寿老师的形象还历历在目。在新中国建立前夕，魏老师终止了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进程，回到祖国，投身建设。1950 年秋，受聘厦门大学，担任贸易学系的系主任，兼任教学工作。我们是 1950 年夏考进厦门大学贸易学系的，几乎与魏老师同时来到厦大。他既是系主任，又是老师，教书育人，平易近人，师生关系和谐融洽。

我们这一届毕业生，本来也是四年的学制，由于当时国家建设亟需人才，奉令提前一年毕业，一出校门，就分配到中央国家机关。在我们的记忆中，在北京工作期间，魏嵩寿老师对我们这些建国初期培养出来的学子，仍然寄予极大的关怀和期望，与我们中间的一些同学保持联系。把他学术研究上的成果或在国内外发表的著作寄给我们，及时与我们交流，让我们从中得到教益。逢年过节，还经常寄赠贺卡，互致问候，师生情谊，不曾中断。

几十年来，魏嵩寿老师长期在厦门大学国际贸易系担任系主任和教授，从事国际经济贸易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在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任常务理事。1984 年，魏老师带领一个考察团到澳大利亚考察经济贸易与澳中经贸关系，进行学术交流。不久，中国澳大利亚研究会成立，魏老师被选为研究会的副主席。1989 年，厦门大学成立澳大利亚研究中心，魏老师担任这个中心的主任。

从此以后，魏老师曾多次到北京参加相关的学术交流活动，与在北京工作的厦门大学贸易系的同学相聚的机会也多了。从 1998—2008 年的 10 年



中，就有两次通过厦门大学北京校友会召集在北京工作的厦大贸易系的同学在一起见面。

第一次在北京见面的时间是1998年10月，魏老师来北京参加学术交流，利用会议的空隙时间来和我们相聚。当时，班里的黄喆斌同学刚搬了新家，家里比较宽敞，布置也比较现代、时尚，大家决定就在他的家里接待魏老师。那一天，联络到能够来参加聚会的厦大贸易系的同学共有十五六个人，包括51届的林孟忠、52届的薛章镐和53届的十几个人。尽管这些同学也都年逾古稀，退休在家，听说魏老师来北京，都非常高兴地赶到黄喆斌同学的家里，见到年近八旬的魏老师身体健朗，谈笑风生，谈起几十年来的别后离情和教学成就，同学们都十分敬佩，感到欣慰。

另一次在北京见到魏老师在这之后的十年，2008年的11月。那时，北京刚刚举办过一届被誉为“无与伦比”的奥运会，人们都还沉浸在中国健儿取得辉煌战绩的欢乐中，听说魏嵩寿老师要来北京开会，大家都十分高兴。据了解，这次活动是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的第十一届中国澳大利亚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时间是10月31日到11月2日，魏老师要在研讨会结束后来和大家见面。

11月3日上午10点以前，当时在北京的厦大五三届贸易系的十几位同学都已经来到预定的地方——北京安定门外的万利园酒家，迎接从远道而来的魏老师。10点过后不久，魏老师在女儿和两位研究生陪同下，从住地来到酒店，同学们在酒店门口热情迎接，魏老师同大家一一握手问候。

已经88岁高龄的魏老师，看起来身体还很健康，步履稳健，精神很好。特别令人惊异的是，对于我们这些离校已经50多年的学生，魏老师还能够叫出大多数人的姓名，可见他对我们这一批建国初期培养出来的学生，印象有多深。

2001年6月，魏嵩寿老师根据自己多年来研究澳大利亚经济贸易的经验，从厦门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的成果和厦门大学研究澳大利亚的同志的研究成果中选编了一些文章，出版了一本有关澳大利亚经济贸易的变化和澳中关系增进的文集，以促进澳中两国人民的友谊。这本书名为“澳大利亚经济贸易的嬗变——澳大利亚和中国关系的增进”，魏老师分别寄赠给在北京工作的一部分他的学生，为我们这些在国际经济贸易和国内贸易战线上工作的同学提供了有用的指导和帮助。



南 强 情 怀

2003年9月，是我们53届同学从厦门大学贸易学系毕业的50周年。回顾50年前，我们这批20多名国际贸易专业的学生，怀着一颗炽热的心和报效祖国的志向来到北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做出自己的贡献。在欢庆毕业50周年的时候，我们更加怀念我们的恩师——魏嵩寿老师。我们当时在北京的十几位同学，在一起照了一张《五十年春秋话今昔》的集体照片，寄给魏老师，收到照片后，他特地回了一封信，表示一定要把这张照片当作珍贵的纪念品收藏好。

今年春节，魏老师还给我寄来了一张贺年卡，祝福我们“新年新春快乐，阖家健康幸福”，同时附来一封信，回忆上次在北京的相聚：“北京欢聚，倏忽逾年，时切系念，想必胜健如意。”信中还附来一张厦门大学年初为他庆贺九十大寿时的照片，从照片中看到，他的身体还非常健康。

祝九旬的魏嵩寿老师幸福安康！



芙蓉情怀

◇ 林秀权 · 物理系 · 1956 级

—

厦门大学——南方之强，是由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于 1921 年倾资创办的高等学府，她位于美丽的鹭岛——誉称“海上花园”的厦门市东南海滨之隅，五老峰下，凤凰树红、鹭江水苍，又与秀丽的鼓浪屿隔海相望，风光旖旎，环境十分优美。学校教学设施完备，教学、科研及生活设施等建筑楼群鳞次栉比，囊萤、映雪、群贤、博学、笃行、集美、芙蓉、丰庭、国光、建南（及其楼群），红墙绿瓦，多姿多彩。这是全国堪称一流的花园式高等学校，是令人向往与仰慕的理想学习园地，而我有幸在这里度过青年时期的黄金岁月，在这座美丽、尊严、圣洁、富有的教育殿堂里既可博大学问，又能增长才智，得到培育与磨炼，其心情自然十分激动，一时心潮澎湃，难于尽叙。

1956 年仲夏，身为一名穷苦学生而能幸运地就读于高中且又即将毕业时，我就毫不犹豫地把遐迩闻名的厦门大学定位在心中，作为未来博学求知、笃志磨砺的知识摇篮。这美好愿望终于于当年 8 月底如愿实现。我十分庆幸地以第一志愿考入梦寐以求的厦门大学物理系。

记得 8 月 29 日，依照学校的录取通知，即是新生报到的第一天。这一天清晨，我早早就起床，似乎迫不及待地要赶赴厦门。于是早饭后，怀着无比感怀之情，先是来到父母墓前深情地躬身膜拜，缅怀父母的养育之恩，告慰在天之灵，祈佑茁壮成长。随后告辞叔叔及各位宗亲，道别而行。第一站先到县城惠安一中集合，第一批 10 多位同学（本届学校录取厦门大学的同学共有 28 名，其中数学系 3 名、物理系 4 名、化学系 13 名、生物系 3 名、其他文科类 5 名）结伴乘车经由泉州前往厦门，终于在当天下午 3 时许到达厦门（厦禾路）汽车站。下车时得到学校“新生接待站”的热情迎接，随即



乘专车直达学校。校车途经“华侨博物馆”，又经上坡下坡几百米的车程之后，即时映入眼帘就是久之期待的美丽的厦门大学校园。一时大家几乎站立起来，向车窗外左右环视，兴奋不已。下车之后，我们几位数学、物理系的新同学喜气洋洋地被安排住进“芙蓉第四”数理系共用的学生宿舍楼，从此开始崭新的大学生活。

是日，当安顿之后，我伫立在走廊栏杆前，凝望前方，正是一片三四十亩难得的田园风光，也可以说，它又是校园尚待开发的“处女地”，可看来令人惬意。这片农田中间被一条两米来宽的“大道”分割成两片，其近处一侧多为菜地，而远处那一片则种植水稻，楼前菜地旁还有一小池塘，又依稀可见出水芙蓉吐出一丝芬芳。这条道路也是我们在竞丰食堂就餐后，住在芙蓉第二、第三的同学，径往敬贤、集美楼上课及自习的首选通道。环视四周，其左前方是“群贤楼”，左边是“芙蓉第一”和建南楼群（含两侧的生物馆、化学馆和物理馆、图书馆）及人类博物馆；右侧是“芙蓉第二”、“芙蓉第三”及丰庭、国光楼群，十分壮观。第二天注册之后，在54级吕文选学长的热情带领下，我们10几位同学又在校园内漫步环游一周，一览校园的美景，让之初的遐想与眼前的亲身感受融合。一路上大家边看边谈，更是情不自禁地发出阵阵赞叹声。我们还在南普陀拍摄了一张集体照，以作留念，真是其乐融融。后来，我还特意用“助学金”的零花钱在照相馆买了一张当年校园全景照片，至今仍留存作为恒久纪念品。

二

“芙蓉”，人们喜爱和熟知又称之“荷花”（莲），它在我们心中意味着美丽、高雅、圣洁、富有，正与学校的尊贵品质相映衬。芙蓉由此与我结下不解之缘。在大学学习生活三年半时间，芙蓉楼是我生活的寓所，更是求知研修的福地。期间，在“芙蓉第四”住了两年半，又在“芙蓉第五”住了半年多（还有1959年上半年因回避炮火而暂迁到鼓浪屿八卦楼教学一学期）。这样，“芙蓉”与我相伴仅有三年时间，虽然这在一生中是短暂的，但在我人生旅程中留下深刻而难忘的印痕。如今，回首往事，“芙蓉”情结使我的脑海中又时常浮现一幕幕难忘的情景。

魅力芙蓉，与之情感交融，它赋予我力量与勇气，孜孜不倦，学知识、



长才智、立志向、明哲理、锻人格。在师长教育有方、传之以道、授之以术、启之以智、倾之以情的谆谆教诲下，自勉笃行勤奋，囊萤求知、映雪攻读、芙蓉研修、敬贤习礼、博爱情深，师生合力锻铸渊博之学识、求知之毅力、进取之精神、开拓之魄力，实属“南方之强”。

与此同时，在那不寻常的峥嵘岁月中，为了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又在“红专道路”的导引下，且面对海防前线对敌斗争的严峻局势，进行“学军”、“学工”、“学农”的实践活动。如演武场上军事操练，白城夜里站岗放哨，校办工厂车刨钳锉，校园一隅冶炼锰钢，曾厝垵割稻翻地，校园农舍抢险救灾……从中锻炼意志、增长才干，经受那种特殊年代特殊方式的磨炼。

然而，在那特殊时代背景下，政治风潮骤然袭来，同样波及学府殿堂，叫人无可回避，只能顺从跟随。在“宁左勿右”思潮的冲击下，一时停工停课，搅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且哲理扭曲、界限混淆、是非难辨，致使宝贵光阴无谓流失，学业折损，心灵创伤，情感蒙受阴影，令人痛心与负疚。幸之直到后期，拨开迷雾，局势日渐好转，大家更是坚定信念，困境力行，逐渐走出阴影，进而步入较为正常的学习生活轨道。此时一颗赤诚之心仍在搏动，一股青春火焰仍在燃烧，经过火花的碰击，经受特殊磨炼之后，更加成熟，终学之有成，奔向前方。

三

荷花艳丽芬芳，沁人心脾，莲蓬孕育莲子，滋养人生。“芙蓉”宿舍，又像燕窝一样，一批批学子犹如一群群雏燕在这里培育成长，展翅高飞，飞向祖国各地。随着教育事业不断发展的需要，学校为了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决定挑选一批优秀毕业生留校任教，破例地予以提前毕业，边见习、边任教。于是1960年3月初，正当最后一学期刚开学的时候，我与同年级的其他几位同学提前毕业了。霎时间，我由一名在校大学生立即成为一名大学教师。可以说，当我步入社会之初，就意味着肩负重任，实际上已开始投身于实施“科教兴国”伟大战略的行列中，正是“祖国的需要，就是自己的志愿”，由此开始新的航程。然而，情况却在不断变化，似乎又那么出乎意料，因为客观形势的发展实在急速，要求与之相适应，要求局部服从整体。随着



国家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及国家自然科学发展纲要（《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与实施，特别是发展国防科技之“高、精、大”计划全面启动，亟需大批科技人才。由此，中央有关部委及国防军事部门派人来学校选调人才。当时学校（系）尽管在3月份第一批选送时留有余地，没有全部“放行”，但在4月份第二批选送时，只得顾全大局，割爱相让，又按计划要求增送补送十几名数理化专业的毕业生（包括已提前毕业留校的）应调。由此，这次我也在应调名单之列。也由于在毕业前夕，有“听从召唤、服从分配”的心理准备，所以能够愉快地听从再次调配，这也算是短期内的一次新的换岗就业了。此时回溯往事，思潮起伏，瞻望未来，豪情满怀，一颗炽热的赤诚之心怀着报效国家的抱负，浮想联翩。想到首都北京是万人向慕的地方，自己又即将肩负重任，且是投身于神圣而崭新的国防科研事业中，内心兴奋不已；可是，眼前草木苍翠、楼宇壮丽的景象却令人眷恋难离，师长恩情、同窗情谊尤其依依难舍，刚佩带两个月的红色校徽就此摘下另换新主，同样也难于割舍。这种遐想和憧憬未来与依恋惜别的心情相互交织，犹如谱写一部心曲，它似乎可略表当时的心迹，又油然向即将离别的母校深情地道声谢谢，向“芙蓉”说声再见。

四

时光荏苒，人生旅程是丰富多彩的，又是坎坷不平的，有收获也有曲折。参加工作初期，如饥似渴地博学广识、虚心求教，孜孜不倦地勤奋工作、刻苦攻关，融合集体智慧，喜见成果。在实践中求知、探索，施展才华的起步阶段，迈出坚实的一步，更为巩固国防、保卫疆土写下浓重的一笔。可是，风云突变，阴霾弥漫，就在那动荡不安的年代，却无端蒙受欺凌与逼迫，离京“下放”到戈壁荒漠僻壤之地，在漫漫长夜中，饱经风霜与磨难。随时光流逝，虽学无所用，平淡无彩，仍壮志依存，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度过艰辛时日，走出荆棘之路，期盼曙光的到来。1978年春雷一声响，云开雾散，阳光煦照，科学的春天终于来临，人们欢欣鼓舞，意气风发。伴随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人民的知识分子”的一员，同广大知识分子一样，心情格外激动，因为它意味着春回大地，将呈现百花争妍、多彩绚丽的美景，是广大科技人员大有作为、再做贡献的年代。



有志者事竟成，经过不懈努力，加上良好机遇，终于如愿“归队”。从早期搞科研，几经辗转与曲折，又峰回路转，有幸再与国防科技事业相结缘。

20世纪80年代，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新时期。此时当一名科技编辑，虽说是改了行，而实质仍为国防建设、武器装备、“科技强军”服务。相信自己能在出版事业这一平台上施展蓄志待现的才智，既可夺回往日流失的光阴，又能释放日久积蓄的能量，奋发有为干出一番事业。20多年来，矢志不渝，对事业的执着追求与不懈奋斗，励己以敬业进取、无私奉献的精神，严谨求实、一丝不苟的作风，辛勤笔耕，开拓进取，竭诚为“科教兴国”、“科技强军”及繁荣科技出版事业付出艰辛的劳动和汗水，取得值得欣慰的较佳业绩。任编辑工作期间，共编辑出版各类科技图书80多种，且有10多种优秀科技图书获得全国及部委级的奖励，其中荣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二等奖三项，全军优秀图书（科技类）二等奖一项，荣获部委级（含军队级）科技进步二等奖三项，部委级优秀教材一、二等奖六项；同时于1995年被原国防科工委评选为“史料丛书编纂出版工作先进个人”，2008年又荣获总装备部颁发“国防科技图书出版基金工作突出贡献奖”，受到表彰，又经总装备部审定被列为有重大贡献的高级专家，受到褒奖。诚然，这在人生奋斗的历程中，给人留下多么珍贵与可以自慰的印记，也算是回报母校，为母校增添一分荣光。

五

桃李盈门颂师长，钟灵毓秀赞南强。回想从业40多年来，在建设国家、服务社会的征程中，时常心萦母校，感念母校（系）和师长的栽培与教诲之恩情，想到今天能在平凡岗位上取得点滴业绩，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其深厚的根基来自母校的夯实。四载寒窗，一生受用。尤其是长期以来，无论处在顺利或困难的境况，作为一名厦大学子，铭记并秉承“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校训，鞭策、激励自己，奋力前行。深切感受到，“南方之强”的“四种精神”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新求实、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两弹一星”精神是一脉相通相融的，必须努力践行，弘扬光大。

斗转星移，日月轮转，时移境迁。1986年12月，正巧是我入学厦大整



整 30 年，很庆幸有机会出差厦门，来到母校出席全国高等院校工科电子类教材编审委员会会议，住在厦大招待所。第二天，我迫不及待地利用会议间隙，以喜悦的心情来到阔别 27 年的芙蓉楼，环顾四周，让人眼前一亮，新建的楼宇多了，道路宽阔又平坦，处处生机勃勃，当年楼前的那一片田野不见了，改建成“芙蓉园”，美丽的园景在“芙蓉楼”环抱之中。园中又有一“芙蓉湖”，一泓清水，粼粼碧波，倒映着芙蓉楼影，湖岸坡地种植各种热带亚热带林木，绿树成荫，草木青翠，景色秀美，正是学子悠闲与颂诗、作画的好园地，它给我留下美好的印象，令人流连忘返，感奋不已。

六

新世纪之初，2001 年 4 月 6 日，迎来母校 80 华诞。十分荣幸地得到母校的热情邀请，返校参加庆典活动。校庆前夕，我偕同在京的 40 多位校友由北京乘车抵达厦门，在火车站贵宾候车室受到母校师生代表的热情接待，随即又乘坐专车到达校内，在克立楼住下。当兴致勃勃地信步于校区时，首先进入眼帘的依然是美丽的校园。此时惊喜地见到日新月异的变化，特别是新扩建的“芙蓉湖”，其湖面更加宽阔，波光琼影，岸边垂柳摇曳，树影婆娑，绿草如茵，显得格外俏丽秀美，十分迷人。新兴建的嘉庚楼群耸立在湖畔一侧，雄伟壮观，身临其境，站在“芙蓉楼”前湖畔的平台上凝望，水景相映，令人陶醉其中，不禁又让我拿出相机，与同窗挚友乔蓁、广侃合影留念。随后又以“怀旧”的心情来到情怀满盈的“芙蓉第四”楼内，旧貌换新颜，居室已改建修葺一新，且置有小厨房和卫生设备，成为学生公寓。作为一名老校友，喜见学弟们有了这样大为改善的良好寝居生活环境。

七

为了弘扬南强精神，情怀母校，沟通情谊，在德高望重、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卢嘉锡师长的关怀和主持下，先期由秦浩、沈根才、邱若樵、黄喆斌、林孟忠、林华和吴国华等近 20 位热心校友发起并同心协力筹备（我也是其中一员），遂于 1988 年 11 月 20 日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召开“厦门大学北京校友会成立大会”。京城逾千校友热情地参加了这一盛会，母校未力工



书记也亲临指导、祝贺。会上校友追思梦想，欢声笑语，道祝未来，情谊融融。为表达对母校的感激之恩，于 80 周年校庆前夕，我与章炳良、林华和张锦辉三位学长共同精心策划与编辑了一期《庆祝厦门大学建校 80 周年纪念特刊》，受到海内外校友们的欢迎和校友总会的称赞。又与林华学长（中文系）共同创作七言八首《庆吾母校八秩生日感怀》在“特刊”上刊载，以表学子心意。现再辑录其中前四首如下：

芙蓉丰庭共切磋，劳燕分飞天地阔，
为我中华争奋发，继往开来志不夺。

五老峰下演武场，升堂入室书声琅，
同窗剪烛相濡沫，团结攻关振兴邦。

科技兴国施谋略，育才志于探星月，
斯世勤业结硕果，长河红日永不落。

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胜旧人，
自然规律是唯物，吾把厦大比母亲。

之前，在 1991 年 4 月厦门大学建校 70 周年校庆期间，曾联络与组织在京老校友向母校捐赠个人论著（书刊）100 多本，我也曾向母校图书馆先后赠送由本人精心策划与编辑出版的部分高科技精品图书 10 多部，作为回报母校的一份薄礼，以供馆藏与查阅使用。

群贤楼前驻英魂，庇佑厦大兴旺发达，嘉庚楼群展雄风，预示未来蒸蒸日上。如今，母校基础愈加雄厚，办学规模不断扩大，院系学科日俱齐全，学术水平日益提高，成就日益显著，声望日益远播，未来更加壮丽。正如国家评审专家组确认的那样：“厦门大学是一所学科门类较齐全，办学特色鲜明，基础研究力量雄厚和教师队伍实力较强，在国际上享有影响的高水平的国家重点大学。”母校的光荣历史和辉煌成就深深地感染和激励了莘莘学子，为之自豪，为之庆贺，为之祝福。壮丽的“颂恩楼”21 层象征着 21 世纪的厦门大学，将更加充满生机活力、兴旺发达、蓬勃发展。值此即将喜迎厦门大学 90 华诞之际，衷心祝福并相信今后五年、十年在不断推进学校事业科学发展的新的航程中，母校将建设成为世界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我爱我心中的母校

◇ 丘瑞霖·海外教育华文系·1957级

1956年，厦大成立华侨函授部，也就是现在的海外教育学院，那时由侨总负责，目的是培养师资，鼓励印尼各地执教的老师修读中文、数学、物理、化学。1957年，我负责中学的课程，感到如不好好学习充实自己，提高教学水平，就误人子弟，于是就报考厦大的语文专修科。当时想起一句话——“奋斗者未必都能成功，但成功者没有一个不经过奋斗”，我永记这金玉良言，也以此鞭策自己，于1961年取得语文专科的毕业文凭。

50多年来，厦大培育了来自五大洲的优秀人才，桃李满天下，据统计有8000多名，他们都担任社团、跨国企业及各校的机关干部和中医师等，其精英之多，犹如天上繁星。

1966年，由于学校被封闭，中华传统文化被扼杀，我们与厦大完全失去联系。幸亏林去病老师在泰国开会，偶然见到邹访金先生（《印尼生活报》的副刊编辑，患难时曾在一起工作的朋友），得知我的地址，林老师想尽办法寄信到印尼，他的信，除了寄到我住过的家，也寄到叔父的店，好不容易才转到我手中。林去病老师是我的救星，是第一个联系我的人，也是第一个启发我要在不正规的教学中有新的突破的人。后来，我也在1991年收到厦大庆祝35周年院庆的邀请函，但那时局势不允许我公开到中国，且由于老伴（詹庆祥）身体欠佳……在蒋仁禾老师的协助下他俩夫妇陪伴我们到厦门大学。当我踏入校门，那美丽宏伟的校园吸引了我，来自各地的校友相聚在一起，让我感受到这个大家庭的温馨与和谐。嘉宾致词动人的场面、精彩的图片，真是令人感慨万千、激动人心，那些难忘的时刻永远留在我记忆中。这触动了我，我下决心争取攻读大学和想尽办法参加厦大的远程函授学习，这就是参加院庆时赐给我最好的礼物和新的希望！

虽然考进大学时，堆积如山的作业使我感到不知如何面对，但作业做完



了，寄到老师手中，老师认真批改作业，启发和鼓励我排除万难，激励人心的评语与赞语让我下定决心克服困难念完大学课程。虽然读函授时没法看到老师慈祥严肃的笑脸，听不到老师动听的语言，但，今天我要对老师说：“您像天上灿烂的阳光，照耀了我的心，您是我迷途中的老师，引导我走进人生的道路。”我永记着“自强不息，止于至善”校训，在我心中，“您永远美如画，我永远爱您，愿在您身旁牵着我勤奋学习，奋勇前进”。

我感谢含辛茹苦培育我的恩师，在我的人生旅途中，如果能取得一点成就，我永不忘记我心中的母校——厦门大学。

现在我已古稀之年，但我要努力回馈母校，为母校做点事，让厦大校训“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

最后，我在此诚挚地期盼着全世界校友与我们同庆厦大 90 周年华诞，共同创造幸福的乐园，协力共创辉煌！



学到老做到老的一位中医师

◇ 黄月周·海外教育中医系·1957级

我们是20世纪80年代的实习生，学完中医、针灸的函授课程，就在厦大中医系实习。一起实习的同学有来自印尼、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加拿大、美国、瑞典、缅甸等国的华人，年龄多在40~50岁，有一位老先生已是60岁。针灸科的指导老师是刘孔藤教授，带我们中年人学习；我们又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学习环境，程度不同，指导我们不是简单的事。刘老师教学很耐心、态度诚恳，对学生有问必答。我们刚来厦大时，刘老师因刚被自行车撞倒，下肢外伤，走起路来还跛行，然而课堂讲课、在医院指导实习，从不迟到早退。

上世纪80年代，厦门的生活、交通、饮食等物质条件还比较差，但老师们的认真教学鼓舞了全体实习生。我们住在厦大外宾招待所，吃住条件还好，但老师们则不然，能住楼房的不多，老师们的车马费甚少，说是讲一节课只有两三元人民币课时费。有时是校外请来的中医师，他们骑自行车来厦大，在艰苦条件下仍然认真教学，我们哪能辜负老师们的期望?!实习生早晨上医院临床实习，老师教导我们查病、诊断、下针、写病案，午后听老师讲课，晚餐后在宿舍做作业，这样紧张的学习生活，受益匪浅!

刘孔藤教授今年70多岁了，退休后该颐养天年，可是他退而不休，在家继续门诊，对他来说，退休不等于停止工作。教学经验、临床经验丰富的医生，仍然为病患者所需，俗话说，“老中医越老越吃香”，20多年来，我每次去厦门，都不忘拜访刘教授，与他交换经验，每次都有收获。他讲究中医的辩证施治，他深深体会针灸不但能治疗慢性病，而且完全可以治疗急性病，疗效显著。

他始终手不释卷，手头的书籍如《伤寒论》，是因频繁打开阅读的缘故，书页上留下很多皱褶，每一页都标记着学习心得，可见他学而不倦的精神!



庆祝厦大海外教育学院成立 50 周年之际，刘老师在中医座谈会上讲述他的临床经验：在一次联欢会期间，有位观众晕倒，请刘老师抢救，他当机立断，让病人躺下，用艾柱温灸病人的关元、内关等穴，急救时刻，不可怠慢，同时请来医院的救护车，准备护送病人入院治疗。他认为这样晕倒的病人，在两分钟的急救至关重要。这位病人住院康复后，感激不尽！刘老师勇敢机智的服务态度，是医务工作者的典范！他还介绍对心肌梗塞缓解期的辨证治疗。

在我们交流经验时，我讲述用中医治疗带状疱疹的经验，他细心听，还记笔记，此时此刻我甚为感动！

刘老师，您不愧为优秀的中医师，学到老做到老，保护中医，传承中医的典范！



南

强

情

怀

母校恩情永不忘

◇ 蔡锦国 · 化学系 · 1961 级

缘 分

1961年8月28日，我在修房工地当小工时收到厦大录取通知。放下铁锹，手捧通知书，脸上的汗水、泪水汇到一块，激动万分。我在心里呐喊：厦大圆了我这穷女子的大学梦。

班主任，从厦大化学系毕业不久的林老师，看了我的志愿表说：“厦大化学系全国有名，为什么没报？我帮你报了。”化学也是我喜欢的学科，我同意了，而且就此被录取在厦大化学系。每当我回忆此事，总觉得我与厦大有缘分。

我就读的龙海县一中，同时被厦大录取的共有七人，除一女生在生物系，其他三位男生和三位女生全在化学系。我想这也许是少有的缘分。

除此，我们家与厦大也颇有缘。我很高兴我能与家中的五个晚辈为校友——我的儿子和他的四个堂表弟妹，他们遵从厦大校训，在国内外的科研、医学、教学、工程等领域尽其责任，不愧为厦大传人。

严 实

在厦大化学系五年学习中，我得到严实的专业知识和严谨的科研能力的训练，它们有如母亲的乳汁，点点滴滴育我成长和支持我四十年事业生涯。此恩永生不忘。

当时流传着“化学系的学生总是书包大大的，头低低的，裤脚管一个洞一个洞”的说法，暗示化学系的学生功课沉重，学习努力，走路都在背书。



被称为“鬼门关”的三年级，一有放松，便要补考或留级。这是谁也不愿意的。只有老老实实、刻苦学习。

化学系老师们严厉而又诚恳的教导，至今历历在目。比如上分析化学专业实验课时，老师要求实验台上要保持整洁，不许见一滴液体，不许在实验记录上涂写数据，甚至教我们正确使用和节约蒸馏水……从细小处严格要求培养我们严谨科学的态度和科学工作者应具备的诚实品德。

承传厦大老师们给予的知识和能力，在我四十年的工作中保持严格严谨，以此教导学生，他们总是乐于学到更多更严实的知识而不拒严要求。每当我受慰于学生们的努力和良好成绩时，我从心里深深感激母校给予我的宝贵财富——严实的专业知识和严谨的治学精神。

千言万语也写不尽母校的恩情。值此母校 90 华诞，谨以此寄托我对母校的思念和感恩，在此代家中校友敬祝厦大更加繁荣昌盛。



南

强

情

怀

母校之恋

◇ 徐兰芳 · 经济系 · 1973 级

在迎接厦门大学九秩大庆来临之际，来自全国以至全球的厦大人都心血来潮，思绪澎湃。岁月的画册、如诗的心曲，让许多厦大人用心、用情写下对母校、对师长、对同窗、甚至对亲友恋人的无限感恩和真切思念。“校庆时见”的相约声浪此起彼伏，爱恋母校之浓情牵动着校友们的心。有位 80 后校友还以诗歌的形式，相约已经不幸逝去了的曾经同窗的恋人“校庆时见”，以坚贞的情感表达对恋人的怀念，对母校的万般思念，令人感慨万千，感动不已。“母校之恋”的情感充满我心间，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舒怀一番。

厦门大学，东南亚知名并正迈进世界顶尖大学行列的学府，九十个春秋风雨彩虹，岁月辉煌，桃李芬芳，缤纷如彩。南强之光照亮了厦大人的一生，“自强不息、止于至善”造就了多少德才兼备的社会精英、国家栋梁、甚至造就享誉国际盛名的顶尖人物；厦门大学不但是知识的海洋，也是砺炼学子们青春的大熔炉。让学子们在不同学科、不同领域充实开拓，增识见广，提高各类分析研究能力，不断增强创新精神……在知识的海洋里畅游无阻，如愿以偿；为走向社会、旅行人生、创造未来、服务人民、贡献祖国打下坚实的基础。

厦门大学是成千上万年轻人相识相知，甚至于相恋相爱的园地；不少有情的同窗还终成眷属，他们在祖国建设的各个领域，甚至在海外，为祖国争光的历程中比翼双飞。多少青春恋曲在校园中谱写：热烈的凤凰树之恋、深情的芙蓉湖之恋、动人的上弦场之恋、温馨的海滨白城之恋、纯洁的五老峰之恋、浪漫的情人谷之恋……甚至于神圣的三家村之恋，也许他们当年的恋情比“山楂树之恋”更纯、更真。虽然也有些同窗的恋曲“缘起又缘落”，但无论韵律如何，相信都给他们留下终生难忘的音符。在母校的每一寸土地、每一条小道、每一处景点、每一片海滩上都深深留下了学子们的青春脚



步，岁月如歌。

其实，“爱恋”有更深厚的意义。孔子曰：“爱人，仁也。”又曰：“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从现代意义说，这是博大心怀的爱。“博爱之为仁”，母校之于学子，学子之于母校，何尝不是这种“爱”！厦门大学，您使多少海外学子梦回千百度，依恋终身！

厦门大学，海上花园般的校园永远陶冶着学子们的情操，虽然如今我们远离校园，但心向祖国、情系母校；感恩母校永不忘、嘉庚精神代代传。多少海外学子艰苦创业，事业杰出辉煌，但仍不忘为母校捐资建楼，捐赠巨款为母校设立各类基金，如，厦门大学旅港校友中的香港著名人士、大紫荆勋章获得者黄保欣学长与其夫人吴丽英学长，大紫荆勋章获得者、全国政协委员黄克立学长，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著名的企业家、慈善家王少华学长，分别捐资在母校建有“保欣丽英楼”、“黄克立楼”、“王清明游泳馆”等。2007年开始，厦门大学旅港校友会设立“厦门大学旅港校友扶困助学基金”，每年捐助福建老区、山区考入厦门大学的部分贫困优秀新生，为他们顺利上学就读尽一份薄力。有些老学长本身经济并不宽裕，有的甚至年迈体弱，但他们宁可自己省吃俭用，仍为学弟学妹们捐出一片爱心、一份情意。这就是海外学子对母校的真实情感、对曾经辛勤培育我们的可敬可亲的良师益友们献出一分敬意、交出一份在学校里未能交出的成绩单。

“大爱无疆，大爱无言”，厦门大学——我们的母校，您给我们知识、智慧、力量，您温存着母亲的爱、蕴含着生命的涌泉，伴随着我们人生的旅程，润泽着、流淌着深切而无言之爱。我们爱恋您九十年、九百年以致千秋万载！



厦大之忆

◇ 陈金添 · 中文系 · 1973 级

每每忆及母校厦大，心中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感在奔涌。是依依不舍的眷恋，还是魂牵梦萦的记忆，一时说不清，唯有“感恩”二字牢记心头。

记得上初中时，从厦大中文系毕业的吴兆俊老师给我们上第一节语文课时，就在课堂上绘声绘色地把厦门大学“吹捧”了一番，说厦大依山面海，风景绝佳；校内的教室、宿舍红砖绿瓦，就像一座座宫殿；走进厦大，就像走进天堂。吴老师的一席话深深打动了，给了我莫大的启发和鞭策。当时，我就暗暗定了决心，有朝一日要走进这天堂。

1973 年秋天，我以全县作文第一名的成绩，幸运地被厦大中文系录取了。大字不识一个的母亲卖了家里的猪，东凑西借了一些路费，高高兴兴地陪我走进厦门大学这座人间天堂。然而，初进天堂，我并未感到天堂的美丽。那时学校还没有围墙，校园就是菜园，农民与学生混住在一起，学生宿舍后面便是农居，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学生六七人住一间，上卫生间要跑到几十米外的走廊尽头，冬天晚上小解可就麻烦了。同宿舍的一位同学半夜拉肚子，急急忙忙跑到芙蓉二后面去上厕所，不慎摔进粪坑，上演了一曲“夜闯龙潭”的悲歌。另一位同学不经意间溜进女厕所，被大家戏称“误入白虎堂”，一时成为同学饭后茶余的笑谈。

当时的学校里没有电视，没有卡拉 OK，没有舞厅，更没有网络偷菜、斗地主之类的娱乐，课外活动比较单调乏味。体育锻炼不是篮球排球乒乓球，就是跑步做体操。男生们最喜爱的运动，当属游泳无疑了。海滨浴场离校园仅一箭之远。下午课后，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往海滨跑，除了劈波斩浪外，不经意间，还可以偷窥一下女生们穿着泳衣的亭亭玉立的身姿，满足青春骚动的好奇心。

几度春风，几番秋雨。如今的厦大，旧貌换新颜了。校园内绿草如茵，



鲜花盛开。昔日的农民菜园变成碧波荡漾、垂柳依依的芙蓉湖；杂草丛生的荒山野坡变成诗情画意的“情人谷”；一座座崭新的教学楼拔地而起，嘉庚楼群成了厦大的又一标志，名副其实的人间天堂屹立在五老峰下。唯一不变的是那口建校时的大钟，钟声依然回响在校园上空，与南普陀的晨钟暮鼓相互呼应，传递着一个又一个南方之强的佳音；还有那一排排凤凰树，依然如火似霞，绽开一张张笑脸，迎来送往一代又一代的厦大人。厦大永远充满活力，我真渴望时光的年轮能倒退 30 多圈，让我能再一次住进芙蓉二 211 房，再一次享受青春的快乐，再过上无忧无虑的学生生活。

厦大忆，最忆是师恩。老师们言传身教，把自己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们。郑朝宗老师说话虽有点结结巴巴，但讲课时，那学贯中西的渊博知识却如喷泉涌出；蔡厚示老师精通古典诗词，上课时口若悬河，妙语连篇；许怀中老师擅长鲁迅研究，授课时引经据典，条理清楚，逻辑性强；庄钟庆老师上课时扬珠喷玉，手舞足蹈，还不时用衣袖擦擦黑板。老师们的执著和严谨的教学精神，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老师们的谆谆教诲似甘露，滋润着我们干涸的心田。曾记得，我从闽西开门办学回来，写了一篇有关杜鹃花的散文，陈汝惠老师多次约我到他家，一字一句帮我修改；还有那位年轻的美女老师任伟光在我的课外作业《浅谈〈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上，密密麻麻写满批语，那娟秀的字迹，至今还被我珍藏。

弹指一挥间，毕业离校已 30 多年，但我始终不忘自己是个厦大人，不忘“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校训，不忘母校的培育之恩。母校传授我知识，开拓我的视野，教会我做人的道理，赋予我永恒的青春。我辈当奋力拼搏，为母校争光。记得在校时，我曾偶然间从《人民日报》上拜读了一篇许栋梁老师写的散文《北极星》。当时，我就在心里默默地立下誓言，老师能做到的，学生也一定要争取做到。毕业后，我长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先后在全国 30 多家省级报刊上发表了上千篇文章，其中 3 篇受到胡耀邦总书记的批示，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一些文章上了《人民日报》头版，有的还上了头版头条，《兰色的贝加尔湖》和《西伯利亚的小木屋》等散文还被《人民日报》副刊采用，被选进福建省建国 50 年和建国 60 年散文选，实现了自己在校时的愿望。我也因在新闻工作上取得一些成绩，被评为建国后首批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以后又走上领导工作岗位。

每当我回想起自己的成长进步，更加深对母校的情深、对恩师的敬意。



南

强

情

怀

如果说，我是一株小草，那母校便是广袤辽阔的原野；如果说，我是一滴水珠，那母校便是浩瀚无垠的大海。今天，在母校诞辰 90 周年到来之际，我不禁要从心底里深情地道一声：谢谢您，厦门大学！谢谢您，恩重如山的老师们！



“百年树人”立石记

厦大漳浦校友会庆祝母校八十周年校庆活动侧记

◇ 程德源 · 中文系 · 1974 级

湖水映彩、绿茵飘香、花木吐蕊、莺雀啁啾的厦门大学芙蓉湖畔东南角，两块重叠高达 4 米的天然火山石（玄武岩），在校庆 80 周年来临之际矗立在人们面前，旁边还有一株近百龄的大榕树。一幅来自“中国民间艺术（剪纸）之乡”漳浦的《牡丹孔雀图》，由剪纸艺人精心制作，在画展厅里挂着。这三件礼物，凝聚着厦大漳浦校友会 200 多位校友对母校的一片赤诚——轻若剪纸，那一画一剪，如剪春风，如剪高贵，倾注着学生对母校的缕缕情愫；那石头，重如磐石，那高大不坏之身，基石稳固，刻石挺拔，承载着离校在外的校友们对母校永远的祝福；还有那新移栽的百年老榕，粗干虬枝干髯，饱含着学子对母校树干枝叶相依之情。

厦大漳浦校友会成立于 1991 年，也是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当年漳浦的党政一把手都是厦大校友，县里部门领导，也都有各系校友的一席之地。当年正值盛世办会，百余名校友一呼而集，党政军学商，各界人士俱全，台湾的漳浦籍校友也赶来同乐。自始，校友会每年一度举办校庆活动，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轮流做东，使校友们得以欢聚一堂，在繁忙的政务事务之余松一口气，回忆当年求学的情景，讲述母校的历史变迁，叙叙当年的甘苦，吐吐当年的酸甜。囊中羞涩的，回味当年用一分钱买早菜，早饭吃三两，中午就要少吃一两的情景。偷偷恋爱的，也在集会里讲当年耗子般的心态。总之，在回忆中年轻，在回味中珍惜，在失去和得到中得到，平衡过去人和现在人的差异。

说不完的话题，表不完的情怀，一年又一年，10 年过去，母校 80 岁了。这可是一个值得大家庆贺的新千年，新世纪第一春，拿什么奉献给母亲？漳浦校友会理事长黄以结校友、秘书长何耀昌校友找余等商量，该办什



么？三月下旬，县外经局局长洪国继校友做东，召开校友会理事会，决定向母校献一块石、一棵树、一幅剪纸——一个分量，一个永远，一个祝福。厦大副教授、现任漳浦副县长骆沙舟校友极力支持，当即向校办王巧萍主任做了汇报，校党委王豪杰书记也高度重视，亲自到芙蓉湖园区选定立石之址。

听说漳浦校友会要献石刻字，原中文系主任、我的老师郭启宗立马放弃午休到鲁迅纪念馆寻找鲁迅先生的手稿，将“百年树人”的真迹电传至漳浦。我们立即到石场挑选石头并动手描字请人刻石。县交通局王庆魁校友、漳浦鸿运纺织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庆耀校友兄弟俩决定出资捐献这两石头（约两万元），为这两块石头，断了大车一根横梁。现在，奉献在大家面前刻有鲁迅先生手迹“百年树人”的就是这两块重达12吨的大山岩石。之后，我和骆沙舟又下乡选购了一棵榕树，买时，学生意人砍价一番。校工会秘书长郑耀宗先生也为立石花费了很多力气。

八十年的耕耘，八十载的风雨，母校却永远年轻，不断焕发着新彩，为社会主义中国乃至全世界做出贡献。

祝福您，母校，在新世纪的航程中，一帆风顺。



“情人谷”写意

◇ 陈福郎·中文系·1974级

厦门大学校园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被公认是全国最美的校园。60多年前鲁迅先生在此任教，在《两地书》中就称此地“风景绝佳”。现今每任教育部部长来此视察，登上21层的主楼，无不由衷发出赞叹。俯瞰周遭，高低相间的建筑群，红顶白墙、错落有致；面南远眺壮阔浩渺的大海，拍岸的潮水声依稀可闻；近观北面迤迳的五老群峰，郁郁葱葱，怪石嶙峋。可是校园还有一绝佳去处，早先学子们很少光顾，甚或压根就不知道，山中还有个湖泊。过去人们随意叫它水库，现在则有了雅称——“情人谷”。

“情人谷”雅号的发明权是何者，实难考证，但它绝对是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1978年，中文系77级的温同学在系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大概是“接吻的几种方法”，此文一出，在校园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由此可想而知，当时绝对没有人敢用“情人”一词来命名校园的地点。温同学如今已是国家部门的一名高级官员，时值今日，他对当年自己思想之开放，不知有何感触。山中的这座水库，在它的毗邻处，80年代初依山势盖起了几座研究生宿舍，情侣们发现近处的水库，是一个宝贵的情爱资源，于是在此上演种种亲昵，大概就在此时，“情人谷”的称谓登堂入室，进入校园的亚文化领域。

我最初踏进这块还是半荒蛮的去处，已是在厦大生活数年之后的事。我带着妻儿，带着钓鱼竿和野炊的用具，从厦大的东村进去。东村早已不存在，当年可是令人羡慕的教授住宅，有数栋别墅小楼，掩映在树林中。一路上，开着小黄花的灌木枝蔓横生。湖面呈腰子形，水面有好几个足球场那么大，湖水平静，周边清澈见底，中部则水色碧绿，难测深浅。四面环山，西面是水流出口处，山势平缓。其他三面，山势高耸，树木茂盛，多为婀娜多姿的相思树，间或也有松树生长其间。这一次的户外野炊活动，很是开心。



我们上山在松树下寻找蘑菇，在湖边垂钓，然后拾柴架灶，水煮蘑菇鱼汤，很是惬意。

此次踏进情人谷，才深觉“情人谷”雅号之贴切。漫山的相思树，好似情人们的派对，款款情浓之中，带着热切与亲密。湖水清冽，悠游的小鱼自由自在，令人放飞心情，有远离世俗之感。山中的鸟鸣声，声声清脆，与情侣们狂跳的心一道奏响着和弦。大学生情侣或携手在湖边漫步，或坐在路边树下耳鬓厮磨，情话叽叽啾啾。湖边静寂，唯有不知世事的小儿放声笑闹。还有个别学子在高声朗读外语，其音在山中回荡缭绕。这是一幅充满暧昧的和谐美景图。

上世纪90年代末，轰轰的开山炮声，把情人谷的静谧打破了。巨大的挖土机，伸长胳膊，把小径上的灌木丛连根铲平。一条水泥大道沿着南面山脚蜿蜒前伸，穿过一条隧道，直达新建的东区教工住宅。东区住宅700户人家，不仅得风气之先，开通了网络，而且可以取近道，从情人谷直抵校园中心区。

每日傍晚我都要从此经过，到校内去锻炼身体。驻足情人谷，每每小憩一会儿，在这大氧吧做几个深呼吸。古语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里山水兼而有之，仁者，智者，各个心有所得，情有所属。沿湖有许多垂钓者，其配置都很专业，神情专注，忘怀了世俗的器烦，偶有小鱼上钩，则满面春风，笑逐颜开。几对情侣，伫立路旁，相拥相吻，分明是一种爱的展示，不知是甜蜜还是骄傲，他们的心态颇难揣摩。连婚纱摄影也进驻此地，后有相思树作背景，前有荡漾水波衬托，佳丽帅哥，美轮美奂。老教师三三两两漫步在沿湖石砌小径，虽没有当年小径枝蔓横生的野趣，却可以步态从容，纵议家事时政。常见一牧羊人，赶着一群暮归的羊，出没在山边小径。这位牧羊人很健谈，是一位厦大通，谈吐之间，厦大的往事新篇如数家珍，不知是何神秘人物。虽然湖边立了警示牌，上书“库深水冷，禁止游泳”，可是还是有人畅游湖中，不知是取近方便，还是体验犯禁的乐趣。水泥大道上，早几年偶有小轿车从此经过，如今早晚常是轿车鱼贯穿行。

情人谷的静谧被打破了，她揭去了一层层神秘面纱，以博大的胸怀吐纳着现代气息。

补叙：本文原载《厦门日报·海燕文学副刊》（2008年7月9日），时



光又过了两年多，情人谷的静谧再次被打破，外贸系 79 级的一位校友捐赠母校 1000 万元人民币，重修了水库。这位校友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而是以外贸系 79 级同学的名义，在母校 90 周年校庆之际，在水边勒石铭记母校恩情，上书“思源谷”三个大字，背面以遒劲的字体留下石刻：“怀群贤教诲之恩念山水哺养之情七九外贸学子思源图报庆贺母校九秩华诞捐资千万佳境增色泽被后学拳拳之心勒石为记”，从此水库有了正式的名称——思源谷。如今，清幽的思源谷，环湖的石板路曲径通幽，两旁遍植奇花异树。北面尽头处，树木葱茏，千重翠色环抱着一座高尔夫球场。西侧水边则架设着木栈道，湖畔娇艳的山茶花格外抢眼夺目。更有水榭亭阁装点着水面，平添了一抹古典气息。美哉，思源谷！思源，思源，厦大学子的精神皈依！



在漳州校区遇恩师

◇ 郑启五·外文系·1977级

每每到我们厦门大学的漳州校区，有事没事总要抽时间泡泡图书馆，这样一隅豪放大气又温情闲雅的阅读天堂，耐走耐看更耐泡，这次忘了带证件，保安相见不相识，我低三下四说尽好话才得以放行。在外国文学的书林踏青，不经意间竟一头遇上恩师林疑今，于是汉语英语连连问候。先生化作一方红色的私章——“林疑今藏书”，静静地坐落在书榻的一纸扉页上闭目养神，被我惊扰之后，含笑微微，一脸慈爱……

我毕恭毕敬地为这部1980年版的海明威《永别了，武器》林疑今译本留影，除了封面，还有扉页，还有版权页，三次按动了快门。在图书馆给书摄影，今生今世第一次，我为自己的举止感到吃惊，也感到有些舒爽，甚至有点骄傲，感情复杂啊，四周都是埋头阅读的青年学子：你们知道吗，他老人家是我的老师！

1957年著名文学翻译家林疑今教授在复旦大学被打成“右派”，1959年时任厦大校长的王亚南有胆有识把他收罗到门下，又经过20年的磨难，苦尽甘来，1979年厦大“右派”们都收到一纸改正的通知，重新复出的林疑今教授以67岁高龄出任厦门大学外文系的系主任，此时我有幸在该系的英国语言文学专业就读，他老人家给我们班开了“英美文学”课程，亲自讲授海明威的小说。尽管教务繁重，他还多次到课堂听课，记得白汉民老师讲莎士比亚的一堂课，林疑今老先生就坐在我们的教室里自始至终，一边听一边不时地在笔记上做记录。他课余时间还常常深入我们男生宿舍“访贫问苦”，并应我们的要求谈了他小学时在厦大和他叔叔林语堂的往事。

我们大四的时候写论文，林疑今老师亲自率领外文系群星璀璨的名师组——陈福生、徐元度、蔡丕杰、葛德纯、刘贤彬等分组指导……



我把林疑今老师的这些教学细节告诉了双目失明的家父郑道传，他十分欣慰地说，60年代初他曾和林疑今老师同在一个“右派”改造学习小组，也算是老厦大的同事加“难友”。1978年春天当我考上厦大外文系时，兴奋的家父曾一度想带我到林疑今家拜师。只是后来情况急转直上，校园“右派”大都枯木逢春，喜获重用，“拜师”的事也就不了了之。其实我觉得，“拜师”后面隐含的是他们老“右派”之间那种“心有戚戚焉”的同病相怜，是分享喜悦一起谛听春天脚步声的书生情怀。家父还向我透露：他40年代在长汀的厦大读书时，林疑今的父亲林玉霖教授（即林语堂的二哥）是他的英文课任教师，现在林疑今教授成了我的老师，这可是难得的两代人的师生缘（林语堂又名林玉堂，在厦门大学任教仅仅一年，林玉堂的二哥林玉霖常年在厦门大学任教，但这样重要的史实在汗牛充栋的史书和研究丛书中都无记载，为了撰写该文，我特就此事向林疑今老师的长女林梦海教授进行查核，结果得到了相应的确认）。

有了这样的缘分，我也就越发胆大，大学毕业后不久，我径直敲开林家西村的大门，把自己的一篇爱尔兰小说的译作《他出海去了》呈送百忙中的林疑今老师修正，贸然请他推荐，我知道他是江苏《译林》杂志的编委。老人家欣然接受，不过他也坦然告知他这个所谓编委实际上是挂名的，他的推荐未必有用。后来我的这篇译作发表在花城出版社的《译海》杂志上。

林疑今先生30年代的译作《永别了，武器》于1980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重新出版，后荣获全国翻译文学一等奖，听说当时他曾签送给他的研究生每人一册，让我们本科生们羡慕得不得了，如今30年过去了，当我在漳州校区图书馆重览此书时，往事如梦，影影绰绰，电影胶片一般的在脑海里反复回放……

林疑今先生是1992年因病去世的，享年79岁，但老人家把他的译作、他的敬业精神、他慈爱的微笑和爱生如子的情怀，永远留在这个美丽的校园里，飘过蓝色的厦门湾，悄然来到同样美丽的漳州校区。



春水少年愁

——读蔡厚示新诗选《艾特自选诗》

◇ 陈志铭·中文系·1977级

蔡厚示先生是我的老师，他自称亦是我的诗友，实际上我以前读他的作品，都是古体诗词。近日，他惠赠一本自己的新诗选《艾特自选诗》给我，使我颇感意外。这本诗集是“汉语新诗库系列”之一，由银河出版社出版。书中所收新诗大多是上世纪40年代后半叶的作品，即他在厦门大学读书时创作的诗歌，“艾特”即是他当时的笔名。书不厚，我一口气读完，玩味再三，所有的感受可用五个字概括：春水少年愁。

辛弃疾的名句“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为世人所熟知，其实，他这首《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上半片只是为了反衬下半片的“识尽愁滋味”，此老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很早就饱尝了忧国忧民的愁滋味的。

螺旋式前进的历史，不同的朝代不同的青年会有相似的忧愁。蔡先生诗云：“让绳索把我的自由绑住/让口罩把我的嘴巴封住/我偷偷地/将言语贮存在心里//待到有一天得解放/拣一块清净的土地/将言语的种子埋藏……”（《言语的种子》），“蓬乱的发纠缠着恨/雄眉郁结着悲哀”（《素描》），“死水般宇宙无比沉闷/窒息住梦家游子的心/黎明前鸡叫近又远了/月亮哭她细弱的灵魂”（《春夜》）。新中国诞生前夜，广大中国青年学生，尤其是大学生，对专制黑暗怀着痛恨与愁苦，这是普遍的社会现象。福建省的老诗人——陈侣白先生的《暴风怒啸的晚上》等诗抒发的也是这样的情感。

当然，少年之愁往往与爱情分不开。蔡先生这本诗集，不少诗写到这种愁。《爱之火》如此表白：“我在朔风中颤抖了/你把火燃在我门前/四壁是爱的粉饰//生命的血液沸腾了/我如醉如痴如迷/你却用铁的锁链/囚我在阴森的林子里。”《爱苗》热情地唱道：“一天我从梦中醒来/屋子里撒下金色的网/白云吻着远方的山头/碧天投入江水的怀抱/我扑向谁的怀抱//窗前的横木



作我的十字架/造物主启发我深心的爱苗。”比起其他年龄段，青春期的爱情更充盈，更绵长，更清澈，更充满希望和憧憬，用个比喻来说，更像春水。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然而，蔡先生新诗集里的所有作品，不是长，而是“短”。他惜墨如金，把情感约束在极有限的篇幅里，这与他一向钟情于中国古诗词不无关系。后来，在60余年的教学与科研之余，他也写诗，但创作的绝大多数是古体诗词。

新诗短而不苍白，就需要生命和青春的滋润。在《题照》这首诗里，我们读到刻骨铭心的爱恋：“在凝视造物主的卖弄么/紧闭的嘴唇里/含着甚么恨呢//偏偏侧着你的头/是拒绝他的追求/还是追寻你的梦。”诗不多言，却留给读者广阔的想像空间。在《忆念》里他这样写道：“我忆念那长久丢失的/沉入海底的珍珠的寂寥/我怀念那在海天无际中/披蓑戴笠的渔子的哀伤/浪涛会带来他底喜讯么/当珍珠被捞入他底网里。”含蓄与直白交集，形象与意念交融，使诗浅白而不肤浅，形式纤巧而内涵深沉。记录他人生历程的组诗《我底史诗》，其中的诗最长不过五行，短的只有两行。如《第一次流亡》写“炸弹炸毁了我底家/却滋长了我底家园梦//一爿寂静的山村/埋葬我千多个幽怨的日夜”，《故乡之冬》写“大地冰封了/心间一点夜莺的火”，用诗表现自己的经历，容易坠入冗长而沉闷的窠臼，而这些诗既概括又生动。可以说，它们是呕心沥血的力作。

读《艾特自选诗》，跟我读许多“五四”运动以来的新诗一样，有一个感觉，那时代的诗人其实都在追求个性解放，都努力地“自我表现”，写的都是“我”。用“我们”代替“我”是解放后的一个文学现象，改革开放以来，重新唱出“我”之歌，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回归，并非是一种凭空的创造。

当然，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新诗的发展无比迅猛，蔡先生青年时代的有些诗，今天读来给人稚嫩之感，这是今人不能苛求于他的。



南

强

情

怀

除了故乡便是母校

◇ 余文净 · 经济系 · 1978 级

到厦门出差，总爱去母校走走。

兜了一圈又一圈，遇到的面孔几乎全是陌生。铁打的校园里如流水滑过的学生，让这里永远青春洋溢，恋旧的老校友，在这里常常孤影独吊。但我还是要去母校，我总是执拗地认为，那几块没有被岁月拆除的红砖，那几棵随着岁月长大的木棉树，应该记得我，一个 30 年前在这里求学的年轻人。

那时候从门口进入宿舍区的路没有这么宽，两边的凤凰木在路的上方拱成一条悠长的绿色隧道。凤凰木开出的花朵，像千万只彩蝶在树梢扑闪。芙蓉楼前的那片洼地，不是现在的一湖蓝水，而是一片摇曳着稻穗和芋头肥叶的田地，那一份田园小景，似乎更让我觉得安适。通向大海的那条路，不是现在那宽宽的石板路，而是一条未经仔细雕琢的野路，中间还要经过一片由木麻黄、木芙蓉、相思树织成的树林，不远处的涛声传到林中，如梦中的絮语。临海的那道沙滩，那时还没有被拓宽的公路所切割，终日如一弯被大海托举着的新月，随波沉浮，吉光闪闪。娴静、自然、大气又带点妖冶的母校，让我第一眼就喜欢无比。

说起来，母校并未特别恩宠我，甚至对我还有点薄情。然而，“薄情”的母校偏让我特别牵挂，就因为这里曾萦绕过我一生中最美的愁绪。我知道，人的很多愁绪，恰恰是在美丽的氛围下生发的，母校有孕育这种愁绪的资格。譬如我坐在图书馆里读书，窗外探进一株好奇的三角梅，我的记性与思维就开始出问题了。我想也许到户外去读书，脑袋会清醒些，于是带着一本书出门去。然而那是怎样美妙的户外呀，那花，那树，那鸟，全来扰乱你的记性。于是到山上读书，读着读着读到万石岩公园，到海边读书，读着读着读到胡里山炮台，这么一来，我怎能不经常为学业成绩不出众而发愁？譬如春来时节，山气与海雾在校园的上空交融出缠缠绵绵的气息，夹竹桃边，相



思树下，恋人的剪影多么精彩生动。虽然那时的辅导员经常告诫我们不要谈恋爱，但孤零零的身影，怎能不因为难以成为美妙的剪影而惆怅？

独行的我在校园里寻寻觅觅，一旦发现已被新楼、新路、草地、水池所掩埋的遗址，那片20年多前的遗址，我就会停了下来，用心灵的锄头把它轻轻挖开，然后把它复原，再让自己沉浸其间。芙蓉二楼那间我们住了几年的宿舍，靠过道阳台一侧的上铺是我的床，当年我曾厌烦过道上不时传来的脚步声，因为它让我难以入眠，然而今天我还有福气躺在那样的地方，听一夜青春的足音吗？隔着几幢楼的那个锅炉房，当年似乎全校的师生都到那里打开水、洗热水澡，每到傍晚，男男女女提着花花绿绿的开水瓶与花花绿绿的冲水桶进进出出。几十人甚至几百人挤一间澡堂曾让我觉得别扭，然而今天我还能重回当年的蒸腾水雾之中，不时与那些青春的躯体相互碰擦吗？宿舍后面的那个食堂已被拆除，这片如今已是草地花圃的地方，当年曾摆着几十张圆桌和与之配套的一圈圈搬不动的圆椅。以前总抱怨这里的伙食很单调，如今连两分钱一勺的酸菜，回味起来也香气缭绕。那一个卤蛋加上两块三层肉再加一个大馒头的“国庆加餐”，就更是让人思念不已的美味了。临近校门的那个灯光球场，一度曾是青春男女的舞场。那时候跳舞刚刚时兴，只有勇敢者才会在球场上与异性翩翩起舞，让青春的激情随着舞步潺潺流泻。今天的我是多么艳羡那些及时搂住青春细腰的同学呀，眼前的球场已是一片花地，随风摆动的几棵紫荆似在扬臂邀我同舞，然而我知道它们的脚跟深扎在地下，不能像当年的女同学那样轻挪慢移。

那时的校园远没有今天这么大，但我总喜欢用自己的年轻的心，把校园的圈子划得很大。好几回沿着宿舍后面的那条山涧去探源，探到源头时，已是山高处，回望校园，玲珑精致的飞檐翘角，在树梢花丛间隐隐现现。原来校园里的那些树与花，正是脚下这条山涧水滋润的呀。于是便觉得和我们一起融入校园的这条山涧，还有山涧流域的那片把校园掩映得更加幽婉的山地，都是母校的地盘。上弦场外面的那片海，远望像一片比上弦场更大的运动场。每年的春夏秋冬，总有学子在那里游泳。总觉得他们的手臂拍打到的地方，都是校园的地盘。建南大礼堂的红砖白墙琉璃瓦，正是因为有了碧海白浪的辉映，才显得那么圆润而灵动呀。经常穿过后山的相思林，走进南普陀寺寻寻觅觅，那里有珍贵的菩提树、铜铸八首二十四臂观音、闽南佛学院和驰名的素斋“半月沉江”，还有弘一法师在这里探究佛理的足迹。这位为



南

强

情

怀

后人留下丰厚文化遗产的大师，与曾经在母校任教的鲁迅先生一样，都是母校许多学子心中的丰碑。虽然南普陀只是母校的邻居，但寺院里晨钟敲响的时候，还在梦中的学子也听到那韵味悠长的回声。面容神采的弘一法师，其实也是我们心中的老师呀。

飞得再远的心灵，也需要有几座歇息的暖巢。在这里，过去所有的酸甜苦辣，全被时光发酵成美酒，让你静静地回味。在静静的回味中，你疲惫的躯体得到抚爱，受伤的精神得到修复，也许正在退潮的激情，从此又鼓胀起来。这样的暖巢一生中没有一个，除了故乡，便是我的这个母校。

* 余文净，笔名文净。



晒一晒与母校有关的那些事

◇ 潘 亮 · 生物系 · 1978 级

母校即将迎来 90 华诞，从迈入母校报到那天起，母校对学子的影响就将贯穿其随后的一生。毕业近 30 年了，母校的影响并未减弱，在她 90 大寿降临之际，就晒一晒与母校有关的那些事。

缘 分

我与祖父竟然拥有“校友”的缘分，这是近年才“分析”出来的。我祖父 1911—1914 年在私立福建法政学堂法律专科学习，该专科后改为私立福建学院。解放后，1951 年 9 月 14 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批准私立福建学院并入福建师范学院，但商科并入福州大学，法科并入厦门大学。合并不到一个月，10 月 7 日，时任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的张鼎丞专门给这批学生回信，勉励并入厦大的福州学生：“福建学院并入厦门大学的全体同学们：九月十九日由许厅长转来你们的信，已悉。中央教育部接办合并福建学院的决定，同学们热烈拥护，并愉快地进入新的学习环境，甚感欣慰，希望同学们在学习岗位上，加强团结，提高政治水平，坚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决心，随时为准备将来参加祖国伟大的新民主主义建设而努力学习，特复。”以此推论，私立福建法政学堂与私立福建学院法律科无疑是母校法律系历史沿革的一支源流。无形中，祖父与我在某种意义上竟然还存有校友的缘分。

第一次到母校应是 1976 年，那时厦门集美举办全国跳水比赛，我正在闽北插队，跑到厦门看比赛，第一次进母校参观，也到了生物系的生物标本馆，但当时不会想到以后会有机会进校来念书。



南 强 情 怀

奇遇

1978年，我考入母校生物系。当时学校刚从“文革”浩劫中复苏，条件差，到处都很“挤”，宿舍、教室、食堂、澡堂、图书馆总是人满为患。到校第一天，中午在生物系食堂吃饭，刚落座突然发现一个熟悉的面孔——77级寄生虫专业的尹君。他是我插队期间的老相识，曾是福鹰线的列车员，当年我在闽北插队，来来往往，经常搭他的“便车”。他酷爱文学，每回在他的乘务室都能看到一两本中外小说，有时晚上乘车，在他小小的值班室里彻夜长谈，伴随着火车的咣咣铛铛声，我们从文学作品、乡间趣闻到天下大事，无所不谈。我原本也想报考文科，但从事医务工作的父母执意要我报理科，这也是“文革”刚结束时人们普遍“重理轻文”的具体表现。

学费

我们当年不必交学费，对比当今教育“高收费”，这是很值得自豪的。我印象中，插队期间，第一年国家补贴每位知青8元生活费，父母邮寄几元钱，在农村生活就够了。到母校后，不必交学费，父母每月邮寄30元，伙食每月约需12~15元，由各班的生活委员到校总务科统一购买饭菜票，不够的话另外申请。当时粮票是定量的，在校运动队的队员可以获得一些生活补贴，多供应些饭菜票。书籍一本仅几角钱，大部头的专业书一至两元钱。当年在厦大校园内的书店买了一大批很便宜的书，有些现在仍在使用。

特质

恢复高考后的77、78级学子，具备特殊气质。在学时并无特别感觉，30年后重回首，有所感。77、78级学子，绝大多数人经历了10年“文革”浩劫，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中期，那是个激情燃烧随后烧成疯狂或称癫狂的岁月。小学、初中便“停课闹革命”，学工、学军、学农，很早熟悉社会各业，但也影响了正常学业。高考停止11年，1977年突然恢复高考，77、78级学子成为“文革”后迈进大学校门极其幸运的一代。十年磨炼，



成就了坚韧不拔和自强不息的性格特质，在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录取率很低，极其不易。对 77、78 级学子而言，既是同龄人中的幸运儿，也是历史大变革的见证人。我们亲历见证了建国初期的激情岁月，“文革”十年的动乱蹉跎，农村改革初探和恢复高考的历史性转折。亲历见证了时代动乱与变革的风云际会。离开母校后，或轰轰烈烈，或平平淡淡，77、78 级学子各具特色的人生经历已成为时代的履历，深深浅浅的足迹融入改革开放 30 多年不平凡的发展历程中。

历尽风霜，痴心不改，勤奋踏实，止于至善，应是厦大 77、78 级多数学子的精神特质。

同 行

毕业后，与我成为同行的校友真不少。在我省“CDC”（疾病预防控制）系统，有一大批校友活跃在疾病防控的第一线，为人民健康而忘我工作着。在我单位，校友 30 多人，毕业年限从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至 2009 年，发表、出版了一大批有价值的专著、论文，获得一批有价值的科技成果，组成一支充满活力的生力军。目前省 CDC 的严延生主任，他率领的艾滋病防治团队，是目前国内分离病毒最多的单位，与母校生物系合作研制开发成功的“艾滋病基因诊断试剂盒”为防控工作发挥作用。程由注校友承担的“日本棘隙吸虫人体自然感染发现及其流行病学临床研究”、“福建省人体寄生虫分布及流行规律的研究”等项目分别获卫生部重大医药卫生科技成果二等奖，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中华医学科技成果二等奖。棘隙吸虫是否感染人，能否引起发病？程由注校友查遍资料，发现世界上尚无报道，为了解这种寄生虫感染人体与发病的过程，他大胆决定做自身人体感染试验。这一项极具风险的试验，同行劝阻，家人反对，但他义无反顾。在同事们的精心设计下，他先后两次吞服了数百个活虫卵，让虫体在自己体内发育成熟，引起自体病变，随后服药驱出成虫，这是世界上首次有志愿者感染这种寄生虫。他的结论在国际权威寄生虫期刊上发表，因此获得“中华医学科技奖”。据了解，他已是第二次做此类“危险试验”，甘献吾身为人民。已故老校友洪朝长获得“吴阶平医学成就奖”；潘亮在福建首先发现莱姆病、辛德毕斯病、环状病毒等新传染病种，在 CDC 系统中首位获得“运盛青年科技奖”、“省职工创新一



南 强 情 怀

等奖”。在虫媒领域，省 CDC 的王灵岚、李述扬，宁德的袁高林，南平的张芝平都是骨干和中坚。此外，在理化检验、毒理分析、食品微生物、卫生监督、病原、流行病等领域，都有厦大校友活跃的身影。

感 动

春华秋实。回顾母校 90 年的不平凡历程，可谓“历九十个春秋寒暑，育百十万桃李专才”。母校具有老校主陈嘉庚“创业爱国”的宏伟气魄，有老校长萨本栋、王亚南“爱校爱生”的博大胸怀，有陈景润的“红烛精神”，自强不息，止于至善。这些都是全体校友永远的精神财富，校友们的奋斗成就，充分展现了“南方之强”的精神风貌，这也是所有晚辈学子们在母校 90 华诞之际，内心对一生劳于办学的陈嘉庚老校主的“嘉庚精神”的轻声告慰和深沉的“心祭”吧！每位校友平凡踏实的努力，必将源源不断地为母校巍巍黄宫增光添彩，谱写新篇。

* 潘亮，笔名鹭江明月。



厦大并不太远

◇ 王伟明 · 中文系 · 1979 级

90年代初，古城泉州矗立起第一座百米高楼，命名为“远大大厦”，成为名噪一时的地标。这楼曾是福厦公路的必经之地，某日，华侨大学校长乘车经过，忽然有一个新奇的发现——这座大厦名字倒过来可以读作“厦大太远”……从此，这句“名言”不胫而走，每当人们路过此地，便会发出会意一笑。

我工作的单位，就在“远大大厦”北侧，天天与之照面，原本不以为奇，但作为厦大学子，品味着那位校长的“新发现”，心弦不免有所感触。



坦率而言，厦大离我确实有点远。其时，高速公路尚未开通，从泉州到厦大得走好几个小时，来回起码得一天。我是名机关公务员，每天都有一堆事务要忙，请假不便，故很少想像找机会回母校。更重要的问题是，我的工作岗位，与母校难以关联，更谈不上打交道。因此，除了偶尔因海外亲人回乡前往接机或送别，间或拐到母校匆匆看上一眼，一般地，长年罕有一次机会。学校又有什么新变化，系里由谁当主任，当年的老师们怎么样……这些让人关心的话题，几乎无从了解。

犹记1994年，我收到系里辗转寄来的一份通知（毕业之后我曾去三明工作多年，这份通知先寄到我原先的单位，知情的同事再将它转寄到泉州），邀请我参加73周年系庆活动——这是毕业以来，我首次接到母校的来信，好像漂泊日久的游子，听到母亲深切的呼唤，我的心里真是激动极了！但是彼时的我却无法前行，便寄去100元钱，聊表祝贺之意，因为时空因素，没能亲临现场，心中充满惋惜和遗憾。



二

进入新世纪以后，我感觉厦大已不太远。我所供职的单位，工作领域不断拓展，我因之有机会加强同母校的联系，现择几件予以记述。

其一，在厦大出版社出书。2002年5月，泉州市政协、南安市政协联合召开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34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后决定出版论文集《郑成功与台湾》，我受命担任副主编（主编为市政协副主席，国家一级编剧王仁杰先生），负责具体的出版工作。我推荐了厦门大学出版社（责任编辑是薛鹏志）并诚邀厦大台研所历史学教授邓孔昭老师任学术顾问，指导论文审稿工作。此间，我多次带人来到母校，同专家、编辑商谈出版事宜。2003年底，凝结泉州市政协、南安市政协、厦大出版社三方精诚合作结晶的论文集顺利出版，作为一名厦大学子，我感到由衷的喜悦。

其二，走进厦大举办征稿会。2002年初，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与泉州市政协决定联合举办“第二届海峡两岸闽南文化研讨会”（首届于2001年底在厦门召开），由泉州市政协承办。我时任市政协副秘书长，负责论文的征集工作。在往后的一年多时间内，我和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的有关领导亲密合作，扎实推进学术论文的征稿工作。厦门大学是闽南文化研究的重镇，我们两家在厦大领导的支持下，于2002年12月在校内组织召开了一场论文征稿会，许多著名学者（如郑学檬、杨国桢、李如龙、高令印、陈支平、郑振满等）都来参加，为开好研讨会各抒己见、建言献策，获得预期的效果。当年秋天，在泉州会议上，厦大学者提交的论文与到会率，几占三分之一，显示出强大的学术实力。

其三，应邀参加母校的学术盛会。由于工作关系，我同厦大台湾研究所建立了密切关系，邓孔昭老师、朱二教授（系我大学同学）的一些台湾好友欲到泉州考察访问，事先会介绍给我，请我接应，而我也竭尽地主之谊，给予热情帮助。例如，2000年夏，邓孔昭老师介绍他的好友——台湾旅美学者汤锦台先生访问泉州，我因此与汤先生结识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从2000年至今年，汤先生近10次到访泉州，写出《大航海时代的台湾》、《开启台湾第一人郑芝龙》、《闽南人的海上世纪》、《千年客家》四部著作，几乎每部书的前言都会表达对我的感谢）。大量接触台湾学界名流、新秀，使我



获得丰富的对台工作经验，写出多篇颇有分量的材料参加省级以上的经验交流。缘此，邓老师数度邀请我参加台湾研究所（2005年升格为院）的学术活动，此外，受泉州市政协主席、泉台民间交流协会会长傅圆圆之托，我多次赴母校邀请该所教授到泉讲学，帮助各界委员、协会会员了解台湾两岸的形势变化。

记不得多少次回到母校，只记得每次都增添了几分亲切，几分新奇，几分激动。

三

近两年，我与厦大越走越近了。

2008年秋，我调任泉州市人大研究室主任，有幸获组织推荐，报考北京某高校的公共管理学硕士学位，由于种种原因，我错过了赴京集训机会，于是，我选择到母校插班备考。此后一个月，我在母校的侨联宾馆安营扎寨，昼夜苦读。虽然已达45岁的“高龄”，虽然很多知识（特别是英语）已经荒疏，但我在这里仍孜孜投入、奋力拼搏。在备考日子里，我利用早晚时间漫步校园，调节紧张的神经，母校的山水草木，都令我触景生情，心潮起伏……回到母校的感觉真好，重当学生的感觉真好！

今年伊始，厦门同学发起纪念入学30周年聚会。我又一次回到母校参与盛事，高潮平息、曲终人散之后，我忽然萌生一种“使命感”：不能让这充满激情绚丽的一页悄然消失，应当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一点记忆！于是，不可遏制的冲动促我通宵疾书，写出《寻找同学》（纪实）、《再约三十年》（诗歌）。令我欣喜的是，两文不但在厦门大学网站上登出，而且在《厦大校友通讯》中刊出，受此触动，我这个网络“菜鸟”爱上厦大网站，几乎每天都要进入这个虚拟空间畅游一番。我特别留意母校举办纪念建校89周年的盛事，联想到30年前亲身参与60周年校庆，欣然有感，提笔写下对母校办好90周年华诞的建议（4月8日刊登于厦大网站之“校友论坛”，当是校友之中的第一份建言），此后，我又积极参与“校庆征文”活动，写出《那些同学那些事》（漫记）、《凤凰花又开》（散文）（均刊登于厦大网站）。在与母校网站一次次的亲切互动中，我与熟悉和不熟悉的校友们共同分享了精神上的愉悦，升华了对母校的真挚情感，我仿佛摆脱了时空樊篱，与母校融为一体



南

强

情

怀

.....

而今，我所在的工作单位离“远太大厦”颇远，还会不时从这座大厦经过，我依然会发出会意的一笑，但内心却有更深一层的解读：

厦大并不太远，母校在我心中！



我的厦大情缘

◇ 林贡钦 · 经济系 · 1979 级

母校九十岁了，越发年轻漂亮，婀娜多姿；校友老了，只留下青春的记忆；在记忆中，母校的那一页是最难忘的。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一个人来世上走一遭，在历史长河中，仅为瞬间。遇到的人、事、物十分有限；倘若碰上，可谓缘分。我这一生，已过半截，遇到的最大的缘分是厦大情缘。

前 缘

我的厦大情缘缘起于家父上世纪 40 年代在厦大会计系就读，然而，这并未给我的青少年时代带来自豪与好运。

在我的记忆中，当年我始终被“臭老九”子女的厄运所笼罩，背负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出生的包袱。当时我对家父在厦大读书的经历并没有好感，深感没有出生在工农兵家庭里的遗憾。因此，我很小就离开家，走上社会，非常虔诚地投入工农兵的怀抱，去改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遗传在我身上的革命摇摆性。

我和工农兵多年结合，成效似乎还不错：能在齐腰深的烂泥田里插秧，能在深更半夜的深山老林里抓捕逃犯，能长期在充满刺鼻烟雾和油污的车间里卖力地干着重体力活，还能大碗喝酒、大口吃肉、满口脏话、动辄打架，我自豪地感觉到自己很“大老粗”，很工农兵。在我的潜意识里，离大学和知识分子越远越革命。然而，邓小平恢复高考，再一次改变了我的命运和生活方式。

冥冥之中开始了我与厦大的前缘。



结 缘

1979年，我考入厦大经济系，开始和厦大结缘。我第一次走进厦大校园，感觉似曾来过，苦思冥想，原来是儿时看过家父的老照片，留下印象。

记得当年是高考后根据分数填报志愿，我拟填报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北京大学图书馆系和厦门大学经济系。学法律，当律师，维护社会正义，我从小梦寐以求，因此作为第一志愿；北大是中国最高学府，图书馆系有看不完的书，列为我的第二志愿；厦大离家近，不想舟车劳顿去北方挨冻，成为我的第三志愿。

家父得知我将填报的志愿后，很认真地对我说，他所有念法律和政治专业的同学后来不是成了右派，就是改行荒废所学，坎坷一生。只有他因念会计专业，虽得不到重用，但可学以致用，境遇略比其他同学为好。他认为，任何社会的统治者，都要吃饭穿衣过日子，还是学经济，既可经世济民，亦可学有所长，安身立命。父命难违，且言之有理，我最终把厦大经济系作为第一志愿，终与厦大结缘。

1979年参加高考之前，我曾有过三次上大学的机会，可惜都没有抓住：

第一次机会。1976年，最后一届推荐招收工农兵学员。当年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电器绝缘专业向我所在的国营企业招生，厂部把名额给了我所在的车间。我是车间的生产骨干，在一个全厂最累最脏的生产班组当组长。我仗着年轻力壮，月月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硬是把这个最落后班组的帽子摘了并连续三年被评为厂级劳模，因此，我认为，厂部和车间推荐我上大学十拿九稳，无竞争对手。然而，命运捉弄人，厂部领导找我谈话，要我安心工作，准备培养我当车间主任，我当然知道这是忽悠，但胳膊拧不过大腿，只能服从，非常沮丧和郁闷。

第二次机会。1977年恢复高考。当时的政策是，只要考上，所在单位不能阻拦。我记得那年高考在冬季最冷的几天里，可我和几个工人被厂里安排在冰天雪地的野外埋伏，守赃待贼，数宿未眠，报了名却无法参加高考。

第三次机会。1978年我参加了高考，名落孙山，仅差10多分。试过水温，给了我这个只念过小学6年、中学1年、仅靠自学的考生一个极大的振奋：差距不大，来年一定能考上。



在厦大，使我最难忘的一件事是：入校的第一天晚上开全班同学大会，学生辅导员黄老师对大家说，你们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好好接受改造。那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开，正在真理标准讨论和拨乱反正；全国科学大会已开，已把知识分子归为工人阶级的一分子。会后我找辅导员理论，我说，我昨天还是工人阶级一员，领导一切，怎么过了一天，成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接受改造？黄老师一本正经地说，你除外。真是哭笑不得，我千辛万苦多年努力摆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阴影，一夜间又回到身上。

厦大四年，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几近贪婪地吞食着知识，上完本专业的课，隔三差五地跑到中文系、法律系去旁听，以此奠定了我的美学和法学知识的基础。另外，还经常去听各种感兴趣的讲座。在考试的压力下，我的学习成绩虽不是名列前茅，但也位居中上。

毕业后，我时常扪心自问，厦大四年，除了成绩单上所列的科目和成绩外，我究竟还学到些什么？经过多年的工作经历和思考，我悟出在厦大还学到一些东西：

其一，学习和研究的方法。了解到学习的方法，因人而异，各有所长，关键是取长补短，博众所长。有人精雕细琢，有人囫囵吞枣，有人博览群书，有人“一本书”主义，取决于目标所在。经过撰写毕业论文和学术文章，初步掌握研究的方法。

其二，解决问题的方法。大学四年，我学到受用一辈子的方法——“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产生”！每当碰到棘手的事和过不去的坎，这句话就从脑海里冒出来，促使我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其三，做人做事的方法。校主陈嘉庚乐善好施，倾家兴学，是一面丰碑，是做人的楷模。从厦大走出来的人，很少不被其人格魅力所征服。每一位老师都是一本教科书，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我从厦大毕业快30年了，我的任课老师，风格迥异，举手投足，历历在目，做人做事，言传身教。每一位同学又都是一面镜子，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在做人做事上，我明确到：先做人，后做事；做好人，做好事。

一句话，厦大四年，进一步淬炼了我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取向，为我走上社会做人做事奠定了基础。每当想到这些，我就要感谢厦大，她给予我很多，不仅使我完成了身份上的转变，从“大老粗”变成知识分子，还使我完成了精神上的蜕变，从自在走向自为。



在厦大四年，我完成了学业并将班上的一位女生变成太太。这是我的缘分。“利用职便”是辅导员给我的毕业赠言，据说成了后几届学生干部的“紧箍咒”。

厦大四年，使我和厦大的缘分结得很深。

续 缘

我从厦大毕业，在内地工作了近 10 年后定居香港。在香港，我觉得香港校友与母校的联系十分密切。

首先，信息交流对称并增大。母校加强了与全球各地校友的联系，各地校友会成为最好的桥梁和纽带。母校和校友的信息，通过网络、报纸、刊物互相交流，快速到达。例如，香港校友会的换届和成立周年庆典，母校和校友总会的领导亲临指导。母校大庆，香港校友组团返校祝贺。

其次，香港校友的母校情结很重，表现在给母校的捐赠不断增加。在厦大校园，香港校友捐赠的建筑物比比皆是。

最后，新鲜血液不断涌入。每年从母校毕业到香港各大学读硕士、博士或工作的校友络绎不绝地找到旅港校友会，要过“组织生活”，密切了母校与香港校友的联系。

厦大旅港校友会是香港很活跃的社团，经常组织旅港厦大校友开展聚会、爬山、旅游等联谊活动。老中青校友在一起，无拘束地聊天、开玩笑，有着共同熟悉的永远说不完的话题，那就是母校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人一事；在不同的系、班级、年段，都能够找到共同认识的同学。

在旅港校友会，我一不小心，从偶尔“玩票”的校友当上校友会的“领导”，要出钱、出力、出时间为校友服务。好在是任期制，权当做义工。2009 年，在厦大旅港校友会成立 60 周年的庆典上，我有感而发：“厦大旅港校友会，这个既年老又年轻的香港社团，汇集了从母校培育出来的数以万计的知识精英。厦大人是我们共享的符号，嘉庚精神是我们共有的 DNA，爱国爱港爱校是我们共同的价值观。”

我们一起见证了共和国从诞生走向强大，亲历了香港回归祖国的喜庆时刻，目睹了改革开放 30 年的宏伟巨变，明白了祖国好香港好的深刻内涵。

我们的校友会是旅港校友和母校联系的纽带和桥梁，母校将校友当成财



富和资源，校友视母校为记忆和见证。厦大毕业，犹如婴儿断脐，与母校情缘不断。母校的变化、进步，时刻惦记，萦怀不忘。校友饮水思源，滴水之恩以涌泉相报，为母校的发展，尽力所能及之力，效绵薄之力。许多老校友身体力行，捐赠助学，回馈母校，为人师表。

我们的校友会在校友之间互相沟通交流的平台。校友中有左中右，老中青，富裕或贫穷，强壮或羸弱，都可在校友会中找到共同的语言和话题。沟通、交流、传递信息，校友会的平台可以满足校友们的社交需求。旅港校友的出生地多数不在香港，现在选择在香港工作、学习和生活，使其成为第二故乡。校友是大家的最大公因数，母校是大家的集体记忆。

我们的校友会是为校友服务的社团和校友的精神家园。校友之中，人才济济，知根知底，资源共享，互通有无。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校友会为校友提供的服务，校友之间的互助，是无偿的，出于同窗的情义和友谊。校友性格的多样性和校友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了校友会应成为校友的精神家园，这一精神家园要有最大的包容性，校友都能在此温故知新。

我们相信，旅港厦大校友在校友会的伴随下，在这个神奇的城市里，在人生的旅途中，“自强不息，止于至善”。

三年前的2007年，厦大旅港校友会创建了“扶困助学基金”，集腋成裘，每年资助20~30位贫困地区考上母校的贫困生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至今已帮助了110多位贫困生。厦大旅港校友不需要贫困生的感恩和回报，只希望受资助的新校友走出困境，身心愉快，完成学业，立足社会。如果要感恩和回报的话，就和我们所有的校友一起，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感谢老师的培育之情，回报我们共同的母校，回报我们共同的祖国。

我从厦大毕业20多年后，把我的孩子送进厦大。从1946年家父进厦大到2009年我的孩子从厦大毕业，63年间，我的亲属中，有10多人曾在厦大就学，其中在经济系的居多，其次是中文、外文、生物等系。

我从厦大毕业28年了，与厦大的情缘一直维系着、继续着。

随 缘

万事皆有缘，人生当随缘。

我从厦大本科毕业以后，又取得国内外一些大学的学士、硕士、博士学



南 强 情 怀

位，还在数所大学进修过或当兼职教授，理论上它们都是我的母校，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只对厦大有母校的感觉。这只能从缘分上解释。

我一家三口是厦大人，祖孙三代又是厦大人。这在厦大历史上实属罕见，又是缘分。

我不知道我的孙辈是不是读书的料，如有机会，还是要他们上厦大。当然，一切都随顺因缘，看缘分。

母校成立 90 周年了，越活越年轻，到处生机勃勃，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大学。如果能在科研和学术水平上更上一层楼，那就更好，这是我和许多校友的愿望。

在母校成立 85 周年时，我和香港校友弄来一块大石头，摆在当年我曾参加挖土的芙蓉湖畔，上面镌刻着国学大师饶宗颐的手迹“美尽东南”，祝福母校。

母校 90 周年庆在即，我和香港校友想在母校种上两排树，意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我还能为她做些什么，我在想。

我的厦大情缘仍在继续……



我与厦大 MBA 的缘分

◇ 刘国和 · 计统系 · 1982 级

今年是厦大 MBA 中心创立 20 周年，也是我厦大计统系毕业 20 周年。我的事业、爱情、工作都与厦大 MBA 有缘。

工作缘

我对证券市场的浓厚兴趣源于在厦大 MBA 的学习。资本市场、公司理财、战略管理等 MBA 课程让我在投资管理方面学到了很多，为我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让我具备了极具竞争力的优势，从而成功进入南方证券公司从事投资银行工作。在工作中我接触了大量上市公司，接触到资本市场运作的大量案例，我不但工作取得较大成绩，为南方证券公司创造了效益，也提高了自己的能力，为日后的独立创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事业缘

影响我一生的绿色和谐思想与我的厦大 MBA 经历有着不解之缘。在厦大“中加班”时期，我有机会参与创办并主编了两个学生刊物，一本是社刊《创造未来》，另一本是 MBA 学生刊物《工商管理纵横》。我还清晰地记得，《创造未来》创刊于母校 70 周年大庆之际，它启动了我的绿色和谐思想。1992 年春天，在 MBA 中心主任吴世农老师的指导下，第一本 MBA 学生刊物《工商管理纵横》创刊，参与创办的过程让我的绿色和谐思想更加活跃起来。绿色和谐事业成为我一生的理想，后来我创办绿色和谐公司、创办绿色和谐书院、创建和谐教育文化基金，都源于厦大 MBA 的这段经历。



南

强

情

怀

爱情缘

说到爱情，在读厦大 MBA 之前，它距离我还非常遥远。一切好似命中注定，一切又似机缘巧合，我的爱情在我读 MBA 期间降临了。美丽的厦大校园为我们的爱情制造了很多浪漫机缘，五老峰、上弦场、情人谷、白城海边……那动人心弦的爱情旋律至今回荡在我的心中，它是那么让人流连忘返，难以忘怀！我今天幸福的婚姻之果是和厦大连在一起的！

值此厦大 MBA 中心创立 20 周年之际，我衷心感激 MBA 中心老师对我们的培养；衷心祝愿厦大 MBA 中心成为中国 MBA 教育的骄傲；衷心祝福 MBA 学友们成为建设和谐世界的英豪！



一位被称为“先生”的女老师

——怀念我的导师陈兆璋教授

◇ 陈宜淳·历史系·1983级

那时在我们厦门大学历史系，被老师、同学称为“先生”的教授只有四个人：明清社会经济史的傅衣凌傅先生，隋唐史的韩国磐韩先生，海关史的陈诗启陈先生，世界中世纪史的陈兆璋陈先生。导师能够和其他三大教授一并被尊称为“先生”，与她一流的教学科研和一流的道德人品有很大关系。系里许多有名的教授，如孔永松、杨国楨、郑学檬、杨际平、陈明光、施伟青等，在我们这些学生面前，也都是这样称呼她的。听过兆璋先生课的人，无不称道先生的上课质量；和先生有过接触交往的人，无不敬重先生的人格；了解先生家庭遭遇的人，无不钦佩先生的坚强。

先生家庭的遭遇源自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一连串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政治运动，先生的爱人郑道传教授被政治运动无情袭击，长时间迫害致双目失明，在种种压力下，先生始终不离不弃，给了丈夫人间最温暖的爱。读郑教授的纪念文集《热血与坚韧》，每每都要落泪，为郑教授的遭遇，更为先生的坚强。郑教授何其不幸，陈先生何其不易！有了陈先生，不幸的郑教授又何等有幸！郑教授只要和我们一讲起陈先生，这位盲教授的眼里就噙满泪花；只要陈先生在说话，这位潇湘汉子总是温柔得像只绵羊在一旁微笑，专注地倾听着。郑教授对陈先生一直心怀愧疚，多次和我说起，陈先生为他付出太多，没有他的拖累，她早就可以评上教授。为郑教授所做的一切，陈先生从未吐露半个字，也从没有半点抱怨。

郑教授落难时，大儿子启平就七八岁，小儿子启五不过四五岁。羸弱多病的先生成为整个家的精神支柱，她要每日每夜给被批斗被劳教的丈夫以生的希望，还要为被歧视被欺负的儿子撑起一片蓝天。两个儿子都特别有志气，有出息，大儿子从一名打铁匠硬是把自己打造成优秀的中学语文老师。



小儿子启五初一未念完就被迫辍学，恢复高考第一年由一个食堂伙夫一举考取厦门大学外语系，如今已是非常活跃的作家。每每和我谈起两个儿子，先生总是既骄傲又平静。先生总说，两个儿子、两个媳妇、两个孙子性格迥然不同，很有意思。说启平更稳健，让她更放心些；启五不修边幅、大大咧咧，让她有点不大放心。尽管先生对启五的率性不太认同，但她对儿子的做法始终不干涉，最多也只是摇摇头，启五一有著作问世，先生却又是那么欣慰。两个儿子都是有名的孝子，但先生也说，他们毕竟都是男孩子，有时难免粗心，言下之意，其中有一个是女的就好。启平、启五都是真正的男子汉，粗心的时候肯定是有的，先生对两个儿子是了解也是理解的。先生说大媳妇性格文静，工作认真细致，称得上工作上的行家里手，完全凭本事一步一个脚印从一般员工使自己成长成为著名国企的中层领导。二媳妇性格外向开朗，也是一名很优秀的教师。大孙子望先学习自觉，有上进心，学习上从不要大人操心。先生从心里是很希望望先继续读研究生的，在先生这样的老夫子看来，没有什么比读书更好的了。先生说，小孙子望宁活泼可爱、贪玩、兴趣广泛。先生还说，启五一家子就住在附近，望宁妈妈嗓门大，经常可以听到望宁妈妈在校园里喊叫望宁的声音。和我说这事的时候，望宁不过六七岁，现在望宁已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了。先生讲话的神情和语气可见她是极爱两个孙子的。说起这些，先生的脸上始终洋溢着特有的幸福的微笑，先生的微笑是那么的从容，那么的完美。先生的坚强和爱挽救家庭于崩溃边缘，更迎来了劫后余生的完美和幸福。

张小金教授说先生是完美的女性，我有同感。先生正直谦和，宽以待人，严于律己。对那些玩弄权术者，对那些糟蹋学术者，对那些亵渎讲台者，先生发自内心地厌恶，但从未见先生说三道四，有人在先生面前说起这些，先生历来是沉默，只是听。对绝大多数同行、同事、朋友，先生发自内心地尊重，她经常跟我讲起全国各地这个或那个同行学问做得如何如何好，在哪一些方面有什么独到见解。对省内同行，她多次跟我提起福建师范大学的谢天冰教授，说谢老师的论文很有功力。对系里的傅衣凌先生、韩国磐先生、陈诗启先生，先生在任何时候对他们都充满敬意。就是对系里许多年轻教师，先生也都很尊重，说他们年富力强、年轻有为、很有前途，言语中是真诚的赞赏。

先生治学严谨是出了名的，她轻易不写文章，从来只问质量不求数量，



写论文一定是研读了大量资料、专著、论文的基础上的有感而发，每一篇必定有新观点、新见解。先生的论文有理有据，丝丝入扣，从不牵强附会，从不妄下结论。先生学生时代就是厦大文学社的活跃分子，有很强的文字功底，文字干净有力量，加上逻辑思维能力好，每一篇论文都很有分量，读起来总是耐人寻味。先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写的第一篇论文，即引起学术界注意，戚佑烈教授在述评新中国成立15周年来世界中世纪史学的教学与科研情况时，将该文列为“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论文。关于先生在世界中世纪史（特别在英国史、西欧封建经济史）领域的学术地位，世界中世纪史研究领域泰斗——中国世界中世纪研究会理事长戚国淦教授给予了高度评价。最能体现先生研究功力、研究水平的是《英国封建社会的完备性和不完备性与资本主义起飞》和《论中世纪英国向资本主义过渡》这两篇论文。据戚先生回忆，《起飞》一文尚未发表，作者仅在1982年北戴河中国英国史学术讨论会上口头表达自己的看法，即引起学术界的极大重视。《光明日报》史学动态专栏和《世界历史》杂志都加以报道，《中国历史年鉴》还作了较详细的介绍。两年后，在南京举行的英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该文的论点又引起英、美学者的重视和关注。至于《过渡》一文，戚先生认为，该文表明作者“已具备了与国际学术研究接轨的水平”。先生长期在世界中世纪史领域耕作很是不易，国内这方面研究起步较晚不说，厦大基本上就是她一人孤军作战，学校图书馆有关这方面的藏书寥寥无几。以前学校外汇比较紧张，从国外买这些书不易，先生为了添置一些专业外文参考书，与图书馆的王小牧老师进行了沟通争取，我在研究生期间读的外文专业书大多是先生沟通争取来的。为这事，先生多次在我面前表示对王小牧老师的感激之情。凭先生的实力，她本来一定会有一本很有分量的著作问世的，不仅我这么看，好一些先生的学生也都有相同的观点。在先生这个领域要出一部专著极其困难，先生自身要求又高，加上晚年身体及眼睛不济，虽然先生奋力冲刺，难免力不从心。先生是有强烈事业心、使命感的学者，在内心深处，她多想倾力为后人留下这样一份厚重的礼物，这是先生从未说出口的遗憾，我们也为她感到遗憾！其实，先生不必遗憾，先生的那些论文在学术界永远都占有一席之地。

先生一生都对三尺讲台怀着敬畏之心，先生常说，教师讲课是一门艺术，要上好课很不容易，教师做出十分的努力，也只会收获八分。先生



是不会满足于八分收获的，她要付出的一定是十二分的努力。先生对上课的内容早已烂熟于心、倒背如流，但每次上课，包括给本科生上课，都要精心准备一番，都要把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吸收进讲义，她要把最精彩的留在三尺讲台，把最好的东西传送给学生。大三时，先生给我们班同学开了“西欧封建经济史”选修课，不少同学慕名选了先生的课，有蔡佳伍、李小平、刘恩国、汤宁、王德弟等大十几个同学，同学对先生的课交口称赞。记得他们讲，这个老太太不得了，讲课有理有据，环环相扣，一气呵成，没有半句废话。除了夸先生课好，同学还夸先生人品好。特别是河北的刘恩国，毕业后每次给我挂电话总要问起先生的情况，同学聚会时还和我一起登门拜访先生。我当时就很后悔没有选修先生的课，后来没有选修过先生课的我毅然决然冒险报考了先生的研究生。读了先生的研究生（1987—1990年），才真正感受到先生授课的与众不同，先生的课是质量很高的启发式教学。这种教学对“教”与“学”的要求非常高，学生要深度预习，深入思考，带着问题、带着见解在课堂上先行讨论。上这样的课，老师要有很强的驾驭能力，这种驾驭能力既要有深厚的研究功力作后盾，又要有课堂上很好的讲课艺术和综合能力。当时，上课地点是在先生家的客厅，几个到厦大进修的老师也都慕名选了先生的课，有重庆的郎维达、福州的郑翔、山东的黄娟，每次课大家都能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最后先生总能给大家心服口服的精到讲解。参加工作前后，我参加一些学习培训，有的老师也采取了20多年前先生采用的这种启发式授课方式，但效果总不好，往往是学生讲开后，老师不能很好地收场。所以，如果老师功力不够、责任心不强，使用启发式、互动式教学是难有什么效果的。我经常听一些老师一味责怪现在的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如何如何不好，这个时候我都会从心里暗自问他们：你们上课上得怎么样呢，你课上得不好有什么理由让学生表现好呢！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先生当年上课的情景。先生晚年身体不好，视力极差，每一堂精彩的课的背后，都是先生艰辛的付出。先生当了一辈子教书匠，从来就是认认真真备好每一次课，认认真真上好每一次课，每次上课都像上战场一样，她用一生的付出诠释了师道尊严，赢得所有学生的尊重。

先生带研究生可谓用心良苦。她总是想尽办法让我们在三年里多学一点东西，除了善于创新课堂的教学方式，善于提高课堂的教学质量和效果，还十分注意培养学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能力，推荐学生的研究成果更是不遗余



力。她总是要求我们以批判的精神学习，以专业的精神搞研究，以钻研的精神做学问。先生不喜欢标新立异，反对人云亦云，对“剪刀加浆糊”更是深恶痛绝。研究生一年级时，我写了一篇质量较高的学期作业，先生高兴、欣慰之余，几次拿着文章亲自到图书馆阅览室一一核对外文资料引文是否准确，一一推敲论文的论点能不能站得住脚，这都是我亲眼所见。在先生的鼓励下，这篇作业后来做成我的毕业论文，在先生的推荐下，论文发表在《世界中世纪史新探》论文集上。先生的这种做事风格不仅影响着我三年研究生期间的学习生活，还深深影响着我走上工作岗位后的工作态度，尽管我做不到先生那么严谨，但做事都能秉承认真负责的态度，这与先生的言传身教有很大关系。先生还时不时以自己的言行教育引导我如何做人，在先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里没有虚伪、虚假、虚荣，只有正直、正义、正气。走向社会后，我一直都铭记着先生的教导，堂堂正正做事，明明白白做人。

先生与我母亲同岁，对我们这些学生视如家人，我谈恋爱成家以及生子，先生都默默关注着。我带妻儿去看她老人家时，她是那么的高兴。虽然福州与厦门距离不远，但毕业后我去厦门的机会并不多，20年里也就见过先生几次，平时就让留校的同学李小平代为看望。后来先生搬到市区住，小平和她也联系不上。我最后一次见到先生时，先生已经病重得无法认人了。晚年先生身体每况愈下，我是有感觉的，可到了先生完全认不出我的时候，我抚摸着先生的手心里满是愧疚。对父母要及时行孝，对老师又何尝不是?!先生走了，留给我的永远是永远的愧疚永远的遗憾!

先生毕业于福州一中又曾任教于福州一中，是当时福州一中最好的学生和最好的年轻教师。我现在住的地方和旧的福州一中校址（现为一中初中部）仅一墙之隔，周末及晚饭后经常在校园散步，心里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先生，想像着先生年轻时在一中学习和工作时的样子。先生文集中有一张大学毕业照，照片上的先生看上去是那么的美丽、那么的得意、那么的睿智、那么的大气，坎坷命运沧桑经历褪去的只是先生美丽的容颜，却永远冲刷不掉先生那颗美丽、纯洁、善良和勇敢坚强的心。

在我的心中，先生永远是最美好的、最温暖的回忆。



学问的领路人，精神的领航者

——回忆敬爱的陈兆璋先生

◇ 刘恩国 · 历史系 · 1983 级

2010 年最后一天的晚上，看到老同学陈宜淳祝贺 2011 年新年的短信，让我到厦大网上看一下他写的纪念陈老师文章《一位被称为“先生”的女老师》。当时就有一种不祥的感觉，是不是陈先生不在了。因太晚了，没有进一步核实。节后联系，才知陈先生已在几个月前与世长辞了。

证实此消息，心中有一种空空的、悲凉的感觉，好像失去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撑，又好像一种早有的不幸的预感被证实了。2007 年大学毕业 20 周年回厦大聚会时，我和宜淳一块去看望重病中的陈先生，就预感到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见先生。

我不是陈先生的研究生，但自认为是仅次于陈先生研究生的入室弟子。我想，陈先生也是这么看的。大学时，我选修了陈先生的“西欧封建社会经济史”，在陈先生的指导下完成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师从陈先生得到初步的学术锻炼，尝到做学问的乐趣。

初入大学，我没有建立坚定的史学志向，总觉得学历史没有多大用处，还曾在系副主任到宿舍里看望学生时为此和其争辩，惹得老师不高兴。大学一二年级时常常逃课，有好几门课因多次老师上课点名时不在，给老师留下较深的印象。结业考试时，往往是临时抱佛脚，考前突击一下。像“世界上古史”就是因没能突击下来，不得不补考。还有几门课，是在向老师求情后，勉强得了个及格。大三上学期上陈先生开的“西欧封建社会经济史”，帮我真正打开史学大门，让我领会到学习历史、研究历史的乐趣，其他各科的成绩都大幅度提高。从一个班里（全班 60 人）平均成绩倒数第一的学生，到大三时名列前茅，能有资格竞争奖学金，而且有了学术梦想。

当年，选修陈先生“西欧封建社会经济史”一课的学生不多，大概是



18个人。陈先生的“西欧封建社会经济史”主要讲中世纪的西欧（特别是英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社会、经济、制度等方面的问题。中世纪史不像近现代史那样故事性强，没有那么多具体生动的细节。陈先生的课在历史故事之外，引导我们认识古代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及其内在联系，让大家在探讨历史发展规律、寻找历史发展的必然中，感受到科学研究与探索的乐趣。一方面是陈先生结构严谨、环环相扣的讲解，另一方面是陈先生引导我们独立思考、独立探索、互相启发的灵活教学，让大家一步步在不知不觉中迈入学问的殿堂。讲课中，陈先生经常会精心设计一些题目，让同学们一块研讨，各自发表见解。在陈先生的积极引导和同学们的精心准备下，大家基本上都有独立的思考，课堂上大部分同学都踊跃发言，能围绕明确的主题互相辩驳、启发，在不同观点的碰撞中，往往都能互有所悟，达成许多方面的共识。同学们上这门课的热情都非常高，不仅没有无故缺课的，而且在许多时候，把课上的快乐与探讨带到课下，让许多没选陈先生课的同学心生羡慕。记得有一个没选陈先生课的同学就曾向我打听：“都说陈先生治学严谨，学术水平高，是怎么个好法？”这其中的美妙，没有经历，仅凭别人的描述，是很难体会到的。

当年，厦大允许大三大四的学生跨系、跨学科选修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课程。我曾因兴趣所使选修了陈先生的爱人——哲学系教授郑道传先生和张小金老师合开的“资本论的逻辑”一课。郑先生因双目失明等身体原因，只在课程开始时上了几次课，后面主要是张小金老师讲。当时讲课的内容大都记不清了，但是郑先生的一段话我却一直记着：学习中要学会思考，让自己的思想擦出火花，及时把这瞬间的思想闪光记下来，通过进一步地深入学习研究，努力把它发扬光大。陈先生的课正是带领着学生们在知识的殿堂里进行思想的遨游。在精心设计选择和有效引导的一个个课堂讨论题中，让大家经过思想的碰撞，迸发出智慧的火花，领略到知识进步的喜悦和探求学问的快乐。毕业时，一个女同学在我的毕业纪念册上留言：“恩与思只差一笔，你敏捷的思维，流畅的话语，在“西欧封建社会经济史”课中，某人深深领教过。佩服！”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陈先生的课和陈先生启发引导的课堂讨论给同学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正因为陈先生的课上感受到探求学问的快乐，大三下学期做学年论文，大四做毕业论文，我都毫不犹豫地选择陈先生做我的指导老师。两次写



论文也都围绕着同一个课题，学年论文的题目是“西欧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初探”，毕业论文的题目是“自然环境对中、英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影响”。记得正式写毕业论文前，陈先生要求我先写一个比较详细、具体的提纲，在大的框架定下来后，再按照这个框架正式动笔写。因为我想探讨社会制度变迁的原因，选的题目比较大，几次与陈先生商量，回来思考，也没能拿出个详细的提纲。后来，我向陈先生提出，您给我一个较长一点的时间，让我把我的想法详细向您说一下。一天，在约定的时间，我来到陈先生家，面对面地把我的想法向陈先生、郑先生讲述了一番（这已在我上过郑先生的课之后，而且有一次上完课之后，是我自告奋勇送郑先生回家。多次去家里向陈先生请教，和郑先生也熟了）。两位有着几十年学术历练的老先生，静静地坐在那里，耐心地听我这个初学乍练的毛头小子把自己的想法详细地讲完。尔后，陈先生与我讨论了英国的海洋性气候与中国大陆季风气候的不同、英国的牧羊业与西班牙的牧羊业的不同等问题，郑先生指出我的想法中一些非马克思主义主流思想的问题。在两位先生的耐心指导、平等探讨以及对不同学术观点的包容下，我开始了毕业论文的写作。其后，陈先生又多次给予具体的指导，提出了明确的研究方向和严格的学术要求。

回顾四年大学生活，有许多遗憾，许多该做的事没有做。但是，正因为选了陈先生的课，跟着陈先生做了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我觉得在学会独立思考、初步品味做学问的乐趣方面，与其他同学比，没什么遗憾，而且自我感觉可能比大多数人收获更大些。所以，我虽没能成为陈先生的研究生，但我一直把自己看作陈先生的入室弟子。

大学时，老师中实际接触最多的是陈先生。当年陈先生已60多岁，身体不好，还醉心于探求学问。几次在校园里遇到陈先生到午饭、晚饭时才从图书馆查资料回家，也曾遇到陈先生坐公交车去市里买东西，也曾看到陈先生扶着郑先生在校园里走。在陈先生家里，听陈先生讲的也是读书、做学问的事。那时，对陈先生怀有的主要是对一个严谨学者的敬重，但是在陈先生的严谨、和蔼、敬业之外，仍感觉到先生身上有一种说不清的让人敬重的力量。后来读到启平大哥的回忆文章《我家故事半世纪》，回想与陈先生、郑先生在一起的情景，才明白那时说不清却在无形中从陈先生身上感觉到的，是一个伟大女性的刚毅与坚强。陈先生33岁遭遇丈夫被错划为“右派”，家



庭陷入低谷；37岁丈夫因受政治和人身摧残而双目失明；历次运动中夫妻俩和两个孩子都饱受冲击，历经磨难。那时有多少杰出的人物和幸福的家庭，因忍受不了折磨和打击，发生离婚、自杀的悲剧。而陈先生以病弱之躯，坚强地撑起这个家。当读到“每天批斗父亲的大会小会一场连一场，细心的妈妈在批斗会的间隙，抽空观察了批斗会的三楼教室，回家后她特别告诫父亲：‘批斗会的休息时间，让站立反省‘罪行’的阳台，是无遮无挡的，头脑一定要保持高度的清醒……’”；“每天父亲外出的时候，我都会和弟弟拉着父亲的手大声说着‘再见’，而我还会遵守妈妈的叮咛加上一句：‘我们都等待你平安归来……’”时，我眼中噙满了泪水。正是这个平凡而又伟大的妻子、母亲，带领全家，经受住了一场场磨难，闯过了一个个难关，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把两个儿子都培养成材，夫妻二人也在老年又焕发学术青春，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令人敬佩的成果。现在，走向社会这么多年，经历的事情多了，回过头来看，才更加了解陈先生他们那一辈人的品格：平凡中的高尚，寂寞中的坚定，患难中的坚守，对光明与幸福的坚信，言谈之中尤其让人感受到人格魅力与特有气质。

大学毕业后，我因机缘的错合及自己没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决心，没有走上学问之路，只是在党政机关混日子。虽然没有成绩向陈先生汇报，仍始终不能忘记先生引领自己追求学问时的快乐，希望能得到先生的指导。开始几年是写信和写明信片，对我的些许进步，陈先生都给予赞许和鼓励。一次给陈先生寄了点家乡的特产小枣，陈先生很快回赠了一本精美的挂历。毕业十周年时回厦大，带着媳妇孩子去看陈先生，陈先生非常高兴。媳妇有点感冒，陈先生从家里拿了体温表和感冒药到我们住的厦大招待所看望。当时给陈先生带了点家乡的鲜枣和自己家树上结的鸭梨，陈先生买了干贝和其他东西回赠。陈先生送的干贝味道非常好，后来我自己又买过几次干贝，都没买到质量这么好的。

后来打电话方便了，过年过节时往往给陈先生打个电话问候一下。有一年春节给陈先生打电话，是启平大哥接的。启平大哥让陈先生接电话，交谈中发现先生记不清我的情况了，当时感觉有些不妙。后给宜淳打电话，知道陈先生患了老年痴呆症。毕业20周年回厦大聚会时，我和宜淳相约去看望陈先生。宜淳因在福州，看望陈先生的机会也不多。宜淳拣各种最好最贵的水果装了一个大果篮、坚持独自付钱。当时，陈先生已到了重度老年痴呆症



阶段，生活早已不能自理，住在大儿子启平大哥家。去之前，宜淳先打了电话。我们到时，陈先生坐在轮椅上，由启平大哥推出来，在客厅和我们见面。陈先生已对我们的到来没有什么反应，但全身干干净净，满头银发一丝不乱，端坐着如同雕像一样。我们问文静大嫂，大嫂说陈先生现在连她这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的儿媳妇也不认得了。

宜淳半蹲在陈先生身旁，拉着先生的手，述说着往事。一开始陈先生一点反应也没有，后来，陈先生好像听懂了什么，说出了两句法学方面的话（遗憾的是我当时没能把先生说的话记下来）。宜淳也意识到这是难得的机会，让我也蹲在先生身旁，拉着先生的另一只手。宜淳和先生讲我当年的情况，说着说着，先生好像听懂了什么，说了句，“刘恩国啊，他是搞‘西方经济史’的”。我当时心里热乎乎的，先生的病到了这么严重的程度，还能这么流畅地说出我的名字，说明我这个20年前的学生在她心中还是有印迹的。整个见面过程中，先生只说过这三句话，但也可看出病中的先生仍与常人不同。回沧州后，我和媳妇说，先生就是得了老年痴呆症，也是个学者、教授，和别的得了这病的人不一样。

现在先生离我们去了，但先生崇高的精神和高尚的人格长留在我们心中，就像天上的星星，我们可能永远也达不到，但能指引我们人生的方向。



校长当如萨本栋

◇ 赖勤学·自然辩证法室·1994级

偏居东南的厦门大学是爱国华侨陈嘉庚倾资独立兴办的，凡十六年，声名远播，取得累累硕果。至1937年，因嘉庚先生实业受损，乃决定把厦门大学献于政府，改为国立。彼时恰逢抗战之初，国势凋零，历八年飘荡岁月，厦大不仅未衰微，反而成绩斐然，各方影响蒸蒸日上，被国外学者盛赞为“加尔各答以东第一个大学”。盖其原由，不能不提及时任厦大校长（第三任）的著名物理学家、电机工程专家、教育家萨本栋。厦大在劫难之际、困顿之时，终奋发向上，成“南方之强”，本栋前校长可谓居功至伟，其呕心沥血的办学精神、其教育理念至今仍在激励后人，发人深省。

系出名门 学界风流

萨本栋，字亚栋，生于1902年7月24日，系福建本地人，是林则徐、严复的后世同乡。

萨本栋的先祖萨拉布哈是色目人，忽必烈手下的猛将，深得器重，被誉为“马背上的勇士”，萨家后受命镇守山西雁门，得到“雁门萨”之美誉。萨拉布哈之孙萨都刺擅长写词，笔调流利清婉，被赞为元代第一词人。至1333年，萨氏举家由雁门迁福州，子孙繁衍渐成望族。至清末，这个家族从“马背上的勇士”转而成为“大海上”的勇士，涌现清末海军大臣萨镇冰、壮烈捐国的中山舰舰长萨师俊等豪杰之士。萨本栋正是萨镇冰的侄孙、萨师俊的堂弟、冰心的外甥。萨本栋与其哥哥萨本铁供职厦大时，都兼任教于清华大学，是清华著名的弟兄教授。有学生回忆清华老教授的往事时说他们是“‘把时间权衡了一分一秒不差’的大哥萨本铁和给‘分数是很抠的’弟弟萨本栋，一人一种风范，一人一个世界”。因这种严谨、务实的家传渊



源，萨本栋又把儿子萨支唐培养成著名科学家、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萨支唐 2000 年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萨家满门，可谓风采蜚然、冠盖环宇。

萨本栋 19 岁时便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清华。1922 年，萨本栋赴美入斯坦福大学学习机械工程，两年即获工学学士学位。1924 年入麻省哈尔斯特工学院学习，翌年获电机工程学士学位。后又转学物理，于 1927 年获理学博士学位，为中国留美学生中出类拔萃者。1928 年，萨本栋应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叶企孙之聘请回国任物理学教授，其时不过 26 岁。在清华，他认真教学、自编教材，数年间编写了《普通物理学》及其配套教材《普通物理学实验》，先后于 1933 年和 1936 年出版。这两部书是首次用中文正式出版的大学物理教材。此书一问世便被各大学选用，获得中国高等教育界的普遍赞赏，流行达 20 余年之久。乃至 60 年后，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朱镕基在辞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长的演讲词中深情地回忆道：“我当年读大学的时候，只有《普通物理》（萨本栋）是中文，其他都是用英文。”可见其对我国大学物理教学影响之深。

在清华大学任教的九年中，萨本栋创造性地将并矢方法和数学中的复矢量应用于解决三相电路问题，先后撰写了十多篇论文，深得物理学界前辈的推崇，由此被清华大学教授会推选为评议员。1935 年 9 月，萨本栋应邀成为美国俄亥俄大学电机工程系客座教授。在我国科技教育倍受西方歧视的情况下，萨本栋被美国大学聘为理工科客座教授，实为难得。1936 年 8 月，萨本栋总结了应用并矢方法解决电路的计算和分析的经验，在《美国电气工程师学会学报》上发表论文《应用于三相电路的并矢代数》，引起国际电理论界的强烈反响，被认为开拓了电机工程的新领域。美国电气工程师学会随即将这篇论文列为当年冬季会议的讨论课题。会后，经评选，该文获得美国的“1937 年度理论和研究最佳文章荣誉奖”，这是第一位中国科学家荣获美国的“理论和研究最佳文章荣誉奖”。在此基础上，他又加以系统整理，用英文写成专著《并矢电路分析》。这是一本理论杰作，是“数学、物理、电机三角地带”的新著，其理论在电机工程研究中属于前沿。因此，该书一出版立即被选入国际电工丛书。由于在电机工程学上取得突出成就，萨本栋被美国电气工程师学会接纳为外籍会员。

1946 年，萨本栋在美国出版了用英文撰写的专著《交流电机基础》，受



到英美各国科学界的极高评价，“言前人之所未言”，被誉为物理学、电机学巨著。萨本栋自己谦虚的说法是：“本书书名虽与多数大学教本相似，但写的方法与同名的教科书则颇有不同。其中不少的章节如单独分出，也可自成多篇短论文，因为这些章节所用方法多启发前人所未道的地方。这一点也许就是本书出版后能受到英、美同行赞许的原因吧！”此书出版后，即被加州大学、卡内基理工学院等十几所院校采用作为教材，这也开创了中国科学家编写的自然科学专著被外国人采用为教材的先例。

1945—1948年，萨本栋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并于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临危受命 惨淡经营

1937年，厦大改归国立，考虑到嘉庚先生喜用闽籍人士主持校务，故在各界闽人中选。初定许地山来厦大主持，后因变故未能得用。再经反复研究，选中了在电机工程上造诣高深、成就卓越且在国内外电机工程界中颇负盛名的萨本栋。萨本栋时年35岁，年富力强，从事教学科研多年，正是进行学术研究的黄金年龄。故甚为踌躇，后感于嘉庚先生毁家兴学的伟大精神，为了帮助家乡培育精英人才，他决定做出牺牲，前往就任，初定以两年为期。

1937年7月6日，萨本栋被当时的教育部任命为厦门大学改为国立后的第一任校长，翌日即发生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旋即爆发。

不久，战争的阴云便笼罩到厦门这个东南海岛上，8月24日，旅厦日侨开始撤退；9月3日，日本侵略军袭击厦门，地处海防前线的厦门大学因逼邻炮台而受到严重威胁。面对徒然升温的战争形势，萨本栋审时度势，做两手准备。一方面，在厦门受袭的次日，他马上决定把学校暂迁到当时的公共租界鼓浪屿，借用闽南职业学校及英华中学的部分校舍上课，将校内重要的图书、仪器、文件、标本等尽量先移到鼓浪屿；另一方面，从长久计，决定将厦门大学内迁以图长远发展，最终选定迁至闽粤赣交界的山城长汀。

12月24日，全校师生分批出发，实行迁移。那时候的福建交通极为不便，从厦门到长汀又关山险阻、道路崎岖，全程达800余里。对于没有行政经验而又年轻的校长来说，这是个极大的考验。萨本栋的领导才能在非常之



时得以体现，经过他的周密筹划与妥善安排，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便将师生员工全部安全送达，所有必备图书、仪器设备也赶在 1938 年厦门沦陷之前移出，大部分运抵长汀，其余则暂存鼓浪屿、漳州、龙岩等处，充分显示了他的组织领导才能。学校于 1938 年 1 月 17 日在长汀迅速复课，使得祖国东南半壁仍有高等教育，其意弥深。

从十里洋场、楼舍设备一应俱全的厦门迁到穷僻、一无所有的偏僻山城长汀，真是“举目凄凉无故物”，不啻霄壤之别，这对教学与生活都是很大的挑战。甚至有人担心：“厦大搬到长汀去，还有什么发展的希望，恐怕她会因经不起挫折而夭亡吧。”面对局势突变的重压和繁杂校务的折磨，萨本栋迎难而上，艰苦创业，说：“现在不是一个推诿责任的年代，所以事无大小，我都要亲为或与闻。”他积极扩充校舍，添置设备，先是租用长汀饭店和附近民房为教职员宿舍；借用专员公署，修整文庙祠堂为图书馆、实验室；然后在北山之麓等处建造新校舍，在虎背山一带增建嘉庚堂及教室阅览室多所；征用废弃的中山公园，使之成为集会、运动及游览之场所。凡此三年建设，终将虎背山一带校舍、教室、图书馆、嘉庚堂、阅览室相互联结，打成一片，山城长汀亦增色不少。

迁校办学，千头万绪，一切都离不开钱。但厦门大学刚被政府接收而为国立大学，在最关键的经费问题上，一直遭受国民政府当局的歧视。厦大改归国立的第一学年度，教育部核定的厦大经常费为 20.3 万元，后追加迁校特别费 1.7 万元，共计 22 万元。该经费不仅为全部国立大学最少，且屡被缓拨、克扣，造成学校工作开展异常困难。到了改归国立的第四年——1940 年，教育部下达给厦大的年度经常费为 25.8 万元，而该年度国立中央大学经常费为 138 万元，足足是厦大的五倍还多。同期别的大学的年度经常费也远多于东南这所唯一的大学，武汉大学为 72.8 万元，浙江大学为 73.8 万元，四川大学为 60 万元，就连仅设师范一科七系的国立师范学院，年度经常费也有 29.4 万元。对一所有众多院系、学科齐全的综合性大学来说，其充实与发展无疑受到极大的限制。

随着抗战的持续，厦大在办学上的处境日益艰难。自福建沿海发生战事以来，山城长汀的物价也是一月一变、水涨船高，师生员工们维持最低生活都极其困难，因此不少老师流失。就在这样的艰难时局下，作为国立大学的厦大，还必须担当国民政府赋予的责任，如在 1942 年春季，厦大奉令积极



收容从香港、上海等地撤退的大学，单单这一年就收容了上海来汀学生 84 人。这些耗费都不计入教育部财政拨款的年度预算，国家不出一分钱，一切都得靠厦大自行解决，作为校长的萨本栋无疑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而其时，他已在厦大奉献了五个春秋，远远超过接掌厦大时约定的两年。厦大在萨本栋的带领下，筚路蓝缕、弦诵不辍，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教书育人 大家治校

萨本栋主政厦大八年，是厦大取得辉煌成绩的八年，1943 年，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面对厦大取得的成绩曾坦言：在萨先生领导之下，厦大居然以最少之经费，获得最大之成绩。1939 年 12 月，教育部司长吴俊升在致萨本栋信中赞誉厦大：“为东南最高学府，逼近战区，仍能处以镇静，弦诵不绝，益见硕划荅筹，深为当局嘉许。”“南方之强”的光荣与梦想在战火纷飞战乱年代得以薪火相传，发扬光大，这一切与本栋校长先进的教育理念密不可分。

本栋先生系出清华，到厦大后，校制悉仿清华，遇有不明之处，亦常函电向清华教父梅贻琦先生请益，这自然对于厦大迅速增强自主能力起到很大的帮助。

对于大学教育，萨本栋接受了梅贻琦先生的教育理念，认为大学教育要重在培养有独立人格之学生，而非仅仅培养谋生之螺丝钉。他认为搞学术研究，除掌握专业知识及本领外，还必须有广泛的基础知识。因此，他对本科生提倡通才教育，在基础课程中，引文入理，引理入文，规定商学院各系学生必须修习高等数学；文、法学院各系学生必须选修一门自然科学；理科学生必须修习中国通史及社会科学；工科学生则必须修习经济学。同时，他要求学生除能熟练掌握本国语言外，还要较熟练地掌握一国以上外语，他于 1939 年制定《语文特殊试验办法》，“鼓励学生研读语文以为进修高深学问之工具”。在萨本栋的倡议下，厦大对学生举行语文特殊试验，分国文及英语两科，不及格者不能毕业。

在教学上，萨本栋一直把提高办学质量放在首位。他在 1940 年度毕业典礼上说：“本校一向对于学生程度之提高，非常注意。在量与质不能兼顾的情形之下，对于质的改良，比起量的增加，尤其重视。”为此，一方面，



他广聘良师，充实师资队伍，全校教授、副教授从1938年度的22名增至1940年度的40名；另一方面，他注重基础课程，要求教授们全力授课，提倡名教授要教基础理论课，他身体力行亲自讲授大学一年级的“微积分”。在萨本栋的带头示范下，一大批名教授走上一年级基础课讲台，这对提高厦门大学的教学质量起到很大的作用，教学质量迅速提高。1940年，为考察全国大学学生专业水平，教育部举办了“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学业竞赛”，僻处福建边陲的厦大获团体冠军且连续两届均得第一。按全校学生数、全校系数、全年经常费各项列为竞赛成绩比较表，再按得奖人数比率、得奖生所需经费及得奖生总数各项列为竞赛成绩名次表，厦大都是第一。

作为校长，萨本栋治校讲究民主，认真听取各方意见。曾有学生回忆道，萨本栋校长“非常虚心，为集思广益起见，就举行谈话会，召集全校男女同学，分成二十多组，每组大概十个人左右，在每天下午四点钟以后开始谈话，每组除同学外，还有二三位教授列席”。每次谈话的内容都很宽泛，包括时事战局、师生关系、课程作业、校舍设备、吃饭穿衣。常常是在他家边吃边谈，一次下来就是三四个钟头。这样的座谈交流，沟通了关系，增进了友谊，有利于及时督促学校改进工作，师生相处仿若亲朋，厦大的各方面都蒸蒸日上。

在三四十年代，任何一位大学校长都无法回避学术与政府的矛盾，国难家愁使学生们的不满和愤怒形成一波波学潮。对此，萨本栋一方面尽其可能，力保同学们在校内有充分的学术言论自由，另一方面，萨本栋公开自己做人做事的原则，要求同学们观察一件事的多方面和长久的效应，要求在努力改正可以改正的事务以外容忍，了解大局。因此那时的厦大有国是讨论，有学术争议，有学生风潮，但是没有冲突，没有破坏。厦大在萨本栋的领导下，筚路蓝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赤子之心 士大夫本色

作为生于乱世，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爱国热忱的学者，萨本栋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士大夫的本色。

刚被任命为厦大校长时，萨本栋只带了一个亲戚当秘书，但从不重用。为了避免任人唯亲，他规定夫妻不得同校工作。他以身作则，带头执行。萨



本栋的夫人黄淑慎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是有名的体育健将标枪能手。虽然当时厦门大学很需要女生的体育指导员，但由于校部规定领导人员或教授不能搞裙带关系，不能安插自己的亲属到学校里工作，黄淑慎只能当义务指导而不能当正式教师。尽管如此，她上体育课依然非常认真，十分关心学生的健康和生活，几年如一日，没有领过一分薪俸及任何津贴。萨本栋的堂弟萨师焯在回忆他这位当大学校长的堂兄时写道：“他在厦门大学当了7年校长，在招生上，他也是坚持原则，不徇私情。我们家中有几个堂弟堂妹多次投考厦门大学，因分数不够，照样未被录取。”

萨本栋对家人严格要求，但对学生却爱护有加，视为己出。战时，每遇空袭警报，他总是亲自指挥大家疏散，直到敌机临空，才最后一个进防空洞。同时，他认为大学是学术机构，是超越政治的，因此他坚决反对政治干预学术，对抱有不同政治观点的学生一视同仁，均悉心保护。1941年夏，长汀军警机关要进校逮捕几个所谓的“共党嫌疑分子”，萨本栋愤然拒绝，严厉训斥前来逮捕学生的军警头子说：“我在校一天，绝不许任何人在校内逮捕学生，否则，我就要告到中央去，即令辞掉校长职务也在所不惜。”此事平息不久，省保安处处长又到学校逮捕一名据称是证据确凿的“共党分子”，萨本栋拍桌而起，怒斥保安处长：“学生在校内由我管，你们要抓人到校外去抓。”对有关当局送来的“嫌疑名单”、“密报”、“密令”，包括“委员长侍从室”的“密令”，萨本栋均加以抵制，或置之不理，或多方解释，以维护学校的安定。

在生活上，萨本栋除了薪水以外，无额外收入。他的饮食简易、衣着俭朴，经常身穿布质中山装，脚着双钱牌球鞋在校内奔忙，新来的同学往往以为他是校内工友。在长汀时，由于学校没有发电设备，改造的和新建的校舍，白天光线还可以，一到夜晚便漆黑一片，只有青油灯闪着如豆的黄光，这给师生的生活、工作、学习带来很多不便。于是，他就把政府分配给他的专用小汽车的发动机拆下来，改装成照明发电机，他亲自指挥安装电路、电灯，奋战几昼夜，终于使全校大放光明。他自己出差到陪都重庆或省会永安，都是乘长途汽车。

萨本栋生活随意，但对原则性问题，他从不懈怠与随意。还在长汀时，当时驻长汀的国民党某军军长亲自登门找他，要求让其儿子免试入学。萨本栋严词拒绝，表示欢迎他的儿子通过考试录取后来厦门大学学习。国民党海



军某部司令也曾写信给他，以其儿子录取入学为条件，愿将所属造船厂的机械设备送给厦门大学。萨本栋指着这位“慷慨”将军的信对学校其他领导和教师说，绝不能拿学校的规章制度做交易，体现了知识分子的优良本色。

在国家面临危亡的时候，萨本栋拍案而起，坚决反对卖国叛敌行为，他曾经以自己 and 全体教授的名义，通电斥责汪精卫卖国投敌的罪行。抗战胜利后，他还曾自费跟踪美国的间谍捍卫国家利益。那次，一个名叫 Reynolds 的以卖圆珠笔为幌子的美国人，从南京政府搞了一架飞机，在中国的天空中到处乱飞，收集我国铀矿分布情况方面的情报。萨本栋了解后，火冒三丈，对国民党的这种作法极为愤慨，不怕政治高压，冒着危险，他也搞到一架飞机，紧紧跟在美国人乘坐的飞机后面，强迫其降落。飞机落下后，萨先生勇敢地痛斥美国人的强盗行为，没收了他的全部资料，萨先生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捍卫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虽是一介书生，确是凛凛正气、大义无欺。

呕心沥血 鞠躬尽瘁

在萨本栋的言传身教、惨淡经营下，厦大成为当时国内预算最少但是成绩最好的大学，在多次全国大赛中勇创佳绩。通过萨本栋的领导，厦大成为“全国最安定的大学”，校誉蒸蒸日上，东南一带的青年才俊也都以考入厦大为荣，经从严录取后，每年的在校生数依然高速增长，1938年1月厦大迁往长汀复课时仅有学生196人，但到了1944年第一学期，增至926人。厦门大学不仅成为东南唯一的最高学府，且为国内最完备大学，拥有4院13系。厦大芳名远播，来校参观者日益增多，其中包括著名的李约瑟博士。

但是，在厦大校誉蒸蒸日上之时，夙夜匪懈的校长却由于“超负荷运转”，身体的情况一天天恶化起来。1937年，萨本栋刚到厦门大学时，还是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学者、风度翩翩的网球健将，仅仅过了不到五年，刚届不惑的他却因操劳过度而弯腰驼背，显得异常衰老。学生林梦雄回忆：“萨本栋校长就任的第一年是强壮的，容光焕发。他是清华大学的网球名将，坚厚的体格、高宽的前额，闪耀着智慧的光芒。第二年精神略见衰退。第三年，挺直的腰杆弯下来了，有时拿着手杖走。正是四十岁的盛年，身体显然衰退下来。”

长汀期间，师资不足。1940年机电系成立时，许多重要课程，如“电



工原理”、“交流电路”、“交流电机”、“无线电工程”，没有合适的老师授课。作为校长的萨本栋便亲临第一线“救急”，他代教过的课程有“普通物理学”、“普通制图学”、“机械制图”等。在那艰苦岁月里，他由此又被誉为“O型”代课者，每周上课时数曾经达20课时，超过专任教授的任课时数。这时的他却是一位校务极其繁忙的大学校长，繁忙程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由于长期辛劳，萨本栋患上严重的胃病，有时卧床不起。为了不耽误学生的功课，他就让机电系学生到床前听讲。胃病发作时，稍微停顿一下，然后继续讲。他还患有风湿症，发作时非常严重，曾经拄着拐杖上课堂讲课，乃至拐杖掉落在地而不能俯身拾起。

萨本栋的火线“救急”并非敷衍了事，他治学严谨，备课认真，这使得他要付出比普通老师更多的精力与时间。他的言传身教也受到学生的一致好评，讲授复杂而枯燥的交流电路时，他旁征博引、条理分明，讲得生动有趣、深入浅出，使学生印象深刻，学生们都说他把书教活了。他以种种物理及电磁现象为例剖析，务求大家融会贯通，让学生们的思想跟他打成一片，因循诱导，渐渐进入问题核心，使学生们每一分每一秒都充实而有收获。

超负荷运转严重影响了他的身体健康，延误了诊治时机，年轻的校长积劳成疾，英年早逝。1949年1月31日，萨本栋逝世于美国加州。是年，他还不满47岁。他虽不幸早逝，功在国家，德遗士林，其献身精神可敬可佩。郑朝宗先生在《往事漫忆》一文中曾经这样记述这位英年早逝的青年校长：“他本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学者，只因被爱国之心驱使，便放弃个人的一切而勇挑重担，终至积劳成疾，以身殉职，年仅47岁。他的人格感动了全校的师生，他的贡献至今仍深印在厦大人的心田。”

萨本栋逝世后，其尸体遵遗嘱解剖，发现其脑部特别发达，较之常人重三百克。是常人，孰非常人也。



南

强

情

怀

阳光校园，风趣老易

◇ 沈鸿才·美术系·1995级

题目所述，是我记忆中的一道风景。

深秋的时节，北方可能已经转冷了，厦门却正当温爽。此时的南强校园，树影婆娑、轻风拂面，空气中的能见度很高，天，瓦蓝瓦蓝的。白城海边，极目可远眺小金门。这意境实在堪当“阳光校园”四个字。

日落余晖，我会从芙蓉十三走下来（当时还是男生宿舍），下台阶到芙蓉餐厅，或往左走到石井餐厅吃饭（顺便欣赏许多美眉）。吃完饭不过五点多，在餐厅门口的小摊上买一份报纸，一路散步到嘉庚楼来，早早地占个位子，边看报纸边等候。七点钟开始，老易前来开个讲座，风趣幽默，令人捧腹，但笑过之后总能得到思想上的启迪。没有繁重学业的压力，没有世俗喧嚣的侵扰，这一切，不是很惬意吗？

风趣的老易，这是我们哥几个私下对易中天老师的称呼，其实先生是很受人尊重的，当时美术系流传“两洪一李”的说法，就是对这三位老师的尊重，此外就是“一老易”。老易的嫡传弟子总是称呼他“先生”，我只是选修了他几门课，只能算是门外弟子，实在不敢当面称他为“先生”，只好按习惯当面称他“易老师”，背地里我们就叫他老易，这样显得近乎，也平民化些。但，承蒙老易抬爱，他在给我书上签名时称我为“贤契”，既然如此，我也就如阿Q那样，“放心而且大胆地”称他为“先生”了。

老易讲课总是事先声明“不点名”，爱来不来随你便。但是他的课一般都人满为患，连平时经常翘课的同学都早早去了教室。

老易考试更搞笑，期末了，他说：“开卷考，允许你作弊，但你也作弊不了。”我们听了一喜一乍地。等到开考了，老易自己不来，来的是教学秘书席老师，席老师一脸严肃，发完答题纸后就拆开信封在黑板上抄试题，抄完后回头对我们说，易老师跟我开了个玩笑，拿个大信封让我把试题抄在黑



板上，我准备了五支粉笔，结果只写了五个字：“什么是艺术！”

“什么是艺术”，就此写一篇文章，这样的试题当然可以开卷考，也当然允许作弊，但你真能作弊吗？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这样的文章，肚子里没有一点“干货”恐怕是不行的。

老易的讲课总是充满笑声，当然，这笑声是学生发出的，他自己却不笑。他会在讲课中随时插入几句京剧或者“苏白”，有时是几句广东话，用这些实例使其讲述的内容形象生动。有时我总诧异，老易那样的年纪，他怎么会有这么多年轻人熟悉的笑话，而且语言是那么时尚与前卫？我曾经问他是否经常与年轻人聊天并收集他们的讲话，他说：“我哪有那么多时间聊天？”后来，读了老易引用过的几本书（如杨东平先生的《城市季风》）后，我才发现，老易的那些所谓“笑料”是博览群书而来的，而且他记性特好，过目不忘似乎太夸张些，但写作时信手拈来、浑然天成的本事令人折服。

我喜欢老易的真诚与真实，无论是说话还是做事，不像某“文化大师”那样，说话扭捏作态，擅长作秀而且气势逼人，经常拿出一幅教训人或者“启蒙”别人的姿态。有一次老易开讲座，刚一开讲他的手机就响了。对此时此事的处理手法各有不同，有的老师为了表示敬业，会一边演讲，一边悄悄地用手按掉手机，以为这样学生不会察觉，其实只要你曾坐在讲台下就会发现这是多么可笑的举动，何况那手机按了又响，响了又按，何苦来？有的老师会慌慌张张地跑到教室外接手机，一副业务繁忙的样子，把一大群等待听讲的学生晾在一边，吊人胃口。此时此刻的老易，不慌不忙地当场接了手机，说他正在讲课没空，一会儿再回电话。我总觉得这就是老易的真诚，学生都能很快地谅解他的这一举动。还有一次是在上课，也许是他讲到兴头上，或许是厦门的天气实在不冷，讲到中途的时候，老易忽然说“热啊”，然后一把脱掉外衣，惹得底下一片哄笑。我觉得这正好反映出老易率性与真实的一面，而真实的东西总是很容易引起共鸣。

我是学画出身，读书不多，在许多“文人”眼里差不多是文盲，从小学开始我就学习阅读，但很遗憾，到现在能让我记住的书名和作者实在不多，印象特别深刻的有三，首先是王小波和他的时代三部曲，那个叫“王二”的人物其人其事至今大家还褒贬不一，但我觉得他堪当我的精神导师，尤其是他特立独行的“猪性”和“关于有趣”的“文艺理论”。王小波有个“反动”言论，认为所谓写作，就是把文章写好看（有趣）了再说，别的就管他妈的



(大意如此，原话不能完全记得)。按图索骥，我发现老易的几本随笔体学术著作正是这类有趣而又好看的文章。记得当时在大学的宿舍里，我总喜欢半倚在床头的棉被上，手捧老易的书，一个人看得哈哈大笑，同宿舍的师兄阿健还对此进行了一番评论。当然，从老易的书里我找到了第三本让我印象深刻的书，那就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也快被我翻成海带卷了。

有关学者易中天的褒贬之争时下正方兴未艾。值此先生大红大紫之时，社会上又把水搅得这么浑，我实在不愿再多说些什么。我觉得支持老易的最好方法就是让他安安静静地过些正常人的消闲日子，其他人该干嘛干嘛去，有种也写出一本《万历十五年》那样的书来吓吓学术界，那些一味批评老易的教授学者，不妨也到“百家讲坛”去讲讲，是骡子是马牵出来遛遛嘛！

祝老易安康！

学生我离开多年，却时常相见（在电视里）。



我的厦大情缘

◇ 陈雅萍·财金系·1999级

从接到录取通知书那一刻起，我就与厦大结下不解之缘。童年时第一次来厦门，在白城的沙滩上高兴地跳跃，望着大海我对四姨妈说出天真的梦想：“我喜欢大海，长大后要来厦门上大学，上厦门大学！”没想到，儿时那句简单淳朴、也许还不太被大人们当真的诺言，经过数年的发奋努力，最终得以实现。厦门大学，变成我人生中最重要也是时光最长久的见证地。

美丽、温馨、优雅的厦门大学，除了拥有广博、独特的人文历史和地理环境，还有齐全、优越的教学硬件及配套设施，更拥有深厚的学术底蕴和优秀的海内外学子。在这里，不乏师生们睿智的思辨才华和真知灼见，也孕育着深远的人格影响和社会效应。她用温柔深邃的目光，激励着、指引着厦大学子不断前行，也使我从就读到留校，成为骄傲的厦大人！

90年了，今天是母校的90华诞。每一位厦大人，无论是已经扬名国内外的社会达人显贵，还是默默奉献在各行各业的普通校友，欢聚一堂，共同庆贺伟大母校的生日！多少历练与感触，多少喜悦与光荣，多少梦想与憧憬，我们都和她休戚与共、息息相关。

记得1999年国庆刚过，10月9日发生了第14号超强台风，令我们猝不及防，久久过后仍然历历在目。初入厦大又刚经历过刻苦军训的我们，对那样的场面望而却步：连续的瓢泼大雨，校门内外深深的积水，从海面上肆虐而来的阵阵飓风，漫天飞舞的纸片杂物，风雨飘摇的广告标语和行道树，一切都令行人车辆寸步难移。白天，勇敢的男生们顶着狂风冒着暴雨，给女生宿舍送来矿泉水、方便面、面包等应急食品；夜里，一躺在宿舍靠窗的床铺上，耳边即充满呼呼作响的风雨声，走廊过道上桶盆用品的交响曲，还夹杂着玻璃的撞裂声……那场台风给我们心中留下了最大遗憾，校内三家村那棵著名的百年老树被摧折了。虽然我们与它结识才不到一个月，但对它的悠



久历史早有耳闻，也曾在那那宽大的树冠下深深感受到它的坚韧和博爱！

待完全融入这里的大学校园生活，我才更深入地触探到厦大的精深与奥妙，例如厦大教学楼和宿舍楼取名之儒雅、诗意与巧趣：“群贤”，“博学”、“南强”（南方之强），“囊萤”、“映雪”（二词出自《三字经》中贫家子勤学苦读之典故），“芙蓉”、“石井”（源自民族英雄郑成功的故乡石井镇），“凌云”、“国光”（为国争光）。在这里，甚至可以找到医院、托儿所、幼儿园、附属中小学、印刷厂、出版社、资产经营公司等诸多直属部门或附属单位，还有十多个各具特色的食堂、本部五处宾馆（厦大招待所、克立楼、建文楼、逸夫楼、华侨之家）、好几个大小操场以及校园内极高的绿化率。

母校还有一些著名标识，如毗邻的南普陀寺、一年开两季的满园凤凰花、印制于录取通知书上的建南大礼堂、肃静的鲁迅广场、幽美的情人谷、秀丽的芙蓉湖、2001年建成的嘉庚楼群。

不仅如此，更令人惊喜的是其难以言表的内在魅力！

首先，学科设置和专业培养的精专与广博纵横交错。除了拥有化学、财政、会计、海洋等多个全国重点学科和核心专业系所，还开设了广泛的跨学科校选课程。当年我就选修了趣味的“初级德语”、神奇的“室、院花卉”和陌生的“电工学与电子技术基础”。其次，校园生活多姿多彩，学生社团众多，平台丰富。经校学生社团联合会批准成立的全校性学生社团有近百个，如吉他协会、环保协会、摄影协会、动漫协会、军事爱好者协会、长跑俱乐部。各种文体娱乐竞赛活动应有尽有，校园十大歌手赛、戏剧节、体育赛事、英语演讲比赛、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等推陈出新、人才辈出。再次，系列论坛、讲座和沙龙形式多样、内容充实，各类学术交流活动 and 会议规模大、级别高，尤其在85周年校庆时举办了“诺贝尔奖获得者论坛”、“中外知名大学校长论坛”和“海峡两岸论坛”等高端研讨会。复次，校内勤工助学与校外社会实践的安排人性化，贴近现实需要，各系实习基地不断增多，就业促进工作深入、成效突出，厦大毕业生在社会上广获好评……

2000年，有一段时间的每个周末，我都会来到鲁迅广场下参加英语角，从一开始怯生生地等待别人过来搭话，到后来勇敢地主动寻找搭档练习口语。参加英语角的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有学生也有老师，有校内的也有校外的，极大地提高了我的口语应用能力。次年，我又参加了图书馆学生管理委员会（学管会），真正在学生社团里得到锻炼体验，扩大了交友范围，培



养了团队协作精神。大二以后，我还经常早晨到下弦场的台阶上，或是在悠闲的傍晚踱步于图书馆僻静一隅，轻轻地朗诵外语，默默地思考人生；也曾于毕业前夕，和友人在演武场倾诉就业之路的辛酸，畅谈未知的未来。

有几个特殊的记忆片段，定格于2003年。临近毕业的99级同学们，有幸亲历了母校的82周年大庆，即将离别远行、各奔前程的我们，加深了不舍、激动与迷茫等离愁别绪。我和亲爱的舍友们相聚在芙蓉湖畔和嘉庚广场尽情拍照，又相约去环岛路骑协力车游玩。照片中的纯真笑容里，难掩分别的无奈和无声的祝福。直到我与她们一一作别一个月后，我才意外赢得留校工作的机会，虽然迟来，但异常珍贵。此后的面试过关、手续办理都按部就班，我欣喜若狂，终于如愿以偿，无愧于父母、回报了母校！

从此以后，我投身于母校教职员工的日常工作，作为一名教务人员，搭建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桥的一端，是授课的老师，另一端，是求知的学生。处在这个平凡而重要的岗位上，回想当学生时候对其职能的误解，已然站在对面角度的我更能体察学弟学妹们的需求和想法。大多数时候，行政事务琐碎繁琐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我们没有台前风光，有的只是日复一日的幕后埋首。但这样看似渺小的个人付出，却能在母校越走越辉煌的里程上添砖加瓦，我照样深感荣耀，亦懂得珍惜。2005年迎接教育部的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是我们教务人员平时点滴努力的一次大规模集中体现和检验。所有人都为母校获得九大评价指标全优倾注股肱之力，我也在这次评建工作中获得荣誉奖状，欣慰不已、兴奋难言。

2007年，我通过个人努力攻读在职研究生，迈入人生新阶段。直到2010年顺利毕业之前的三年中，我同时奔忙于工作和学习，想办法弥补念大学本科时未完结的缺憾，如学游泳、长跑锻炼。厦门大学不仅为莘莘学子创造了优越的学习条件和生活条件，也为广大教职员工提供了贴心的配套服务。从学生时代一路走来，我一直享受着母校给予的恩泽和庇护。

90周岁的母校厦门大学，已经很难用几句话来简单形容和概括：不仅依山傍海、环境优美，“校在海上、海在校中”，还有穿越狮山的校内芙蓉隧道，形成校本部、曾厝垵学生公寓区、海韵园区、漳州校区和翔安校区等多校区格局，由陈嘉庚先生创办的第一所华侨大学变为国际上有广泛影响的高水平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每一位曾经的、现在的和将来的厦大人，都以之为荣，以之为家。我与厦大的缘，将永远继续下去，今生今世，缘定厦大！



南

强

情

怀

厦门大学，我们永远的家

◇ 李耀中·社会学系·2004级

在厦大，一直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凤凰花，开两季，一季新生来，一季老生走。”新生，为这座美丽的校园带来憧憬，注入希望；老生，则为这座悠久的校园孕育了硕果，沉淀了历史。

光阴似箭，想想那时刚从高考的独木桥中一路杀出，怀着对大学的憧憬踌躇满志地踏进厦大校门，而如今，我们已离开学校出来工作两年了。回想起四年的大学生活，嘴角总会扬起一丝微笑，脑海中的记忆依然清晰可见，历历在目。那四年，我们有缘结交了一帮人生路上的挚友，初尝青春的甘甜与苦涩；那四年，我们往返于两个校区，与她们一起呼吸，共同成长；那四年，我们有幸参加了校庆85周年庆祝活动，感受其隆重与精彩……四年，时间见证了友情的甘醇，爱情的伟大，入校时的开心，离校时的不舍。南太武、森林公园、快艇、芙蓉湖、情人湖、凤凰花、白城、一条街、烧仙草、烧烤、麻辣烫……一个个看起来毫不相关的词语，也因为有了母校的串联而变得耳熟能详、清晰可触。相信，在每一个厦大人心中，都一定有着这么一个厦大情结，都一定有着一条割不断的相连血脉！

漳州校区，第二批入住学校的我们，在那有点“与世隔绝”地生活了两年。说真的，刚到漳州校区那时，我的心都凉了半截：周围是丘陵环绕，学校门口仅有两三条可以逛的街，没有公园，没有林立的楼房，有的只是一个小村庄；更糟糕的是，去一趟厦门回一趟家还得忍受车船之苦，再加上初进大学的那种陌生，对被录取专业的不满，对未来前程的迷茫……如此的种种让我整天都过得浑浑沌沌，长时间地处于“无政府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稍微好转，知道了应该学习，明白了要善于与人交往，也懂得了出门在外自己应该学会照顾自己。又过了一段时间，熟悉了学校的一草一木，认识了上学放学总是骑着摩托车纠正我们不良行为、驰骋于校园大道的校区保



安，也听惯了那每天都在耳边响起的“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亮这美丽的校园，请跟随我们的电波倾听来自校园的声音”的校园广播声……一切都变得美好起来。现在想想，在那的两年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来充实自己，思考自己的方向。生活虽然有点清苦，但校区的一切依然是一幅绚丽的风景画：现代化而又整齐有序的楼房，凉风习习的芙蓉湖，简朴而浪漫的月亮桥，红绿相间的足球场；篮球场上男生酷酷帅帅的身影，排球场上女生的翩翩起舞，游泳馆内水花四溅的健儿，网球场里清新阳光的搭档球员；春天鸟儿的追逐嬉戏，夏天百花的尽情绽放，秋天白云的千姿百态，冬天和煦的暖暖阳光。一切都是那么和谐，那么温馨！

一片海，两个校区，如果说漳州校区是梦想与希望的孕育与放飞之地，那本部便是未来与责任扬帆起航的地方。

来到本部，身上的稚气渐渐褪去，年轻的我们更平添几分成熟。浓厚的人文气息与积极上进的嘉庚精神无时无刻不熏陶、激励着我们。图书馆、自习室、芙蓉湖畔，到处都是忙碌、拼搏的身影，因为在这里，我们必须做出人生的一大选择：考研、出国，还是直接找工作。曾经彷徨、迷茫过，那也是人生的一种经历。因为，我们要对自己负责，要对自己的未来负责。目标确定之后，我们便义无反顾地往前冲，而母校，便是我们未来与责任扬帆起航的地方。忘不了与系友共同复习，准备 BEC 与公务员考试的日子；忘不了拿到毕业证书与学位证书时那激动人心的一刻；忘不了系友即将离开，依依相别的那份不舍；也忘不了过关斩将，找到第一份工作的那种欣喜……太多太多的“忘不了”，永远镌刻在心里。在我们听着《凤凰花开的路口》，在凤凰树下穿着学士服疯狂地合影留念的那一刻，我们知道，很快，我们将不属于这里。可是，我们也明白，将会有一根细细的风筝线永远地系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无论飞得多高，飞得多远，都不会忘记，在这里，还有我们的一份牵挂。在鲜红的校章盖上我们的毕业证书的那一刻，我们身上，也深深地烙印上了“厦门大学”这个永远抹不去的印记。这个印记，就像清水流过岩石一般，无声无痕，然而，当你回过头来仔细审视，你会发现，自己身上，满满的都是它的影子。

还在轮渡那工作的时候，每天早上，我都能看到厦大的校车从鹭江道上驶过，每当这时，我总会久久地伫立在那里，目送校车远去，亲切感和自豪感总会油然而生；心情不好失意的时候，我总会到厦大的校园里逛上几圈，



南

强

情

怀

看看校园里熟悉的一草一木，白城海滩边拍起的浪花朵朵，种种不快总能很快地释怀。虽然已经毕业两年，但我始终觉得，厦大还是离我很近很近，因为，有一种叫做归属感的東西，有一份叫做牵挂的感情，在羈絆着我，鼓励着我。天涯海角，沧海桑田，改变的是时间与我们的容貌，永远不变的，是炙热的厦大心！相信芸芸的厦大学子，从未将关切的目光从母校身上移开；相信芸芸的厦大学子，心中永存“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庄严承诺；也相信芸芸的厦大学子，母校建校 90 周年纪念即将到来，最想对母校真诚地说一句：“生日快乐，我们心中永远的母校！”



凤凰花开的故事

◇ 薛玉香 · 社会学系 · 2008 级

又到凤凰花朵开放的时候
想起某个好久不见老朋友
记忆跟着感觉慢慢变鲜活
染红的山坡 道别的路口
青春带走了什么 留下了什么
剩一片感动在心窝

——题记

初次走进厦大学府，是在 2008 年的秋天，那时候天很蓝、云很高，凤凰花开得正烂漫……我带着一脸的幼稚，开始了在“南强”高校的生活，慢慢地拉开凤凰花开的故事。对于厦大，似乎有千万句话要说，然而却不知从何说起。或许，每个厦大人都有自己的厦大故事，而我只不过是他们当中最普通的一例。今天在这里记录下我与母校的点点滴滴，在您九十年华诞之际，愿我们苦乐同分享！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每个从高中走过的人都会依稀记得高三那紧张而忙碌的岁月，但当时的我只要一想到自己梦寐以求的大学生活就觉得再苦再累也值得——多少次挑灯夜战，多少回通宵达旦，多少个日日夜夜的艰苦奋斗终于等到厦门大学的召唤！还记得我捧着厦大红色的录取通知书时热泪盈眶的样子，还记得我激动地念着上面的箴言：“解开这心动的一页/你开始自己新的征程/南国最美丽著名的学府/用大海的胸襟和白鹭的情愫迎接你的到来/这是无数风流人物



的摇篮/光荣与希望/托起你智慧的风帆/在四年岁月里绽放青春生命的火花。”就这样，我成为厦大千万名莘莘学子中的一员。

入学后，您为我们准备的新生开学典礼、大学生军训、本科生导师制让我很快在漳州校区这片沃土上成长起来。我来自西北，我的家乡在新疆，原以为背井离乡求学会让我思念家乡，然而没想到您却给了我家的温暖和关怀！辅导员每次到我的寝室走访，总会跟我们拉家常，对我的照顾更是无微不至；舍友们在一起的日子总是说说笑笑，就算碰到不开心的事情，只要回到宿舍，就会有人替你分担；还有，老乡会上那么多来自新疆的同学，顿时让我像回到家乡一样……真想大声喊：“厦大，我爱你！”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自强！自强！学海何洋洋！谁软操钥必其藏？鹭江深且长，致吾知于无央。吁嗟乎！南方之强！吁嗟乎！南方之强！自强！自强！人生何茫茫！谁坎普度驾慈航？鹭江深且长，充吾爱于无疆。吁嗟乎！南方之强！吁嗟乎！南方之强！”每当上午十点钟校园广播准时奏响厦大校歌，我总会为我是厦大人而自豪；身为厦大学子不能不自强不息；身为厦大学子不能不追求止于至善！我知道我考进厦大凭的是勤奋和努力，如果我在大学里放松，我也很有可能被大家放弃。所以，无论何时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我深知，大学可以成就一个人，也可能毁灭一个人，关键在于学生本人。于是，我在别人闲暇的时间里读书、写作、兼职，这不是痛苦的历程而是享受的过程——厦大的图书馆像一座宝藏等我去开启智慧之门，让我和古今中外的名流谈话；每当我在笔记本上敲下自己思想和感言，等着文字变成铅印发表，我的心里就有说不出的快乐；在校内的勤工助学和在校外的兼职不仅提供了生活费，还让我学到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这难道不是让人快乐的事情吗？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一转眼，快要毕业了，心里有不舍也有依恋；总觉得心里有个声音在说，你和厦大的故事还没有完。是的，我相信时间和距离切不断我对厦大的情感，今后无论我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母校里的点点滴滴；我要让我身边的

款 款 感 恩 之 心



人都认识厦大、了解厦大，把母校的文化发扬光大！

今年4月6号是母校九十周年的华诞，在您生日之际奉上我的心里话：
愿母校永远安康、健壮，儿女们永远爱您！

几度花开花落 有时快乐 有时落寞
很欣慰生命某段时刻 曾一起度过

——后记



南

强

情

怀

记我的导师“老爷子”二三事

◇ 廖中武 · 博士生 · 2009 级

陈孔立教授是我在厦门大学读博时的导师。老爷子是我私下里对他的尊敬的昵称，当他的面我可不敢这么叫。当着老爷子的面，我都是尊敬而亲切地称他为孔立老师。台湾研究院陈姓老师比较多，为了避免叫一声“陈老师”而使几位陈姓老师不知所呼，大家就按名字来叫。当面我也跟着这么喊，不过呢，背地里我还是叫他老爷子。

当初我要报考孔立老师的博士生时，老爷子已经 78 岁了，等我考进厦大，又读了快一年时，老爷子 80 岁了，很多人包括我的家人都有点担心：老爷子年龄大了，会不会犯糊涂啊？说实在的，当初我报考他的博士生时，也多多少少有这么点担心，报考他的博士生主要是慕名而来，他在台湾研究领域名声可大了。不过，到现在修读了快一年的博士课业，回想起这份担心，不觉哑然，这份“担心”早就烟消云散了！

回顾下这近一年和老爷子的接触过程，说说老爷子三两件普普通通的事，以飨读者吧。

记得在考博复试时，我碰巧在研究院三楼遇见老爷子，打声招呼，在院办公室报到完毕后我即转身离开。当我和一位同专业考友在楼下闲聊的空当，老爷子蹬蹬蹬下楼找着我们，让我们回楼上会议室说有些注意事项要告诉我们。老爷子又蹬蹬蹬地很快上楼，走得比我们都要快。我当时就在那纳闷，这哪像快 80 的老人啊，这不比我们年轻人的腿脚还利索吗？看老爷子腰板挺直、明眸齐齿、腿脚利索的样儿，我不觉得暗暗称奇，不过，让我掉眼镜的事还在后面。

入学后学院研究生会请老爷子给同学们做一场关于台湾历史与现状的学术报告。从下午三点开始，老爷子运用现代的多媒体设备，就着投影的 PPT，有主线、有事实，有图片、有文摘，语焉详实地向新来的同学全面而



简要地介绍了台湾的历史和现状，诙谐而简明的言语、生动的事例，带领着同学们到古代台湾巡视了一番，又回到现在，其中还点明了台湾研究中出现的认知误差。整整两个多小时，中间竟无半点停顿，其中仅有的一处小差错，在我们还没反应过来时，老爷子在三秒不到的时间内就自己更正了。那流畅的语速、严谨的思维、敏捷的反应，能让人觉得是一位近 80 岁的老人在讲学吗？同学们的掌声和热情给了老爷子最好的注解和回报。

2009 年底，省委统战部、省社科院和相关研究单位会聚厦门大学召开对台研究工作一年总结暨座谈会。老爷子的发言简洁扼要，数分钟内把自己的研究结果和体会讲述清楚，指出现在大陆政府对台工作中的失误，一点也不讳言大陆政府官员错误的言行。他一边听着其他人的发言，一边不慌不忙拿起摆在面前的香蕉，大方得体地剥食，看着老爷子那个嚼劲，不觉莞尔。老爷子的淳朴归真也由此见一斑。

据说老爷子每天都要上网看台湾方面的新闻和评论，也发邮件，每天还至少要写上千字的文稿。对于这位从上个世纪 60 年代起一直都在研究台湾问题的老专家、老学者，始终坚持和平统一的观点，希望从台湾特殊的历史经历，站在台湾人的角度看台湾问题。在台湾问题上，老爷子浸淫了快 40 年，对台湾人的心理把握得相当准确，他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有什么说什么，凭着良心讲出学者的真话，体现出学者朴质而高尚的风范。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杨锦麟先生给老爷子的祝词是“仁者寿”。香港中国评论新闻社社长郭伟峰先生说不但要看到孔立老师出成果，还希望给老爷子做茶寿。这个孜孜不倦地追寻和平统一之路的老学者老说，早日看到两岸的和平统一是他最大的心愿。

衷心希望看到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南

強

情

懷

悠悠大学岁月





南

强

情

怀

永远感谢母校

◇ 周添成 · 历史系 · 1955 级

我要永远感谢我的母校——厦门大学，因为她使我回国读大学的梦想变成现实，因为她在我走上风雨人生路之前帮我打点行装，做好准备。

我的一生，碰上过几件令我兴奋得无法入眠的事，1955 年收到厦大新生录取通知书，就是其中的一件。作为侨生的我，与其他侨生一样，回国的主要目的就是上大学学本领，毕业后为建设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考进厦大，圆了我的大学梦。翻开家谱，我的祖辈为了谋生，漂洋过海，移民到马来西亚的槟城，我是土生土长的华裔，家属中没有出过一个大学生。马来西亚是华侨华人较多的东南亚国家之一，当时尚属英国殖民地。当地华侨重视母语教育，一些事业有成的有识之士，自筹资金兴办华校，让子女们能接受中华文化，不致数典忘祖。但是，华文教育一直面临生存与发展的危机和挑战，华校经常生源不足，资金短缺，师资不足，加上殖民政府的种种限制，因此，那里的华校状况一直是这样：从幼儿园到初中较为普及，高中阶段的教育可谓凤毛麟角。我从最早就读的英校——圣约翰学校转入华校，这样才免遭人讥笑为“香蕉人”（黄皮白心，当地人对那些接受了英文教育而不认祖的华人的蔑称），也正因为我接受了华文教育，所以爱上中华文化。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东南亚侨生回国浪潮初期，我初中尚未毕业，就放弃遗产继承，迫不及待地回国读书，希望有朝一日能考上大学。记得收到录取通知书那一天，我一夜未眠，在集美中学（尚忠楼）操场上狂奔欢呼，第二天天一亮，我跑进教室，给海外的同窗好友写信报喜。后来同学说，他们收到我的信后，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来，对我羡慕不已，随后也有一些人跟着回来。

厦门大学历史系是我填报的第一个志愿，如今考上了，可以说如愿以偿，那股兴奋劲，不言而喻。至于为什么报考厦大，为什么要学历史？因为我 1952 年回国后就被送到集美中学就读。集美学校是侨领陈嘉庚先生兴办



的学校，在校期间，我经常看到校主的身影，多次聆听他的教诲，对他的为人处事和对祖国的贡献，有了更深的了解，更加敬仰他。厦门大学是他一手创办的，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他宁可不要大厦也要办厦大的精神感召了我，因此，我决定考厦大。关于考历史系，我当时还不懂什么古为今用、以史为鉴的道理，但是，我深感祖国的历史上下五千年，值得我们好好研究。

厦大的四年，在我的人生旅途上是短暂的，但它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我经常把在厦大的四年当作我正式走上人生舞台之前的最后彩排，它决定了我以后演出的成败。

厦门大学当年的校园，虽然没有今日厦大那么美丽壮观，但在当时诸多国内大学中，仍是佼佼者。我们经常听报告、观演出、看电影的建南大会堂，早已雄伟地屹立在山丘上，面对波澜壮阔的大海。记得我们曾在这里聆听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同志的报告，报告之生动，令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们还在这里观看了总政文工团的演出，演出之精彩，令我们如痴如醉。集美楼上有“鲁迅纪念室”，里面陈列着鲁迅先生上世纪20年代在厦大任教时用过的物品，让后人瞻仰学习。那新建不久的图书馆，藏书丰富，是知识的海洋，是我们经常遨游的地方。学生的宿舍不仅宽敞明亮，连名字也特别雅致，如芙蓉一、芙蓉二、映雪楼。生活这样的环境中，心情为之舒畅。当然，更令我感到自豪的是，厦大人文荟萃，校长是中国科学院原学部委员、著名经济学家、《资本论》的译者之一王亚南教授；教务长、化学系系主任是中国科学院原学部委员、著名国防化学专家卢嘉锡教授；生物系系主任是曾任厦大校长的著名生物学家汪德耀教授；中文系系主任是留学哈佛的著名文艺评论家郑朝宗教授；历史系系主任是明清史专家、《中国通史》撰写人之一傅家麟教授；人类博物馆馆长是著名人类学家林惠祥教授；还有世界文学名著《鲁滨逊漂流记》第一部中文译本的译者、中文系教授徐元度……他们都是我们的楷模。他们的学术报告、科学讲座，我们都赶去聆听。记得我还特地买了一本徐元度先生翻译的《鲁滨逊漂流记》，请他为我签上大名，当作纪念。林惠祥教授是归侨，他在马来西亚曾任檳城钟灵中学的教务长（即校长），我曾在钟灵中学读过书，我们一见如故，我把从南洋带回来的《马来亚华侨史》呈给林教授转送给人类博物馆。

1956年，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纷纷行动起来，厦大也不例外，祖国大地迎来科学的第一个春天。厦大的广大师



生受到莫大的鼓舞，我们除了学好规定的课程外，自己也制定科研计划。我从自身的条件出发，确定今后的研究方向是东南亚华侨史，因为这一学科当时刚起步，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厦大于1956年建南洋研究所，由校党委书记陆维特兼任所长。我是归侨，熟悉南洋的情况，更重要的是，我懂英文、巫文和印尼文。计划定了以后，我平时看书就多注意这方面的资料，与此同时，业余时间强化自己的外语，与历史系的两位老师合译《史前马来亚》。一头埋进书堆，期盼有朝一日成为这一领域的学者。愿望是美好的，但因种种原因，终成泡影。不过，这一段时间的用功并没有白费，对我以后的学习、工作都有好处。比如我在25年的教学工作中，除了较出色完成教学科研任务外，业余写作、翻译等都有所建树，获得不少荣誉与成果。1984年以后我被任命为浙江省侨办副主任，从事侨务工作10余年，能得心应手，在工作中重视华侨历史与华人现状的研究，创办《浙江侨声报》与筹建浙江华侨华人研究会，鼓励支持浙江科研单位开展浙江华侨华人问题研究，这些都应该归功于在厦大时向科学进军的努力。

1957年，根据中央的部署开展整风“反右”运动。大学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首当其冲。我们那一届两个班60人，当年就错划了10多个右派。我回国后听说过“三反”、“五反”运动，但从未参加过，这一回亲身体会了运动的滋味，亲眼目睹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场面。在“反右”中，我有几个特别要好的朋友被划为“右派”，他们被揪出来以后，我不肯落井下石，在无法证明我是“右派”的情况下，只好把我划为“中右”，内部控制使用。这以后，许多平时要好的朋友，为了自身的安危，对我避而远之，让我一时成为“另类”。面对这一冷酷的现实，我用英国诗人伦纳德·尼莫的一首题为“做我自己”的诗来激励自己：“我兴许不是最快/我兴许不是最高/或最强壮/我兴许不是最好/或最聪慧/但有一件事我可以做得/比别人好/那就是/做我自己。”“做我自己”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铭，不管在什么环境下，不论人们怎么看我，我都堂堂正正地做人，认认真真地办事。这一切，使我在风雨人生路上，在后来经历的多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能够经受考验，正确对待。

我们这一届毕业的同学，因为经历了“反右”斗争，感情上受到伤害，不像其他届的同学那样欢欢喜喜、高高兴兴，举办一次又一次的同学会，但我们之间通过书信、电话、走访，有来有往，还维持着难忘的友情。我们永



远感谢母校。

母校 88 华诞时，我写了一篇短文《感谢母校》，刊登在《厦门大学报》（第 823 期）上。2011 年是母校 90 华诞，我写这篇《永远感谢母校》，以志纪念。但愿 2021 年母校百岁时，我还活着，脑不痴呆，手不发抖，再给母校撰写“永远的感谢”。



反空袭、反炮击中的校园生活

◇ 李世梓·物理系·1955级

我原是福建师大附中的学生，于1955年考取厦大物理系。50多年过去了，但在反空袭、反炮击斗争中坚持办学、教学、科研的校园生活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在紧张的大学生活中，我们经受了战火的考验，见证了艰苦的岁月。

地处前线 屡遭袭扰

在中学期间，家乡福州就频遭蒋帮飞机的严重袭扰。尤其1955年1月20日，10多架美蒋佩刀式飞机携带大量燃烧弹进行狂轰滥炸，市区一片火海，火光点亮夜空，烧毁民房数千间，死伤200余人。时临除夕前夜，无家可归者不计其数，至为凄惨。福州的同学大都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因此，对去厦门前线求学，有一定的思想准备。记得上学时，我和10多位同学于夜间20时（为防空袭，白天不通车）乘坐长途汽车向厦门进发，沿路黑灯瞎火，汽车也只开小灯。车子经过海堤时，只见海上闪烁数点渔火，脑海中顿生对前线的荒凉感和神秘感。清晨5时抵达车站时，迎新队伍早在那里迎候，于是匆匆上了校车，到校即被编入民兵组织。在校园里，进入眼帘的除了远近壮观的校舍外，还有教室、宿舍、食堂附近遍布着的防空壕洞。一有空袭警报，大家就按民兵编队撤进壕洞。1956年，国家还拨出巨资在五老峰下开挖大型防空岩洞作为教室和避弹所。后来，由于我国防力量不断加强，敌机的袭扰逐渐减少，但我们也适应了边防空边学习的生活。

但在1958年，蒋帮变本加厉地将母校作为目标，于9月8、9两日再行炮击，数十发炮弹击中校园，不仅造成校舍的严重受损，还重伤了化学系一名同学，广大师生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再度受到严重威胁。因此激起全校乃



至全国、全世界人民的极大愤慨，纷纷来电或派慰问团进行慰问，称赞母校是在炮火袭击下坚持斗争、学习的英雄大学；称赞厦大师生是“挺立在海防前线的不屈战士”。

同仇敌忾 发愤学习

蒋帮的袭扰不仅没有压垮厦大师生，反而激起广大师生教与学的热情。大家同仇敌忾，纷纷表示要发奋学习，把空袭失去的时间夺回来。老师们不断改进教学，使内容简而精；学生们更加主动、争分夺秒抓紧时间。物理系教师在课堂教学之外布置大量参考资料，我们一有空闲就钻进图书馆、资料室。节假日处理好一些必要的事务后，我们就跑到南普陀后山僻静处自习。老师还主动下寝室辅导，同学之间互帮互学蔚然成风，因此在学业上多取得优异成绩。我班同学毕业后多被全国各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录用，一些同学还被选送进重点大学深造。

加强科研 报效祖国

在严重空袭、炮击干扰下，母校不仅在教学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在科研工作方面也齐力奋进。记得物理系吴伯僖老师和化学系江培萱老师联合研制“电致发光”材料，我们在实验室周围都能闻到浓烈的硫化氢气味。化学系的卢嘉锡、蔡启瑞老师及生物系的郑重等老师，也分别率领年轻助手开展科研创新课题研究，取得许多成果。同时，学校还注重学术交流和人才引进。校领导邀请适从美国返回的半导体专家林兰英博士来校作学术报告，后来她在北大教学，国家特在该校开设全国唯一的固体物理（即半导体）课程，她还从厦大物理系高年级学生中抽调一部分去该班深造。

临战井然 扬我校风

地处海防斗争最前哨的母校，不断发扬光大“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校训精神，在对敌斗争年代，师生员工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一心一意扑在办好人民大学的崇高事业上。虽然当年母校的校舍比较简陋，根本没有



现代化卫浴等设施，生活极为不便，大家没有一句怨言。校区中心还是一片农民的稻田，周边还居住着不少农家。由于管理完善，校区治安保卫工作有序，几达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境界；尊师爱生、文明礼貌、爱护公物……形成风气；奇装异服、蓄发烫发几乎绝迹。校刊、广播和《人民厦大》等宣传工具不断表彰好人好事，同学们都为争当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的前线大学生而感到自豪和荣光。

入学翌年，鹰厦铁路竣工通车，校主陈嘉庚灵柩返梓，全体师生都冒着凛冽寒风，步行 10 多里到火车站迎接。当总政歌舞团来校慰问时，师生们（包括校领导）更是列队在校门外迎接，他们感到母校师生的欢迎太隆重了，不敢接受，说是团长因故暂未到来，叫大家解散。当晚他们在建南礼堂演出时，大家秩序井然，每个节目演毕均受到热烈掌声。在演出谢幕时，大家更是久久不愿离席，欢声雷动，掌声经久不息，深受赞扬，说厦大真是名副其实的文明礼貌学府。

可见逆境最能锻炼人。母校在上世纪 50 年代经受战火考验而越办越好，越战越强，师生队伍不断壮大，教学科研双丰收。厦大师生的言行举止、待人接物等文明行为不仅在绿岛有极好的口碑，在全国也深有影响。1959 年，全国举行教育成果展览，福建省展厅的“前言”周围摆满了蒋帮炮击母校的弹片，引起中央有关领导和广大参观者的注目，他们见到母校展示的成果后，纷纷盛赞厦大能在对敌斗争艰难环境下取得如许成绩，实在难能可贵！



在母校的峥嵘岁月

◇ 郑继坤 · 历史系 · 1956 级

1956—1960 年，我在厦门大学历史系学习。在母校四年是我人生征程中一段不平凡的永志难忘的峥嵘岁月。

母校胜似母亲

我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飞云江中游的文成县，这里山清水秀，以明代开国功臣刘基的谥号为名。在旧社会，这里“绿水青山枉自多”，我家祖父辈、哥哥、姐姐都是文盲、半文盲，唯有我幸遇新社会，初、高中，政府免除学费，还享受助学金，完成学业，1956 年考取心仪的厦门大学。按我家庭状况，是无力供养我读大学的，是母校给我解决了生活、学习费用。我记得，温州到厦大的路费是公家报销的。1956 年 9 月入学，本年级分甲、乙班（1958 年 3 月合并为一班），共 97 个同学，来自 8 个省市，有应届生，有响应“向科学进军”号召的复员军人、有来自干部队伍的调干生，有来自印尼、马来亚、越南、泰国、日本、缅甸、老挝的侨生。学校免费提供住宿，我住过芙蓉楼、群贤楼，格子铺，八人一室。母校不收学杂费，每月给我 13.5 元伙食费，还补助 5.6 元生活零用钱，买点日用品，使我食无忧。这是母亲无能力给我解决的。

在母校，主要是学习，老师教我知识，给我关爱。我记得：年逾古稀的叶国庆教授教我上古史、史料史；不惑之年、精灵的罗耀九老师教我秦汉史；清瘦、儒雅的韩国磐老师教我隋唐史；胖墩、声音洪亮的陈诗启老师教我明清史；清秀、苗条、雅静的庄解忧老师教我马列主义；潘懋元老师教我逻辑学，讲得条分缕析……“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我内疚，我感念，我曾向班主任黄松英老师借过钱，至今未归还。我曾向班主任包定



南 强 情 怀

环老师提出不想读书，参加生产劳动算了，包老师循循劝导我完成学业，坚持大学毕业，师爱无疆。

政治风暴的锻炼

1956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国内外政治风云骤变，国际上发生“波（兰）匈（牙利）事件，国内开始党内整风，大鸣大放，1957年开始“反右”斗争。班级里有些同学怀着对党的赤诚之心提了些意见，侨生在国外言论自由惯了，也在班内散布一些言论。1957年6月，班级里的12位同学首先起来反击“右派”言论，28日校党委停课“反右”，9月、10月继续“反右”，班级揪出一批“右派”分子，大约10人，戴上“右派”帽子，监督劳动，打扫卫生，清扫厕所。有的同学出身好，被划“右派”，不服，遭受到批斗；特别是“右派”侨生，备受凌辱。历史是一面镜子，班级“反右”错了。后来，班里的“右派”分子一一得到平反，他们经受严峻考验，许多人为社会、国家做出贡献，有的被评为省、市劳模。我生平第一次经受政治风暴的锻炼，领教了政治斗争浓浓的火药味。

炮火下学习的考验

五六十年代的厦门是个特殊的地方，母校处于双方互相炮击的敌对状态。朗朗晴日，站在五老峰上可隐约看见敌人占据的大担、小担及远处大小金门岛。1958年8月23日，我解放军炮击金门，9月26日、11月3日金门炮击厦门、同安等村庄，炮弹二三百发。9月8日，在“全民皆兵”氛围中，学校成立民兵师，我班旋即在市郊成立民兵连，劳武结合，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军事训练和劳动。那时，白天学校有疏散隐蔽的准备，夜晚常有炮声，炮火闪耀。我夜里常参加校区巡逻，以摇铃为信号，提醒同学们不要睡得太深沉。有一次，我只身沿海滩巡行，看见不远处刚落下敌方金门一颗炮弹，炸断大树，炸出一大坑，幸无人畜伤亡。学校在敌对状态下办学上课，还能维持正常教学秩序，当时保密，后来得知厦大外的胡里山炮台上有强大的解放军守护着学校安宁。在炮火下学习，在炮火下成长，在火线上练兵，厦门大学是海防前线的英雄大学，这考验着我们。



在劳动、炼钢中磨炼

党的教育方针是为无产阶级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1957年，全党整风“反右”斗争后，全班到市郊五通乡下边村与农民同住、同吃、同劳动，参加为期两周的劳动锻炼，主要是挖池塘。我目睹大城市来的同学和侨生第一次参加农村劳动的忸怩丑态，写了一篇散文，刊登在《新厦大》上（1957年12月3日）。1958年秋天，党中央发出为1070万吨钢铁奋斗的号召，学校坚决响应。我系在党支部书记李金培率领下，开赴龙岩马坑钢厂，垒高炉、做风箱、伐木、挑炭，奉命参加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发出“头可破、血可流，不出铁水誓不休”的誓言。我班青年男女主要到陡壁悬崖的深山挑木炭，半天一来回。班上“三坑廿勇士”之一的王西农同学一担能挑200多斤，我凭着蛮力、憨劲也挑上170斤。1959年1月，我们在龙岩东肖单科独进上课，班级发动同学写诗吟唱炼钢感受，刊出油印诗集《红日》，共41首，诗集上刊有我的《登山挑炭》、《进山吟》等自由诗4首。那时，我被评为“校生产劳动，对敌斗争积极分子”。大学生长期参加生产劳动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历史不能重演，历史经验教训值得记取，但参加炼钢劳动对个人是一种磨炼，是人生的宝贵财富。

在大跃进中实践研究

1958年是大跃进的年份，1959年8月党中央提出“反右倾、鼓干劲、持续大跃进”的号召。我班青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继作跃进态势。1958年底，老区龙岩东肖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教改运动，千万张大字报像千万颗炮弹轰击着当年的教育体系。1959年2月，班级开展规模空前的调查实习和写书工作，建立15个据点，跑遍福建省10多个县市，编写出15部社史、革命史及调查报告论文30余篇，共160万字。11月，班级掀起三次规模空前的群众性科研热潮，写出200多篇论文、译文，80余篇读书报告，11本近代史小丛书。1959年最后10天，完成元旦献礼论文100篇，期末考试成绩满堂红。1960年最后一个学期，班级向高精尖进军，苦战两昼夜，编辑了《毛泽东论世界现代史》等30万字的摘录4本。接着，编写完成《中国



农业合作化》、《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史》（魏晋南北朝部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部专著，共 140 多万字。同时，我们又积极投入教改、学术批判活动，编写一整套中国史、世界史的教学大纲和讲授提纲。我积极参与，分担应尽工作。故此，我班于 1960 年 5 月荣获“厦门市社会主义建设红旗突击队”、“福建省青年先进集体”称号。青年是时代的先锋，那时我们青年最听领袖毛泽东和党的话，深深打下时代的烙印。那个时代，大搞编写，作为编书实练，无可厚非。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习了一段时间，我们于实践中学习不是很快乐吗？历史是一个公正审判官，历史是一杆公平的天平，审视 50 年前敢想敢干的闯劲，编出的论文、读书报告、专著有多少含金量，大家心知肚明，放在历史仓库里储存吧！

校训自律自励

我在母校度过四年峥嵘岁月，有的同学提前毕业担任校马列主义教员，有同学在反“右”反“坏分子”斗争中罹难。1960 年 8 月，全班有 74 位同学走上工作岗位。我毕业后，以母校“自强不息、止于至善”校训自律自励，在不同岗位上奋发向上，向往“至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被评为市级机关优秀党员，是副县（处）级干部。花甲退休后，体健脑清，依然参加社会工作，发挥点余热；古稀年之后还赢得过“双奖”（2009 年温州市鹿城区地方志先进个人、中共温州市委老干部局举办“我与温州 60 年”笔谈活动征文一等奖）。我离开母校后，时常惦记着母校，温州学子，每每聚会，畅话母校取得的每项成就，正迈向世界一流大学，我们无不欣欣鼓舞，我为身为厦大的学子而骄傲而自豪！母校永驻我心中，母校是心中的最爱！



厦大，侨生来了

◇ 宋洁流·中文系·1956级

厦门大学今年建校90周年，我们200多位第一批侨生也度过了不平凡的50年。

我从泰国归来，原在北京中国新闻社总社工作，手中只有高二文凭，总觉得不够用。1956年，机会来了，国家号召投考大学，北京华侨补习学校招生，我们200多位侨生进了补校。厦门大学派了教务处长章振乾先生来北京做侨生的细致工作，叫大家报考厦大，不要害怕金门的炮轰。其实，侨生什么都不怕，后来，大部分侨生都考上厦门大学。

1956年8月底，厦门大学包了一节车厢，由校团委书记李燕棠带队，200多名侨生乘火车南下厦门。途中，我们在上海住了两天，参观了苏联展览馆，还逛了百货商场。李燕棠给我们发了临时的布质校徽，我的号码是“210”至今仍保存着，留作纪念。

离开上海，我们经杭州、上饶、建阳至南平。在南平过了一夜，遭遇一场大雨。南平到福州不通火车，我们改坐船到福州，在福建师范住了两天，第七天才到达目的地——厦门大学。

到达目的地，大家无比高兴。第二天，党委书记陆维特接见我们，他说：“我也是归侨，你们回来要好好读书，不要浪费时光。”学校组织大家去鼓浪屿，我们第一次登上日光岩。过了几天，我们约了20多人，一同去集美，拜见了陈嘉庚先生。陈先生见到我们，很是喜欢，问这问那，要我们努力读书，好好做人。

我们有的第一次回到“唐山”，吃饭有些不习惯，学校在竞丰膳厅后面开办了一个侨生食堂，供应印尼沙茶、花生汤、辣椒等，侨生很满意。

我们这一届同学90多人，分成甲乙丙三个小班，便于上俄语。我们班有5位侨生：黎宗科（印尼）、饶福生（印尼）、郑添士（马来西亚）、刘浩



南

强

情

怀

然（菲律宾），还有就是我。50年过去了，我们都七八十岁了，仍情同手足，信来信往。古人蒋捷说得对，“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50年仿佛一瞬间，怎能叫人忘怀呢！



厦大校训激励我们勇往直前

◇ 黄月周·海外教育中医系·1956级

1953年春季，印尼万隆华侨中学学生人数剧增，初中一学生报名入学的多至两三百名，在师资缺乏情况下，校长及教导处就请一批上午班高中三同学教下午班初中一的课。初出茅庐的我们，很乐意接受校方的邀请，无忧无虑地担负起教学工作。一年过去了，我们总算读完了高中，我们的学生也升到初中二，尔后我们从初中一教到初中三的课程，接着学生就要读高中了。此时此刻，我们就开始彷徨，能胜任高中课程的教学吗？

1956年迎来了喜讯——厦门大学海外函授部向海外招生，我们带着喜悦的心情纷纷报名参加，结合各自的业务选择报考学科，我选择数学专科。三年内，我如饥似渴地读完算数、代数、平面几何、立体几何、三角、微积分等，参加结业考试（由万隆华侨总会代办），获得数学专科结业证书。这样的函授学习艰苦一些，因主要靠自学，身边又没人指导，然而作业通过邮电局寄往厦门大学，有关的老师批改后再寄回来，每次收到批改回来的作业，真有说不出的喜悦，厦大老师非常认真负责地一题一题批改我们的作业。三年的函授学习收获甚大，充实了学识，我们就更有信心搞好教学工作，能安心留在印尼参与教育广大华人子弟。由于不断学习，我终究胜任高中数学的教学，不辜负学校领导及学生对我的期望！

1966年封校后，曾彷徨好多年，为了维持家计，我们夫妇曾做小本生意。1973年，万隆康源中医针灸诊所逐渐扩大，工作上需要支持，当时我未曾学过中医，然而邀请我投入这项工作，在同事们支持下，我边学边工作，逐步学习中医理论知识。我们的诊所面向大众，收费低，来看病的各阶层都有，所以病种就多样了，有内科、外科、妇科、神经科、儿科、五官科……为此我心里很不踏实——未正规系统学习中医，怎能搞好治病救人工作，行医是人命关天的事，不能有丝毫差错。



1980年，厦门大学海外函授部中医系复办，再次给我们带来喜讯，我马上报名参加中医内科与针灸科。函授学习很艰苦，华语被禁止使用，中文书籍不许进口，教材邮寄或海关都没能通过，只好请厦大教务处将教材寄往新加坡，再托做生意的朋友带回万隆。在厦大中医师的热诚教导下；四年内我们自学了“中医理论基础”、“中药学”、“方剂学”、“针灸学”、“中医内科学”、“伤寒论”、“温病学”、“内经”等基本中医学课程。厦大函授部的刘孔藤、洪天吉、陈鼎新、毕大卫、吴国莹等老师批改我们的作业。

1984年，我们赴母校厦门大学实习，医学这门科目实践性很强，学院规定必须在厦大参加临床实习才能参加结业考试。薛淑贞老师负责教务，关心我们的学习生活，是函授生的大姐。针灸科由刘孔藤老师、陆帆老师、周然密老师指导。“中药学”、“方剂学”由彭德宁老师、刘左达老师负责教学。“温病学”及“内经”各由林志南老师、王长荣老师讲课。中医内科的临床实习由林呈瑞中医师、邓光国老师、彭德宁老师指导。黄建军老师给我们讲解子午流注，王彦晖老师讲解四诊的切诊。函授部还安排我们到厦门市中医院见习中医内科、针灸以及中医妇科，厦门市中医院病人的病种更多，由施能云、吴网治、杜锦海、涂福英中医师临床指导，因此受益匪浅。另外，厦大还请了福建省有名的中医专家如陈应龙、盛国荣、康良石等老医生给我们讲课。当时一起参加实习的函授生有来自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加拿大、瑞典、缅甸等国的华人，大家深深体会到厦大老师的谆谆教导，生怕得不到好成绩，对不起老师们，因此丝毫不敢怠慢。上午到厦大医院临床实习，午后到教室听课，晚上做作业，每天学习很紧张。80年代，中国各方面条件很差，教师待遇微薄，买食品用粮票，但物质条件差、交通不便并未打消大家的学习热情。厦门是花园般的城市，厦大背山靠海，学习环境非常优美，是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创建的第一所华侨办的大学，现在已是全国重点大学。

在厦大四个月，参加中医科临床实习，聆听中医专家讲学，收获甚大，我们打下扎实的中医学基础，获得临床经验。1984年5月，学院带领我们参加纪念林巧稚医生的讲座，林巧稚医生是早年北京协和医院有名的妇产科博士，是中国研究妇科肿瘤的前辈，1901年出生在厦门鼓浪屿。为纪念鼓浪屿的优秀儿女，鼓浪屿修建了一座林巧稚妇产科医学博士博物馆——毓园。在讲座会上，几位妇科医生强调，用西医疗疗妇产科疾病，副作用往往



大，有些激素治疗可用中医药代替，这激励我们学好中医妇科。从厦大实习回来后，我继续参加中医妇科的函授学习，指导老师是周淑平中医师。我在临床实践中认识到，有些妇产科疾病用中医药治疗疗效显著且无副作用。学无止境，参加函授学习，培养和锻炼了自学看书的能力，我们身为中医，必须懂得现代西医知识，这主要靠自学，勤看书、勤打开网络学习，以提高医学知识水平。

20多年来，我去厦门共有五六次，曾参加厦大成立80周年庆典；参加厦大海外教育学院50周年院庆；或去拜访亲友，每次都得到厦大中医老师的热忱接待，与老师交流临床经验，我们的友谊是永恒的，你们的教导使我们能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医学，为大众解除疾病带来的苦难。中医学是中国的伟大瑰宝，几年来中医学已走出国门传播到世界各地，已是世界人民防病治病的重要工具，各位厦大中医老师你们是中国伟大瑰宝——中医学的辛勤园丁和传播者！

上大学是我们自幼的愿望，然而留在印尼的我们没法实现这个愿望，有幸厦门大学函授学院开办数学系、中医系等学科（如今中医系已合并入厦大医学院），厦门大学是我们的母校，我们深深感激母校，我们牢记她的校训“自强不息，止于至善”！



南

强

情

怀

那个年代特别的事

◇ 蔡秀玉 · 物理系 · 1957 级

消灭麻雀

我是 1957 年考进厦门大学物理系的，逝者如斯，时光花开花落地流逝了 50 多年，但久远岁月的尘埃淹没不了那个年代特别的事，深刻记忆难以忘却。

不知哪位“专家”恨批麻雀啄食田地里的稻麦谷子，是人类的天敌，必须消灭干净。可这小精灵在空中飞，就是用飞机炸大炮轰也不可能杀绝。于是“专家们”又有高招妙计，提出用人海战术驱赶麻雀——不让麻雀们停下来吃、喝，逼它们不停地飞，以便把它们饿死、渴死、累死，就是不死，其中枢神经也会受到严重破坏，失去繁殖力，使它们断子绝孙，以让麻雀物种永远从地球上消失。我们这些幼稚愚蠢的学生竟相信这荒唐的谬论，也参与荒唐的行动。大家齐心协力地把宿舍里（有的还回家）的脸盆、铁盒、碗、杯……凡能敲出声音的都抖擞出来显威风，每天守着天空，看到麻雀不管是停下来，还是在空中飞，个个使劲用力敲，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以制造最大的噪音。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可悲的是被折磨致死的何止小麻雀们，燕子、杜鹃、乌鸦……也惨遭横祸！可后来的结局是：很长时间莺歌燕舞不见了，稻麦不但没增产，龙眼树也不长龙眼，往后几年还普遍发生虫灾！

回忆这件事，当看到小鸟儿在蔚蓝天空中飞翔，我们应该忏悔！消灭麻雀还不是那个年代特别大的事，我底下要说影响我们学习生活的特别的事。



五老峰下的防空洞

1958年夏，结束了一年紧张的学习生活，本应放假，可学校安排我们到厦门郊区曾厝垵曾塔乡劳动锻炼。8月23日那一天，大家和往常一样与当地农民扛着锄头挑着粪桶到地里干活，突然接到学校的紧急通知，说晚上要炮轰金门，为了安全，要同学们疏散到附近的掩蔽山洞里。刚躲进去就听到连绵不断的爆炸声，第二天晚上爆炸声由远而近，一浪高过一浪，后来竟在洞口附近振聋发聩地炸开了，原来大担、二担的国民党军发现掩蔽洞里有人，轰炸是冲着避难的人而来的。太危险了，学校立刻下令全部人员撤回本校，大家提着行李连宿舍都不回，到了学校就一头钻进厦大后山五老峰的防空洞里。

1969年苏联挑起“珍宝岛事件”，为响应毛泽东“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略指示，举国上下掀起“深挖洞”群众运动。我那时是福大的一名教师，亲自参与“深挖洞”劳动，深刻体验到，与厦大五老峰的防空洞相比，福大赤手空拳挖出来的防空洞的规模气派品位都远远逊色。厦门地处海防前线，建设都适应战备需要，厦大的防空洞因此建得特别牢固，由专业施工队用空气压缩机风凿机碎石机矿车和铁轨开凿出来，工程庞大、设备齐全、宏伟壮观。防空洞内高三四米，宽四五米，主洞分洞交错延伸，四通八达，像是地下长城，能容纳几千人。有排水通风，有小型发电机，能装电灯通电话和广播喇叭，有供水卫生间……洞顶和洞壁全是花岗岩，简直是铜墙铁壁，就是广岛那样扔下原子弹，也不会危及洞内人员的安全。

因为不要上课不要批判“白专”道路不要劳动，年轻人可以有说有笑嬉戏玩耍；食堂又送来可口饭菜，所以刚开始大家都兴奋不已，也很开心！可没多久，个个烦闷性躁乏味疲倦惊恐不安，原因很简单，洞内没自由、更缺乏阳光。想到“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诗句，深刻体会到自由的可贵；更深刻感受到万物生长靠太阳，没有阳光无生命，何况生活！

想起防空洞的日子，虽然时间不长，但值得珍惜的是我们曾经拥有过。



玉山炼钢铁

“八二三”炮战后，大炼钢铁运动席卷全国，厦大也被卷进，我们班除少数人留校保卫校园和到漳州搞科研，大部分同学被送往矿区。在民兵连长带领下，我们从厦门坐火车到华安县的溪南坂车站，与当地民工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赴玉山矿区，战斗的口号是“为 1070 万吨的钢铁任务而奋斗”！

所有男女生，衣食住行全在山上。刚上山首先解决住房问题，在农民的协助下，砍树干割茅草，很快盖起男女分开的两间茅草屋，床铺由树枝搭成，铺上稻草放上草席，柔软得真可与“席梦思”软床媲美！可气的是那茅屋经不起风吹雨打，当风雨来临时，我就想起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诗句“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体会到杜甫生活的艰难。后来农民们找来坚韧的藤绳和桐油纸，才暂时缓解这困境。

开矿的工具是三根竹条插进铁砣里做成的八磅重的铁锤，直径三分和长半米的钢钎及炸药。每十人一组，每组发两套工具，任务是用铁锤击打钢钎，钢钎在巨大的矿石上打个洞。打钎时要有足够大的臂力高举铁锤，还要准而快地击打，最初扶钎的人的手常被砸得叫苦不迭，经过了数十回合的磨炼，我们很快地掌握诀窍，能与农民工比高低了。我这女生，巾帼不输须眉，在矿区的四个月里和男同学一样抡大锤干重活。

打好的洞要放炸药爆炸，才能把巨大的矿石炸碎，这只有胆大心细手脚灵活的男同学才能愉快胜任。放炮时最怕哑炮，当你走近要处理时，它突然爆炸，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幸好我们总算安然无恙。

开出来的矿石要运到山下 10 公里远的小高炉冶炼，开始靠人力，一担担扛或挑。后来同学们搞个小发明，从山上拉一条铁线到山下，利用重心，矿石自动从山顶滑到山下。可因惯性大冲力大，刚到山下，篓筐被撞得稀巴烂，矿石撒得满地都是，功亏一篑。我们正要进一步改进技术，学校紧急通知返校了。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玉山曾经是我们足迹到过的地方，翻开历史折痕的那一页，如今的大学生很难想像，当年厦大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学生和一群斗大字不识的农民只使用磅锤和钢钎就要炼出“年产 1070 万吨的优质



钢”。天真可爱的我们相信自己是“剑锋所指，所向披靡”的“英雄好汉”！

鼓浪屿上课

学校决定偃武修文，斩断那些自我消耗的战斗，全体同学打道回府。可海峡两岸形势剑拔弩张，厦大更是大担、二担、小金门国民党军虎视眈眈的目标，炮弹随时在校园开花。为了安全，学校用心良苦，不惜麻烦和劳苦，决定先在鼓浪屿安顿下来，但几百号人要吃要睡还要上课体育运动，在那毫无教学设备的弹丸之地，要做到这些谈何容易？可我们确实在那里安营扎寨，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生活。厦大建校 90 周年以来，两次避难，另一次是抗日战争，迁校到福建长汀。

上课和食堂集中在八卦楼；男生住港子后一栋三层的小洋楼；女生住在教堂里。天气暂热，有时到了晚上男生们会卷起凉席到菽庄花园九曲桥上渡月亭露宿；有时会结伴到海里游泳。有一次，游泳时正值退潮，他们看到了一条约一米长银白色身上光滑无鳞的大鱼，被搁在凹陷的岩石上，正努力挣扎脱离险境，他们想去助一臂之力，可那鱼力量特大，无法靠近，幸亏它自己拍打翻腾几下，翻个身游走了，后来才知道那是国家一级保护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白海豚。女生住的宿舍拥有“曲径通幽处，园林无俗情”的幽美环境，我们最喜欢拿把椅子坐在教堂走廊下，静静地享受昔日基督教徒的虔诚和洋人的生活气息。

校园炮战的阴云并不影响我们把整个鼓浪屿淋漓尽致地玩个痛快，那似琼楼玉宇又具异国情调的西洋楼群，那纵横交错上下起伏的柏油马路及日光岩菽庄花园植物园海滨……都使我们流连忘返，如今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南 强 情 怀

易世移时忆厦大

◇ 郭仁松 · 外文系 · 1959 级

母校即将迎来九秩华诞，而我于 1959 年考入厦大，与母校相依了 52 年。当年入校的情景，如今回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犹如发生在昨日。

1957 年秋，我从上海工业管理学校毕业，分配到福建工业厅，不久下放到铁矿筹备处，即后来的三明钢铁厂（公司）。1959 年 5 月，经厂与省冶金厅厅长（省工业厅重组）批准，准我一周假，备考高考。8 月的一天，当我接到厦门大学的录取通知单时，兴奋顷刻涌上心头，夙愿已偿——迈入著名高等学府。

斯时，我直接从三明到厦大外文系报到。1959 年 8 月，12 级以上大台风侵袭厦门，我是在台风登后第二三天到校的，当时看见囊萤楼（外文系所在楼）西边的印刷厂与食堂被夷为平地。据说，厦门 60% 的屋顶片瓦不存，碗口粗以上的树木无一不被折断或拔地而卧。我们到校后，怕海啸海水上涨，入夜不敢住寝室，要抱着卧具随时准备到高处觅宿地，三餐则由食堂师傅推着小车送饭，这样的日子过了几天。接下来，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平整校园与准备开课。外文 59 级 60 多人，一个年级分为 4 个小班，教室就在囊萤楼或同安楼。当年的外文系偏处校园一隅，与其他系不一样，男女生宿舍在同一楼，与校运动队共一食堂。每天清晨，从囊萤楼及其前面的池塘周围传来朗朗英语声。此景此情，终生留在脑海，抹不掉。

峥嵘岁月“红旗班”

海峡两岸多年剑拔弩张，甚至干戈相见，厦大又地处海防前线。1958 年 8 月，母校曾遭台军炮轰，所以不久，我们就参加挖防空洞的劳动。防空洞开在山里，劳动强度很大，但我们干得很欢；不久，就是国庆 10 周年，



我们在防空洞里度过这个隆重的节日。我们还在长达 1700 米的海防线上站岗放哨，上半夜是女生值勤，下半夜则是男生。我作为指导员，多次查哨，基本上通宵不眠，翌日则照常上课。当年，全校八个系，每个系有一个班级要进行军训，我们 59 级代表外文系，参加了 57 毫米高炮的训练，每周半天。我们还曾到灌口参加农村劳动，插秧 15 天，开始猫着腰，后来几乎是跪在田里干话。为了战备，背着行囊，徒步拉练 70 公里到郊区。有一次，九龙江上游发生山洪，冲下当地林场大批木材，厦门是拦截木材的最后关口，我们下海捞木头，传说，有两名同学被蒋军掳走。我们在校几年，正是国家困难时期，生活比较艰苦，虽有 27 斤定粮，但副食基本上是清水煮菜（每个系一亩地，自己种菜，每餐一大盘卷心菜），很少有荤的，劳动与军训的任务又如此繁重。相当部分新生来自城市（如沪、穗、榕、厦），还有 23 名侨生，他们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但大家毫无怨言，积极投身各种活动，表现出色。

由于我们在各项活动中起模范带头作用，多次受到系党总支与系领导的好评与表扬，1960 年 12 月，我班荣获“厦大红旗班”的光荣称号（全校获此殊荣的仅三个班级。《厦大校友通讯》2007 年第 2 期曾发表我写的《当年红旗班》），我也被评为优秀团干部，列席中共厦门大学第三届党代表大会，多年来我一直保存那张珍贵的代表证。

外文 59 级是一个团结有战斗力的班级，虽说大部分同学是直接报考录取进厦大的，但也有多人不是由厦大录取而到我们班的，而是从中南矿冶学院、复旦大学、福建农学院转学过来或来这里培训学习的，这个现象在其他系恐怕是少有的。1961 年，该班也有两人被外交部选送到北大学习乌尔多语。

矢志完成学业

1962 年春即将进入大三下学期，在每年例行的体检中，我被查出肺结核，不得不休学，回上海养病。期间当地政府一再动员我留沪工作，被我拒绝了。大二时，外文系也曾希望我中断学业，提前在系里工作，我不曾同意。还在中专时，我曾立志要上名牌大学（中专与交大相邻，所以，我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上像交大那样的大学，以后报考填志愿时，北大、复旦这



些都是我选择的学校)。但我没上普高（1954年，上海规定先考中专，次考公立高中，后考私立中学，由于中专一切免费，报考者踊跃，一般是20:1）。在校，我们用一年半时间完成普高的课程，所以基础课不如普高扎实。刚到三明（1958年初冬，结束在上海实习，来到厂子，那时不叫三明，称列西，一个小山村），未建宿舍，借住老乡家，也只是在客厅摆张床，依当地民俗，客厅夜不闭户，厅里没有电灯，我们只能靠若明若暗（有限配给）的煤油灯挑灯夜战，后来开来捷克发电列车，才供上电。某个周日，我曾冒雨到100多公里远的永安中学，试图获得语文复习提纲，回厂途中，火车故障，半夜两点多才到列西车站，我独自一人沿着山路，心惊胆颤走了近两个小时。虽说当年的社会治安比较好，但闽西北一带崇山峻岭，还有野兽出没，夜行山路，危险四伏。临考，厂里才给一周假（其中含三天到南平考场高考，斯时，自带行李在南平中学礼堂临时搭个地铺，不过是在稻草上铺条席子，架个蚊帐而已）。由此可见，能上大学，对我而言，确实非常不易，故我非常珍惜这一难得的机会。既然已经上了大学，一定要上完，决不半途而弃。

1964年2月，我复学到61级。从此，我就有两届同窗，使我今日，能联系与接触更多的同学。

回想，在校的几年中，我先后得到党总支书记李燕棠（入校时，系主任是李庆云教授，后到香港探亲），系副主任刘贤彬，系两茬办公室主任兼党总支副书记陈风仪与刘珍馨，老师们（如林纪熹、葛德纯、林疑今、蔡丕杰、苏恩卿、巫维衔、黄希哲、李火成等）的教导与关心，得到59级班主任夏祖森、61级指导员黄立航、团总支书记卞守耆的帮助。1965年夏，我终于完成学业，从厦大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军工系统，再次走向社会。我也从原在中专学习工业管理改行外文，用我在大学所学到的知识终生服务于军工，直至退休。退休后，我还先后被公安部车检中心和某保密部聘请，作为专家，继续发挥专长。回想起来，正是考入厦大，改变了我的人生，我以在厦大学习为荣，感谢母校对我的培养。为此，我曾在北京厦大校友会庆祝母校建校八十周年纪念特刊上发表《英语学识陪伴我们终生路》一文，以示对母校的感激。



与同学和校友会的情结

离校 46 年来，我一直怀念母校，关心母校的发展，曾返过校。2008 年 10 月，借 61 级在龙岩聚会与还乡（汕头）之际，与老伴一起，特地到母校呆了四天三夜（在校宿食），期间走遍整个校园，追溯当年留下的痕迹，回忆往年经历，饱览母校的美丽，与同窗朝夕相处，畅叙衷肠，共扬心声。每到一处，我都会向老伴描述当年学习与生活的往事。校友总会李老师陪伴我们登上颂恩楼，俯瞰依山傍海的南强景色。

多年来，我将加强与同学和校友会的联系视为对母校的情结。

1988 年成立北京厦大校友会时，我因事，爱人代我赴会。1992 年，我与张锦辉召集了 20 多名 60 年代到 70 年代毕业于外文系的系友（同窗唐潮水赞助，时任中国职工之家党委书记贺兴豹提供场所），这是外文系在京系友的首次团聚。过了两年，时任外文系主任、同窗林郁如等赴英途经北京，经她倡议，我们成立了外文系分会，推荐唐潮水为会长，我与另一系友为副会长。当时，我们查到外文系在京的最长者有 30 级的老学长柯玉燕（人民教育出版社，当年外文系仅有的一名本科生），外文系在京系友有一二百人，限于条件，外文分会成立后仅活动两次，但每次来的系友多达 70 余人。

1999 年 10 月 1 日，我参与筹备的 59 级入校 40 周年返校聚会顺利举行，这是我们离校后，全班首次集体返校。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国庆 50 周年阅兵式，响起 21 响礼炮，而我们正在外文系（学院）会议室举行谢师会。分别多年后师生见面的动人场面，师生感人肺腑与殷切的讲话，无不令与会者动容，不少同学眼眶噙着眼泪。令我感动不已的是，国庆前夕，外文系在逸夫楼聚餐迎国庆，特邀我们参加，当我们列队步入餐厅时，林纪熹老师不但站在门口迎候我们，而且无一有误地叫出分别 30 多年的学生的姓名（白天我们到华侨大厦报到时，有的同学彼此竟然认不出来）。就餐时，我与他同桌，他当场赋诗一首赠我，“五九年乘风（指强台风）而来，从此扶摇直上，数十载遨游知返，今日好梦重温”，充分反映了他对这届学生的感情与此次重返的意义。事后，我特地写了文章《学子返母校 聚会忆年华》介绍返校感想。2000 年，在北京厦大校友会理事会上，我专门介绍外文 59 级聚会的情景。以后 59 级又在京重聚。我三次参加 61 级同学聚会，交流老年健



康与养生，畅谈快乐与长寿，始终是该班聚会的重要内容。2010年，我们在浙江聚会，会后，我为《厦大校友通讯》撰写了《活到九十九 谁都不能走》一文，反映该班四年四聚、同学情深的情况，鼓吹友谊及健康的理念，这种理念也已成为我们频频交流的主旋律。原定我们2011年要在上海再次聚会，而今，网上传来消息，大家拟改为返校，同庆厦大建校90周年。

前几年，我还担任二分会副会长。2009年，北京厦大校友会理事会换届，我向顾问林秀权提出谢辞副会长，岂料，后来又被推荐为监事长，实在惭愧，能力有限，有负众望。好在新一茬常务理事成员热心于校友会工作，朝气蓬勃，加上校友总会与在京校友大力支持，使北京厦大校友会活动非常活跃。

前几年，我不时自发地给校友总会发 email，报告与宣传北京校友会活动的情况，以弥补报道的不足，厦大网站与《厦门大学报》也曾摘录我的文章。换届后，北京校友会建立了健全的机构，加强了报道，使我感到欣慰。在母校建校90年之际，贺母校在争创一流大学中获得更大辉煌。



在那走过的小路上

◇ 曾 心 · 中文系 · 1962 级

一生中总有几个驿站，大学时代是我终生难忘的青春驿站。

1962年，当凤凰盛开的9月，我从厦门一中挑着沉重的行李跨进梦寐以求的心中圣堂——厦门大学。佩上厦大校徽，望着明朗的天空，我高兴得似乎要飞起来。

转眼间，一个甲子过去了。2002年4月13日，我参加在厦门大学召开的第五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会上见到我的老师庄钟庆、陈育伦、蔡师仁，还有我的老同学陈慧瑛。在紧握手时的一刹那，虽然觉得彼此都老了，当年的青丝都变白发了，但还来不及叹息，整个胸怀被一种重逢喜悦的浪潮冲击着，心境一下子变得年轻起来，仿佛回到学生时代的你我他。

第二天傍晚，原班主任陈育伦老师和我肩并肩在校园里散步。他指着远处一幢红砖绿瓦的四层楼说：“那是芙蓉楼，是你们当年中文系男学生宿舍。”我望着那宿舍，眼前立刻浮现一条小路，便问：“老师，当年那条小路呢？”他指着芙蓉湖周围的校园说：“当年这一带都是田地，小路就从这里经过。”

随着他的手指，记忆像时光倒流，我回到学生时代。当年我班有39位同学，其中有5位女同学。男同学住在芙蓉楼二，女同学住在丰庭楼。每天我们要到敬贤楼、群贤楼等上课。从学生宿舍到教学楼约五六百米远，连接宿舍和教学楼的，是一条红土小石路。此路只能步行，或骑自行车，穿过畦畦菜园和成片稻田。从远处眺望，好像一条横卧在绿浪上的长堤。尤其那路两旁株株垂柳，随着台湾海峡吹来的海风，有节奏地摆动，犹如男女大学生欢乐地跳起《青春圆舞曲》。

每天，我们总要在这条路上往返走两三趟。清晨，我们抱着书本去上课，总喜欢边走边背外语单词，背古典诗词。烈日，我们把书本当遮阳伞。



下雨，我们撑着雨伞，裤管却粘着点点红泥浆。和知心的同学一起走时，每每喜欢打听某某同学爱情的“内幕”。一旦得到什么“秘密”，往往不过夜，在宿舍里熄灯时作小广播，还加油加醋，编织一支支甜蜜而有趣的爱情曲。要是和老师走时，若遇到考试，往往喜欢削尖脑袋，从老师口中“套”出考题来。

我和班主任滔滔不绝述说着当年那小路上的往事，班主任听了不时地微笑，点头，插话，发问，补充，似乎此时此刻班主任才真正摸到当年班上学生的真正“思想”。

我还说，当年在这条小路上经常见到彭柏山老师，孤独地低着头走路，学生们不敢跟他打招呼，他也不敢正面看学生一眼。据说，彭柏山老师是鲁迅的学生，原是上海市宣传部部长，因与胡风有交谊而受批判，被贬之后，专著书立说，调到厦门大学执教“中国现代文学”。他的“历史档案”在同学间流传着，议论着。有人看贬他，有人同情他，有人赞许他，我不知属哪一种？每当见到他，总要留心看他几眼，甚至有时猜想他内心在想什么。比如傍晚他喜欢独自静静地站在柳树旁，像一棵无风时的垂柳，背向小路，面朝落日的田野，无言以对。我就会猜想此刻他也许正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那样，唠唠叨叨地向夕阳诉说自己人生不幸的遭遇，而夕阳也不愿再听，匆匆地走了。有时还会猜想，他正在默诵泰戈尔那句名言“凡是永恒的，纵使今天被埋没，总有一天重放光彩”。

我问班主任：“彭老师还健在否？”班主任很沉重地说：“彭老师后来虽得到平反，但人已走了。”

说着，班主任与我不约而同低下头来，仿佛向彭老师默哀，致敬！

我俩谈到曾走过这小路的那些著名作家、诗人、评论家、语言学家，如鲁迅、林语堂、虞愚、徐怀中、余光中、刘再复等；还谈到教过我班的郑朝宗、庄钟庆、蔡厚示、蔡师仁、陈敦仁、陈育伦、许怀中、许栋梁、攀挺岳、万近平、周祖骥、应锦襄、芮鹤九等老师。也谈到我班的同学，如陈慧瑛、陈日升、林金龙、潘文森、杨丽春、罗锦兰、李秀治。班主任很高兴地说：“我们班也出了人才，这次收入《厦门大学知名校友传略》的，中文系有101名，我班就占有四名：陈慧瑛、杜振醉、潘文森，还有你。”

我不好意思地说：“老师，我是滥竽充数的。”

老师好像没有听到似的，脸上笑得像挂个太阳。



此时，我才领悟到罗宾逊那句名言——“伟大的教师总是以超过他的学生的数量来衡量的”——的蕴涵。

我俩在美丽的校园里走着，经过集美、囊萤、映雪诸楼，走过演武场，穿过竹林，越过拱桥，来到澄碧的芙蓉湖畔，向东岸眺望，一座中国一流的跨世纪校园建筑——嘉庚楼群凸现眼前，其雄伟、壮丽，令人赞叹不已。尤其中间那座高达21层楼的“颂恩楼”，气势磅礴，承接苍天大气，凝结了嘉庚楼群的全部精神。

我凝视着颂恩楼顶上那富有浓厚闽南建筑色彩的不锈钢屋脊，仿佛觉得，那是“会当击水三千里”的鲲鹏，正朝着“世界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天空展翅翱翔。

我指着告诉班主任：“这座最高的颂恩楼是我们泰国丁蔡悦诗大姐捐建的。”实际上我不必说，班主任早就知道。班主任说：“这座大楼属厦门十大建筑之一，是嘉庚精神又一大闪光。”

听了，我不禁为厦大泰国校友出了一位受人尊敬和赞颂的蔡大姐而感到自豪，脸上沾光。

我和班主任边谈边走着，许多“旧迹”在记忆里翻新，许多未来“奇迹”在眼前展现……



我是厦大未毕业的学生

◇ 郑钟麟 · 历史系 · 1963 级

离开厦大虽然有 42 个年头了，但我感觉那仿佛是昨天的事，至今我仍不时梦见在囊萤楼教室里听韩国磐老师（教授、隋唐史专家）、傅家麟老师（教授、时任历史系系主任、明清史专家）讲课……

至今，我仍认为自己是厦大一名尚未毕业的学生；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我们这批学生还有两年（当时厦大除会计、统计和英语专业是四年制，其余专业均为五年制）的功课没上，离校时毕业论文也未曾写过一个字……

1963 年夏季，我从莆田二中高中毕业参加高考，有幸被厦门大学历史系录取，心里非常高兴。虽然那些年莆田全县（当时未设市）每年都有数百人考上大学，但对我老家那偏僻的小村子（只有四五十户，不通公路、水、电）来说，能考上厦大这样的大学本科，还是开天辟地第一回。那时刚刚度过“三年困难时期”，我家和许多农民家庭一样，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没解决。但在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大力支持下，我顺利地走进厦大校园。

在我的眼里，当时厦大校园简直就是一幅巨型立体油彩画：整个校园傍山濒海，高楼林立，行道旁绿树成荫，成排凤凰树随风摇曳，花瓣纷纷飘落，犹如天女散花；芙蓉一、二、三围成半月形，楼前有三大块（被道路分割）属于农民的菜地，地上长着小白菜、葱、蒜苗等蔬菜，青翠欲滴；夕阳西照，那楼房红砖琉璃瓦，那绿树摇摆舞姿，那菜地上农人浇水的情景，还有那五老峰和淡蓝的海水交相辉映，融成一幅绝妙的图画。当时我想像中的仙境、天堂也不过如此。当时厦大离厦门市有 5 公里，有一条公路通到厦大，中间是空旷地带，只有大生里和华侨博物馆周围有些楼房，其余都是农民的耕地（旱地）。没有事情，一般同学不会随便进城，只有星期天才有同学去鼓浪屿或其他地方游玩。厦大确实是读书做学问极为理想的地方。

当时厦大只有文（中、外、史、经）理（数、理、化、生）8 个系，据



说全校学生可以在礼堂就座。经济系和化学系学生较多，我们历史系学生最少，一至五年级不到 200 人，男生都住在芙蓉二三楼靠左边的八九个房间和四楼的几个房间里。遇有政治学习等小组活动，女生都来男生宿舍，故全系同学基本上都认识。我们班有 35 个同学，我的学号是 633023（“63”指 63 年入学，后面的“3”是历史系在学校的排序，“23”是本人在班上的序号）。同学中有一大半和我一样来自农村，那时不论是来自农村还是来自城镇，同学的家庭大都贫寒。当时不用交学费，但有的同学连伙食费都有问题，有七成左右的同学每月有四五元至十来元不等的助学金，补贴生活费用。起初我们的伙食费是每月 11 元，后来增至 14 元，头一年是各自买饭菜票，各自打饭菜，有几个荤菜、素菜，可以自选。我们系与数学系的同学都在芙蓉二后面的竞丰食堂就餐。后来实行桌餐，每桌有荤素五六盘菜，凑够八人就可以就餐，自然伙食要比中学和家里好得多。现在看来，这种桌餐形式是不符合卫生要求的。

记得那时从春末到秋末，我们男生大多是打赤脚（买不起凉鞋），白天光着脚丫子进教室上课，这种情景现在肯定是看不到的（恐怕也是不允许的）。那时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叫嚣要“反攻大陆”，我们这些基干民兵晚上要轮流去站“海防哨”（约一个月轮一次，每人站两小时），荷枪实弹，头一两次还真有点紧张，生怕“水鬼”爬上岸，会有麻烦。站了几次后，就什么也不怕了，也从来没有听说有什么麻烦发生。

记得当时我们开设有“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古文选读”、“写作”、“外语”、政治和体育课（其中写作、外语、体育、古文课开到二年级；到了三年级，外语等课可选修）。最难学的是“古文选读”课，要是没记好课堂笔记，课后复习就会有困难。

应该说，我们班每个同学对学习都是刻苦认真的，都渴求学到更多的知识，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学习生活是紧张愉快的，不知不觉地过了将近三年。按学校原来计划，四年级文科学生都要去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当“四清”工作队），因此，我们的功课有点赶进度。到 1966 年 5 月，所有基础课就差不多结束了，准备“四清”回来再开专业课（当时历史系有“考古”、“东南亚史”和“中国经济史”三个专业）。可是谁也没料到，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文化大革命”似暴风骤雨迅速席卷全国。于是，停课闹“革命”，接着大辩论、大串联，大字报铺天盖地，校系领导机构全部瘫痪



(全国如此)。到1967年三四月间，派性斗争愈演愈烈，文斗变武斗，厦大校园还不时响起枪声，再待下去，随时有生命危险，无奈我只有选择暂时回老家参加生产队劳动，为家里挣工分。在家里焦急地等呀盼啊，盼着学校通知我们返校复课，可是等了一年多都没有消息。

在家里一直待到1968年10月初，才接到系里通知，返校参加毕业分配。回到学校，大学三年所有课本及其他书籍、笔记本和行李荡然无存（无人看管学生宿舍，被校外不良分子扫荡），大概不少同学也有同样的遭遇，这是厦大历史上不堪回首的特殊时期。经过两个多月的学习，就要正式进行分配了。天啊！还有两年的功课没上，毕业论文一个字也没写，也算毕业了？虽然毕业证书上写着“修满5年，准予毕业”，但我觉得问心有愧……

我班的分配方案大体是：留在本省五六名（属于照顾性质、比如独子需要照顾父母或已婚或属派性特权者）；有上海市教育局一名、浙江省革委会一名、江苏靖江县革委会一名，这些大家都愿去；还有就是江西某矿山和安徽、湖南、贵州农场或茶场各几名，云南有一名，这是离家最遥远的（当时我班同学均为福建本省生源），令人听了头发麻，似乎没人敢去。当时我想：最遥远的地方，也许是最需要有人去工作的地方。于是我跟负责分配的一位系领导说：“我愿去云南工作！”后来看到报到单位是“云南西双版纳勐海部队农场”。领到的毕业证书是一张小学生奖状般的纸片，我想没读完大学的毕业文凭大概只能如此，那毕业论文只有到工作实践去完成了！

毕业分配结束大约是1968年12月底，我回家稍作准备（需重新购置箱子、棉被等），匆匆惜别家人和邻居，于1969年1月初跟厦大化学系一位同学同赴云南。当时从福州到昆明没有直达的火车，走走停停，一个星期才到达昆明。去省军管会报到后，在旅馆住下等待来接我们的汽车。等了两天，坐了三天汽车到思茅镇（现改为普洱市）住下，第二天才到勐海县（与缅甸接壤）0282部队农场。

这个农场的“学生连”有130多名67、68届毕业生，除了云南7所高等院校的毕业生外，还有来自全国各省市10多所高校的毕业生，其中人数比较多的是清华大学，有6人，厦大有6人（中文系3人、经济系2人），华南工学院有7人，其他院校有1~3人不等。经过一年多接受解放军“再教育”，于1970年4月再分配，恰好《云南日报》来农场招编辑、记者，我和其他5位“农友”一起到该报社工作。



凭着高中、大学中打下的写作基础，加上不断的学习和实践，尚能自如对付新闻采写和编辑工作，这项工作一直干到2002年7月正式退休。虽然没有写出轰动全国的大文章，但我觉得自己尽了最大努力，工作还是有价值的。我所在的科教部主要负责教育、体育、卫生、计划生育、科技方面的采编工作，其中计生稿件的采编工作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初主要由我一个人负责（当然也搞其他方面的采编）。80年代中期，受省计生委委托，经本报领导同意，我和其他两三位同事利用工余时间为他们代办《云南人口报》（4开周刊）。该报历时一年多，后来由我带计生委两位同志又办了一段时间，后才交给他们自己办。由于在宣传计划生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采编计生稿件见报数以千计，含《云南人口报》），为云南省的计生工作顺利开展做出特殊贡献，我于1991年被评为全国计划生育宣传先进个人（由中宣部和国家计生委联颁奖状），我还到北京参加颁奖大会（全省新闻单位仅我一人获此殊荣）。

虽然到60岁正式退休，但我觉得自己的毕业实践论文还没写好，应该继续写，退休当月，我接受《云南老年报》（4开8版，周一、三、五出报，全国发行，由云南省委老干局主管，自负盈亏）总编辑的邀请，应聘担任该报编辑（只上半天班），继续写毕业实践论文。我先在《综合》新闻版与《老人与法》、《枫叶》（文艺副刊、发表老人写的散文、小小说、诗画等）版面当编辑，从2005年起任该报《益寿延年》周刊（周一有4版，刊登疾病防治、科学养生、饮食、药疗等方面的科普文章）编辑。在这几年的工作中，除了做好日常版面编辑工作外，为了活跃版面，增强报纸可读性，增进与读者的互动，我还根据老年人的特点和现实，在报上开展主题为“我看老年人同居问题”、“丧事为何办大家谈”、“我看安乐死”和“老伴‘走’了怎么办”的讨论。来稿相当踊跃，在读者中引起热烈讨论，反响强烈，连广告客户都争着把广告登在讨论文章下部版面。“老伴‘走’了怎么办”、“我看老年人同居问题”等主题的讨论得到省报刊阅评组的充分肯定，认为很有现实意义。近四年，我每年还要负责编辑一本小册子，即《名人养生经》和《专家说病》第一、二、三集（先收集副主任医师以上在本报发表的疾病方面的文章，再分科汇编成一至四集，每集7~8万字，印刷7~9万册。《名人养生经》按古今中外各类名人养生经验进行分类汇编），作为报社每年赠送给云南老年报订户的小礼物。四本小册子共有30余万字，共印刷30万册



南 强 情 怀

(均有内部准印证)。这些都是我毕业实践论文的内容。按规定，这份工作可以干满 70 周岁。如果工作需要延长，自己身体情况允许，我还是愿意再继续工作一些时日的。这不在于工作有点报酬，而在于工作的社会价值——既可延长“余热”，继续为老年读者提供精神食粮，又可扩充我的毕业实践论文内容。即使在不久的将来不干这份工作，我也会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自强不息”，继续参加力所能及的社会公益活动，继续写我的毕业实践论文。



厦门大学的最初感觉

——回忆 64 年我当新生的日子

◇ 王泉生 · 数学系 · 1964 级

有些事情，很难把它写成文章，但它萦绕在心间，令人一辈子难忘，那还是 1964 年的时候。那年，我考上厦门大学。

去厦大

接到厦大的录取通知书，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那时的我，连无锡都没有出过，只有乘公共汽车的经历，连火车都没有乘过。现在要去那么遥远的地方，心里真感到新鲜又害怕。不过，上大学，当大学生，那是梦寐以求的事情，心里的盼望和激动之情是不言而喻的。

9 月 1 日开学，我 25 号就走了。人们说归心似箭，我是去学校的心似箭，恨不得一下子就飞到厦大。我的想当“天之骄子”之心，可想而知。

好事总是多磨。那时的社会，那时的家都很穷。无锡到厦门的慢车票大概只要 16 块钱。无锡到上海，若是买慢车，只要 8 毛。若要乘快车，须另加 4 毛钱的加快费。无锡到上海，只 100 多公里。那时的火车很慢，乘慢车要 6 个小时，乘快车也需要 3 个小时。为了省钱，我乘了慢车。慢车可慢了，无锡到苏州之间，只 60 公里，却有 4 个小站，站站都要停。停车时司机踩刹车，乘客的头都要向前冲，人们称火车是磕头的车子。那天我是早上上车的，一路上磕了 10 多个头，好不容易中午才到上海。

到了上海，我在问讯处问了个讯。上海没直达厦门的车，需在江西的鹰潭转车。我签到了 5 个钟头以后去鹰潭的火车，但我连火车站的大门都没敢出去，就在车站里头坐着。

好不容易熬到傍晚，我才上车。这次我是签的快车，去那么远的地方是



没有慢车的。加快费，上海到鹰潭是两块五毛钱。花这个钱也是没法子的事，不签快车就要倒一趟车子。不算倒车的等车时间，就算乘车，也要坐20多个小时才能到鹰潭，加快只要11个小时就能到。我算了一下，假如乘慢车，在路上还要吃饭，算上吃饭的钱，那也不少。

上了车，车在全速开着。车很空，我坐在窗口的位置。我把窗户开着，凉风吹在我的身上，我的心情特别愉快。那时候的心情，比我后来乘飞机，还要得意洋洋。若要用成语来形容，那就是“踌躇满志”，非常得意。我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若是用古诗来形容，那就是“春风得意马蹄疾”。那时的得意之态，多年后还留在我的心中。那时的我，还特别地怕死。我不敢把头伸出窗外，生怕窗户砸下来把我砸死，非常害怕失去即将实现的梦想。

好事多磨的磨难又来了，车是凌晨到鹰潭的，去厦门的车要下午4点，我要在车站等10多个小时。

鹰潭说是个镇，其实很小，就一条200公尺长的街。街面上有一些店铺，这些店铺都是平房，而且是木头的房子。我想假如哪天失火了，那一把火会把它们统统烧光，救都来不及。

我记得，我花了两毛钱吃了一餐中饭。炒的青菜很好，带生的，很脆。无锡人的说法是刚断生，与家中炒的菜不一样，我觉得很好吃。还有一片肉，一小碗汤，汤是西红柿蛋汤。这是我一个人上饭店的第一趟，新媳妇上轿，永远难忘。

我是傍晚上的火车。那个时候，鹰厦铁路刚建成，去厦门只有慢车，鹰潭到厦门，要乘36个小时。在鹰潭上车的，农村的居多，他们穿得破破烂烂，挑着箩筐，讲着我听不懂的话。偶尔也有几个像我一样去上学的学生，这些学生缩头缩脑、腼腆腼腆，一看就是头次出门。车子很空，也不对号。因我不会普通话，也听不懂他们讲的土话，所以我找了两个讲上海话的人，在他们旁边坐下来。一聊天，一个是集美航校的，是才分配来的老师；一个是厦大生物系动物专业的新生，此人姓乌，浙江舟山人。我们的这次见面，是一种缘分，这缘分促成了我与他在厦门大学六年的生死之交。“文化大革命”中，我被人批斗，他为我通风报信，穿针引线，全然不顾自己的党员身份。缘分这个事是很难说得清楚的，人的情感和立场也永远难以分割得清楚。为了情而忘了自身的危险，我以为这就是生死之交啊！

车子开开停停，记得开了37个多个小时，才到厦门。漫长的旅途，无



聊、无奈、疲倦。车上的条件很差，钻了很多个山洞。那时的火车，烧的是煤，烟都向车内飘，很是乌烟瘴气。那些农民短途上下，可能还不觉得怎样，我们这些长途的，个个蓬头垢面，困顿疲乏。

但沿途也有让我们一辈子都难忘的事情。我们的无锡地处平原，看到最高的山是惠山，而惠山是一座孤零零的小山，只300公尺高而已。我哪见过这丘陵地带的连绵不断的山？

火车沿着山脚开，火车下面是清清的溪水，这溪水环绕着对面的山。我记得天明时，火车经过邵武，我看到了白色的雾气环绕着山头，那样的风景煞是好看，似乎是到了仙界。我那个时候甚至想，电影里看到的也没这么好看。电影里，这雾气后面是仙人住的地方，应该说，这里就是仙境啊！

新生报到

车到厦门了，我突然感到紧张。这就是厦门了，厦大在哪里？在我步出车站的时候，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厦门大学新生接待站的横幅。几位高年级的同学，笑容可掬地在门口等着我们，好像我的额头上刻着字的一样，她们对我说：“欢迎你，新同学。”然后把我们带到门口停着的汽车旁。

厦大真大，接我们的大公共汽车（大巴）比我们无锡的公共汽车漂亮多了。我坐在车上，看到旁边有辆很漂亮的很新的小轿车在等客人，老同学告诉我们，那也是我们厦大的车，他们是在接张校长。老同学还说，咱们学校有六辆这样的车，比厦门市政府的车还要多。那个时候，我们无锡市市政府也只有两辆小汽车，还没这个漂亮。厦大比无锡市市政府阔气得多了。

在车上，厦大高年级的学生向我们介绍说，厦门大学是华侨领袖陈嘉庚办的；厦门大学三面是山，一面是海，地处亚热带的南端，气候宜人，建筑精良精美，非常漂亮，是全国著名的旅游景点。我听了将信将疑。信，是因为我在无锡的中国饭店的橱窗里看到过，有个旅行社在介绍厦门旅游的时候说，厦门有鼓浪屿、集美、厦门大学……既然旅游景点里有厦门大学，可能在厦门大学里有个花园，这个花园确实很漂亮。也许厦门大学的某个角落能像无锡的蠡园、梅园一样，有些亭台楼阁。

那时的我，夜郎自大，以为苏州、无锡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了。我想，谁不知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还有比无锡苏州更美的地方吗？所以我听了一



点也不在意。

汽车开过蜂巢山，就进入厦门大学的地界了。映入我眼帘的，使我眼睛一亮也使我称奇的是，五老峰山顶上大如房屋的巨大石头。

那时候是没有电视的，这种景象只有在画里头才见到过。见此景，顿时使我想入非非：这是个缥缈峰，这是个仙人待的地方……

车子的左边是古刹南普陀，正巧，那时候南普陀小学上课的钟响了（南普陀小学是厦大教师的子弟学校，就在现在的南普陀寺里头），我以为是南普陀寺里的钟声，我想起宋词中的“晨听钟，暮听鼓，闲逍遥”。我想一个学校建在这样一个地方，确实是神了。

车在下坡，正前方可见厦门大学的老校门。高年级的学生说，“厦门大学”这几个字是鲁迅写的。这几个字我觉得很漂亮，老同学身上挂的校徽上也是这几个字。透过校门，可以见到两座大楼——芙蓉三和芙蓉二。这两座大楼若隐若现地在校门后的树林之中，树木很是高大繁茂。这树的遮遮掩掩，使我心中出现神秘的气氛。树，不能把楼全部掩藏起来，树的后面，可以见到红色的砖墙或白色的花岗岩的墙。繁茂的枝叶，把大楼的中间部分全部挡住了。比树还要高的是大楼的顶部，顶部是琉璃瓦的，上翘的瓦檐就像宫殿一样。

这个地方确实是很美很美的，几十年后，我在中央电视台教育频道的教育新闻开始的时候，见到了这个从芙蓉三和芙蓉二中间拍向物理馆方向的画面。同看电视的山东大学的老师们惊叫了起来：“哇！这么美啊！什么地方？”我骄傲地说：“是我们厦门大学的芙蓉第二！”

这个地方美得能艳惊四座，可见不是一般的美了。只是我们厦大风景好的地方有的是，我们厦大人是见多了不怪罢了，但对我这个新生，那当然就不一样了，我当然是激动不已了，觉得太美太美了！

哦！这就是厦门大学了！我就要在这样的地方生活了，我感到欣慰。

汽车停在了“三家村”（多富有诗意的名字啊），老生带我们到风雨操场报到。报到后，各个系来人把新生带去宿舍，我住进了欧式的芙蓉第四。

那时的我以为经济、中文、历史系他们住的芙蓉第二，化学系住的芙蓉第一，是中西合璧的，宫殿外观的楼，比我们数学和生物系住的欧式的芙蓉第四好。但我也觉得，我们芙蓉第四比物理系住的芙蓉第五那座中式的楼房好得多。当然，即使芙蓉第五，也要比无锡任何一所学校的楼要洋气得多。



那时的无锡，穷得连浴室里也舍不得贴块砖，只是要防漏，才很“奢侈”地用点儿黑水泥。大多数房子都是平房，外墙没有一间是装修的，要么是黑的要么是白的。有些房子还很旧，斑斑驳驳，坑坑洼洼，满目疮痍。进到厦大这样的地方，就是用现在的眼光看来，墙都是用花岗岩装修的，很有气魄，也很美。那个时候，作为老土的我，哪里见过这样子的房子。我真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什么都感到新奇，什么都使我惊叹。而现在的我，就住在这样的房子里，这房子的周围还种了那些亚热带的植物花草，与我们无锡的都不同，我怎么会不感到新奇呢？

第一次使用厦大饭票

新生无事，当然就是玩。因我从刚撩开的厦大的面纱中看到了使我觉得美的东西，所以，我很想了解厦门大学到底美到什么地步。

报到后，首先发给我的，是厦大竞丰食堂的饭票。那时，每人的伙食都一样，根本不需要菜票。人也是动物，吃是动物的基本欲望。民以食为天，领到饭票，待去宿舍安置了下来，我当然要去认认我们的食堂。

竞丰食堂在芙蓉三旁芙蓉二后，这个食堂很大很大，可以容纳 1000 多人同时就餐。这是供经济、中文、历史、数学四个系学生用的食堂。

离开饭还有好几个小时，我决定去看看将来我要学习的地方——数学馆，然后再去领略厦大的美景，故我决定去校内转一转。

我按照老生的指点，爬上了芙蓉第一后的那座小山。上了山，我看到几座欧美式风格的石头墙的楼。我听老生说，数学馆的一楼是华东海洋研究所。那时的我，很嫩很嫩，一个海洋研究所的牌子，就把我这个中学生吓坏了，哪像以后的我啊！

那时是暑假，数学馆的门，没有人进出。因没人进出，我也不敢进去，我在门口探头探脑。好一会儿，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走了出来，他很和蔼地问我，你找谁啊？我就说：“我是数学系的新生。”那时的我，普通话也不会讲，说的基本上是无锡话。那个人呆了，隔了一会儿，他对我说：“哦！你是江苏无锡来的新生，你叫王泉生。”这次，轮到我发呆了，我又没见过你，你怎么会认识我？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我们的系主任，教我们数学分析，叫林鸿庆。林老师凭档案里的照片就能认出我，记住我，可见厦门大学



的老师不是吃素的。后来我也知道，就这个林老师，年轻的时候，第一篇论文，就被收集到中国数学的十年成果论文集之中。数学系林坚冰老师能背俄语词典，从头到尾，一页不差；张鸣镛老师是世界上势位论的开拓者；方德植老师在青年的时候就发表了让世界数学界震惊的论文，是国内第一本微分几何的作者；李文清老师是国内泛函分析的权威……厦门大学数学系和厦门大学的名人实在太多太多了。那时的我，心高气傲，自恃才高，但能做他们的学生，却是很幸运的了。

那个老师对我说，一年级的教室在三楼的最右边，你自己进去看看吧。经他的指点，我走进了门，但我终究没敢上楼去。我从后门进去，直穿过楼，从前门走了出来。

一走出前门，我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简直是在做梦一般……我是到了外国的著名风景区了，简直太美了，和我头脑中传统的公园反差太大太大了。

远处是海，宽阔无比，渔舟点点。近处，是全国闻名的建南大礼堂。四座欧式的副楼簇拥着一座中西合璧主楼，副楼是白色的花岗岩的墙，墙还不是平的，中间与两边突出。墙的转角部位，还用红色的砖嵌成花纹。副楼的顶是红色的，主楼的顶是翡翠色的。主楼的墙是奶白色的花岗岩，主楼的翡翠屋顶就像天安门一样，四个角都翘着。主楼的楼上，还有个天安门一样的检阅台。大礼堂的楼下大门处，还有四根很大很大的花岗岩柱子。这个柱子，两个人也抱不过来，很是宏伟。那天的天气很好，在太阳的照耀下，副楼的花岗岩的墙，显出一种特有的奶白色，和深红色的顶反差极大。墨绿色的窗户，点缀在奶白色的墙上，好看极了。从五座楼的整体来看，这四座欧式副楼簇拥着伟岸的主楼，翠绿的瓦，粗大的柱，显得耀眼醒目，显得庄严肃穆神奇。一个著名大学的神奇与威严，都包含在这里头啦！

不仅如此，这五座楼，建在一座椭圆形的山上。原本的小山地形成弓形，大礼堂建在弓形的顶上。原本的小山把这五座楼的主次分得清清楚楚，也使这五座楼显得更有立体感。这些楼的旁边，遍种桉树。这桉树的，光滑高大，树干是淡淡的青色。这树的树叶不甚浓密，也不算宽大，点缀在这几座楼房之间，颜色很是匹配。更令人叫绝的是，被遮挡的楼宇因风的吹拂，若隐若现，真有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令我赞叹不已。

五座楼的前面，是一个可容纳两万人的观台，观台用花岗岩和红砖砌



成，观台的上部与马路的交界处还砌有花岗岩的栏杆。这栏杆下的柱子，是翡翠一样的琉璃瓦做的。这栏杆旁马路边种的是热带植物棕榈树，这棕榈树，明确地告诉你，厦门大学在南方。这威严，是南方之强的威严！

从这个观台，从这个建筑群，你也可以领会到厦门大学的大。这样的大，这样的阵势，不仅当时的我没有见过，就是现在的我，走南闯北以后，在其他地方也从来没见过。

观台下，就是观台上的人要看的运动场了。这个运动场可大了，有两个足球场那么大。这个运动场不仅很大，还是一个古迹，名字就叫上弦场。上弦之意，当然就是箭在弦上之意。在收复台湾前。郑成功在此练兵，从此踏上成功之路，收复台湾，驱赶荷兰强虏，为中华民族立下奇功。那时的我就想——上弦场——我在厦大念书一定要用功，一定要抓紧时间，就像箭放在弦上，为了国家的振兴，要时刻绷紧学习的神经，努力努力再努力，要向先人一样，为国家立下奇功。

回想当年真是狂莽。但我也确实没给厦大丢脸，在我生活的范围内，厦大因我赞誉多，我曾使分配在一处的北大清华同学汗颜。

我是从上弦场那边走向海边的。

第一次见到海的我，真是激动无比。啊！蔚蓝的天空，碧空万里。深蓝深蓝的海，漫无际涯。点点的渔舟、飞翔着的海鸥；空气清新、感觉新鲜；略带咸味的海风，很有节奏的不住拍打着海岸的浪……使我感到心旷神怡。我的童心大发，穿着鞋，走向海。海水打湿我的鞋我的袜我的裤子，我全然不顾，心里只觉得从未有过的爽快。

我在水里足足待了10分钟，才依依不舍地回到沙滩上。

太阳照在沙滩上，沙滩是淡淡的金黄色。阳光照耀着我，我踩在这金黄色的沙滩上。

我的头顶上的天碧空万里，我背后的厦大的山青翠碧绿。

在山上的青翠的树林后，隐隐约约露出白城的几座平房。墙是白的，瓦是红的，万绿丛中一簇白与红，像是仙人住的地方，真是太美了！

极目远眺，是深蓝的一望无际的大海。近观，是奋斗不止，努力要冲上岸来的浪。

浪，拍打在突出在沙滩上的石头上，卷起了千堆雪。

厦大处处有美景，风景比画还要好看，我感到陶醉，有这样的学校让我



上学，我感到踌躇满志。

突然，沙滩上的一些东西使我眼睛发亮，吸引我的是色彩斑斓形状各异的海贝。

无锡也是水乡，但无锡的水是淡水，水是浑的，没海水那样透明。无锡的水里盛产螺蛳与河蚌，螺蛳壳、蚌壳到处可见。螺蛳壳与蚌壳都是黑黝黝的，样子也千篇一律，只是大点小点而已，哪有海贝这样的美啊！我如获至宝，如发现新大陆，发现厦大的新亮点，高兴非凡。

我专心致志在海边寻找着……

“干什么的？”

一声厉喝，把我从陶醉的飘飘然中挟了出来。我抬头一看，前面一个拿步枪的，后面一个拿冲锋枪的，把我夹在中间，显然是为了防止我逃跑。

我哪见过这样的阵势，顿时吓得魂飞魄散，很是惊慌失措。想不到这惊慌失措造成更大的误会，他们怀疑我是要去投敌，把我押到哨所里。哨所在厦大白城校门旁约 50 米的地方，也就是现在法学院的山脚下。他们拿出纸和笔，很认真地要做笔录。

那时无锡的学校，上课都是用无锡话，我们也从来没学过拼音，我连普通话也不会讲，满口都是无锡话，他们完全听不懂我的话。更要命的是，他们的“系不系”（是不是）的普通话我也听不懂。

若是一群哑巴，还可以打个手势。我们互相听不懂，还没手势可打，我们的交流就变成各说各的，自说自话。他们说什么，我没听明白。但我说的是，我是厦门大学的学生，我在学校里捡贝壳，你们是哪里的？他们以为我在装蒜，态度严厉了起来，还搜了我的身。

我身上别无他物，一块手帕，几毛零花钱，一把连厦门小孩子都不要的贝壳，还有几张厦大竞丰食堂的饭票。他们见了饭票，联想到现在马上就要开学，态度马上和蔼了起来，对我说：“你系（是）厦大的新生？”我点了点头。他们又对我说：“你基补普通话也太招劲了（你的普通话也太差劲了）！”这句话我是听明白了。我心想：你的普通话也好不到哪里去啊。凭心而论，我是井中蛙，不能适应外面的环境，连带了一点闽南腔的普通话也听不懂。他们的普通话，至少比我的无锡话要好懂多了。

他们知道了我是厦大新生，又想到我只是个毛孩子，连普通话也不会，很是同情我，很客气地放我走了，还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以后不要再过



来!”

在“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岁月里，我们数学系的陈传淡老师，因早锻炼跑过了警戒线，被抓了起来，被怀疑是特务，去刺探军情，还被怀疑是想去投敌，结果挨批斗。看着老师被批斗，我真庆幸，是厦大的饭票救了我，若没有这些饭票，我就要被记录在案。这白纸黑字，到了“文革”中，上纲上线，满处都是敌人，我哪能说得清楚？“跑过了警戒线，不是想去投敌，就是想去刺探军情”，这句批判老师的话，拿到我身上，我就是满身是嘴，还学会了普通话，也很难把它撇得清楚啊！但这是后话了，略提不表。

吃饭的时候，我掏出饭票，虽然这是我在厦大的第一餐饭，但这个饭票已经是第二次派上用场。这次派用场，只是为了填饱肚子，不像第一次救我那样重要。

但这次就餐，也使我难忘——我吃到了炒米粉。那时的社会很穷，无锡很小，饭店里没有这样的东西。市场上都要凭粮票，哪有那米轧成粉再去做“面条”呢？在无锡拿米做的，除了大米饭和稀饭，就只有年糕和小摊贩卖的苏北米饭饼了。拿米做的面条，我是第一次吃，里面还放了蛭子、大蒜。蛭子，我也是第一次吃。大蒜炒得很生，我也是第一次吃到这样生的大蒜。我觉得炒米粉很好吃，这炒法、这海鲜味都很好。还有一小碗汤，也很好喝，那叫海蛎汤，虽然里面只有几粒海蛎，清得和水一样，但我也是第一次喝，觉得很鲜，故至今不忘。

那一天还有一件事，与吃有关，也使我难以忘怀。晚上我在现在的厦大老校门（招待所旁边的那个门）旁的厦大饮食店（两开间门面的平房子）花了两毛钱，吃了碗扁食。真有意思，明明是馄饨，厦门人怎么把它叫做扁食？那时的我，心里嘀咕着。

端上来时，我发现碗里漂着几片翠绿的东西，甚好看，令人垂涎欲滴。一吃，我说这是莴苣叶。当时的我，心里想，这是无锡人丢掉的东西，怎么厦门人当成宝了。后来我才晓得，这是生菜。那时的无锡是没有这东西的，我是寡闻陋见，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还好，我没对别人说过，还没有被人笑掉大牙。

游厦大

那天，我们宿舍，如果算上我，一共来了三个新生，其中一个为厦门近



旁的同安人。

缘分之事真是很难说得清，这个同安的林姓同学，是我进校后第一个说上话的同班同学（接待我们的都是学长），以后也成了我在厦大六年最好的同学。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很铁的哥们。即使在“文革”时，我被隔离审查，他也始终相信我是个好人，对我表示同情。

晚上熄灯后，我们都躺在床上。但当厦大新生的新奇与激动，让我们都睡不着。我们又聊了起来，话题集中在厦大是全国12所重点综合大学上。聊着，聊着，我们自觉身价非凡，沾沾自喜，还谈到厦大之美。

因为我是北方来的，北方城市的风格和南方的不一样，且那时的社会很穷，无锡市那个时候的房子比现在农村的还要差，低矮的平房，黑色的灰砖瓦顶，灰色的墙，门窗也破破烂烂，哪有像厦大这样连外墙都进行装饰的。那时，我所上的无锡市第十中学，是无锡的一所新学校，主楼是三层楼的洋房，前面带着走廊，一看就是校舍。那时，拿无锡十中与我们所住的私房比，觉得崭新和十分洋气，因而我觉得十中很好，颇感自豪。现在，拿无锡十中与厦大相比，那简直是两个天地，厦大在天上，十中在人间，我们住的房子就是贫民窟了。因而我对厦大赞不绝口。

临睡的时候，我们谈到了明日去哪里消磨时光？另一个同学说，鼓浪屿很好，应该去鼓浪屿玩。而我说，厦大不错，我们还是按照凯洛夫说的“由近爱起”玩厦大吧。我说，我想先参观厦大。那个后来成为我挚友的同学是同安人（现在就是厦门市的同安区），对于他来说，厦门早已玩过了，另外我们一见面就互相有好感，觉得很亲密，故他极力赞成我的做法，他表态说明日我陪你参观厦大。因是两票对一票，那个李姓同学也就很随和地说：“那明天我们吃过早饭，就去把厦大玩个够。”

我们都是新生，在厦大也没有什么熟人，也就没什么地方可去。另外，我们都愿意把同学关系搞好，故我们心都很齐，行动也很齐，根本不需要后来作为我们生活作息的厦大的敲钟声来提醒我们。我们很早就同时起了床，同时去洗漱，同时去吃饭，同时回宿舍，也同时出发去厦大玩。因昨天单独行动时，我们都去过上弦场、建南大礼堂，故我们决定不从海边走。

我们是数学系的学生，故说起话来也离不开数学。林姓同学说：“我们以我们住芙蓉第四的112宿舍为轴线，先玩左边，再玩右边，一个都不漏。”

我对他的文绉绉的数学语言很感兴趣，立即拍手说：“好！好！好！”李



姓同学说：“你们都是数学家的料，我就凑个现成，跟着你们走吧。”

这个林姓同学是后来成为厦大党委书记的王豪杰的中学同班同学。那时，王豪杰开玩笑地称他是爱因斯坦，可见他在中学时，学习上是出类拔萃的。在大学里，除了一年级时我考了个全优，解析几何的试卷曾作为样卷贴在芙蓉第四 102 门前的黑板上。他也是考得最好的 5 分获得者之一。在厦大，要得到 5 分是很难很难的，全年级 100 多个人，能得 5 分的也就是两三个人吧。二年级时，考高等代数，他是唯一的 5 分获得者，我也只得了 4 分。我至今还记得他的聪明，可惜的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没有念完该念的课程。在厦大，我们待了 6 年，但空耗了 4 年。一些同学还响应号召，积极地去批斗老师，做了一些后悔一辈子的事，但我和他都是逍遥派。在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时候，我们对被斗的老师表示同情，向老师问好。我们不做亏心事，永远不后悔。

我们就从芙蓉第四的 112 出发。芙蓉第四的 112 宿舍，位置就在芙蓉第四的中间。正对芙蓉第四的是一条通向现在新校门的一条大路。离开芙蓉第四，也就是走 20 步路吧，有个三岔路口。这三岔，向右是芙蓉第二。那是通向学校老大门的路。向左边，是风雨操场、物理馆和白城。

林姓同学说：“我向前一直走，最后从左边的物理馆拐回来。”李姓同学见林姓同学说得那么肯定，就问：“你以前来过吧？”林姓同学说：“哪儿呢，别忘了我也是新生。我们都是昨天才来的！”我说：“那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昨天我们去过海边，这些楼我们都在远处见过，从空间的概念来说，应该从这个地方能够拐得回来。”听了他的话，我很佩服他的几何概念。

就在这三岔路口，有三间小房。唐诗里有句“退老归隐三家村”，这三间小屋就取了这三家村的名，所以极富诗意。但这屋子派的用场，却革命得很，是武装部训练民兵的地方。那个时候，全民皆兵，大学生也不例外。

走到这个小屋子的时候，我们透过窗户，对里头张望。我看到里面无窗子的一面，排了许多“三八大盖”，大概是抗日战争时候的遗物吧。这种枪能不能打得响，那只有使用的人使用时候才能知道了。墙上贴着标语“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很有气势。但我想，这样的武器，即使打赢了，代价也太大了。现在的我，觉得还是邓小平的策略好：兵不在多，在于精。

三家村往前行没多远，即是芙蓉第一。芙蓉第一，在我看来，很是漂



亮。奶白色的花岗岩的侧墙，红色的前墙；前面是阶凸型的，凸出部分的窗户上面是圆弓形的；凹在里头的是走廊，走廊栏杆都是白色的花岗岩，花岗岩的下面有翠绿的平行的圆柱；圆柱再下面，又是花岗岩做的白色的底。底下面还有红色的砖，我觉得很美很美。墙角，窗户的框，在花岗岩上雕出花纹，就像现在用花岗岩装饰的房子一样。屋顶，是绿色的琉璃瓦，宫殿般地翘着角。在这座楼的四周，和我们芙蓉第四一样，种了好多高大的树。绿瓦，奶白色和红色的墙，勾勒出花纹的转角……这样漂亮的一座楼，隐藏在绿树之中，煞是漂亮。

我正想对身边的同学赞美几句，三楼的栏杆后探出个脑袋，对我们叫：“炎姆。”我觉得很奇怪，也听不懂，我身边的林姓同学，大声地和他讲了起来。他们两个都是同安二中来的，他们说的话我一点都听不懂，是闽南话。林姓同学和他边讲边走，走过以后，林姓同学告诉我，那个同学叫王豪杰，体育、文艺、学习都很好，组织能力也很强，是他们中学里的学生干部。“炎姆”的炎，是林姓同学名字中的一个字，“炎姆”是表示亲密的称呼。在以后的几年中，王豪杰经常来找林同学打篮球。我觉得王豪杰很外向与自信，所以他总是主动与人打招呼，也很客气。但我绝不会想到，他将来会成为厦大的党委书记，成为副部级的人。

紧挨着芙蓉第一的，是厦门大学的人类博物馆。林同学向我们介绍说：“这是全国仅有的人类博物馆，里面还有鲸鱼的骨骼和人类的尸体。”听说有尸体，我觉得怕，但我又很好奇，也很想走进去看看。

博物馆的字，是徐悲鸿题的。徐悲鸿是我们家乡的人，所以对这个博物馆，我很有亲切感。但我当时产生的疑问是，徐悲鸿是个画家，难道人类博物馆也要收藏字画吗？怎么不叫科学家题字，而让一个画家去题字？当时的我，很年轻，思想很活跃，也很幼稚，加上我从不练字，也不懂得欣赏字与画。我心想，厦门大学既然是名校，写字好的人有的是，怎么叫一个画画的人来题这个字。但我确实想看看这个博物馆，故我提议，我们进去看看。

博物馆的大门紧闭着。我说大门不开开小门，我们转到后面的小门那儿，小门也紧闭着。林姓同学说：“现在暑假，说不定没有老师。”我们也只能望洋兴叹了，当时我想，等开学了，老师上班了，一定要来见一下，这个国内唯一的人类博物馆。但我绝对没想到的是，我在厦大整整六年，居然连这个博物馆的门也没有进过。毕业后，虽然也回过厦大几次，但始终没有机



会再跨进这个大门。这个据说是远东大学首屈一指的人类博物馆，我至今也说不出它到底好在哪里。这是我身为厦大学子，觉得十分遗憾的事情。

博物馆门口，是一片广场，即现在的鲁迅广场。博物馆左边是山。博物馆的右边是一大片洼地，是菜地。在菜地里，有一些农民在用黄牛犁地。这是田园风味的画卷！

远处，在那菜园的边上，有个小池塘。池塘边种满了婀娜多姿的垂柳，垂柳的顶是丰满的圆圆的；在那垂柳树的顶上，是凌峰楼的漂亮的屋的顶；稍偏一些，是美丽的芙蓉第三；比凌峰楼再高些，再远些，就是奇石林立的山——五老峰；五老峰的上头，就是蓝天白云了；而近处，农民在赶黄牛，不时地发出“啪”“啪”的响声和“喔”“喔”的吆喝声。太漂亮了！简直简直就是一幅农耕山水画！

妙！也实在太妙了！厦大把耕与读融在了一起，太富有诗意了！

我也觉得博物馆右边的绿化特好！

博物馆门前种的树，和山脚下种的树，山上种的树，各不一样。因树种不一样，所以树叶的颜色也不一样，很是好看。山顶上可以看到的，是建南礼堂和化学馆，这两座建筑的墙是奶白色的，在阳光的强光下，屋顶几近鲜红，和绿化的树形成鲜明的对照，也有强烈的层次感。太漂亮了，太有层次感了！要不是我们约定在先，我肯定会拐上去。

经过博物馆，我听到敲钟声，钟声是从大礼堂后部的楼顶传来的。老家学校，包括中学，用的都是电铃，厦门大学用的却是人工敲钟。后来听老师说，钟声是厦大的特色，敲钟的师傅叫陈德宝（依稀记得，也不知对否），他的钟声，和电台里的报时一样准确。老师还对我们讲，对待学问，要和他的敲钟一样，做到十分敬业，才有可能有所造就。

我对这个敲钟人一直抱有敬意，但我一直没有见过他。直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个人也被说成叛徒，挂着牌子，跪在大礼堂的舞台上。直到那个时候，我才远远地见到他，原来是个瘦小的干瘪老头。一个兢兢业业敲钟的工人，也会遭此大难，真是想不到。

扶危济贫，同情弱小，是人类的美德，但那个时候，一群大学生，疯狂地斗争，批斗自己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算计一个忠于职守的工人，真是难以想像。可见那个时候，社会把道德扭曲到何等地步。这些不光彩的事情不说也罢！



我们放眼往前，穿过鲁迅广场，马上就看到映雪、集美、群贤、同安、囊萤楼群。这个楼群虽然矮小，但和无锡的房子或公园比，反差极大。这些楼的前面旁边，还种了凤凰木和棕榈树，这两种树都是热带植物，也是无锡没有的。远远地看这楼群，很是别致，我的眼睛为之一亮，好，太好了！

因这几座楼房在 112 的轴线上，去参观也并不违反我们的约定，故我提议去看看。

这四座楼虽然小，也是厦大出名的风景点。如果说建南大礼堂是大家闺秀，美得很有气度的话，那这群贤楼群就是小家碧玉，美得很内向，很是别致。鲁迅初到厦门大学的时候，称厦大校园“风景佳绝”，而那时的厦大，还只有这些楼，鲁迅所赞美的也许就是这四座楼吧。在鲁迅的文字中，赞美的词句是用得很节省的。鲁迅在来厦大前，是在北大国学院，北大也能算是很美的，鲁迅在那里工作的时间也比在厦大的长，但他不赞北大美，而独赞厦大“风景佳绝”，恐怕原因就在这四座楼吧！在“文化大革命”中，趁大串联之机，来我校玩的其他大学的同学，也都对这四座楼的美，大加赞赏。可见她的美，确实是能迷倒人的。

我们第一个走到的地方，就是映雪楼。这个楼看起来有好大年纪了，有些儿旧。我们走进这个楼的中间走廊，我见上面的牌子都是中文系的。中文系的人，数量不多，有此小楼也可成一统了，我又想起鲁迅的诗，“躲进小楼成一统”。

进大学前，我对厦大数学系没印象，虽然我现在成了厦大数学系的学生，但刚进大学的我，对中文系的印象比数学系还深。

对中文系的印象，拜鲁迅所赐。因为鲁迅著作里有他在厦门写的东西。我记得，有一篇文章里说：“在开会时，因为有人说厦门大学是有钱人办的学校，鲁迅听后勃然大怒，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枚硬币，往桌子上一拍，说，我也有钱我也要说话。”鲁迅的骨气与脾气，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我的面前，给了我极深的印象。鲁迅那么硬的底气，不在于口袋里有一枚硬币，而在于他是个大文豪和大思想家。他的轶事，还有一件也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那就是他在厦门的一个坟墓前拍了张照片。按当时的报纸说，鲁迅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就按这个道理，他应该是个积极向上的人啊，怎么选择这个墓地作背景，我百思不得其解。报纸上说，鲁迅决心当旧世界的掘墓人。这样的说法，是不是鲁迅当时的想法，我很怀疑。应该说，对我来说永远是个



谜，我现在还是搞不明白。

在集美楼的二楼，有鲁迅的纪念馆。我们去的时候，门是锁着的，我透过玻璃窗，向内张望，里头只有床、桌和椅，还有一个小橱，那个小橱也许是他放衣物的吧。同学说：“鲁迅也很寒伧。”我说：“鲁迅不是普通打工仔，工资绝不会低，他之所以那么简陋，也不带家眷，只是不想在厦门长期立脚而已。”同学说我的说法是对的：“鲁迅在厦门不到一年，若他一直执教厦门大学，那厦大中文系就不得了了。”我说：“若鲁迅一直在厦门大学中文系当老师，那厦大中文系和现在还是一个样。”同学说：“为什么啊？”我说：“那鲁迅就是现在的周老师，充其量是个周教授，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周教授而已，鲁迅就不是现在的鲁迅了。”他们笑着说：“对。”

群贤楼后的树木都很高大，因而好像到了密林深处里一样。树林里有一个八角亭，是一个男小便的厕所。这个八角亭的名气可大得很呐，在我报考厦大前，劝我填厦门大学的那个中学同学说：“厦门大学漂亮得很，连厕所也是花园般的亭子。”等我把厦大都游了个遍，经我落实，厦门大学花园般的厕所，也仅此一处而已。见到这厕所，我们即使不想小便，也要进去站一会儿，享受一下。按现在的说法，森林中的负氧离子较多，空气很清新，加上这样的厕所，四面透风，所以这个厕所确实没有臭味。

群贤楼是学校党委及校长的办公地，门口都挂着这个处那个科的牌子。

因早就听说厦门大学校长书记比市长县长还要大，我们这三个大学生，立马变成小学生，甚至是幼稚园的学生。笑声没了，更不敢大声喧哗，小心翼翼，连脚步也放轻了。虽说那些大门都有铁将军把门，肯定里面没人，但我们的放肆之态没了，连走近了也不敢，只是远远地看。

群贤楼的房顶和天安门一样，房子的墙一律由磨平了的花岗岩砌成，角线直线配合在一起，很有凝重之感。房子因年久而显得有些旧，也因为旧，中式的房顶西式的墙，格局中还多了古朴的气氛。

我们在中学时都念过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范仲淹把环境和心情联系在一起。他的观点，在这里就充分体现出来。因为是大领导的所在地，所以我们觉得群贤楼特别庄严。我们的神情顿时肃穆了起来，我们当时就如三只小耗子一样，连走近了也不敢，更不用说去探头探脑地透过玻璃向里头张望。我们是绕着走。

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群贤楼旁的凤凰木，那树，我开始时以为它是



棕榈树，但树干又和棕榈树不一样。厦大的绿化树种里面，棕榈树也有很多，像芙蓉三旁的那座小别墅中就种了好几棵棕榈树，芙蓉三前也有。但这个树和棕榈树完全不一样，棕榈树的树干，长满了毛毛躁躁的棕，这棵树的树干很光滑，而且长得还很挺拔。我们无锡也有棕榈树，只是少，但这种树在北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这棵树肯定只有热带才有。我觉得很好看，就像盆景中的植物一样。因厦大也很少，我觉得，它肯定是名贵非凡。

它的美名，我从唱我们学校严剑飞老师的歌曲《赞厦大》中知道的，这首歌中间有一句，“凤凰木，闪耀着红色的希望”。凤凰，是高贵的鸟，用凤凰命名的树木，肯定也很名贵。我就问同学：“凤凰木在哪里啊，厦大有吗？”同学们告诉我，群贤楼旁的那棵就是。

哦！果然如此！

那棵树就是我第一眼就觉得高贵非凡的东西。用它来比喻我们，朝气蓬勃、满怀报国之心之厦大学子，那是再确切不过的。

那个时候，在我们厦门大学内，凤凰木也很少，就那几棵而已，稀缺得就像凤凰一样。1999年，我回学校一趟，使我眼睛为之一亮的是，从新校门到鲁迅广场，路边种的都是这种树。也许这是科技使然吧，技术的飞速发展，能使许多不可能的东西变为可能。

毗邻群贤楼的是同安楼，同安楼与集美楼是一模一样的二层小楼。走过同安楼，就是囊萤楼。

囊萤的意思是没有钱的古人刻苦读书，将萤火虫捉了放在袋子里，利用萤火虫的荧光彻夜读书。和凿壁偷光的成语一样，都是讲古代学子不为条件所困，努力奋发之意。那时我想，我们的校主太伟大啦！他老人家倾家办学，出了钱，还殷切地期望学子成才。他的眷眷之心，就从他给这个楼起的名就可见一斑啊！

人心都是肉长的，我们这几届混学生，在“文革”中革命得很，连爱因斯坦、牛顿都批，把海瑞说成反动制度的忠实卫士。因刘少奇主席为资本家说过话，说资本家有历史的功绩，所以什么老板都成了反动的活靶子，都拿出来批。但在厦门大学有一个例外，也是很奇怪的，就是陈嘉庚校主，从来没有拿出来批过。陈嘉庚应该是名副其实的资本家大老板，按当时的理，他应该是批判对象，但他给我们厦大学子的恩情实在太深了，他掏钱、出力，还掏出心窝子，有谁，能把刀子捅向这样的老人家呢？



说到这里，还应该提一下。在厦门大学，还有个人和陈嘉庚校主一样，该批而没受到批判，那就是王亚南校长。在厦门大学，除了王亚南校长，无论哪个教授都成了牛鬼蛇神，都受到批判。王校长说过，资本家的管理也是劳动，这句话是公然为“反动的资本家”说话。在那个时候，这还了得！在那样的革命环境里，谁说了这样反动的話，都要带着高帽子，挂着大牌子，游街示众。但王校长的威望实在太高，谁都不敢去动他。另外，在当时的世界上，只有一所大学是不要交课本费的，那就是我们厦门大学！我们学校的书本费，都由这个王老板出。他是研究资本论的大师，全国的权威，他深知钱可以生钱的道理，但他不去钱生钱，而是把钱拿来给我们学生。他的钱，不是剥削来的，是用他辛勤劳作换来的，是他的稿费。他对待我们学生，就如对待自己的儿女。

我在厦大念书时，在学校学生会俱乐部工作，记得国庆活动要经费。我们不明白经费领用的渠道，听说凡是钱都要校长批，就去找了王校长（现在我们当然明白了，王校长是厦大的法人，银行领钱都要法人盖章，但这章往往都在财务那里，根本不需要直接找他签字）。王校长很忙，我们去找他的那天可巧了，他在。中国有句古话说“阎王好见，小鬼难当”，意思是说真的主儿很好说话，而旁边的人就很难应付了。秘书见我们这些学生闯了进去，为了他的职守，他很凶（确切地说，是责任所在，很严肃）地问：“你们进来干嘛？”因王校长是全国名人，是中央级的大人物。我们这些人去见他，是借了学生会的胆才敢去的。当时的心情，就如一心想上进，一心想想要好的小学生一样，小心翼翼、心跳霍霍，如履薄冰。秘书的态度把我们吓坏了，带头的人语无伦次、结结巴巴了起来。王校长很和善地从内室走了出来，问明缘由，对秘书说：“他们是学生，不懂手续。不要从财务那边开支了，就从我的钱里面拿吧。”让他的秘书当场就把钱给了我们。

王校长的慷慨与大度，确实与众不同啊！他视学生为儿女，小心翼翼地唯恐把子女给吓坏了。这样的父亲，儿女怎么能够动手去打他、批判他？我们当时不批他的理由是，他是中央干部，与我们学生无关。说句我的心里话，王校长有恩于我们，我们怎么能忘恩负义？至于他是中央干部，只是个借口罢了。是中央干部的多着呢，刘少奇也是，同学们连刘少奇主席也批了，怎么还在乎一个王校长。我想同学们的心情也许和我是一样的，大家只是心照不宣罢了。



囊萤楼和映雪楼是两座一样的楼，同安楼与集美楼是两座一模一样的楼，他们以群贤楼的正中为轴，左右对称。如果你把背景去掉，还把后来加装上去的东西去掉，再拍成照片，用电脑翻转180度，你肯定分不清它是囊萤还是映雪。

厦门大学在建筑上讲究对称之美。在建南大礼堂那边，五座楼，以大礼堂的中间为中轴，有着对称之美。芙蓉楼群以芙蓉二为中轴弧线摆开，有着对称之美。而且，每一座楼以中间位为中轴线，都是左右对称的。所以，在厦大，你能感到明显的对称美。据说，厦门大学的建筑及布局都是陈嘉庚亲自审定的，从这细节处，可见校主为了我们花了多少心血啊！我们的校主之所以能发财，与他的绝顶聪明也是分不开的。

囊萤楼是一座以大石条堆砌起来的三层楼，石条加工得很是平整，大小也很一样，外观很是精致。这种建筑，除了在闽南地区，其他地方是很少见的，无锡当然也没有。我是少见多怪，自然又是赞不绝口。林姓同学是多见不怪，不以为然。他对我说他有个同学在外文系，让我们陪他去看看，他来了没有。我们就随着他走了进去。

囊萤楼后面有个院子，院子里装着喇叭，放着英语的广播。在院子的一角，还有个食堂，刚才我说过中文系是“躲进小楼成一统”，到了这里我才觉得不对，因为中文系住在芙蓉二的一楼，学和住在两个地方，吃还和我们数学、经济、历史三个系轧在一起，算不了一统。这个外文系，才是真正的“躲进小楼成一统”，吃喝拉撒住都在这里。

林姓同学的同学住在三楼的一间房内，他进去找到同学聊了起来，我们两人就在三楼的平台上极目远眺。

那个时候和现在不一样，现在的囊萤楼前面盖满了房子，那个时候前面是一片开阔地，除了海边种了点麻黄树以外，在平台上就能够看到海和渔船。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看到远处的渔船好像是在钓鱼，好像是没开的一样，停住了。

天，是蓝蓝的。白云，好像一团团棉花，静静地点缀在蓝色的天空上，只有海风不断地吹拂着。我也能听得到传来的很有节奏的哗哗的海浪声，这海浪的哗哗声使我觉得环境更加幽静。

我想起一句唐诗，“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我觉得外文系这个环境实在是太好了，太富有诗意了。远远地躲在这个角落里，一心一意地可以念



自己的书。哪像我们数学系，旁边有这个系那个系，简直麻烦死了。

开学后我才知道，厦门大学这个名校并非浪得虚名，学习紧张得要死。这个系那个系，其实都没关系，绝不会干扰你。

俗话说“等人心急”，但那天我一点也不急。有句诗说，“云在意俱迟”，那天我看着云，云没动，我感到踌躇满志，我的思想也没动，还颇感厦大的诗意。

时间过得飞快，近半个小时了。李同学急了，他去把林同学叫了出来，我们又开始了厦大之行。

囊萤楼的西边就是西村，那儿有几座厦大教师的公寓。厦大的名教授，有很多是住在鼓浪屿的别墅里的。我们系的方德植、李文清教授等都住在那里。鼓浪屿是全国著名的风景区，那边不仅风景好，还是全国闻名的钢琴之乡，殷承宗等一批著名的钢琴家都出于此。鼓浪屿的条件与文化氛围，果然与众不同。但在我看来，厦大的文化氛围比鼓浪屿还好。厦大西村也就很不错，就这个名——西村，也够有诗意的了。老师们住在村里，就如住在世外桃源里一般，使人浮想联翩，诗意盎然。

西村的房子是三四层的小楼，也就那么几座罢了。小楼的周围是菜地，也有几座石头的小平房。这几座平房，是典型的闽南民居，连窗户都不安玻璃，只是几根石条挡人进出，极其简朴。闽南民居的瓦，也和我们无锡的不一样，是平平的，不如我们无锡的那么弯。我们无锡的瓦，都是黑色的，很多片叠在一起。闽南的瓦大而平，暗红色，层叠很少，都用石灰砌起来。我估计，按他们的做法，与无锡相比，至少可以省下百分之六十的瓦。当时的我是这样想的，也许是这里的窑业不发达，为省钱计，采用这种办法。后来的我，深入了生活，才发现，每个地方的人都是很聪明的。这样的窗户不仅体现了地方的民俗，也很实用。

闽南地区处在亚热带的南边，气候炎热，冬天最冷的时候也只是零上四度，根本无须北方那样捂得严严实实。相反，若是捂紧了，空气不流通，反而有异味。所以闽南的农民小居，都是尽量利用窗户作为内外空气交换的地方。这窗，若是用铁栅栏，因厦门是海边，空气中富含水分和盐分，容易生锈；若用木头，也很容易腐烂，更何况用铁。用木头得增大建房的投资，所以还是用本地盛产的花岗岩，凿成石条，拦在中间的好，既可防盗防偷，还可以流通空气。故闽南的农民居房，都是石头的窗户、石头的栏杆。闽南的



窗户不用玻璃只用石条还是很科学的。瓦的平，也是因为防风，用石灰砌起来更是为了防台风的侵袭。闽南地处海边，经常有台风来扰，若是用了我们无锡的瓦，采用无锡的层叠办法，台风来时，肯定吹得一片都不剩，飞瓦还有伤人的可能。

这些我看不惯的地方，却体现了闽南人的聪明之处。

毕业后，我去了山东工作。我发现，山东农村民居的窗户更小，窗户小到只安一块玻璃。山东的房子的屋顶上还铺了很厚的稻草，那是因为山东太冷，还很干燥，农村又没有暖气设备，故窗户只需透透光而已，无须交换空气。山东农民也是很聪明的，因地制宜。

由此，我也明白，不进行调查研究，想当然批评人家，往往是错误的。

那户农家的窗户前，还种了棵丝瓜。闽南的丝瓜叶子，和我们无锡的一模一样，但结出来的丝瓜不一样。无锡的丝瓜，外表光滑而平整，闽南的丝瓜，皮色和无锡的一样，但带棱角。我感到很是奇怪。

这棵丝瓜爬到窗户上，继续向上爬。它的一个生命的结晶，一个长而大的瓜就斜躺在窗台上。

墙、窗户是灰白色的花岗岩，房顶是暗红色的，丝瓜叶是绿的。农民很穷，光着膀子，坐在低矮的小凳子上拣菜。穷虽穷，但体现了闽南农村的俭朴。我明白，那棵翠绿的结着硕果向上爬的丝瓜，在告诉我，这里不仅富有诗意，还极富有生机。

此情，此景，使我倾倒，使我诗兴大发，我脱口念成一首诗：“石墙陋瓦窗纸无，篱笆柴菲丝瓜爬。斜阳夕照老村夫，休闲还需拣菜花。”李同学问我：“这是唐诗吗？”我说：“是，是搪诗。”心里说：“是应景搪塞的诗。”

从此西村给我留下美好的印象。

西村后，有一片大池塘。从平原水乡来的我，看惯了太湖，对海很感兴趣，对这小池塘一点都不感兴趣。林姓同学说：“这可是郑成功操练水师的地方。”我的第一反应是，郑成功在这样的池塘里头操练水师，这样的兵能漂洋过海，去解放台湾吗？但我转面一想也对，郑成功带的都是旱脚丫子，不在这个风平浪静的水面上吐他几回，怎么能上无风三尺浪的海上去？

在此，我也明白了个道理：凡成大事的先人，都有过人之处，切莫自以为是，小看他们。当时的我，自以为是个天才，是成大事的料，对成功了的先人也抱着怀疑的态度。几十年过去以后，我才认识到父亲告诉我的那句话



很有哲理：“在小说里，当个军长，发个大财，都是很容易的。在实际生活中，要当个排长，也是很困难的。在现实生活里，别说发大财，要谋生也是要认真付出才可。”

西村往南，过一片菜地，就可到厦大医院。厦大医院就建在海边的沙滩上，厦大医院是几座二层楼的楼房。

这医院不用花岗岩砌墙，因为沙滩的颜色和花岗岩一模一样，若用花岗岩砌墙，那个色调一定会显得死气沉沉，那个氛围和坟墓一样，很不吉利，中国人是很讲究气氛和吉利的。这个地方就独具了设计者的慧眼与匠心，这里的墙，是红色的砖，为了增加美，墙角窗台用了花岗岩的长短不一的石条砌成花边，很是好看。沙滩是白的，墙是红的，转角处都是嵌花边的，顶也是红的，四周还种了一些麻黄树。

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学，人很少，哗哗的海浪声使人感到很静，很幽雅。

我们三人穿过门诊楼，来到临海的病房楼。这座病房楼，也有几十个房间，但我只见有一个窗户的门全开着，可能也只住了一个人。住在病房内的那个人也不像个学生，已是徐娘半老。她坐在床上看书，还拿着一支笔，像是在思考什么问题。我想，这个人大概是大学老师。看来，做个大学老师也不容易，连生病也要看书。

中学时，老师告诉我们，读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那时的我，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以为知识日积月累，自然越积越多，哪会有退的意思。中学的我，始终认为，只要不忘记，就不会退步。进了厦门大学，这个顶级人才汇聚的地方，高精尖知识汇集的地方，我方才明白，要在这个研究型的大学里站得住脚，也要时刻力争上游才可。

世界日新月异，顶尖型大学对知识的要求也不断提高，若想凭以往已有的知识，停在原地打转，那就意味着落后。以大学学到的运动学的知识为例，运动是相对的，是以某个参照物为依据的，若是以厦大的学术水平为参照物，厦大前进了，坐标前移了，停留在原地就是向后运动了，当然也就落后了。

想在厦门大学当个好老师确实也不容易，就是全国拔尖来的顶尖人才，还不能掉以轻心，还得不断动脑子，还得小心翼翼，要力争上游。如若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和厦大的学术水平会渐行渐远，那就有被淘汰的危险。

那个老师的窗外，就是海。海上，沙鸥翔集，渔舟点点。远处，碧空万



里。海风，吹送海浪，拍打着凸出在沙滩上的礁石，啪啪地响……窗外风景如画，可那个画中的人一点也没有感觉，仍然低头沉思。

风，透过了窗，穿过了门，吹到我们的身上，把我们吹醉了。我头脑发热，脱口而出：“住在这样的医院里，真不错。”李同学连声说：“呸！呸！呸！天堂再好不能去，医院再好不能住。但愿我们在厦大永不住院。”

也许是他的吉言在前，也许是我们年轻，在生命最旺盛的时候，在厦大的六年，我们这三个人，真的是一个都没有住过一天医院。但学习过于紧张，失眠成了我们天天要遇到的死不了也好不了的毛病。在我们数学系，人人都如此。在厦大，我们跟医院打交道也不少。

厦大医院的西边，现在是厦门大学医学院，那个时候可不是厦大的地方，我记得是有个什么小工厂，那边的地名叫做厦港。顾名思义，是厦门的港口。那个地方都是低矮的平房，我们向西走了没多远，一看不是厦大的地方就折返了。

这是我们沿着海边往回走的路。

厦大医院，到厦大生物馆，中间没有什么建筑。宽阔的海，海边的沙滩上种满了麻黄树。麻黄树林里，只有一间晚上放哨用的小屋。不像现在，都建满了房子。

在往回走的那条路的左边，有一个植物园。这个植物园很大，有好几十亩地，一直到生物馆所在的山脚下。

那个时候的植物园，是生物系研究南洋植物的基地之一。这个植物园里面种满了我们从未见过的植物。这些植物中，有一棵树给我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

那棵树的叶子长得如何？我已记不得了。但那棵树的粗大的树干上，居然长了个有小冬瓜那么长的瘤子。这个东西上面长满了刺，是青色的，还有一个把，连在树上。所以我肯定它不是瘤子，应该是一种果实。

我觉得很奇怪，问他们两个，他们也答不出来，他们也没见过。

开学后，班里有个华侨同学告诉我，那个东西是果中之王，名字叫榴莲，既香又甜，很是好吃，在印尼有很多很多。

他的介绍，吊起了我的胃口，但哪里去买？我是四十年以后，2004年从沈阳坐飞机回家，在上海机场又看到了它。但那个东西很贵，几十块钱一斤。因太馋，我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个，带回家把它切开了。哇！好厚的



壳，里面的瓢和黑色的籽只有斤把重，也就是说，好吃的东西要几百块一斤。东西确实很好，甜，还有一种说不出来使人回味的香。但这东西也确实太贵了些。

厦大生物馆所在的山脚下，有两座二层的小楼，建在临海的沙滩上，环境很是优雅。听说那是海洋生物专业的教室和实验室，让我很是羡慕。因羡慕，有次我与在这里上课的生物系的同学谈起此事。那个生物系同学说：“那你们数学馆就不在海边？你们数学馆在山上，开窗就是大海，海风比我们这里还大，还紧靠着风景如画、伟岸的大礼堂。哪像我们，偏在角落，我们还羡慕你们呢！”他把我的雅兴说得一文不值。

看来厦大处处好风景，各有所长。我的心态就是钱锺书在《围城》里所说的那样，城内的想出去，城外的想进来。大家都只是好奇不满足而已。

隔了几十年，再去厦大。厦大医院到生物馆的海边，已建满楼房。那个时候的沙滩、海浪、麻黄树，踪迹全无。

从南洋植物园到生物馆，中间有一条三五米宽的小路。植物园的大门，正对着生物馆。我们走向了生物馆。

生物馆设在厦大著名的风景地——建南礼堂建筑群中最靠西边的一座楼里。生物馆建在山上，这小山上有五座楼，中间是雄伟的建南大礼堂；建南大礼堂左边的第一座楼是南光楼，即是我们数学馆；左边的第二座是成智楼，是图书馆；礼堂右边第一座楼是南安楼，是化学馆；第二座就是成义楼，是生物馆。

生物馆建在山上，要进生物馆，需登上数十级石阶。这石阶的两边，皆有精致的花岗岩护栏。护栏外边，长着郁郁葱葱的热带树。这生物馆坐落在石阶之上，密树之后。那天，除了我们三个人，石阶上一个人也没有。我们望着这生物馆，突然感觉到严肃与神秘。这气氛，似乎透射着厦门大学这所南方之强研究型学府的威严与神秘。

生物系拥有像汪德耀、郑重等一批国内的权威专家，在当时的国内的综合大学中，生物系排的名次是很靠前的。

因听说生物系有解剖用的死人，一提到死人，就把我们这三个数学系的学生吓得半死。另外，我们又不是生物系的学生，故我们连生物系的门也没有进，沿着生物馆的墙，向化学馆走去。

因我夸生物系很出名，林同学对我说：“厦大最出名的是化学系，化学



系的卢嘉锡是国内泰斗式的人物。还有个蔡启瑞，和钱学森一样，是用朝鲜战场上俘虏的美国高级军官换来的。”他还说：“蔡启瑞是我们同安马巷的，这两个人都是厦大毕业的。”

厦大化学系到底如何，只要看现在——现在一个化学院（系）就有9个中科院院士。一个院系有这么多的院士，这是国内大学中绝无仅有。可以去查一下，原来的某某化工学院，现在的某某大学，也只要一两个院士罢了。恐怕中科院的某一个化学研究所也没有那么多院士。几十年后，卢嘉锡说，厦大可以成为一个学派，恐怕最强有力的依据就在这个化学系。

化学馆与我们数学馆是一模一样的楼，生物馆与图书馆是一模一样的。化学馆与数学馆当然是很漂亮的，但我觉得，这两座楼不如边上的两座楼漂亮。它们的差别在于，在楼的阶凸部分，成智成义楼是四个窗户，比南光南安楼多了个窗户。多了个窗户就多了个打扮，就如人的双眼皮一样，我认为好看。

我对这几座楼赞不绝口，他们是闽南人和莆田人，对花岗岩的建筑见惯不怪，听了我的赞叹，并不附和。

化学馆我们也没进去，沿着墙脚走了。令我们驻足停留的，是在化学馆下厦门大学引以为豪的名人墓——萨本栋校长的墓。

萨本栋曾任厦门大学的校长，是中国第一批“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的第一批院士，仅十一二个人，几亿人中，仅有十多个人，名气够大吧。他是物理学方面权威中的权威。中国的第一本大学普通物理教材，就是出自他的手。

他对厦门大学的贡献，就在于他把厦门大学这座私立院校变成全国一流的大学，变成南方之强。

他是教育救国的典范。日寇侵犯中国，他带领厦门大学师生西迁到日寇足迹未到的闽西长汀。在那儿，他默默地做好本职工作，培养出卢嘉锡、蔡启瑞、邓从豪、曾呈奎、谢希德、韩国磐、葛家澍等一大批国内著名的院士或大师级人物。那时候的厦门大学，在全国统考中考了两次全国第一名，考出威望，成为真正的南方之强。

萨本栋是爱国的典范。爱国并不要人人都拿起枪杆子，冲锋在第一线，也可以像萨本栋校长这样，做好本职工作，为国家培养出一批顶尖级的人才，为中国培养出很多领军人物。这么大的贡献，已足有资格让他成为爱国



的典范。这些人不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都成为为国家为民族出了大力的著名人物。萨本栋校长，默默地为国家增强了实力，他虽然没有什么战功，但他的功劳将永垂青史，他的名字将永远铭记在厦大人的心中，我永远崇拜这样的伟人。

萨本栋校长的墓地并不大，也不豪华，与普通穷百姓的墓一样。但就在这朴实之中，体现了萨本栋校长的高风亮节。他的墓，永远牵动着厦大人的心。每次回厦大，我总是要去他的墓地默默地凭吊一番。

我想，世界上最珍贵的莫过于人虽离开了，然而留下来的无形资产永远福泽后人，让后来者永远地怀念他。我也想，什么叫名垂青史，我们的萨本栋校长这样就叫名垂青史，只要在厦门大学上过学的人，都会怀念这位带领厦门大学走向辉煌的人。

我永远怀念这个厦门大学的伟人。

过了萨本栋校长的墓，我们又到了大礼堂。我们从大礼堂那边走向海边，这是我们第一天就去过的地方，海滨确实很好，但我已在前面有了记述，在此就不再赘述了。

此后，我们三人又去以芙蓉第四 112 为中轴线的右边。这次，我们从三家村那边往右拐。

我国的情况是沿海比内地发达，厦大的情况也差不多，沿海比内部要漂亮得多了。在这条中轴线的右边，我只觉得芙蓉第三芙蓉第二很漂亮。还有凌峰楼，那边有棵树，会长胡须，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他们告诉我，这棵树是榕树。那个时候的我，觉得北边只有南普陀是很好的。那个时候的南普陀还不要门票，可以随便进，故我们也一起进去，尽情地玩了一把。我们还穿山洞，爬巨石，一直爬到山顶上。

在山上看厦大，看海，感觉和平地上完全不一样。平地上是仰视高楼，是看局部。在山上是俯视，是看全景。境界开阔了，很有心旷神怡之感。但那个时候的我，把厦大的山推给南普陀，以为再美也是南普陀的，没什么了不起。现在的我，当了“老板”以后，方才体会到厦大的山对厦大来说是最伟大的啦。

我们的校主在建校之初，首先看上的，肯定是厦大背后的这座山。这座山，东、西、北三面环绕着厦门大学；这座山，怪石林立，是天下之名山。君难道没听说过“天下名山僧占多”吗？既然大名鼎鼎的南普陀在这里，难



道这还不足以说明厦大的山就是名山吗？

在厦门大学内，什么好风景都离不开这座山。群贤楼群的背景有这座山，芙蓉楼群后面也有这座山，建南楼群则直接建在这座山延绵的山脉之上……我国乃至世界上的一些名校，之所以不漂亮，非是校舍之不精良也，也不是校舍之无特色也，而是无山或无海啊！

如果你相信迷信，那我还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厦大的这个山风水好极了！我是个共产党员，我不相信迷信，也不懂得迷信的那一套，但我是数学系的学生，我可以用数学归纳法来证明：其一，南普陀寺就在这里，南普陀寺的和尚是迷信的权威人士；其二，南普陀经历数千年而香火始终很旺；其三，我们厦大确实是越办越好嘛！风水不好，何至于此（笑笑而已）？厦大的山让厦大成为世界上少有的美丽的名校，我们厦大人应该大大地感谢这座山才是。

我们的校主是极其聪明的，他知道，在厦大的内地的这个山上，再怎么投资，也不会超过南普陀，故而一点也没在这山上下工夫。但这座山，从不争待遇，默默无闻，一贯地，为厦大出着力，把厦大打扮得很美很美。凡来厦大的人，都称厦大的建筑很美，都忘了称赞一下厦大的山也很美。我想，如果把厦大的山都搬走，把厦大和北大复旦一样，放在平地上，那厦大的命运又会会是怎么样？办学之初，厦门的交通是那样的不便，只有乘船才能来到厦门，而且还要乘好几天。在那样的条件下，如果厦大不美，还会有那么多的名教授来这偏僻之壤执教吗，厦大的名气还会那么的响吗？

现在，我也办了个厂，我深深体会到凡事开头难。我想，若是没有这个山在一开始就不计报酬默默地帮助着厦大，那厦大真的就会是“硬将一排洋房，摆在了荒岛的海边上”，“学校当局还想着学校发达，真是梦想了”。

想到凡事开头难，我也要在此为我们第一任的校长——林文庆博士说句公道话：林博士真不容易！再有钱，陈嘉庚校主的账房也不是国库，不会取之不尽，用之不完。一钱逼死英雄汉，再巧的媳妇也难为无米之炊，林博士含辛茹苦地支撑了厦大16年，直到厦大步上正轨，才悄然离去，也着实难为他了！

不当家不知当家的难。有人因鲁迅的离校而否定林文庆校长，但别忘了，鲁迅也是他引进的。况且，直到现在，也没直接的根据，说明他与鲁迅有矛盾。我以为，即使鲁迅确实是因与他有过节才走，也不能因之而否定林



校长，那只是领导处理个别员工犯了点错误而已，用不着大惊小怪。凡事要客观，要看当时的背景，更不能以一眚掩大德。

鲁迅是伟人，但绝不能因之去拔高和捍卫他，贬低或打击被他批评甚至骂过的人。伟人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绝不会刻板得只说正确的话，不说一点废话。据资料，鲁迅没直接骂过林文庆。我想，就是被鲁迅骂了的，也不一定就是坏人，比如被鲁迅骂了的郭沫若及“四条汉子”等都是好人。若是被鲁迅骂了就是坏，那我们厦大乃至北大，都应该关门了才是。我认为，除了私有资产，产权人有权用一票定终身，其他的，在无法有效追究责任的情况下实行一票否决制，肯定是不对的。

厦大是不是也为林校长做点啥？在林校长送给厦大的大房子里，也可参照鲁迅纪念馆一样，设个林校长纪念馆！

厦大的绿

厦大的楼宇是优美的，但这些楼宇只是“花”而已，好花还要绿叶来扶持，这绿叶就是厦大的绿化。

厦大的绿化，很有特色。我来自北方，对绿色特别敏感，我看到厦大的植物，如同进入另一个世界，感到非常满意。就连厦门同安来的林姓同学，也有很满意的感觉。

为什么他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我分析有这几方面的特色：一，注意了植物的多样性；二，注意了色彩的多样性；三，注意了开花季节的多样性；四，注意了高矮的多样性；五，把恰当的植物布置在恰当的地方。

进了厦大，我发现，厦大绿化的植物可能有好几十种之多。厦大内有柳树、松树、柏树、冬青、榕树、银合欢、夜来香、蔷薇、月季花、玫瑰、桉树、相思树、枸杞、桃树、香蕉、芭蕉、龙眼、荔枝、无花果、麻黄、皂荚、凤凰木、棕榈树、花红……有许多是我叫不出名来的，还有青翠的爬藤，有会开鲜艳色彩花朵的草本植物，有路边生长默默无闻的小草，这里有多年生的植物，也有春风吹又生，甚至一年发数回的植物……

这些植物，有的叶子比象耳朵还大，如芭蕉的叶子，一片叶子就可以当一把伞；也有小到比小孩子的手指还小的，如枸杞；有的叶子，叶片厚如铜板；有些叶子，其薄如纸；有些叶子，长得像纸剪的花一样，对称但多边



多角；有些叶子，长满绒毛；有些叶子，青翠欲滴；有些叶子，深黛如墨……

有些儿植物，终年不开花；有些儿植物，如月季，月月开花；有些儿植物，开花红似火；有些儿植物，开花是白色的；还有黄色的……还有一些植物，不开花就结果，如无花果。

夜来香，香味浓郁；银合欢，花开只有淡淡的清香，但却沁人心肺……

桉树的主干高过三楼；相思树最高也就三五米；有些灌木，不到一米；还有些花儿草儿贴地生长……

如果把这些植物分类成片种植，肯定不好看。园林的艺术在于把它们合理搭配起来，高低不同，错落有致，颜色不同，杂而不乱……

人们之所以把公园校园称作花园，是因为在这些地方，植物占据了最大的空间。没花没草没树木的地方，肯定不是花园，但长满一种或者只有几种植物的地方，即使整个地上都种满植物，也只能叫森林或草原。

大千世界，植物不下数万种，问题在于选好绿化的物种。

我们的厦大，应该说，在这方面是很有成功经验的。有些树，看起来很平常，但种在我们厦门大学内，效果就不一样了。

比如说松树吧，松树是很普通的树种，终年常绿，其色如墨，其状如山，上小下大，形态极是稳重。这树，多见于北方，南方很少。尤其在校园中，一般很少作为绿化树种，种多了，缺少活泼的气氛。但这种树，种在厦大，却要另当别论了。厦大的绿化，别具匠心，把松树种在建南楼群的四座副楼之前，效果就大不一样啦。因花岗岩是奶白色的，与这松树的色调反差极大，两个色彩配在一起，一方面固然能使奶白色更白，另一方面，因这里是奶白色的墙、红色的顶，且在路的另一边，种的是南方的树种，棕榈树，这个地方多的是活泼明快的气氛，缺少的是严肃凝重之态，现在把松树种在这里，就能进行最大的补偿。因为松树严肃，一下子就把厦门大学之博、大、精、深都烘托出来。凡到这里的人，无论他是中央的干部，还是地方的老百姓，无论他是有知识的还是没文化的，都会对厦门大学肃然起敬。可以说，换上其他任何树种都不会有此效果。

还拿我们数学馆旁种的桉树来说吧，桉树的优点是树干挺拔高大，分叉都在顶部，树叶并不十分茂密，树叶也只有大拇指那样阔。桉树不挡阳光，让底层的窗户也能分享阳光，它能做到真正的绿化，而不像其他树一样，像



一把雨伞，把阳光挡得严严实实。那些像雨伞一样的树，把阳光挡得严严实实的，一楼的房子里面就像地窖一般，阴暗潮湿。

桉树的树皮光滑，呈淡绿色，显得很干净。选择桉树作为绿化树种，把它种在建南建筑群旁，将它的淡淡的绿色树干和奶白色的花岗岩配在一起，我以为也是独具匠心的。

还有一种名字极富诗意的树——相思树，我觉得也很好。

这种树，很适合在贫瘠的土壤上生长。厦大的山，都是花岗岩和沙粒，土壤很少，相思树种在这个地方，居然长得很是旺盛。这种树，叶肉很厚，颜色蓝黑，不生虫子，这种树最适合栽种在厦大这样的山上！厦大的山，土壤少，要开“大寨田”，想种粮食，肯定是不行的，种其他树也不行，只能种相思树——这种地方连种草都不行。革命虽贱，也不至于可以在石头上在沙子上生长。相思树生命力旺盛到能在这没土没水的地方生长，长得还相当旺盛。

这种树，不是高大的乔木，但它的树干分叉很多，叶片繁茂，成片的树，可以把山地挡得严严实密，整个儿的山显得墨绿深邃。

这种树，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树干不挺拔却很坚韧，很难折断，能抗台风。这种树，在海边的山上，不怕海风、台风，故在厦大这个海风、台风很大的地方做绿化树种是最好不过的。

这种树的生命力在我后来参加植树活动的时候得到验证。记得在二年级的时候，我们在厦大水库边种树。我用洋镐挖坑，一镐下去，粗粗的沙粒飞溅起来。当时我想，这种鬼地方，要种活树，那才是真的见鬼，简直是梦想。但我临毕业的时候去看了一眼我种的树，这棵相思树居然长得比我还高了……

提起这棵树，我也很想念，不知它还在否。

厦大的绿化的多种多样，把我们厦大打扮得丰富多彩。有些季节，还能让静谧的校园中充满花香，整天洋溢着诗情画意。

我永远也忘不了，在夜来香开花的季节，静谧神秘的校园里充满花香，我们散步在花间的小路上……

毕业后，我曾去过很多大专院校。北方的院校，因气候的影响，绿化普遍都很简单，越往北越简单。比如，我去过东北的几所闻名全国的大学。那儿种的只有高大的白桦和松树，偶尔也种些柳树及花草，但到了冬天，除了



松树还带绿色之外，其余一律光秃秃的，地上连草也没有。严寒的冬天，学生在校园里散步的极少。又比如我们江苏的一些大学，虽然江苏也可以称作在温带，这些院校的绿化比东北的要好些。这些院校中，松树肯定是不落选的绿化树种，但杨树、柳树、柏树、樟树也屈指可数，偶尔种些桃花和樱花。这些树的树叶，都差不多，很是单调，而且一到冬天，大多数都掉叶，只有光枝儿，在北风中呼呼作响，显得十分萧煞。

那些院校的绿化比我们厦大的简单得多。我记得，厦大只有皂荚树在冬天是掉叶的，其余都不掉。

我也曾去过南方的大学，比如广州的国内名牌大学，她们的学术水平当然也很高，她们也坐落在南方，但我看她们的校舍就没有厦大这样讲究。她们的绿化，比起北方的院校要好得多，满院子的郁郁葱葱，但仔细考究起来，就不如我们厦大了，树种也不如厦大多，布局上也不如厦大合理。

厦大的绿化把树木与楼房搭配起来，厦大是乔木、灌木搭配着，有高有低。厦大给群贤楼配置的是高贵的凤凰木，给建南楼群配置的是松树、桉树。厦大的鲁迅广场，绿化也很讲究色彩——低的灌木，嫩绿，稍高一些的树，深黛色，最高的桉树是淡绿色，层次、色调都很明显，富有生机……

开学了

开学了。数学专业的专业课是“数学分析”、“解析几何”、“高等代数”，这些课程，和中学的知识几乎是完全不能平缓过渡的，高出了一大截儿。不仅知识深了，而且一节课上要教许多内容。就拿可以量化的外语课为例：中学时，一节课仅要记住十多个单词；大学里，一节课要记住六十多个单词。我们都觉得很难适应，觉得太难了。

厦门大学的科系中能被原中科院院长卢嘉锡称作可以作为学派的，并不是只化学系，我们数学系也不差。以数学分析教育为例，北大是从向量开始讲的，清华当时没有数学系，复旦、中科大是从函数开始讲的，我们厦门大学用研究生的教材——苏联菲赫金哥尔茨的微积分教程和数学分析原理为蓝本，从实数理论开始讲起——“ $1+1=2$ ”起讲，连“ $\sqrt{2}=1.4$ ”都要证明个老半天。开始要接受这些东西，确实很难很难，我们绝大多数同学都失眠了。但这坚实的理论功底，确确实实地为我们带来许多好处。工作后，我们



的许多同学，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都被称赞为科研能力很强。我以为，都得益于此啊。

特别要指出的是，我们的科研能力强，与老师的付出成正比。我记得，我们交数学分析作业的时候，返回来的作业纸上，老师写的红字比我们写的蓝黑字还要多。老师本着数学需要的正确性、逻辑性、简洁性，一丝不苟地进行修改。好家伙，简直是老师在做作业了。唯恐我们不能理解，林鸿庆老师在课堂上挑典型纠正，施鼎汉等老师还面对面地进行纠正。那个时候厦门大学一个助教只辅导 10 个学生左右，老师们的谆谆善诱的认真劲儿，是我们终生难忘的。

他们是一批真正的老师，是真正有学问的人，因为他们有真才实学，所以他们从不以势压人，真正做到林鸿庆老师在我们系新生大会上讲的：“我们实行的是：政治上一律平等，学术上发扬民主。我们的学生可以畅所欲言，可以对老师的讲课提出质疑。”但我也发现，我们的想法往往很幼稚，老师总是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更全面。我记得，林老师教授实数理论的有限复盖定律时，我曾提出已经覆盖了，林老师既肯定了我的思维的活跃与敏锐，又指出，“数学上不是咬文嚼字，要讲究正确与严密”；他指出：“不仅要覆盖，还有要满足有限两字。”又如杨锡安老师教高等代数的充分必要条件，我们按生活的一般规律出发，只证必要条件，总是忘了证明充分条件，或者把充分条件看成必要条件。杨老师在习题课上对我们说：“你是年轻人，但年轻人就是你吗？”他的谆谆善诱之态，也令人难忘。陈景辉老师把叶菲莫夫的解析几何讲得既简单又明了，把空间几何知识讲得很是形象。按理说，解析几何是以后学习微分几何知识的基础，应该说是很抽象的，但经他一讲，就显得很简单。因觉得简单，故我的解析几何考试，一点都没错，作为样卷贴了出来。虽然工作后，别人也称我是天才，但我回想起来，和老师比，我简直连地才都不如。我是一团糨糊的脑袋，他们是条理清晰的脑袋。他们站的高度，是我怎么努力都达不到的，他们才是真正的天才。

能在厦大当老师的，都是很简单的。

开学后还有一件事，我永远难忘，那是全校的新生大会，这是我第一次进入建南大礼堂。这个礼堂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很大很有气魄，它比当时无锡的任何一家影剧院都要大，比无锡的人民大会堂还要大，据说可以坐 6000 个人。



这次新生大会，因王校长不在校，由张校长向我们致欢迎词。他说：“欢迎你们，来自全国的优秀学生，尖子学生。”听到这句话，我的一丝儿的吃亏心态总算完全放下来了。我们那个时候，考大学，先填志愿后考试，我的第一志愿就是厦大数学系，高考的时候，考上清华的一中的同学与我对题目。数学，100分满分，有20分的加分，我只是在加分的第二道题的后半部分有点疑问。物理，我也是在加分题的第二道题的后半部分可能会扣分，考上清华的那个同学错了好几道题。他对我说，他清华是肯定考不上的，但后来他被清华录取了。他能被清华录取，我就觉得我填厦门大学是吃亏了。进了厦大，见厦大是那样的美；老师凭档案中的照片就能认出我；尤其老师讲课时的风格、风度都使我倾倒；这些老师都是厦大毕业的，我能算是吃亏吗？！听了张校长说，都是各地来的尖子，那我当然没有吃亏！

但令我想不到的是，即使我们这些各地来的尖子，要够上厦大的水平，还是很难。开学后我们很难适应厦大的学习，学习甚感吃力。要学得好，已经不能再像中学时那样轻而易举了。

开学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我把厦大的美、厦大的大、厦大的师资力量之强，我的喜悦、我的自豪，甚至我的骄傲，都写在信里头。我一共写了20多封信，但在我把信塞进芙蓉第四的邮筒的时候，我把一封我最想写的信，也是我精心构思的信，扣了下来。这个错误的决定，让我后悔了一辈子。



回忆在厦大的日子

◇ 李和协·外文系·1964级

母校厦大即将迎来建校90周年，少不得写点文字来回忆。

1966年，我是外文系二年级的学生，尽管已到“文革”前夕，学校仍在王亚南校长主持下运行，学校举行了颇为隆重的45周年校庆。之后母校经历“文革”浩劫、灾后重建与发展，直到今天的辉煌，从当年区区三千学子到今天数万学生，又是一个45年。对于一所大学来说，45年不算很长，但对于人生，它横跨青年、壮年乃至老年，当年的莘莘学子已成为退休人士。不论“文革”中或毕业后经历如何，6年的厦大生活始终让人难忘。

亲切的厦大

1964年8月底，当我提着简单的行李，手持录取通知书到达校门时，便有迎新的老同学带我前往“风雨操场”报到，随后又送我到囊萤楼三楼宿舍。一进门，只见一位个子不高、脚穿大头皮鞋的同学迎上来自我介绍：“我叫邱贤彬，杭州一中的，你就睡我上铺吧，以后我们就是同学了。”我对他说：“我来自南安，国光中学的。”当时的邱贤彬热情爽朗，加上提前到校，向我介绍学校和外文系的情况，有助于我融入新的环境。

随后几天，我怀着新生的好奇心，在校内及周围走了走，发现除了囊萤、映雪、群贤等几座20年代的楼外，校内的教学楼、宿舍楼大多以地名、人名命名。这些名称中，又以与家乡南安的地名及华侨人名最多。例如，几栋红砖碧瓦的“芙蓉”楼，与家乡芙蓉乡同名；石墙红瓦的“国光”楼群，与母校国光中学同名；成义、成智、成伟楼，以家乡知名爱国华侨李光前先生三个儿子命名；据说“建南大礼堂”取名自“福建南安”。这些熟悉的名字使我这个来自乡村的新生对厦大顿生好感，对环境倍感亲切！后来了解



到，原来解放初期，陈嘉庚先生的女婿、著名南洋实业家李光前先生曾捐出巨款，对厦大进行大规模的新建、扩建。李光前先生很早以前就捐助家乡的文化教育事业，后来成立“李氏基金”，将其股份收益悉数捐与基金会，惠及东南亚及中国内地。笔者就读的国专小学、国光中学也都是三四十年代光前先生在家乡创办的，其办学条件至今仍好于一般农村学校，甚至城市学校。可以说，笔者是李光前先生、陈嘉庚先生捐资兴学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对能考上这么一所倚山傍海、绿树红花的重点大学，感到很幸运。

育人的厦大

从1964年9月到1966年6月“文革”爆发，虽然只有不到两年时间，却是打造专业基础，增加社会知识，锻炼个人意志的难得时间。

那时候的外文系只有200多个学生，据说是全校倒数第二小的学系。由于“偏安”于学校西南角，每天英语书声朗朗，早晨还可以从扩音器听到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英语新闻，因而被认为是有点“特殊”并最为“洋气”的学系。虽然学生不多，但师资力量很强。我们这些低年级学生虽然还听不到徐元度、陈福生这些老教授的课，但是葛德纯教授的语音课、林纪熹老师的精读课和蔡丕杰教授的泛读课却为我们打下颇为扎实的英语基础。系主任刘贤彬教授在一次关于翻译技巧的大课中，以抗美援朝战争中联合国军队司令名字翻译成“李奇伟”或“李奇微”为例来说明翻译的政治性，令人难忘。为了培养讲英语的风气，李燕棠书记，这位当年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用英语做动员报告，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笔者在“文革”之前曾担任本年级班长，即所谓“大班长”。1965年高年级学生下乡参加“社教”后，我兼任系学生会代主席。可以说，这是除专业学习外，难得的实践锻炼。作为一所前线大学，厦大将每个年级的学生编入一个民兵连，班长担任民兵连长及武装基干民兵排长。武装基干民兵要参与执行“海防哨”，虽然使用的是老式“七九”步枪和“盒子枪”，但是每月一个晚上的海防执勤、每周的擦枪保养（将武器部件拆卸，用机油拭擦干净后再复原）和经常性的操练，对于每位同学，尤其是我这个民兵连长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历练。除此之外，我们还到前线部队参加实际锻炼。1965年暑假，我们班到黄厝某炮兵部队“下连队当兵”，每晚睡觉前都要将“八



二式”迫击炮分拆放在各自的床头，随时应付敌情。有一天早晨四点多，突然进行“拉练”演习，几分钟内队伍集合完毕，进入前沿战壕，正好看到金門方面打过来的宣传弹在阵地上空爆炸，传单散落一地。这样的大学生活，在国内恐怕没有第二家。

“文革”印象

《厦门大学校史》第二卷已对这一时期的历史进行了详述，但作为在厦大生活六年中有四年在“文革”中度过过的校友，如果一点都不提及“文革”，这个回忆就不完整。历史对这场浩劫早已作出结论，这里只谈点个人感受和经历。

可以说，过去那种“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怀疑一切”以及对领袖的神化，是造成人人“争当革命派”、乃至打压对方以显示自己正确的主因，否则就难以理解，报纸上一提到“破四旧”，就有学生冲到南普陀将四大金刚、十八罗汉统统砸毁；也难以理解“革联”、“促联”两派要同室操戈，争得个你死我活（据校史记载，有14名师生在运动中死亡）。

回想起来，笔者算是幸运的。运动初期由于“路线觉悟低”而支持了省委派来的工作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来被冠以“铁杆保皇派”，干脆两边造反派的活动都不参加，“逍遥”起来。由于1967年夏天的武斗及混乱而回老家数月，借此通读了“毛选”四卷英文版。从1968年底到1970年初，厦门市“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简称“二零办”）向厦大外文系借调一些师生到海关“清理敌伪档案”，笔者也是其中之一。我们主要整理1900—1949年厦门海关和部分外国领事馆的档案资料，翻译、制作了大量卡片。卡片上交后能否查出“敌情”，不得而知，但我们却因此不必参加这期间学校里的“斗批改”，也算是一种解脱。

1970年夏天，上级对64、65级学生统一进行毕业分配，绝大部分先到军队农场锻炼。我与本年级另外三位同学于维香、刘桂萍、吴厚炉作为“外交部储备干部”分配到河北唐山某部队农场，到达后发现这里有来自全国10几所大学外文系或外语学院的200多个学生。与其他农场不同，这里除劳动外，还安排时间学外语。一年后，根据周总理关于安排这批学生“回炉”进修的决定，大家又到北京外国语学院，连同该校同届毕业生一起又学



习了一年，然后再分配工作，三位同学分别到外贸部、七机部和交通部。笔者分配到外交部，开始了数十年的外事生涯。

后 记

毕业后，70年代我主要在驻外使馆工作，80年代主要从事民间外交工作，90年代到驻港机构工作，有幸参与及见证了香港回归祖国的全过程。2006年，笔者收到参加母校85周年校庆的邀请，遂联络一些校友返校一聚。也是在这次聚会上，同学们产生了发动外文系64级所有同学于金秋十月返校聚会的想法。

从4月到10月只有半年时间。大家说干就干，当即组成筹备小组，有的联络校友，有的筹划款项，有的安排活动。在张世芳、黄建煌、吴少端等多位热心同学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实现了36年来同学首次聚会的愿望。全班60人来了50多位，从风华英俊到两鬓斑白，几十年后重逢，大家只有激动与欢快，只有感叹与珍惜，只剩下美好的回忆。除了参观主校园和漳州校区，回外文学院“探亲”外，还组织了一次座谈会，畅谈毕业后各自的境遇。承蒙不弃，大家仍旧要我这个“老班长”主持。座谈中发现，毕业后大家都在不同岗位上获得良好成绩。有的是中学校长、特级教师、大学教授，有的当公务员，还有的“下海”成功，做了老板，资助这次活动。在培养子女方面也颇有成就，许多人的子女出国留学，有的还是“全家皆厦大，子女双博士”。虽然也有个别同学不尽如人意，但是大家历经“文革”沧桑、改革开放，数十年后仍能健康、平安地欢聚一堂，已经是莫大的幸运。

转眼间，又迎来厦大90周年大庆，谨以此文表达对母校的怀念、感谢与支持，祝愿厦大早日办成世界一流学府。



水的故事

◇ 吴立平 · 中文系 · 1977 级

转眼间，毕业离开母校已近 30 年。30 年时光荏苒，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母校，都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而我们自己的满头青丝尽染霜花。逝者如斯，时光流水，带来了许多，也带走了许多，可当年校园里的水和围绕着水发生的故事，却没有同时光一起流逝，点点滴滴都留在我的心头……

自来水

我们 77 级入校时，标志着新时代开端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未召开，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紧缺年代”。我们的校园生活不仅副食品紧缺，生活用品紧缺，“精神食粮”紧缺，就连生活用水也很紧缺。

厦门是个四面环海的小岛，除了岛上几个小水库外，用水主要靠岛外供应。当年，由《龙江颂》里江水英的故乡——漳州龙海的九龙江往厦门供水的“北溪引水工程”尚未竣工，岛内供水十分紧张。那时的厦门人，家家户户厨房里都有一个储水的“水柜”，半夜起来接水，是每日必不可少的“家庭作业”。厦门缺水，厦大也不例外，虽说每栋学生宿舍楼走廊两端都建有水槽，安着一溜水龙头，但在大部分时间里，这只是摆设，水龙头里，只有在早晨七点钟以前晚上九点钟以后仅半个多小时的时段中，才有自来水流出。因此，学生们也人手一只水桶用于储水，以备在大段的停水期间内，洗手、洗脸、洗碗……的不时之需。这水龙头里定时自来的水，就来自学校后山上那当时称为“厦大水库”，而后来被学弟学妹们改叫“情人谷”的水潭。

每天储水的任务，通常由各宿舍的“值日生”承担。这任务既重要又艰巨，一旦失职，一整天，全宿舍就面临缺水或无水可用的尴尬境地。轮到值日的兄弟，要早早起床，将几只空桶提到水槽前等待来水。来水后，接满一



桶，连忙将另一只空桶塞到水龙头下，赶紧提着装满水的桶，奔回宿舍，将水倒在一个个洗脸盆里，再提着倒空了的桶，狂奔回水槽。奔跑的速度和节奏一定要掌握好，必须在下一桶水接满前赶到水槽前，以免别人乘虚而入，挪开装满的桶，取而代之。

我住在走廊头上的第一间宿舍，门外就是水槽，可谓“近水楼台”，每天清晨总是被门外鼎沸的水声、人声按时唤醒。来水的时段，门外热闹非凡：水流的哗啦声，水柱冲击在盆底、桶底的噼啪声，搓洗衣服的噤噤声，“来水了，快拿桶来……”的呼唤声，为争个先来后到的吵闹声，水溅到别人身上换来的呵斥声，急促奔跑的脚步声……当然也少不了歌声。冲澡的，一般引吭高歌雄壮的“革命歌曲”，只不过天气凉时，唱法就有所创新，音节中加入不少颤音。洗衣服的，通常是低吟浅唱悠扬的抒情歌曲，不仅有官方刚认可的中外民歌、电影插曲、台湾“校园歌曲”，还有尚未摘掉“靡靡之音”帽子但却与走私而来的“三用机”、录音带、喇叭裤、“蛤蟆镜”一起风靡的，邓丽君们演唱的港台流行歌曲。每天一早一晚，这所有声响，都会在水槽前汇成一曲，时而高亢激越，时而低迴绵长，跌宕起伏的交响乐。这是一曲《水之颂歌》，是学子们对水的感恩和礼赞。

每天水槽前也总有“杯具”和“餐具”：正当你与水进行亲密接触，时间已到，供水结束，“哗哗”流出的水柱顿时变成一条细线，不久“线”就断了，变成“断线的珍珠”。最后“大珠小珠”也落完了，水龙头在发出一阵“嘶嘶”的悲鸣后，彻底干涸了。突然断水，常让人措手不及。此刻，最悲惨的莫过于，满身满头肥皂泡沫没水冲洗的弟兄，他们嘴里的“革命歌曲”顿时换成“国骂”。遇到这种情况，常会有人上门乞求：“快借点水！”说是“借”，却无异于抢，而且永远都是只“借”不还的。

正是由于忙着处置突然断水的危机，干涸的水龙头时常忘记关闭，以至于第二天清早，水又自来时，那哗哗的水声成了叫早的“闹钟”和“起床号”。在母校的那四年，我们每天都闻水起舞，投入崭新一天的学习生活。

井 水

当年在芙蓉二楼前“三家村”旁有一眼水井，这眼井是校园内一个极其重要的水源，它有效补充了自来水供应的不足。周边芙蓉一、芙蓉二、芙蓉



四等几栋男生宿舍的“居民”，在自来水不来的时段，都在这井里汲水，在井边冲澡，洗被褥等大件衣物。

水泥抹的井台，水泥浇的井圈，井台外围环绕着一圈水泥砌的洗衣池，洗衣池里还有水泥的搓衣板。井圈高出井台约 50 厘米，井口直径不到 1 米，井深应该有 5 米多，但水位很高，水面离井口不到 2 米。这眼井水质清澈，出水量不小，我在校四年中，就没见它干涸过。探头从井口下望，花岗石砌的井壁上满是青苔，石缝中还长着小草和蕨类植物。水面上，清晰倒映着井口这么大的一块蓝天和你的脸庞。这眼井估计有点历史，可具体是哪个年代，又是何人所挖，无人立碑勒石铭记，也没人去考证。用水不忘挖井人，学子们对那不知姓名的挖井人，还是感恩戴德的。

用吊桶从井里打水，要点技术：放下吊桶，在桶底将触到水面时，手腕要发力，猛然一抖一扯吊绳，让吊桶翻个跟斗，桶底朝上，桶口朝下，扣向水面，待吊桶在水中，缓缓翻转，慢慢灌满水，沉入水中后，就可将满满一桶水提出井口。没技术的，只好在吊桶的一边“耳朵”挂上重物，让吊桶入水后失去平衡，自行沉入水中，这样才能将吊桶灌满。没技术又装备不全的，忙乎半天，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充其量一次也只能吊起小半桶水。入学前，我在海岛上当了四年兵，天天必须在井里吊水，技术早已练得炉火纯青，原以为复员回城，这技艺将束之高阁，没想到大学这四年，不仅故技重操，时不时还要充当教练的角色。母校那眼水井，让我的一技之长重新有了用武之地；也为那些不曾有过井中吊水经历的学子们创造了良好的学习条件和实践的平台。

那时母校没有浴室，井台就是我们的澡堂。一般人是一年三季，个别勇敢者，是一年四季，都在井边冲澡。夏日我们到白城的海滨浴场游泳，从来都是赤身穿着泳裤，趿着拖鞋，从宿舍直奔而去，通常连条毛巾也不带。游泳回来，经过水井，向井边的同学借个吊桶，从井里打上一桶井水，双手高举过头顶，将整桶的清凉，劈头盖脸浇下，冲洗去暑热和海水残留在身上的盐分，真是爽快。深秋和初春冲井水，可就要有点勇气了，井水冲到身上的那一瞬间，一准会打个寒颤并且情不自禁发出“啊……”的尖叫。颤抖着放声喊叫和用力搓洗身体，是驱除寒冷唯一的有效方法。这眼水井虽说被男生宿舍楼环抱，但井台并不完全是男生的领地，时时有女生入侵。鉴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洗澡避女人”这条已经修改取消，所以男生们当着女



生的面在井台冲澡，也就无所顾忌，不怕犯了纪律。倒是害得女生们个个面红耳赤，低眉埋头搓洗衣物，不敢抬眼正视那些异性半裸的健硕胴体。

在井台上最令人郁闷的是，吊桶不幸脱手沉入井底，尽管此类事情不是经常发生，一旦发生，多数人都束手无策，没有捞桶工具，眼睁睁看着吊桶慢慢沉入井底，只能望井兴叹，自认倒霉。有好水性、爱冒险的，会下井去捞。他们缩身钻进井圈后，就将身体摆成个“大”字，用双手双脚撑着湿滑的井壁，小心翼翼下到水里，深吸一口气，潜下井底，手脚并用，摸索着将井底的吊桶捞起。大凡敢于下井捞桶者，除了能将自己坠落的吊桶捞起之外，一般都有额外的收获——别人以前坠落的吊桶。据说有人一次就捞起过七只吊桶，估计是创下了纪录。

井台上常常上演十分浪漫的一幕。男生和女生相约，抱着一大盆脏衣物或要洗涤的蚊帐、被单，双双来到井台。二人分工合作，女生洗衣，男生吊水。被套、被单洗好，男生和女生各扯一头，齐心合力拧绞，水淋漓的被套、床单被拧绞成滴滴答答滴水的“大麻花”。当然，这洗衣的女生与吊水的男生倒未必就是一对恋人，还是有不少人是互相帮助和“学雷锋”助人为乐。不过相约双双到井台上洗衣服，你洗衣来我吊水，的确是与一起悄悄溜到厦港的“渔民俱乐部”看电影；早早去公共教室占两个座位，并肩晚自习；携手在“上弦场”边，在硕大蒲葵叶的掩护下，卿卿我我，共赏明月、共话未来一样，是当年校园中的恋人们“谈恋爱”不可或缺的内容。

30年过去了，校园不再缺水，那眼水井和井台上的浪漫已不复存在，可校园里的恋情却永不会终止，只不过“浪漫”的内容已与时俱进。

开 水

我们在母校念书时，烧开水的“热得快”还未上市，市面上也没有瓶装、桶装的矿泉水、纯净水卖，喝水是要自己提着热水瓶，到宿舍几百米开外的开水房去灌。开水房隶属于锅炉房，其实不是间“房”，是靠着锅炉房外墙搭盖的一个棚子，三面通透，头顶有块遮阳挡雨的铁皮。从锅炉房里通出一截水管，固定在唯一的那面墙上，上面等距离安着五六个水龙头，下面有个水泥砌的台子。开水也是定时供应的，供水时间与食堂开饭时间基本一致。供水时，开水房总是人头攒动，人满为患，人人争先恐后。当年我们的



口号是：“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可一天从早到晚事事处处都要排队等候——早晚储自来水，三餐买饭，图书馆借书……有时甚至连出恭也要排队等候蹲坑。排队浪费了多少宝贵的时间啊，岂能再因喝开水耽误，于是珍惜时间的人们就不太守秩序了。水龙头前面黑压压挤满一堆人，后面看是排着队，可总不见前进，那是因为前面加塞、抢位的大有人在。

打开水是“值日生”最艰巨的任务之一，说它艰巨，因为它是带有一定危险性的体力活。一手提两支热水壶，两手提四支热水壶。一人提着四支灌满开水的“八磅”热水壶，走上一大段路，还要爬楼梯上楼，真是不轻松啊。要不是弟兄们在高考前，都“战斗在生产第一线上”，经过艰苦劳动的洗礼和锻炼，这工作很难胜任。一间宿舍有七八支热水壶，靠一名“值日生”灌满它们要跑两趟，效率太低也太辛苦。我们宿舍每天打开水都发扬“团队合作精神”，几人同去，分工明确。“打头阵的”，必须设法穿越厚厚的人墙，挤到水龙头前，这不仅需要体力、技巧，脸皮还要够厚。我是系篮球队员，人高马大，篮下“切进”、“占位”受过训练，脸皮也不薄，故常担此重任。可毕竟中文系是读圣贤书的，知廉耻，公然插队总是不太不好意思。因此“切进”时，都是高举着空瓶，一边往前挤，一边大声对水龙头前面的人喊，“喂，接住水瓶”，装出一副与那位同学是“一伙的”的姿态。当然，要是前面真是本班、本系同学那就再好不过，一切就顺理成章了。这样一喊，即便有后面排队的提出抗议，也可以理直气壮予以回应：“你喊什么喊！没看见，我们的人排在前头啊。”“打头阵的”挤到水龙头前，守候在外面的“后续部队”立刻接应，源源不断从人们头顶传进空瓶，接走装满的水瓶。

说打开水有一定危险性，是因为在那种紧张、混乱的情况下，难免会被开水烫伤或打破热水瓶。虽说锅炉房烧的“开水”未必达到沸点，可七八十度还是有的，不小心溅到手上、脚上、身上，也很够呛，不一会就鼓起大水泡。许多同学都有过被烫的经历，有些人的身上，至今还带着母校开水房留下的“烙印”。

尽管每间宿舍有七八支热水壶，但也常闹水荒，而偏偏还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你带着浑身臭汗从运动场回来；当你听了半天课滴水未进，头顶烈日从教室回来；当你在闷热的教室里晚自习直到熄灯，疲惫摸黑回来……总之，水荒都是在你口干舌燥、焦渴难忍，恨不得一口气喝下满满一大杯白开水时发生的。这时你会惊愕发现，自己的杯子是空的，提起的每支热水瓶



南 强 情 怀

都是轻飘飘的。但你绝不甘心就此罢休，你会抱着侥幸的心理和一线希望，不厌其烦拔出每一个瓶塞，将每支热水瓶都倒个底朝天。运气好，几支瓶底残留的水，可以倒出半杯、一杯，但那水里悬浮着许多黄色的沉淀物。就是这样的水，你也如获至宝，绝舍不得泼掉。你会把杯子放在桌上静置片刻，待悬浮物沉淀之后，轻轻倾斜杯子，俯身低头，将嘴唇靠上杯口，迫不及待却又小心翼翼地吸取杯子上层的清水。要是动作过大，难免沉渣泛起，被喝下肚去。运气不好，几支热水瓶都空空如也，你就连这样的瓶底浑水也喝不上。焦渴的你，只好端着杯子出门，厚着脸皮，低声下气，挨“家”挨“户”去向那些也很拮据的“邻居”们乞讨……

当年有关母校的水故事还有很多。这些故事今天听起来，多少有点苦涩。可对于我们来说，母校的水，点点滴滴都是甘霖，她荡涤心灵，洗去了我们的无知、蒙昧；她滴水穿石，瓦解了禁锢我们思想的块垒；她润物无声，将“自强不息，止于至善”溶入我们的血液。母校的水，点点滴滴养育我们；母校的水，点点滴滴永在心头。

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



梵音须雪在，心海天风存

——郑朝宗教授印象

◇ 谢如意 · 中文系 · 1977 级

郑君朝宗老先生是我在校时的厦大中文系主任，也是教过我们文艺理论的教授，我的古典文论论文就承劳他清神悉心惠鉴，受益深处，竟难以言表。唯觉老先生忠诚教育，不弃寒微，雪中送炭，诚属大师爱护晚辈一高人，我辈惜时求学一良师！

第一印象

虽然郑老先生是本系大官，也是学界名人，但在我记忆的长廊里，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竟毫无官的派势，只是浑然一位智慧老者。

我早就听说他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高材生，与钱锺书先生是好朋友。但是，我根本就不认识钱先生，只略微知道他的《围城》、《管锥篇》。许多人对钱先生在作品中流露出的结婚如围城，未进的想进，进去的却想跑出来的观点，至今还在津津乐道。有许多年轻人竟连进去这个围城也不肯，或者进而不想生孩子了！

我不知道钱先生在学界到底有多大影响力，也不知道他的婚姻观到底多深程度地影响到今天的人们。但就此一端，可略知他在学界举足轻重，在大众生活中也非同凡响。

我也不知道郑老先生与钱先生交往的细节，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能与钱先生成为好朋友的郑老先生，其素质与学养，作为学生的我已是敬佩不已了。

在我的印象中，郑老先生好像从未以官的头衔出来给我们训过话，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在课堂讲课。听说他是福州人，讲话是多少带有福州腔的普



通话；他身材沉稳厚重，神态平易近人。他讲课毫无装腔作势，见微知著，举重若轻。他偶尔夹些声量不一定大的幽默睿智之语，发于自然，虽或出人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绝不见他有刻意搞笑的浅薄或咄咄逼人的做派。

听他讲课，我对他原有的一丝因敬而畏的心绪一扫而空，觉得他是那样和蔼可亲。也许，这就是我在那以后乐于主动接近他求教的原因之一吧！

西村印象

西村在南普陀寺的右侧不远的公路边小山上，每天都听得梵音（和尚念经声）顺风传来，也有车水马龙从其脚下而过，那里好像是古雅山村和现代都市的交会点，香烟香、读书声在这里与天海成“大合唱”。郑老先生的家，就曾经安在那其中。

毕业前还是毕业后，我都到过郑老先生家拜访他。毕业前的造访，是拿着自己的古典文论论文找他“温卷”，请他赐以指教。我已记不清他都说了些什么，但深深记得他充满关爱地道及我行文中那种半文不白的语言特点，婉劝我还是写白话文入时。

我从老先生的话语中体验到他对我的关爱情深，言词恳切。这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对于我这初出茅庐的学子的警示，绝不是空穴来风的苛求，而是意味深长的劝勉！一个饱受中华民族优秀古典文化熏陶的大师，对于国学的精髓一往情深，对于国语的艺术也是心领神会、推崇备至。之所以谆谆教诲我辈审时度势，注意细节过关，正是为了鼓舞我辈立足现实的土地，弘扬国学与语言艺术的精华，在新的历史时期立新功，顺利成人啊！

我对老先生轻轻倾诉着我平时构思的习惯，也陈述着顺此习惯行文更容易一气呵成，自然得体。我也衷心感谢老先生别具一格的良苦用心的教导，表示要在新的努力中兴利除弊得进步。我欣喜地看到老先生闻后流露出一丝我能看到的笑意。

我还记得，也是在西村，我把一小本《真气运行法》呈送给老先生，我祝愿他健康长寿。大概也在与那差不多的时期里，我还买了更多更小但图文并茂的《十叟长寿歌》分送给我中学时的老师。我忘记我是否也送这本小书给他了。但是，我的确在那时既非常地敬师，又十分注意养生保健了。不久后，连《黄帝内经》等书我也已拥有了。这虽然是闲话插入，但是我至今持



之以恒在做的事。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惜老先生已作古，但是，厦大的天风海涛、西村旁的梵音鹭影依旧在。它们都还会感受得到我们平淡如水的交往中的更为细致入微的情愫吧！

敬贤楼印象

郑老先生是因为什么或怎样搬入敬贤楼居住，我是不明白的。我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工作一年多后，主动请调回乡任教，因为是母校厦大的常客，仍然与老先生有些联系，受益良多。

我是个倾向于向不卑不亢路子走的人，所以我与老先生虽然地位、才干等悬殊，但我还敢经常把生活中的切肤感受向他汇报，请他指教，他也依然疼爱我。每逢节日我也会向他致敬意，虽然没有丰厚的物质礼物，只是不改的学生情，但是他非常珍惜，甚至亲自动笔赐贺卡回礼。我记得最深的是他在贺卡上赐教云：“知足心恒惬，无求品自高。”

这对当时有几许不平、几许愤懑的我的浮躁的心灵，无疑是一“镇静剂”，是激我进步的“推进器”。我知道自己离老先生的德才很远，但是知道自己的不足而去弥补之，就促使我进步了。我非常感谢他！

这也使我想起郭沫若先生赞周总理的那句话——“不矜威益重，无求品自高”，用这一句来表达我对郑老先生无私教导后辈、坦荡处世而无求的高风亮节的赞美是很适合的。

在他居住敬贤楼期间，有一天下午我与妻子去他家。因为妻子与他的女儿郑天昕女士是福建医大的同学和朋友，我们便分头与他们父女叙话，各谈各的话题。

我总爱班门弄斧，在他面前谈及做学问和养生的话题。我知道他年事渐高，事务仍多。因此，我好几次主动要告别离开，但都承老先生恳以挽留续谈直到黄昏才别。临别前老先生还是那样沉稳地以无华的语言对我说：“你不是那种爱放空炮与吹牛的人！”

老先生的赞语朴实无华，但在我的心底却掷地有声。饱经沧桑的对直来直去的我的一句話，让我更感到为人或做学问都要实事求是的重要和其中的独特魅力。



我曾经几次登上北京八达岭的万里长城，追怀古战场垛口的烽烟，体验在陡坡上拾级而上的艰辛。但是，让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不是这些，而是有一次瞻仰雪后的古长城遗址。

那遗址没有人工修复后的壮观堂皇，却格外真实古朴地展现她饱经沧桑后的真容。尤其是对于我这个第一次见到雪的人来说，我把脚轻轻地踩上洁白的、柔软的雪，那脚底下浮起一阵轻盈和柔软。在感受其弹性之时，听见鞋与雪摩擦后发出的轻微而清晰可闻的响声，便觉得千年古长城在与我这青年访者婉约呢喃，令我油然而生豪情和柔情，我陶醉了！

拜访郑老先生，承他如此雍容坦荡而又见微知著地指点迷津，进行“淡如水”但意蕴丰厚的推心置腹的师生恳谈，那种感觉，就如我第一次轻踏长城遗址白雪的曼妙情怀，非常难得，永志不忘。

在我们回来以后，妻子忍不住对郑老先生那样热诚待我赞美有加。因为，毕竟以前她就去郑老先生家去会同学，不止一次亲眼看到郑老先生在百忙中接待来访者的风采。

再后来的日子里，郑老先生特地郑重惠赠我他的大作《海夫文存》。这本书虽不太大，人或觉其内容不堂皇，因为没有太多的包装，但这都是他的抒心力作！

记得中国女排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时，许多大学生欣喜若狂游行欢呼，这本是容易理解的爱国心使然。但是，有的人却因此从楼上往下摔热水瓶，弄得校园水泥地上玻璃碎片狼藉。过后他就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对这种因胜利的冲动而引发的不文明给予温和的批评。这篇文章也收在该书里。

该书还有涉及文艺评论的作品，总是不落窠臼地独抒己见，不苟流俗。其他一些文章，总体上都是他认为有价值写且以凝练的文字表达的。对于认真对待生活与治学的人来说，这都是他留给大家的珍贵遗产。前天大早，我独步到邻居南安一中一棵大榕树下，仰躺在仰卧起坐板上做着自编的体操，小憩间仰观一树绿叶生机盎然，树叶间漏下白点蓝天；侧视起则见劲干繁枝如赶集般往上奋展，尤其是那枝上生须，其须如根，纷披下垂，迎风轻轻摇摆，舞身眷念大地。那须本黑，其末一段变黄，似是根须新长之色。转念间，一枚树冠上的黄叶迎我身边飘落，我忙伸出左手要接住它时，它已悄然从手边溜落地面。

我心突然一动，郑老先生虽如黄叶落地，但是他的品德和才识，如同这



棵长绿榕树，扎根在祖国的大地荫庇后人。他的《海夫文存》，仅如这枝上根须之末的那一段亮着黄金色的部分，在我和许多人的眼前，也在其树上向着大地默默倾诉真情，直到永远。

想起华佗因才高遭杀身之祸，其夫人悲愤之中要将他的医书付诸一炬的故事，再想想饱经沧桑的郑先生不仅肯给人间留大作，而且肯亲自惠赠予我这名不见经传的晚生，我是何等欣慰和珍惜啊！

如果说，大千世界不在史册上的能人比在史册的多得多，那么，郑老先生对于人世所奉献的美好，远比他的《海夫文存》大得多！自有更多有心人用心去感悟，验事去发现！我说的不过九牛一毛而已。



南

强

情

怀

夜场电影与海里畅游

◇ 潘 亮 · 生物系 · 1978 级

在厦大求学，有两个事情印象很深：一是赶场看电影，二是傍晚到海里畅游。

看电影

70年代末，文化解冻，一大批库存电影重见天日，于是，到建南大会堂看电影是那时全厦大人共同期待的盛大节日。一般每周有一两场，大多安排在周三和周六夜间，一夜连放两场。头场6:30到8:30，主要安排教职员工及家属以及部分文科学生。电影预告写在各系门口的小黑板上，每个班向生活委员登记票额，系里汇总后统一购买再分发到各班。解冻的有《乌鸦与麻雀》、《十字街头》、《早春二月》、《甲午风云》、《林则徐》等国产影片；国外的有《警察与小偷》、《叶塞妮娅》、《悲惨世界》、《王子复仇记》；新拍的有《甜蜜的事业》、《小花》、《小街》、《庐山恋》、《巴山夜雨》、《天云山传奇》、《芙蓉镇》、《等到满山红叶时》。那时银幕上出现男女追逐、接吻等镜头，都是突破禁区之作。那些优美的影片插曲成为校园广播的重头戏，常常出现在各系学生的晚会节目中。刘晓庆、陈冲、李秀明、张金铃、张瑜、郭凯敏是那个年代的大明星。到建南大会堂看电影，场场爆满，水泄不通，是那时最开心的文化享受，过瘾！时隔30多年，记忆犹新！那是个坚冰解冻，思想初醒，人心舒畅的大年代！

海 泳

厦大学生没有不泡海水的，即便不会游泳，也会在海边泡泡海水。我的



游泳技术也不咋的，是 60 年代随父母下放山区在小溪流里扑腾出来的。70 年代到闽北山区插队，下放干部和知青自己动手，挖沟开渠，建一个小电站，为那个小村结束了无电时代，但功率太小，只能勉强点亮 110 伏的灯泡，发电的储水池就成为知青的游泳池，一收工就跳入其中来回畅游。在厦大海滨游泳，那场面就不一样了，海天辽阔，水天相接，畅游其间，一切烦恼烟消云散。何况，那时厦大严重缺水，淡水是分时段供应，大批学生的夏天洗澡问题也只有靠下海来一并解决了。从海里上来，到物理系宿舍前的一个水井边打两桶井水，当头浇下，哆嗦着冲回宿舍换衣服。但在海里，也出过两次惊魂险情。一次是游到近岸一块礁石上，扑上礁石，被上面无比锋利的牡蛎壳割伤，忍痛跑到校医院，膝盖处缝了两针。第二次是上体育课，也是下海游泳，我绕一艘渔船环游，不料被斜伸在海里的锚绳当胸绊到，一头栽入海底，灌了两大口辣椒水。好在水前，体育老师刚刚叮嘱过，遇到险情务必冷静、清醒，不必慌乱，不能乱扑腾，而是全身立即放松，做踩水动作，让身体自然上浮，现学现用，这一招果然管用，很快就脱险，感谢这位好老师啊！



南

强

情

怀

竞丰食堂

◇ 林 航 · 外贸系 · 1979 级

离开母校快 30 年了，在厦门工作的缘故，似乎也从未真正离开过。到了这些年，每逢有机会走进校园，徜徉于湖畔的林荫道上，目光总会不自觉地去追寻芙蓉二的身影，还有那深藏于记忆里的竞丰食堂。

和芙蓉建筑相比，竞丰食堂虽没有那样灵秀，但红色的屋瓦和厚重的石墙，似厂房车间的外表，倒也显得朴拙大方，其实她更像是芙蓉二背面的一块基石，支撑起早年学校一代又一代的“天之骄子”。

能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中杀出走进“南方之强”，无疑是那个年代的荣耀。1979 年秋，我非常幸运地被厦大经济系录取，成为该系外贸专业的一员。

9 月份入学了，由于“文革”中断 10 年的高考恢复，生源的猛增使校舍十分紧张，故学校要求本地生一律走读。由于家住鼓浪屿的缘故，每天的舟车劳顿总感不便，幸好父亲与校产科相熟，算是走了个后门，在芙蓉（四）二楼一间各系学生混搭的“收容所”暂时住下，解决了大问题。

厦门很小，任意三个人里总能找到一位彼此相识的人，说来也巧，同系 77 计统的叶重耕就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看我初来乍到的，送了我一些饭菜票，这才知道学校里每个系都有一间固定的食堂，经济系的学生在竞丰食堂用膳。

在厦大吃的第一餐饭是晚饭，这天傍晚我与竞丰食堂首次接触，食堂门口墙边有一长排水槽，戳了许多小孔的自来水管不停地往外喷着细流，这水是洗碗的。在闹水荒的年代里，也只有早晚的供水时间里才能见到如此场



景，那水流得有点奢侈。

走近食堂见到的是黑压压的人群正排着长龙等待打饭，经济系在学校里是一个超级大系，也只有最大的食堂才能容纳得下这一千多号人。食堂里摆有许多饭桌椅，那四方形的八仙桌倒也没什么特别，特别的是它不易搬动的椅子。这座椅是桌面的平行放大，一张椅子绕着桌子一圈，成了一个不可撼动的整体，吃饭时得把脚跨进去，搬动时牵一发而动全身，几个人扛着它横行霸道不在话下。

食堂是每一位学生必踏足的地方，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在教室、宿舍、食堂不断重复的简单生活中，正是有了食堂这样一个特殊的平台，学子们才有机缘在此相识相知。

二

79 外贸的班级文化就起源于竞丰食堂，入学后班级同学总爱围在一起吃饭，男女同学说说笑笑天南海北不知所云。78 外贸的邓力平见我们成天抱团吃饭的情景，很不屑地说了这么一句：“你们班有本事就这样坚持四年，大家走着瞧。”对于他的话我们将信将疑。

转眼间迎来共和国的三十周年国庆，一听食堂加菜，同学们乐坏了。男同胞早早准备了两瓶地瓜烧（白酒），把洗脸的脸盆洗得干干净净，到食堂里打了一盆红烧肉还有一盆炒米粉，这就是当时想像到的最好的饭菜了。

同学们相互举杯，庆贺有缘在一起学习。那时的吃饭速度无比之快，没过多长时间，盆里的饭菜就被洗涮一空。那晚建南大礼堂正好放映香港电影《画皮》，那女鬼伸出一尺多长的舌头并向着墙壁喷吐鲜血的场景显然与腹中的美味格格不入，结果有同学回宿舍后，把傍晚那难得吞进的美食又吐了出来，更有甚者，睡到半夜做起噩梦，凄惨的尖叫声惊动了整座芙蓉四。

民以食为天，在经济低速发展时期，人们可追求的量化东西很少，纯粹为生存而生活，故吃的比重自然被放大，能吃一顿饱饭就是一种享福。在国家实行配给制的条件下，食堂里可提供选择的饭菜不多，通常能提供的也就是一大盆高丽菜或青菜，卤或炸的肥猪肉，巴浪鱼，豆腐等，有时还有瘦肉，到了圣诞节前后，还可看到海螃蟹，当然这是要额外加钱的。

米饭则放入脸盆里蒸熟，一盆可装两斤饭，工作人员用一根竹刀根据不



同分量切割。学生一顿饭的菜钱通常是一毛五，以高丽菜垫底，再加少许肉或其他。这种伙食在当时已算是不错了，一个城镇居民一个月也只是一两斤的猪肉供应，况且，学生家庭平均月收入若低于 20 元者，还可向学校申请助学金。

改革开放刚刚起步，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动摇，过去的大包大揽终于扛不住了，以至入学后的第二年，某天下午学校在建南大会堂召开全校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文件，文件内容是关于放开肉蛋牛奶等农副产品的价格，转由市场调节。应该说当时的政府是高度关注民生问题的，涨物价也先出安民告示，而不像当今的中石油和中石化，国际油价下跌它反而上涨。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食堂的基本菜价从一毛五涨到两毛。比较有趣的是食堂负责打菜的几位女工，不知从啥时候起，打菜时手开始发抖，明明打满一勺，手抖那么几下，落入碗中的所剩无几。这些多余动作顿时成为学生们热议的话题，于是就出现这么一种怪象，凡手比较不抖的女工主持的打饭窗口，队伍就排得特别长，图省事的，定会吃闷亏。

这样老排长队总不是法子，本地学生在语言上拥有天然优势，于是打饭时总要和这些老大姐们攀谈几句，以示乡亲乡里，看打菜时能否手下留情。此招果然奏效，久而久之，我们几个厦门学生，打菜分量总要比一般人多，同学们都投来羡慕的目光，现在才知道，是情商发挥了作用。班上一些走投无路的，为减少排队的痛苦，只好在开饭前不停地往窗外探头探脑，看食堂里有无端着饭的人走出来，一旦发现有人打饭他立马冲下去，抢得开饭时人少的先机。我开玩笑问他为何这样冲动，他说，书念不好没办法，但吃饭总不能输人！真是一种奇妙的心理平衡啊！

对食堂的不满升温发酵，有一天终于爆发了，物理系的学生在校内率先罢吃，此举与当时全国高校内兴闹学潮的大背景有关。此事立刻在经济系引起连锁反应，那几天，大字报和漫画出现在食堂的外墙上。一幅漫画把食堂勾勒为胖乎乎的硕鼠，学生则用绳索用力紧勒自己的腹部，身体瘦得像竹竿一样，有的把一份少得可怜的菜装在塑料袋里展示，还有的用一条细绳把小小的巴浪鱼高高吊起，标明花了多少钱才买到这么一丁点。总之，各种表现形式直观生动。

当然，我们几个既得利益者不受此风影响，若响应罢吃似乎有点不仁不义，跑到校外买面包，花的钱肯定更多。值得欣慰的是学校并未任其发展，



及时出台了食堂改革措施，废除各系独特的饭菜票样式转而实行统一的饭菜票，这样学生就可自主选择校内的食堂了。

实行全面流通后，食堂间形成竞争态势，直至毕业前，尽管价格略有几次上调，但反应都比较平和，这就是校方顺潮流而动的结果。

三

改革开放让学生们深感外部的世界很精彩，台湾校园歌曲开始在学校里流行，学生们开始学跳交谊舞，其中最狂热的当属观看体育赛事的电视转播，此时的竞丰食堂俨然成为经济系的多功能厅。

进入80年代，中国男女排的拼搏精神感染了整整一代人。中国男排战胜韩国队，北大学生率先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发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每逢有赛事转播，都会是学生的节日，他们都会以独特的情感宣泄方式来展现心中的喜怒哀乐。

当时系学生会有一台18英寸的黑白电视机，电视转播前他们会提前把它搬到食堂里并用饭桌把它架高，这样几百号人就可以站着观看了。印象最深的应该是1981年11月女排在世界杯上和美国队的那场比赛，双方争夺进入胶着状态，球的一来一往都极度刺激着同学们的神经。每得一分或挣回一次发球权，全场都会报以热烈掌声；输球时则一片叹息，只有宋世雄的声音还在哪儿唠叨着。进入关键赛点时，有的人根本不敢抬头看，这种比赛简直是心理煎熬。战胜美国队时，食堂沸腾了，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声响，一些女同学喜极而泣。

第二天的食堂外墙出现加油标语，比较特别的是“扣球好啊郎平！吊球好啊周晓兰”。这句话还有语法吗，分明是昨晚哪个喝醉酒的家伙把猜拳的酒令改了涂上去。在这无比的喜悦中，大家最期待的就是几天后的决赛，我们的心思根本无法集中在学习上，日常谈论最多的除了比赛还是比赛。

决赛那晚，当中国女排战胜日本队，以七战全胜的战绩首捧世界杯时，我们的狂热达到极致，男生拿起宿舍里的脸盆铁桶乱敲，有的燃放鞭炮庆祝，大家自发聚集起来涌出校门上街游行，边走边唱着国歌，向着中山路，“前进！前进！！前进进！！！”这也许就是那个年代热血青年所能展现的爱国方式吧。



赛场上总能演绎大喜大悲，1982年的男足世界杯外围赛，无疑是中国足球史上华彩的一页。预选赛上的节节胜利，吊足了同学们的胃口，进军西班牙仅咫尺之遥。尽管手中握有足够的净胜球，但沙特队的故意放水把中国队逼入与新西兰队重赛的绝境。那晚，食堂里气氛凝重，尤其是被新西兰队先进两球之后，眼看一场美梦就要破灭，同学们的情绪开始失控。比赛结束后，一些学生把宿舍的扫把收集后放火焚烧，以发泄心中的愤恨。可以理解，那个年代的中国人不敢面对失败，近百年的屈辱，成了一个在心理上再也输不起的民族。

四

无论竞技场上的胜利或失败，学习生活还得照常进行。食堂放开后，情况大有改观，尽管吃遍学校的所有食堂，我们对竞丰食堂仍保持忠诚，班级的男女同学就喜欢聚集在那里。

进入大三后，人似乎也变得油条起来，宿舍夜晚熄灯时间为晚上十点半。有一晚，大家从教室自习回来后都感觉肚子饿，宿舍里找来找去只找到一包厦门的速食面（方便面），全宿舍八个人今晚就仰仗它了。但宿舍的灯突然熄灭，暖瓶里的水又不够热，怎么办？这时一个家伙说他有办法，只见他拿出一根热得快（电热棒），把插座电源线末端的两个小铜夹伸出窗外，分别夹在户外的两条电线上，这分明在偷电嘛！碗里的水迅速热腾起来，泡面很快煮熟了。没滋没味的怎么吃啊，另一个家伙拿出了一瓶所剩不多的固本药酒，撒上少许后，顿时满室飘香，只见八根汤匙同时迅速地伸向碗中，这下就看谁的功夫好，抢捞得快……

八个人同吃一包方便面，差不多也可载入吉尼斯了。然而，它从另一侧面证明了一个道理，在食堂围桌用餐，在宿舍私开小灶，点点滴滴都把79外贸的心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表面文弱的背后，早已凝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让77会计朱之文的班级在毕业前彻底领教了。

77会计有不少体育人才，校运会上总能摧城拔寨，所向披靡，他们班完全是仗着运动方面的绝对优势来向79外贸叫板的。82年他们临毕业前，做完论文后比较空闲，平时两班人员在学生会里有所互动，在食堂或宿舍里相遇也谈得投缘，时常也见我们和79会计打比赛，故他们主动提出要与班



级进行足球、篮球、排球三项比赛。

面对汹汹来势，我们讨论后认为，单纯的三大球比赛，我们绝对吃亏，要就连小球（乒乓球和羽毛球）一起来，小球我们有一定的胜算，最后再和他们拼一下足球。说实话，和他们比赛我们一点把握也没有。

第一场是足球赛，他们田径基础好，奔跑速度快，凭着良好的体力在场内横冲直撞，但马上也暴露弱点，他们的脚似乎不太粘球。最搞笑的一次是，他们好容易把球直接传到我方禁区前并形成单刀，但前锋速度太快，当他抡起大脚一记劲射，这才发现球还在他身后。见他踢空了，充当守门员的我迅速出击，把球轻松没收了。必进之球碰上这种班脚，导致对方一片骂声，我们则心中暗喜。此后的我们稳扎稳打，利用一次开角球的机会，班长直接从角球区把球打中对方门柱后弹入网窝，此比分维持到终场。

首场比赛的胜利令班级士气大振，接着利用一个晚上时间到风雨球场进行羽毛球赛，两个单打和一个双打，我们又获得完胜，乒乓球比赛也比较顺利，大比分赢了他们。如此一来，我们在总分上已获得胜利，这种结果完全出乎双方预料。接下来的排球赛，我们再次以 3 : 1 获胜，最后他们只能在篮球赛上挽回面子了。

一天上午，他们把 77 计统的邱晓华请来当裁判，再次来到风雨球场，今天明摆着他们是为捍卫荣誉而战。开哨后你来我往始终没打开局面，比分交替上升，临近终场时，双方比分为 60 : 60，此时裁判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他强吹了我方一次严重犯规，由对方罚球，结果两罚两中，随后一声长哨比赛结束。我班同学立刻围上去和裁判理论，但结果无法更改。这才明白，统计的采样主要取决于喜好，怪不得 GDP 要多高就能有多高。

他们以这种方式饮恨沙场，百思不得其解。77 会计与 79 外贸的不解之缘就此结下。朱之文毕业后又回来当外贸系的辅导员，一夜间要称他为老师，我们都很难改口。那位没踢到球的超级前锋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居然和我在同一单位同一个司里工作。提及两班的比赛，他总耿耿于怀，甚至咬牙切齿。是的，他们很难明白 79 外贸为何能形成这种文化特质，但可以肯定，这种文化的形成，吃定是成因之一。

五

大学四年很快就要过去了，我们始终记着入学时邓力平讲过的那句话：



有本事你们这样坚持四年。有没有说这话他也许早忘了，但在临别学校时，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不仅在竞丰食堂里围桌吃饭坚持了整四年，而且79外贸也因此成长为一个极具凝聚力的团体。我们不仅在体育赛场上能战胜强大对手，日常中与任何一个班级同上大课时，最终的班级平均成绩也一定高于对手。79外贸靠的不是别的，是团队的整体力量！

毕业会餐时，竞丰食堂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晚宴，可整个晚上，那些美味佳肴并不能勾起同学们的食欲，每个人的内心充满着离愁别绪，有些人借酒消愁甚至伤心落泪。此时此刻，整个79级也只有79外贸。想起招呼为我们服务了四年的食堂工作人员，在班长的带领下，全班同学手举酒杯走到他们面前，挨个向他们敬酒，感谢他们这四年来 的关照。几位大姐深受感动，祝我们工作顺利。别了，亲爱的母校！别了，竞丰食堂！

“竞丰”二字源于南安梅山的竞丰村，自她走进厦大的一刻起，无论岁月寒暑，无论风云变幻，她都默默地坚守在那里，默默地奉献自己的爱。她见证了莘莘学子的成长，目睹了千帆屡发的场景，如今她完成使命而走进历史。今天，当母校迎来90华诞，当往事被重新提起，我们书写竞丰，就是要从她身上感受闽南爱国华侨捐资兴学的风范，这种风范必将永垂于青史，永存于那代人的记忆！



那些同学那些事

——7901 漫记

◇ 王伟明 · 中文系 · 1979 级

厦门大学的各个系都有一个代号，7901 是 1979 级厦大中文系学员班的代号，那年，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四年学生生活所结下的同学情、所经历的难忘事，至今仍时常浮现眼前。

7901 已经成为历史，但 7901 不会从历史上消失。值母校迎来九十华诞之际，谨提笔写下只鳞片爪，以示纪念和庆贺。

误入“禁区”

入学一个星期，学校周边的一切对我们这些新生都还很新鲜。一天中午，我和同宿舍的高永强（北京人）顾不上午睡，相约去看大海。我们都是外地人，老早就听说，厦门隔海的那头是金门，有人一头扎进海里，不久就能游到对岸，而海的更远处，就是那个神秘的、至今仍未解放的蒋占区——台湾。

通往海边的小路崎岖难行，头顶上的太阳炽热灼人，两边是无遮无掩的地瓜园，四周不见一个人影。我们边说话边往海边奔去。

“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一个 20 多岁，农民模样的人喝住我们。我们回答是厦大的学生，要到海边去玩。那人厉声说，我是这里的民兵，这里是军事禁区，不允许外人闯入，你们现在进来了，按规定，要跟我到队部去讲清楚，请你们学校来领人。我和高永强的脸色顿时吓白了。

我们深知，如果去民兵队部，让学校来领人，我们的丑就丢大了。我们带着哭腔解释说，我们刚入学一个星期，根本不知道这海边是军事禁区，恳求他放了我们。那人仔细打量我们一阵，大概也认为我们都是十六七岁的毛



头小子，不像要去下海投敌，于是把我们训斥一顿，便放我们走了。

我们逃似的离开现场，灰溜溜地回到宿舍，好几个月里，我们都不敢吱声，生怕传出去很不光彩。

21年后的2000年，我第一次踏上宝岛台湾，站在台南的海滨遥望大陆，脑海里不禁浮现出前述的那一幕情景，心中充满无限感慨：70年代的我，绝对想像不到，20年后竟然走进这片曾经神秘无比的土地，我庆幸自己见证了两岸关系从敌对走向缓和的历史性转折。

首节游泳课的意外

7901上的第一节体育课是学游泳，因厦大靠海，在海边建有多个游泳池，所以体育课必教游泳。当时的说法是，一个战士不能不会射击，厦大学生不能不会游泳！

但是，我们的第一节游泳课，就发生了轰动学校的意外事件，造就了一个同学跌宕起伏的人生。我亲眼目睹了这一幕。

下午，全班学生集中在游泳池边，听体育老师讲游泳的要领，10多分钟后，老师发出号令，会游泳的同学到深水区，不会游泳的同学去浅水区，分头练习。话音刚落，但见一个同学起跳跃入水中，岂料这一跳出了大事。

出事的是蔡阿聪同学，其时他只有18岁，身高175，体重140斤，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帅小伙。他曾经是龙海县少体校的游泳健将，也许是平时训练的惯性，他入水时直接跃起腾空再扎入水中（我们这些“旱鸭子”则是从岸上小心地溜进浅水区站立）。但遗憾的是，他没有意识到，他跳进的是浅水区（水深只有1.4米），头一下就扎到地，顿时受到重创，当他浮上水面时，身体已不能自支，老师们连忙跳进池中把他救了上来……

结果，阿聪的脑部受了重创，如不手术必将全身瘫痪，但手术会有生命危险，成功率不到30%。一个风华正茂的小伙子，就这样游走在阴阳之间，7901的师生都为他揪心，为他祈祷。在他住院期间，7901乙班的男同学分头参与值班、护理，甲班也派出代表慰问。

与命运之神博一把，让年轻的生命绽放希望的光芒，阿聪毅然选择手术。皇天保佑，他终于闯过鬼门关，用过硬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创造了生命的奇迹！然而，他付出的代价也相当惨重。手术后，他的体重下降到不



足百斤，双腿也无法行动自如，只能慢慢地挪步前行。他休学了两年，我们于1983年毕业时，他正与81级的同学一道学习。

2003年大年初五，7901的同学在母校聚会，纪念毕业20周年，同学们惊讶地见到蔡阿聪，他脸色苍白、身体瘦削，听说还孑然一身。我们不忍细问他20年来的经历，但从他饱经沧桑的眼神，感知他与命运抗争的坚毅不屈。他获得了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是同学中少有的完整学历者，可以想像，他为此付出了多少难言的艰辛困苦。在不断挑战自我中，他又创造了一个奇迹，我们都敬佩不已。

阿聪现在已是漳州师院的副教授，祝愿他能续写人生新的灿烂篇章。

拍电影

1979年初冬，厦门大学中文系学生得到一份难得的“美差”，参加电影《血与火的洗礼》的拍摄——充当群众演员。须知，其时“文革”刚结束不久，电影成为人民大众最为享受的精神食粮。对7901的全体同学而言，刚入学三个月就能参与拍摄故事片，使自己走进银幕（换句当下时髦的说法，让“地球人都知道”），实属激动人心的“幸事”。

中文系300多号学生，早早就整队开拔。摄影地在厦门中山路靠轮渡码头的一条老街（街名已忘了）上，据带队的老师介绍，我们要参加拍摄以下场景：

男主人公（是个革命者，原型为红军医疗事业创始人傅连璋）从海外归来，女友前去码头接他。两人在街上漫步，看到学生们正在举行“反帝、反封建”的游行，与前来镇压的军警发生冲突……男主人公由此产生强烈的革命愿望……我们这300多号人的任务是扮演游行的学生和来镇压的军警。

宽阔的中山路现场挤满了成千上万看热闹的群众，有几百个警察维持秩序（那时的厦门，人流、车辆都还很少，换成现在，根本不可能再这样做）。

镜头一

男主人公（扮演者名叫陈少泽，是个高个头的帅哥，曾扮演过电影《保密局的枪声》的男主角）挽着女友（扮演者名叫温玉军，是当时影坛美女，可惜后来并未走红），一队军警从他们身边掠过，鲁莽地撞倒女友……

这个镜头反复拍了多次，漂亮的女演员要一次次跌倒在地，挺难为她



了。我们在圈内有条件看演员的细腻表演，从中感到干这一行确实不容易。

镜头二

（我们上场了）学生们高喊反帝口号，“黑狗子”们（身穿黑色制服的军警）赶到，挥舞警棍、枪支驱赶学生，学生奋起反抗……

为了使剧情更生动些，导演特地在现场挑选一些形象颇有特色的学生（类似当今走红的葛优、陈佩斯一类“丑星”的外形）扮演“黑狗子”，导演说，你们的冲突要激烈些，要尽量体现真实。有了他这句话，我们这些“抗议者”就放开手脚了，现场真的打成一团，有的同学即兴发挥，把某个“黑狗子”的帽子摘下来往天上抛去……

半年后，《血与火的洗礼》公映，我们在厦大建南大会堂亲眼目睹自己的“杰作”呈现在银幕上：学生与警察激烈冲突，现场一片混乱，这时，一个生动的特写出现了——一群学生围住一个“黑狗子”（扮演者是77级的朱水涌老大哥，现在是厦大中文系教授）猛力拉扯击打，有人掐住他的脖子，这位仁兄疼得直龇牙咧嘴……

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哄笑声，所有观影的中文系同学都沉浸在享受自己成果的欢乐之中！

老倪的“撑竿一跳”

老倪者，倪乐雄也，如今是中国大名鼎鼎的军事学专家、著名教授。点击“百度”、“谷歌”，你可以搜索出成百上千条关于他的研究成果，不过，7901人津津乐道的还是他在大学期间的“撑竿一跳”。

老倪入学时23岁，已在崇明岛的前进农场当了多年知青，他考大学的机会是他同农场领导据理力争得来的。当他用仅有的两个月拼下来后，人也变得瘦骨嶙峋，活像刚从五指山下解放出来的孙悟空。在我们这群应届生眼里，老倪是个颇了得的人物，因此以“老”字尊之。

7901入学两个多月，即赶上系里举办运动会。这个会为随后的校运会热身，选拔代表系里出征的选手。老倪不甘人后，报了两个项目，一个是“撑竿跳”，另一个是掷标枪。

比赛在演武场上举行，同学们都挺有集体荣誉感，自发地为选手们加油。轮到老倪上阵了，我们都屏住呼吸，期待着他创造“辉煌”。



此时的老倪，头上用一条皮筋扎住深度近视眼镜，可见他要奋勇一搏。他活动活动四肢，然后执着长竿，猛然往前奔跑。杆子插地，腾空，可是怪哉——老倪没能过杆，但也没有落地。他的身子挂在空中，两条细长腿左右晃荡，约莫有几秒钟。

负责保护的两个同学见势不妙，连忙跑过去把杆子扶稳，老倪这才从上面滑了下来。

有这么跳的吗，这真是撑竿跳史上难得一见的奇观啊。事后，我们宿舍的同学都围着老倪发问，你跳过撑竿跳吗？老倪答，从来没跳过。大伙不解，没跳过为什么敢报名？老倪振振有词，我在崇明岛几年，每天劳动要经过好多道几米宽的水沟，我们知青都是用扁担一撑就跳过去，我想撑扁担跳水沟与撑竿跳高应该是一回事，所以就报名了，谁知道一跳才觉得不是这么回事呀。

大家爆发一阵“穷笑”（老倪最爱用之语）。“无知者无畏嘛”，老倪自我解嘲道。乖乖，这老倪倒是道出了自己的精神特质，凭着这点“无知者无畏”的精神，他这个枪都没放过几响的书生，毕业之后愣是在军事学领域闯荡了20多年，俨然成为一代名家。

“三条途径”

杨刚毅兄是7901同学中曝光率颇高的名人，现在是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的副主任，只要看CCTV-4，就经常可以见到他的名字。不过凡7901的人提到他，总会与一个典故——“三条途径”——紧密相连。我是这个典故的始作俑者，为此，得先交代我与刚毅兄的关系。

大二时，我和刚毅兄同分在204宿舍，他长我9岁，入学前已是南靖（现在的土楼之乡）某中学的教师。近距离接触后，我才发现刚毅兄是个多才多艺的人物：他能拉小提琴，能用美声唱歌，最了得的是羽毛球打得好，是校队的主力。他穿着得体，风度翩翩，连走路都有几分舞步动作。大概是西方电影看得多，他与人交谈，经常使用“您”、“请”、“对不起”、“谢谢”这些敬语，连腔调都与著名的配音演员童自荣如出一辙。那时中央还没有发出“五讲四美”、“文明用语”这样的号召，刚毅兄可谓是时代的先行者。

刚毅兄最大的特点是好为人师，不免热情过度，例如，每有人向他请教



一个问题，他会不厌其烦地讲解，还顺带讲出其他几个问题，请教人因此显出不耐烦的神色，但他还乐此不疲。大概是看出他的这个特点，宿舍的同学都喜欢拿他开涮，故意向他抛出一个问题，当他讲得得意之时，作局的同学却说，这个问题我早懂了，让正在兴头上的他好不扫兴。刚毅兄也有动怒的时候，他好争辩，例如，关于足球运动员和羽毛球运动员，谁的体能消耗大，他就与许多同学争得不亦乐乎。宿舍的同学都迷足球，大家都异口同声说是足球（运动员）消耗大，羽毛球（运动员）不过是花拳绣腿，犹如你的“鹊踏枝”舞步（这是老倪借古诗词词牌给杨取的“绰号”）。这句话伤及了他的自尊，惹得他大动肝火，这时，马上有舍友跳出来：“请注意风度，请注意风度！”（这是制止他最好的招数）

我和刚毅兄关系甚笃。他早上得早起练球，而我好睡懒觉，就请他帮我买早餐，他晚上练球迟归，就由我代买晚餐，如此多年。宿舍里有我们两人在就显得热闹异常，犹如舞台上的相声演员，一个捧眼，一个逗眼，直乐得舍友人仰马翻，我们因之被誉为7901甲班“四宝”（另“两宝”是203的倪乐雄、王聪文）。啰嗦完前文，下面转入焦点问题，“三条途径”典出何处？

离毕业还有半年，一天晚饭后，我和刚毅兄外出散步，行至近校门口的灯光球场边（这里曾是三岔路口，现在已改得面目全非），有一小女生向我问路：芙蓉四怎么走？我简单答了一句，直接指指方向。小女生说了声谢就消失了。

一旁的刚毅兄似茫然有失，我立时明白了，可惜啊这个小女生没向刚毅兄问路，否则他一定会热情地、不厌其烦地作答。于是，我玩笑地说：刚毅兄，如果刚才那个女孩向你问路，你一定会给她说，到芙蓉四有“三条途径”吧。刚毅兄不置可否地笑笑。

回到204宿舍，我看见203的王聪文拿着水杯晃荡进来讨水喝，就抢先对他说：“小蚊子（这是老倪给取的绰号），刚才我和杨刚毅去校门口，有一个女生向他问路，到芙蓉四怎么走？他告诉人家，有‘三条途径’……”刚毅兄在一旁听了，连声叫屈说：“别信他的，这是王伟明胡编的！”“小蚊子”抚掌大笑道：“哈哈，一定是真的，一定是真的。”他连忙跑到203告诉倪乐雄，老倪闻说，乐不可支、直打“猴拳”（这是老倪兴奋时的独特动作）：“‘三条途径’？这太符合杨刚毅的特点了，假不了，假不了！”他当即重新创作，之后到各个宿舍绘声绘色地演讲：“某天傍晚，杨刚毅到校门口散步，



一个漂亮女生向他问路：到芙蓉四怎么走？杨答：我很乐意回答您的问题。到芙蓉四有三条途径：第一条是往右边儿直走。第二条是往左边绕个圈。第三条，如果您不怕麻烦，可以从建南大礼堂走到白城再绕过来……”

从此，这句出自“杨刚毅”之口的“经典妙语”不胫而走，据说很多厦大人都知道。然而，许多人并不清楚内情。2003年大年初六，当7901同学为纪念毕业20周年，在鼓浪屿举行联欢晚会时，我登台郑重其事地向大家说明“三条途径”本是子虚乌有的故事，纯粹出自我的杜撰，现在该为杨刚毅兄“平反”，“洗却不白之冤”。

但是，不管我怎么说，同学们还是相信这个“典故”是真实的。大家搬出曾经学过的文艺理论说，这是更高级的“真实”，它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与陈景润失之交臂

1981年4月6日，恰逢厦门大学60周年庆典。当年我是大二学生，非常荣幸赶上这次盛事。

为了庆祝60周年，学校特地邀请来一批在国内非常有名望、有成就的老校友，蜚声中外的数学家——陈景润也在其中。在盛大的开幕式上，陈景润先生作为特邀嘉宾作了发言。我们班同学，无缘坐在主会场，就在学校的闭路电视室观看大会盛况。早在考上大学之前，我们都读过大作家徐迟先生的《哥德巴赫猜想》，深深被徐迟笔下勤奋钻研、舍命攻关的陈景润所打动。对于我们这些喜爱文学的中文系学子而言，能看到活生生的陈景润的身影出现，感到十分兴奋。

巧的是，在校庆期间的一个晚上，我与舍友杨刚毅被派到专家楼值班。在得知陈景润先生这位可敬的校友就住在专家楼二楼某个房间时，我们俩都十分激动：只要陈景润先生一下楼，就能亲眼一睹他的风采了！

“如果这个时候，陈景润先生出来了，我们该怎么办？”长我几岁的杨兄突然提出一个问题。见我答不上来，他立即微倾着身体，作了个优雅的手势，仿佛已见到陈景润本人似的说：“您好！陈景润先生，请这边走！”杨兄那标准的迎宾动作，煞有介事的表情，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当晚，我们俩打起十二分精神，值班到12点，一直盼着奇迹的到来，但遗憾的是，陈景润先生并未如愿出现。



事后，在与舍友的一次闲谈中，我将杨兄那晚“假想迎宾”的动作表演给其他人看，引来舍友的哄堂大笑。从此，“杨式姿势”成为7901的招牌动作，在中文系广为流传。

飘香的海蛎煎

海蛎煎是一道闽南特色小吃。作为一个闽南人，我吃过不知多少回，感到最好吃的一次，是在大学时代的一次春游野炊中。

进入大四，学习越发紧张。所有的考试结果都计入毕业考成绩，特别是还要准备论文写作。为了调剂生活，204的同学们在朱南（7901甲班班长）、林华（中文系学生会主席）的发动下组织了一次春游活动。204的同学，共有11位，从大门口床架往里数：吴毓青（下铺）、王伟明（上铺）；王启敏（下铺）、施朝中（上铺）；陈彧端（下铺，但他是学校教师子弟，长年住在家里，他的铺位供给我们放箱子）、徐文耀（上铺）；杨刚毅（下铺）、林华（上铺）；朱耀斌（下铺）、朱南（上铺）；廖鸿（上铺）。11位同学在班里有的编在第一组，有的编在第二组，所以这次春游也邀请了一、二组的几个女同学参加。

春游的主打戏就是野炊，经过讨论，决定煎海蛎煎、煮海蛎面。于是，几位年长的老兄分头去购买海蛎、面条、面粉、猪肉、米酒、葱蒜和油盐酱醋一类的调料。星期天上午9点，同学们在芙蓉四集中，然后各自提着盛着食物的水桶和布袋，步行往万石岩而去。

值阳春时节，山花烂漫、万木葱茏，野外美景令人赏心悦目。我们一行人有说有笑地前行，走了约一个小时，在万石岩山间一处地方停了下来。

此处原是部队营房，据说原驻有一个炮兵营，防备台湾方面的空袭。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后，停止针对金门、马祖的炮击，两岸的紧张气氛开始缓和，几年后驻这里的部队也裁撤了，因此，我们得以在原来的军事“禁区”里野炊。

海蛎煎由杨刚毅掌勺，这位仁兄看来是行家里手，他将面粉、地瓜粉调好倒进桶里，再拌上葱蒜叶。煎第一锅时，他还打了几个鸡蛋，掺入地瓜粉与海蛎调在一起（遗憾的是鸡蛋带得太少）。油锅热气腾腾，杨兄老练地用勺将海蛎糊舀进锅里，不一会儿，香气扑鼻，令人垂涎欲滴。不待杨兄将金



灿灿的海蛎煎在盘中装好，我们就迫不及待地一拥而上，抢吃个精光。那时的海蛎，没有受过污染，味道真是鲜美极了，就仅仅尝了那么一小块，让我终生难忘，非常怀念刚毅兄的好厨艺。

午饭后，同学们围坐在一起，开展文艺活动，展示自己多才多艺的一面。杨刚毅拉了一曲小提琴，王启敏拉了一首二胡，朱南用手指吹响哨，武林高手吴毓青则表演了一段南拳（他是校武术队的主力队员，身材魁梧、敏捷，类似演电视剧《武松》的祝延平）。几位女同学也不甘示弱，林江玲唱了一首流行的台湾校园歌曲（记得大二时，她就能模仿唱李谷一的《乡恋》，十分动听），刘菲则吟诵了自己创作的一首小诗。他们的表演都赢得我们的阵阵喝彩。

类似的春游、野炊，我在大学时代经历了多次。正是这些集体活动，促进了同学之间的互动交流，增进了彼此的情谊，那些点点滴滴的情愫积淀融化在彼此的心灵血液之中，不时唤起对大学时代的美好追忆！

二十周年聚会两个亮点

时光飞逝，冬去春来。一转眼已是2003年，我和7901的同学们已毕业20个年头。当年的正月初五，7901的同学们特地相约，回到厦门大学举办毕业20周年聚会活动。厦门大学中文系79级共有82人，实到人数63人，出席率还是较高的，值得庆幸的是，82位同学全都健在于世。对于这次聚会，我个人觉得有两个亮点值得一提。

第一是团聚合影。大学毕业后，大家各奔东西。虽说偶有聚会，但人数到得这么整齐的，还是首次，免不了要拍个“全家福”留念。合影时，倪乐雄提出倡议“合影的排列，最好能与20年前站的一个样”，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于是乎，主持照相的林淑琪同学（现为厦门中旅社副总经理）一手持当年的毕业照，一手指挥调度，忙得不亦乐乎，喊得喉咙都沙哑了。在她的导演下，“克隆”20年前毕业照的团聚照出炉了。每当端详它，就会涌动出对峥嵘岁月的亲切怀想，涌动出对同学情深的甜蜜留恋。

另一个亮点，则是本人的“得意之作”。在要去参加毕业20周年聚会的那天凌晨，醒来时，我突然灵光一闪，“把当年的毕业纪念册”带上，说不定能派上用场。那晚的活动是谢师宴，当年的老师、同学济济一堂，叙同窗



南

强

情

怀

谊，话师生情，氛围十分融洽。在大家酒酣耳热时，我拿出那本纪念册，逐桌游动，请在场同学、老师一一在上面签名留念。在场的同学只有我一人想到这一招，他们都报以羡慕的目光。借着几分酒意，我扬着纪念册说：“再过若干年，我这本纪念册签名大全，将会成为 7901 的一份‘文物’哩！”



青春激扬的岁月

——回忆上世纪 80 年代厦门大学生活

◇ 宁四明 · 数学系 · 1982 级

去年初冬时节（11月8日），校友总会领导来河南校友会指导工作，其间，冰冰秘书长提到2011年4月6日母校将迎来90华诞，心情不禁为之振奋。一年来，经常回忆起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活。

初到厦大

我是1982年8月27日从老家县城出发来报到的，因是平生第一次远行，所以父母给选了个黄道吉日，这天是农历七月初九。那时的交通条件和现在不一样，坐汽车到离我们最近的火车站登上列车，一路颠簸南下，经向塘，转来舟，再换乘，折腾了三天两夜几十个小时，才于29日下午到达厦门车站。出站后看到厦大新生接待站，但因不到规定的报到时间，站内无人，正好碰到一个安徽学生的家长，我们便乘1路公交车直奔厦大。

现在回想起对厦门的印象，火车站很破旧，市区是低矮拥挤的楼房和狭窄人少的街道。不过，大南校门口的一棵凤凰树及门槛上方“厦门大学”四个大字让我眼睛一亮，终于跨入心仪已久的大学了。沿着大南路往前走，来到芙蓉二楼下，这里的凤凰花像火一样红，充满着激情。在此打听自己的宿舍，81级计统系的一个学兄很热情地把我带到芙蓉六，找到109室。

水井 · 桶

那时学生宿舍楼的自来水分早、中、晚定时供应，每次放水时间都很短，赶不及时只有去井里打水。所以，当时的新生入校，除了日常的生活用



品外，塑料桶是每个同学必备的，蚊帐和水桶便是厦大学子生活中的一大景观。我记忆中最深的有两口井，一口在芙蓉四前的空地上，另一口在芙蓉一后化学食堂旁。每逢中午或晚上，尤其是晚饭后，井边热闹非凡，众人纷纷一手紧握绳索，另一手把水桶摞入井口，大家不分男女，或冲凉，或洗衣。

不过，用塑料桶打水还是需要“技术”的，方法不当，要么桶老是漂在水面，要么每次只能提上来可怜的一点水。这时候，往往都是老生帮新生、男生教女生；还有些女生，愣是学不会，每次总由男生代劳。同学们这些相互帮助的场景，让我记忆犹新。另外，桶掉进井里的事儿是经常发生的。有一次我去芙蓉四前的水井捞头天掉进去的水桶，恰好碰见财金系一位学长，我们俩人通力合作，一口气从井中捞出五个水桶来，除了各自的一个外，那老兄把战利品也分给我一个，听其口音他是个东北人，够爽快的。

海滩·前线

现在从白城校门出来便是著名的环岛路了，这里风光旖旎，蓝天、大海、沙滩和绿地，还有前面曾厝垵海湾书法广场上的瀚海论笔。现在的环岛路是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修建贯通的，时间倒推到20多年前，当时的景象记忆在心。那时白城门口前是一条细窄的柏油小路，主要作军事和农耕之用，跨过小路便是白城海滨沙滩，顺着小路往前走，是通往郊区的，沿途有很多哨卡。

当时福建是前线，厦门是福建前线的前线。白城的沙滩浴场是限时开放的，记得下午6点清场，先是解放军战士喊话提醒，若有人赖着不走，战士会朝天开枪警告，再不走，可能就会把人带走，我们班有一位同学就曾经被抓去放进防空洞里。战士们对厦大的学生较温和，绝不虐待，只是经教育后交给校派出所，然后通知系里把人领回。从胡里山再往前是不开放的，胡里山脚下右侧有一岗亭，对过往行人进行盘查，只有当地居民可顺畅通行。后来慢慢的有点松了，战士们一看是厦大的学生，也就默许了。那时我每天坚持长跑，往往一口气能跑到黄厝海边，就是现在的大标语牌处，不过那时牌上写的是“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标语牌后是“解放军前线广播电台”的广播阵地。在这里可以遥看金门岛，记得附近海边有很多碉堡，都冲着金门方向，现在不少碉堡已经坍塌，成为厦门前线的历史痕迹。



浯屿岛上慰问解放军

1985年10月，系学生会组织十几名学生代表去浯屿岛慰问驻岛解放军战士。我当时是学生会生活部长，从礼品采购、行程安排、活动内容到安全保障都亲自操办。记得是在和平码头租用一只小渔船，在海里飘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

该岛是龙海港尾镇的一个小渔村，面积只有0.96平方公里，上面驻扎一个连的解放军，到处可见军事设施。我们是下午到的，见了连长互换礼物后，他就告诉我们活动地点借用浯屿小学的教室，于是和战士代表徒步来到学校。教室很破旧，但在当时也许是整个岛上最大的室内场地了。接着就开始联欢，重头戏是晚上包饺子，众人跃跃欲试，但会包的人没有几个，虽然如此，大伙都很尽兴。晚上我们就住在教室，当地居民还热情地给我们拿来蒲席和蚊香。这是一次难忘的航程。

物的记忆

厦大校园内的建筑层台累榭、美轮美奂，还有很多诗情画意甚至是虚无缥缈的景色，20多年来一直萦绕心怀的有几处。

南光楼。此楼即是我们的数学馆，碧瓦朱甍，座落在上弦场上方建南大礼堂左侧。这是上世纪50年代李光前先生捐资兴建的建南楼群中的一幢，80年代初主要供数学系的办公和教学之用，我们的专业课和日常活动都在这里。坐在楼上教室里可以眺望大海，茫茫的海面上慢慢移动着一艘艘轮船，还有对面的绿山。

映雪二。这是一幢当时校内单体规模最大的公共教学楼，现代建筑，有大的阶梯教室，窗明几净。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它总是灯火辉煌，24小时对学生开放。英语、政治等公共课，我们当时叫做“大课”，一般是在这里上，印象中我们数学系和计算机系、生物系合在一起上大课。遗憾的是，这座建筑因上世纪末建嘉庚楼群被拆掉了。

芙蓉湖。过去的芙蓉湖不像今天这么妖娆，它原本不是湖，因为里面没有水。我们军训时射击打靶训练就在这里进行，那时湖内都是校内居民用来



种地瓜和蔬菜的一陇陇田埂，煞是荒芜凄凉。到了后来，一位来自郊区的农民承包了它，改做一池鱼塘才蓄了水，水面上还漂着几只小木船。再后来，为了迎接80周年校庆，结合嘉庚楼群建设，才整治美化成现在长林丰草、碧波荡漾的景象。

80年代是激情洋溢的岁月。粉碎“四人帮”后，我们获得第二次思想解放，又适逢改革开放，人们欢欣鼓舞，经历了文化贫瘠，禁锢了多年的热血迸发出来。那时我们追求知识如饥似渴，大家你追我赶，书生意气，立志为“四化”而学习，报效祖国。现在还清醒地记得“校园的早晨”，沿着校园熟悉的小路，清晨来到树下读书的场景。

80年代风云人物辈出，有身残志坚，被誉为“八十年代新雷锋”和“当代保尔”的张海迪；有上书中央，呼吁进行教育体制改革的改革家温元凯；有传播真善美，为年轻人“塑造美的心灵”的演讲家李燕杰；有危难之际，奋不顾身跳入粪池救农民的军人英雄张华；还有赢得世界杯的女排姑娘。他们无不激励着我们这一代人奋发向上。

80年代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想和文化思潮不断涌现，从星星美展到朦胧诗歌，从伤痕文学到探索电影，从尼采的“上帝已死”到萨特的“存在主义”，像一颗颗炸弹，激荡并愉悦着人们的精神世界。我们思考并汲取着，为了祖国的明天，为了自己的未来。

80年代是激扬澎湃的岁月，迪斯科舞，牛仔裤，我们锐意新潮；谈文学、聊艺术，我们纵横潇洒；树雄心、立壮志，我们快意江湖。80年代也是跌宕起伏的年代，从“潘晓”的来信到人生价值观的讨论，从人道主义到存在主义，从西方精神污染到资产阶级自由化。经历了一次次洗礼，我们一步步成长。

当年我们手捧着书本，高唱着《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光荣属于80年代的新一辈，美妙的春光属于我，属于你……”光阴荏苒，岁月如梭，离开母校20多年了，我们已不再年轻。现在的祖国如此壮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



三度厦大人

◇ 欧光南·化学系·1988级

42岁，徐光启中进士。一生致力于科学研究事业，与意大利人利玛窦共同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等科学著作，成为我国介绍西方科学成就的先驱者。

42岁，欧光南获博士。立志致力于科学研究事业，在英国皇家化学会的 *Chemical Communications* 上发表了两篇科学著作，向西方介绍厦大人的科学成就。

我是厦大人，两度厦大人。1988年硕士入学，时田昭武任校长；1991年硕士毕业，林祖赓校长终点颁发学位证书。2002年博士入学，陈传鸿任校长；2007年博士毕业，朱崇实校长终点颁发学位证书。想来，像我这样的四朝元老，厦大学人中应是绝对唯一。

首度为厦大人，是为了结束三年的南北苦恋。1985年大学毕业后，我在北京原子能研究院工作，女友在厦门水产学院。两地鸿雁传书，三年间我只接到她一次长途电话，她从未接到我的长途。我的办公室有电话，她没有办公室。有了探亲假，发电报告知接车。成为厦大人后，至今20多年过去了，再也没发过电报。想想当时，有些无助，有些无奈。最无助的肯定是女孩子了，多愁善感。读读她写的诗，就全懂了：

黄昏，
山是远行的帆，
载走了太阳，
只留下茫然的大地……

我成为厦大人后，没有了南北阻隔，女诗人投笔从戎，编织着新生活。对着书，一针一线，上挑下勾，织出“牵手”。穿着“牵手”，我感到多么幸福，多么温情。1992年8月底台风登陆台闽，造成两岸严重的灾害，她亲



手将“牵手”捐给厦门红十字会。后来，女诗人也成为厦大人，2010年博士毕业。

八年厦大人，最爱还是芙蓉湖，印象最深的是湖边独来独往的白鹭。有一次，经过芙蓉湖，湖心石上的一只白鹭猛然飞起，扑向水面，继而叼起一条小鱼。我呀，捶胸顿足，后悔没对准镜头。次日清晨，下着小雨，还是那只白鹭，独自站在湖心石上，兀立不动，盯着同一片湖面。我举着伞，摁开相机，把变焦推到最大，对准白鹭。几分钟过去了，白鹭一动不动。十几分钟过去了，白鹭还是原来的姿势。一个钟头过去了，白鹭依旧，我却悻悻离去。可我不由得佩服鹭的毅力，鹭的执着。

读博太不容易了，常年以实验室为家。在实验室，往来见面，互相帮忙，总要打个招呼。42岁了，普通同学叫我“老欧”。还是42岁，调皮男同学则戏称“老大”。女同学很礼貌，唤我“欧老师”、“欧先生”。陈洪斌同学称呼我很特别，“欧先”，我听了心里美滋滋的。他是蔡启瑞院士的关门弟子，大家对蔡启瑞院士尊称“蔡先”。组内同学大多数叫我“欧Sir”，我觉得很是亲切，而叫我“欧师兄”的则是新同学或其他实验室的同学。

化院实验室有忙不完的活。我爱早起，7点就到实验室，心想够早的了，不想，还没放下书包，听到有人开门，出去看时，那人出门，端着盘子去二楼国重室做表征，这是他的机时。次日提早半小时到实验室，想争个第一，结果还是没有如愿。在化院，没有最早，只有更早，正是“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

博士毕业了，告别厦大，却发觉我的心遗失在迷人的芙蓉园中，遗失在白城海的浪花里，遗失在环岛路的金色沙滩上……



我与厦大的不解之缘

◇ 张和辉 · 音乐系 · 1991 级

我在厦门大学度过清贫的大学生活，毕业后在厦大一条街开始我的创业之路，而后在厦大邂逅了现在的妻子，成家立业后，又再次回到厦大进修工商管理专业，攻读 EMBA，到厦大给师弟师妹开讲座……这二十年来，我与厦大结下深厚的不解之缘。

1991 年 9 月的一个清晨，母亲送我搭车离开家乡来厦门大学读书，那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我老家在龙岩上杭县一个偏僻的山村。当时还不到五点，晨星寥疏，天气有点微凉，公鸡的鸣叫打破了山村的寂静，年迈的母亲早已帮我打点好行李。她把行李挑在肩上，打着手电筒，一边叮嘱我一个人出门在外要照顾好自己，一边步履蹒跚地陪我走在乡间小道上。就这样，我第一次离开家乡，孤身一人来到遥远的大城市，踏上求学之路，开始我在厦大的漫漫人生路。

我风尘仆仆来到厦门大学，喜忧参半。喜的是，我终于可以在我梦寐以求的学府里深造了；忧的是，我每个月只能靠 50 元生活费过生活。闭上眼睛，深呼吸，暗暗给自己打气，我大步流星地走进厦大，到艺术教育学院报到，开始了我的音乐艺术求学生涯。

大学对别人而言是象牙塔，在生存面前，它却显得如此惨白与干涩。在学校，大部分同学去逛街，去看电影，我却常常想着自己这个月的生活费应该怎么安排；同学去图书馆，去联谊，我却正在为填饱肚子而愁眉不展。为了顺利地熬过一个月，我吃的总是比别人差。每次去食堂打饭，我总是最后一个去，让食堂打菜的师傅把一毛钱的青菜放在下面，一块钱的白饭放在上面。为了避免被同学嘲笑，我一般都不在食堂和同学一起吃，而是端着饭回宿舍吃。

其实这些都还好，最让我难熬的是每逢遇到舍友过生日或者舍友们买零



食回来吃时，因不好意思总是让舍友请客，我常常会躲在床上一边装睡，一边默默咽着口水。或者干脆躲出去，在楼下闲逛，看到宿舍熄灯了再回去。为了生活，我可以把别人扔掉的皮鞋捡起来穿，可以向同学借衣服穿。但有一件事对我刺激很大。有次隔壁同学把他的坏伞丢垃圾桶里，我经过时觉得这伞补补还能用，于是就捡回宿舍并缝好。正当我开心不已时，那位同学刚好来我宿舍玩，看到我缝好的伞，说伞是他的，又把它要了回去。当时觉得，心被狠狠地抽了一下！

没有面包，爱情也会没有的。在大学里我的唯一一次恋爱，也因我的贫困而夭折。当时好不容易谈了个女朋友，约人家去海边，我就拿了两个苹果去，结果人家看到我这穷酸样，就把我给甩了。

贫困让我自卑，让我身心疲惫，所以那时我总是独来独往，一个人到海边玩、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影，因此被同学们称为当时艺术专业“三大怪人”之一。但无论如何，生活还得继续，在一次课堂上，老师提到厦大的校训“自强不息，止于至善”，让我醍醐灌顶。之后，在大学的日子里，我白天上课，晚上就去摆地摊。那时，在厦大附近的曾厝垵村有一个戏台，每晚都有演出，观众也多，我就推着板车卖起了甘蔗。刚开始我也不知道甘蔗要怎么削皮，经常削到手，破皮出血是家常便饭。后来多折腾几次也就轻车熟路了，把生意做得有模有样。白天捉琴弦，夜晚把削刀，我就这样用自己的双手撑起最后的大学生活。

在厦大读书的日子虽苦，但它练就了我坚强的意志力，给了我自力更生的斗志，是我一生的财富。1994年，在凤凰花开得正艳的时候，我离开了厦大，真正步入社会。当时，我心中充满着改变命运的梦想，不顾家人的反对，放弃组织分配我回老家当老师的机会，选择继续留在厦门打拼。虽然在厦门举目无亲，居无定所，吃了上顿没下顿，但是我不妥协，自强不息的校训一直鞭策着我走过最艰难的时期。苦心人天不负，经过一年的历练，我挣得人生的第一桶金。

我再次回到厦大，看到来来往往的学生大部分都戴着眼镜，我决定用我人生的第一桶金开一家眼镜店。我服务的群体就是母校的师生，所以我的第一家店就开在厦大一条街。学生们知道我原也是厦大学生，都乐意来店里配镜，让当时的我倍感亲切。空闲时我也会回厦大走走，以缅怀大学时忙于生计，未好好享受的大学生活。



一次，我店里来了一个厦大历史系的女同学，经过验光后，为避免她的近视继续加深，我建议她换副眼镜。但她觉得贵，就放弃了。几周后，我在厦大闲逛时又碰到她，看到她还未换眼镜，我善意地告诉她，她继续戴这副眼镜，度数肯定会继续加深，女生不信，就随我到店检查，结果真是如此。随后我帮她量身定做了副眼镜，女生戴着很舒服，向我请教视光学知识。一来二往，我们成为好朋友，渐渐走到一起。如今，她已是我的妻子。

事业发展得越快，我对知识的渴望就越迫切。2002年5月，我再次成为厦大的学生，在职攻读工商管理专业。2004年10月，我又报名参加了厦大EMBA，继续充电。2005年3月，我应厦门大学管理学院MBA中心之邀，为MBA学生开课程讲座，内容为我从“甘蔗摊”到“眼镜连锁”的亲身经历，与在座的MBA学生分享我的经营经验及成功案例。此后，我还多次应邀参加厦大学生创业论坛，为师弟师妹提供创业方面的指导。

我与厦大的缘分就这样不知不觉持续了近20年。从一无所有弱不禁风的少年，到踌躇满志奋发努力的青年，再到成家立业成熟稳重的中年，厦门大学是我这二十年蜕变的见证者。现在，每天上班我都要开车经过厦大，看到绿茵草地上青春飞扬的师弟师妹，看到历经风雨仍岿然不动的古老建筑，看到那庄严肃穆的校训，我总有一股使不完的劲。



南

强

情

怀

在厦大听讲座

◇ 赖勤学 · 自然辩证法室 · 1994 级

“大学者，非大楼也，乃大师也”，半个世纪前梅贻琦的这句名言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对大学生来说，听讲座是一睹大师风采、感受大学精神的最佳途径。正如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一样，在大学里未听过大师讲座的学生也不是好学生，当然他更是个不幸的学生。

厦大地处南方一隅，就地缘而言，处在较为尴尬的学术边缘区，虽常有嘉宾云集，但总是让人觉得“略输文采”、“稍逊风骚”。好在厦大多多少少托了厦门这个花园旅游城市的福，大凡国人都知道厦门是中国最温馨的城市，也知道鼓浪屿、日光岩、陈嘉庚和以美丽著称的厦大校园，对许多学界风流来说，在便利的情况下到厦大交流交流，顺便感受一下南方小城的温馨，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对学生而言，也就多了几分耳福与眼福。

对我来说，饭后有事没事，总是会想办法到三家村遛达一番，不为别的，就是想看一看是否有讲座的海报张贴出来。在网络还未走进“千家万户”之前，三家村作为信息集散地，基本上是获取讲座信息的唯一来源。自从办公电子化及校园宽带进入宿舍以后，讲座信息来源变得更加迅捷，也更加全面。打开各个学院或系所的网页，都会有最新的讲座预报及时呈现，对于许多希望聆听思想的声音的学生来说，足不出户便可网罗校内新闻。但即便这样，三家村的海报还是那样精致，还是那样吸引你驻足。道理很简单，正如广播、电视、网络取代不了平面纸媒一样，看海报、听讲座本身已成为讲座的精彩部分，因为偶然、也因为期待，好的不经意发现的讲座便更让人多了几许向往。

我这人是杂食动物，只要可能，无不想办法涉猎方方面面。但凡有讲座，皆可见我辈身影。课会逃着不上，但有些讲座却决不能不听。屈指算来，听过的讲座，大概也有百八十场，上至文史哲、下至政法经，中间不时



穿插科普环保讲座。在我看来，讲座就是素质教育的开放课堂，是学习点石成金的有效途径。一个学者，要把握学科前沿、感受学术脉动，集思广益听些讲座是一种好的方式，时间短、见效快，我笑之谓“速食面学法”。因此，每逢有鸿篇演讲，我必早早到场候席，于是乎，在厦大待了头尾六年，我也就成了同学中出了名的“听讲座专业户”。呵呵，古人言，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在我看来，遍听讲座三百场，不是专家也成了杂家，套用一句时髦的话，属于国家亟需的复合型人才。

在很大程度上，讲座是校园文化的一部分，人们通过讲座的前后过程了解一所学校的精神气质。以北大的讲座为例，北大学生出了名的“嘘声”既反映了学生对真理的探求不唯上、不唯名，也反映了北大学生较为不羁的个性，甚至有时同学们以与开讲座者针锋相对、辩得面红耳赤为荣。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在我们这所温情脉脉的南方校园却极少见到那样的景象，来者皆是客，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对于好的讲座，厦大的同学从不吝惜掌声与笑声。

讲座的频繁程度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学校的校风和学术氛围，和北大三角地铺天盖地的学术讲座海报相比，厦大的讲座确实不能算多。好像同学们更愿意沉浸在自己的学习气氛中，除非是已经变成公众人物的名家大腕莅临，一般讲座的上座率并不高。这里就有一个很矛盾的地方，一方面有些讲座放在一些教室、会议室，由于听者不多，让人觉得空荡荡，颇有些寂寥之憾；另一方面，有些讲座由于是公众人物的焦点演讲，来者之多，整个厦大却找不到一个相应的学术讲坛满足大家的热情，于是，占座位的现象自然而然地出现，攀窗而立的情景也随时可见。

好的讲座，一定是人人都想占个好位置的讲座。占座位有个三字诀——早、准、狠，讲求“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样才可能“你有他有我也有”。记得有一次朱苏力到法学院开讲座，那时的他刚好还处于“德怀门事件”的阴影中，对同学们而言，这位既是公众人物又是学界翘楚的北大法学院院长无疑有让人一睹芳容的渴盼。所以毫不奇怪，这晚上7点才开始的演讲，他下午3点赶到法学院模拟法庭报告厅时，便已人头攒动、人声鼎沸。当时的模拟法庭里，还有老师在上课，于是乎就出现了有趣的现象：里面老师上课，外面不时有同学蹑手蹑脚地走进去，瞅准插空的地儿，丢下一本书，再蹑手蹑脚却又得意洋洋地凯旋出来。更有甚者，干脆就地坐下，正儿八经地当旁



听生，听起课来。上课的老师很无奈，只能很有风度地提醒大家保持安静。

可是你若以为一本书摆在桌面上，就像当初英国人到北美插上日不落旗宣称主权在此，便可外出闲游乃至放松警惕，安享此桌占有权的话，无疑太过天真了。占座的游戏规则会随着日益增多的无座位同学而面临重新组合的压力与可能，于是你最万无一失的办法便是待在那，原地不动。所以在一些热门的讲座开讲前，常常可以看到有同学拎着面包可乐鲜奶果冻在会议室还未开启之前便早早到，开始艰苦卓绝的听讲持久战。若是一班同学一块儿来听，便会见到有时三五成群围成一圈，早有准备的同学就会掏出扑克牌，大战三百回合。在那样嘈杂的环境下，想乘开讲前的间歇看书为文，总是容易分心，打打牌，消遣消遣等待的时间，just kill time，也不失为劳逸结合、一张一弛的学习之道。更有一次，两个棋友把象棋带到教室进行讲座前的厮杀，引来点评者三四、旁观者十九，可谓讲座前先来一盏自斟的开心酒，不亦乐乎。

就我个人来说，我有一个多年保持的习惯，就是我听讲座时永远是坐在靠门的一侧，为的是“见势不好、拔脚就跑”，以脚投票。对我而言，我听讲座纯是为了赴思想的盛宴，而非追星捧月，因此更关注演讲的主题与内容，而较不顾及来者是何方神圣，有何尊贵头衔。吾爱名家，吾更爱真理，亦珍惜时间，我并不认同北大那此起彼伏的“嘘声”，可我也不愿只是做无聊的衬客，虚度寸金难买的寸光阴。

对于一场被受众认可的演讲，我一直有个较偏激却又直观的观点，认为要符合三项指标：一是入座率，二是退场率，三是现场答辩精彩度。入座率其实是一个很片面的指标，要知道人皆共知、名满天下如钱锺书这样的明星学者毕竟少之又少，你无法强求一位搞核基础理论研究的同学去听与其有十万里之遥的《管锥篇》解读，因此入座率这个指标相对性最突出。退场率则是一个更能客观反映听众对主讲人认可度的指标，既来之而不能安之，至少在我看来，演讲者难辞其咎。至于现场答辩精彩度，把演讲者直接曝光在大庭广众之下，对演讲者学术素养积累以及应变能力的考察最透彻，因为演讲内容可以精心准备，而现场答辩则随机性强，是对演讲者真正的考试。这三个指标从较直观的角度进行评价，期望值这个角度则较个性较主观，因效用不同导致个人的评价结果各异。

可惜，此去经年，在厦大前前后后听了这许多讲座，美中很显不足的却



是投入高、产出少。真正值得击筑而歌、一咏三叹、余音绕梁、使吾三省之的“名角、名段”是少之又少。但也正因为有了期待，才会每每苦苦等待。还是那句话：在大学里，课可以逃，但有些讲座却注定了让你无处可逃。

让我们一起逃课去听讲座吧！



南

强

情

怀

我约你，校庆时见

◇ 侯昕宇 · 会计系 · 1998 级

今天是 11 月 30 日你的生日，我在你父亲的 QQ 空间里送你温软的帽子和围巾，就像 12 年前的这一天一样。我们一起吃火锅，一起在海边唱歌，点蜡烛吃蛋糕，你送我最美的誓言，我们把它写在沙滩上，让浪花一遍擦一点。我们的誓言就这样成为海誓山盟，被卷进大洋的深处。那 12 年前的承诺今天是否会像漂流瓶一样冲上岸来呢？我送你的帽子和围巾依然温软，颜色依然鲜艳，今天我把它戴起来，在镜子里笑，想着你 12 年前的欢声笑语，想着 12 年前海滩上的心形蜡烛，点点火光在海风中摇曳。12 月 6 日，我生日的时候你送我 3 只天堂鸟代表比翼齐飞，11 枝百合代表一心一意，3 枝玫瑰代表三生三世。还有一只会唱歌眨眼睛的大熊宝宝，12 年后它还会唱歌，还是一样能拥抱我，你的呼吸、你的心跳、你的怀抱、你的吻、你的温存依然如故。你知道吗？其实，我是骗你的，我的生日并不是 12 月 6 日，而是 2 月 6 日，因为我希望能和你一起过生日，寒假里我是见不到你的，相距千里，你在海边，我在海拔 2000 米的高山里，我真的希望生日那天能和你在一起。12 年来我从不后悔和你一起过一个不是生日的生日，你的歌声、你的祝福、你的誓言总在我心头飞翔、梦里萦绕。那是我度过的最美的一次生日，宣布我进入 20 岁。

看着《厦大校友通讯》上我们曾经荡舟的芙蓉湖，还记那杨柳依依的芙蓉湖吗？1999 年台风前的那个绿树葱荫、杨柳依依的芙蓉湖吗？相片上芙蓉湖，碧波依旧，不再的是杨柳依依。我的泪水忍不住溅在那清澈的湖面上，却没有涟漪泛起。

1998 年，12 年前的那个虎年，高考录取通知书让我们在美丽的厦门大学相遇、相识、相知、相爱。每月必到的《厦大校友通讯》和《厦门大学报》总提醒着我，你依然和我在一起。无数个夜晚，我梦到你，无数次拨打



你的电话，却永远无人接听。梦境中，宏伟的建南楼群检阅台上，你我张开双臂，摆出1998年热映影片《泰坦尼克号》中的飞翔动作，迎着海风展翅。正是建南楼群在12年前深深地吸引了我，使我在高考志愿书上郑重写上“厦门大学会计系”，优异的成绩使我梦想成真，使我们能够千里相逢，成为同班同学。

非常可惜的是这美景中没有留下我们的照片，我只知道读书，四年的时光都在图书馆里度过，属于我们俩的时间只是一起吃饭和在海边散步。当我失去你时，我找不到我们的留影，只有记忆在心中翻腾。记得，我摔伤脚后，你背我到医院，疼痛中的温存仿佛触手可及，你背脊的温度依然在支持着我走过人生的坎坷。每次站到ATM机前，就听到你警告我小心丢东西。在厦门大学读书时，我时常被盗，你无数次帮我，帮我换卡、办证件、买新钱包、买新的自行车。看到牵牛花，我也会想起你的画，画中的加菲猫捧着你最爱的牵牛花，说着无数个“我爱你”。看到千纸鹤，你也会出现，我看到你拎着千纸鹤做成的风铃，朝我笑谈你在假期里的这件杰作。在距昆明千里以外的厦门读书生活，你就是我的精神支柱。我总爱看着圆月想家，而你就会叫我一直玩博饼，是你给了我家的温暖。

2009年母亲节时，我到你的家里看你的父母，站在你的墓碑前，我对你的千言万语，竟然被无数个日夜夜的思念封在嘴边，相对无言，只有泪水扑扑而下。

2011年4月6日母校将迎来90年校庆，繁花似锦、彩旗飘扬的嘉庚楼群将像10年前一样出现。你的身影会一同映入厦大学子攒动的身影中吗？我会去的，就像10年前一样出现在芙蓉湖畔，嘉庚楼群下，10年前那个青涩的姑娘和你有个约会。

《厦大校友通讯》上一幅幅校园景色是你送我的一串回忆的项链，让它吻在我的胸前，不管海风要把你吹多远，我也不怕独自怀念从前。我听海是不是在笑，笑我天真得不得了，笑我以为用痴情等待，幸福就会慢慢停靠。你是不是也在听海在笑，笑我梦做得醒不了，笑我以为把头抬起来，眼泪就不会往下掉。10年前，你送我的誓言，在沙滩上面，让每朵浪一遍擦一点，你就不必实现了，可是你真的爱了我一生，谢谢你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你的誓言，只是厦门大学带给我的幸福也随你而去。

2001年5月6日上午，不祥的预感带我到你的宿舍，留言条上流淌着



南 强 情 怀

你对我的丝丝温存，就在同时你已离去，你的台灯突然亮了，你想说什么，想告诉我你还想为我照亮未来的路吗？我知道你走了，一个我爱的人走了，你的爱在海风里飘向远方。不需要任何人通知我，我就知道你走了，泪水莫名地淌下，点滴间却不知道你到底发生了什么。2001年5月9日，你的父亲在深夜里正式通知我，你走了。对于我而言，厦门大学是人生的中转站，连接着学习生涯和职业生涯；对你而言，却是学业的终点，人生的终点。

我虽会为言情小说里的故事落泪，却万万没有想到现实让我比故事里的女主角还要悲情，就像书里的姑娘看着自己的爱人捧着花被汽车撞飞，鲜血、花瓣、裙摆、长发、泪水一起飞舞一样。

你我分离10年，毕业照上没有你，你一直没有毕业，你还在学校里，记得学校校庆的时候我约你到芙蓉湖，我们一起荡舟的地方见。



厦大，我的梦想起航

◇ 谢冬远·企管系·2004级

当美洲校友会的学长鼓励我写些过往经历和见闻感受时，很高兴但也有些压力，我是搞体育的，文笔实在不敢恭维，不过，体育的精神就在于挑战和超越自我，所以，就让读者见笑了。

我叫谢冬远，厦门大学2004级企管系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是当时校篮球队的特招生。我要感谢体育部的黄景东老师，没有他，我也不可能来到厦大这个让我度过人生中最美好四年的地方。感谢你，黄老师，也感谢其他所有帮助过我的校领导、老师、还有同学、队友，你们成了我最美好的回忆。

我的厦大生活是从认识鲁迅雕像开始的，来美国已经两年了，不知道英语角是否还那么热闹，我很多好朋友都是在那里认识的，我一直认为，作为年轻人，梦想很重要，不要抹杀自己的梦想，不管别人认为有多难，自己都要加油，只要有梦想，就有动力，再难也不会觉得是障碍，反而是磨炼你的好机会。

记得我15岁时去北京首钢篮球队，每天去训练馆的车程要40分钟，我会随身拿一本单词书，争取有空闲就背单词。有时队友们也会开我的玩笑，觉得我没必要这么认真，毕竟走上竞技体育的路，想学习好实在太难。我听后也觉得有道理，不过，我想要看看外面的世界，也想感受不同的文化和氛围，我的梦想就是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来厦大后的第一个星期，我就去了英语角，很紧张，担心自己的发音和语法，所以盘缩在一棵大树下，左顾右盼不知道要干什么，一个热情的笑脸突然出现在我面前：“How are you?”我忙说：“Ah, Fine. Thank you. How about you?”就这样，我的厦大生活开始了，以前北京队时背过的单词仿佛都活了一般，真的很欣慰当时付出努力，回报的滋味尝起来更甜，我相信那句老话——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2005年的3月，机会的大门向我敞开，厦大成为全国首个聘请外籍教练的大学。就这样，之前英语练习有了用武之地，而我也责无旁贷的当起了兼职翻译，很多的篮球词汇就这样装备使用起来。通过英语，我和马奎斯教练有了更多的沟通和交流；因为英语，我发现美国的篮球文化和打法有很多值得中国人借鉴的地方，虽然中美的体育文化交流已经日趋频繁，不过我希望自己去探个究竟。

回美国后，马奎斯希望我可以在中国帮他订购小纪念品，因为他在美国创办的 Play Smarter 篮球训练营有这个需求。就这样，我几乎每天都要写一封英文的 Email 与马奎斯沟通订单细节，我还清楚记得，第一封 Email 我花了两个小时零二十分钟才写完，我要先用中文组织语言，然后换成英文，不会的单词要查词霸，吃不准的语法就去问英语角认识的同学，总之真的好辛苦。晚上要写到凌晨2点，早上7点又要爬起来出早操，不过，我觉得很过瘾，因为我知道没有比这更好的实战机会了，我的专业是企业管理，这些“真枪荷弹”的演练实在是让我获益匪浅。

从第一封 Email 要两个多小时，但后来一个半小时、一个小时，半个小时，这不是一两天的功夫，很欣慰我在专业队时吃过的苦，我觉得人要有做事的恒心和毅力，既然想做，那么实在是没有理由不去做好。

2006年底，马奎斯主动提出让我来美国闯荡一下，继续学习英语并为未来篮球方面的发展积累见识和经验，我愿意试试看，但是2007年连续两次签证被拒，说实话我受到的打击非常大，但我相信上帝有他的安排和美意，因为我很庆幸一年前在厦大找到自己的信仰。

那是在2005年的平安夜，我校对阵华中科技大学，按说他们的水平在我们之下，再加上主场的欢呼呐喊，我们应该十拿九稳。但那天，不知道大家都怎么了，全部失了水准，比赛剩下最后三分钟，我们还输十几分，我简直要抓狂了，到手的鸭子快要飞了，我真的想找一根救命稻草，我真的想赢这场比赛……教练叫了暂停，我脑子里突然想到留学生朋友提过的上帝，我想也没多想，就暗暗心中做了人生第一个祷告——耶稣基督啊，你如果让我赢了这场比赛，我就信你，否则的话，Leave me alone! 再上场后，奇迹不可思议地发生了，对方球员像是换了人一样，他们屡投不进，而我又总是拿到篮板，已经非常紧张的我急忙把球传给队友，没想到他们一投3分就进，再投还进，就这样，我们奇迹般地赢得比赛，三分钟的时间，里外里二十多



分，我简直不敢相信发生的一切，说实话我根本没有这个心理准备，但我也
不想说话不算数，一不做二不休，就这样信了主。

信仰的力量是很奇妙的，第三次签证，当我没太在意是否会通过时，就
这么稀里糊涂来到美国。一切都是新的，我也努力适应这个新的环境，感谢
马奎斯让我住在他的家里，这省了不少麻烦，而我也因为篮球的关系（现在
的老板喜欢打篮球）找到工作。我用旅游签证直接转换工作身份，很多人都
觉得不可思议，但真的就这样发生在我身上，我充满了感恩，我也希望自己
可以多学习，将来在体育或者商业方面做出成绩，因为这也是我的梦想。

洛杉矶没有想像中那么多高楼大厦，除了在 Downtown，几乎很难看到
三层以上的建筑，开始感觉到了农村，不过住久了，挺喜欢这种开阔的感
觉，停车也更方便，不必为找车位而太过烦恼。

很感恩我现在有机会可以继续继续在体育方面磨炼自己，每周我会出现在马
奎斯的 Play Smarter 训练营。我住的地方是华人的主要聚集区，所以 90%
以上的青少年都是 ABC（American Born Chinese，在美国出生的华人）。教
青少年打球，一点不容易，而且全程都用英语，也算是个挑战，但还是那句
话，我喜欢接受挑战。这快两年的时间里，我几乎很少过周末，因为训练营
都在周末工作。其实每个来美国的人，都一定经过一段艰苦的奋斗过程，
《北京人在纽约》那部电视拍得一点不假，而我是幸运的，因为我在做着自
己喜欢的事情，辛苦点，又算什么呢？

在美国的生活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常会遇到烦心事，毕竟不是自己熟悉
的环境。在朋友的介绍下，我来到附近一家教会，在这里我遇到一群诚挚的
同龄人，大家会为我祷告，帮助我克服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这些都让我体会
到温暖和关怀。我突然发觉，我们在百年前拼命学习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
（民主和科学）时，忽略了他们生命中那个坚定的信仰，而圣经上的很多观
点恰恰影响着美国这个国家和她的文化。

母校的 90 岁生日快到了，我经常和别人说，厦大是多么漂亮，多么让
我自豪，我一直在琢磨，为何厦大人会那么有归属感，我想美丽的环境只是
其中的一部分吧，由这种外在的环境陶冶出的内在情操，才是我们的厦大
魂！

还记得朱崇实校长说过这样一段话：“什么样的教育才是精英教育，我
的理想是：我们要培养这样一批人，他不是简单地根据市场需求来设计自己



南 强 情 怀

的人生目标，他的追求和理想超越现实，有引领社会的能力，他们把社会利益看得高于个人利益，把长远利益看得重于眼前利益，有很强的创新意识和能力，愿意脚踏实地去实现理想而奋斗。”

很庆幸我们有一位喜欢看 BBS 的校长，正在把厦大打造成把学生当成主人的学校。虽然已经毕业了，但我自豪是厦大的一分子，希望在母校 100 周年校庆的时候，我也可以让母校以我为荣，为社会做出贡献。

因为，我是“厦大的”！



睡在我宿舍里的兄弟

◇ 万 强 · 政治学系 · 2005 级

我在厦门大学四年时间里最大的收获在于得良师、得益友、得自强不息的大学精神。良师的治学之道让我对教书育人充满无限崇敬，自强不息的精神成为我现在乃至未来成长的座右铭，而大学宿舍的兄弟将永远让我对厦大生活魂牵梦绕。

毕业已经一年，和宿舍的兄弟们分别也有了一年了。大学里我们宿舍是一段经典、一段传奇。毕业后我们都无法忘记厦大芙蓉湖畔的那段青春年华，哪怕到我们白发苍苍只记得芙蓉楼下灿烂的凤凰花和彼此曾经轻狂的脸。

校园生活 青春无悔

2005 年刚来厦大，我在漳州校区勤业楼迎接王开华，听到我对新环境的抱怨，他总是用标准的贵州普通话说：“没办法。”

一起去超市买生活用品，我出来怎么也找不见他，我只好自己回去了。他自我介绍时语出惊人：“以前的同学不叫我开华，都叫我开花。”从此以后，这个名称一直沿用下去，多次被我演绎为“花”、“小花”、“开娃儿”。

班委竞选的时候他再次语出惊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专业不好（我们学习的是政治学专业），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自信之……”结果我和旭质疑了半天：“你说这些干嘛？”

上第一次政治学理论课程，开花觉得阳光过于灿烂以至于影响视觉效果，果断决定把窗帘拉起来，直接把整个窗帘布扯了下来，全班同学一片哗然，开花很是不好意思，但是故作镇定地在我旁边坐了下来。我和旭掐了好久的大腿，最后还是忍不住笑出声来，此事也被我们宿舍奉为“佳话”，鄙视了他四年。



开学初，开花就有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尽管经过多次维修，依旧傲立风雨中势不可挡。但他骑车的造型，旭总觉得说双腿“夹得太紧”，姿势不够优美。开花不以为意，以实用主义大于优美为由驰骋在情人湖畔。直到某个下雨天，他屡次摔倒、撞车，还把嘴皮撞破了。我和旭非说他被哪个MM咬了，开花很无奈，无从辩解。

第一次男生聚会喝酒，开花就展示了他不俗的酒力，吐得稀里哗啦，后来我总结他的酒量为：“身体状态好的话，一瓶啤酒绝对没问题，逼急了也能喝两瓶。”因为他的酒量，我和旭没少打击他，在宿舍只有三个人的情况下，我们给他排行老四，意在激励他勇往直前，晋升老三。但自从吐了第一次，开花对第二次非常珍惜，轻易不喝，不主动，还拒绝。弄得我和旭采用讲授哲学、讨论经济学等加以动员，后来我们发现开花同学的学科知识不断丰富，演讲能力不断提高，但酒量还是止步不前。毕业的时候，我们聚会正酣，开花抬起头，睁开朦胧的布满血丝的双眼鄙夷地问：“还没喝完啊，我都睡醒一觉了。”

开花的老乡非常多，时不时都有聚会。细心的我和旭发现，开花的老乡在身材上和他非常接近，都可以坐在南强楼教室的凳子上双脚离地玩飘移，在床上可“直立行走”，为此开花解释说：“我算我们那边比较矮的，那个什么系就有我的老乡，很高的。”因为老乡多，交际圈复杂，人送外号“交际花”。凡是遇到系里活动，需要和女生接洽，我们通通派他出马，他也总是有出色的表现。因为信息网络发达，他总能给我们传播点小道消息，诸如“哪门课程取消了”、“哪个小吃店关门了”。不知道为什么，无意间被我发现了多次失真的信息表达，我和旭开始攻击他就会道听途说，开花深感无奈……

宿舍生活 年轻无怨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开花陷入了旭同学精心安排的“艳照门”中：在勤业六的卫生间里，他和我们系最壮的东北大哥一起如厕的场面触目惊心地出现了，两人一高一矮，一壮一瘦，都赤裸着上半身，形成鲜明的对比，完美地体现了力量与美的和谐并存。值得一提的是，开花的脖子上还搭了一块湿毛巾。此照被好事者争相传阅，在政治系同学当中不胫而走，被多位名嘴观



赏点评……多名楼主以此图为噱头吸引眼球，引得大家互相传阅，反响强烈……开花多次抢夺手机，试图销毁证据未遂，一直耿耿于怀。

开花的睡眠质量一向不是很好，经常失眠，时不时半夜有求知欲强的学弟敲错我们的房间门，只有开花一个人跟他们孤独地对话。开花睡觉总是穿得很少，每次都叫嚣要“裸睡”，经我和旭同学浴血奋战，亲自现场考察，发现他还是穿衣服，只是因为过于投入经常美腿走光，被好事的我多次拍下。每每发生这种惨剧，开花总是拍床而起，用英语口语咆哮：“So what?”开花有一次去浴室沐浴更衣，回来一脸狼狈，追问之，答：“钥匙掉进下水道那根水管里了。”我和旭愕然：“这样也可以，那得光着身子在浴室里面瞄准多少次才能弄进去啊？”从此，这件事和拉窗帘并入开花“佳话”。

有一段时间，开花看电影非常疯狂，他不喜欢下载电影观赏，而喜欢用优酷“在线直播”。我觉得在线的不够清晰，影响观赏效果，还拖慢网速，开花不予理睬。有一天，我正奇怪为什么我在线看电影会卡，他的很流畅，一兄弟曰，“人家是优酷的会员嘛”，旭一阵狂笑，开花恼羞成怒，以沉默对抗喧嚣。自从大四课程少了以后，开花鲜少去图书馆，规律地睡觉吃饭加看片，无意中我发现一个大秘密，每次没有预兆的停电，开花来不及把心爱的电脑关机时，他总是一脸惆怅，耿耿于怀。经历多次后，没有口德的我戏称他的脸色为“像吃了大便一样”。就会煽阴风、点鬼火的旭同学一阵起哄，花更加“但见蹙眉头，不知心恨谁”……

开花对电脑和软件有一定的深入研究，经常为我修修补补。有一次我电脑中毒后，他帮我演示系统还原，没想到系统还原后直接蓝屏，我很无语，开花有些阴沟翻船的委屈，只见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原时可逆的，再来一次就好了。”结果，我的电脑饱经摧残，一度崩盘。此后，此事件成为“佳话系列三部曲”。

开花总是喜欢上校内网交友，旭同学总是玩空间博客，后来我总结了开花那是喜欢在校内玩；开花在我的引领下迷上校内的开心农场，种菜种到痴迷，以至于去街道实习的紧张时间里，他早上起来马上打开电脑，我正纳闷间，他开始打开农场收菜了，后来连我的一起承包了，以至于在毕业后一段时间里，荒废的农场其实昭示着我们的境遇，让人无限感伤。



南

强

情

怀

凤凰花开的季节 莫愁前路无知己

开花脾气很好，从来不会跟人正面冲突；开花不喜欢死记硬背，比较擅长逻辑思维的他学我们的专业总是拿不到理想的分数，专业限制了太多人；开花不擅长夸夸其谈，这可能限制他找工作，但他却能踏踏实实做事。开花总是很好，长期担负为308宿舍送餐的任务，尽管我们好多时候还觉得饭菜不合口味；开花总是很好，我做班长的那些日子里，连累他跟我跑来跑去，我没有跟他说过一次谢谢，因为是一个宿舍的兄弟，这些都是多余的；开花总是很好，和我一样不善于用语言表达情感，却给我们周围的人许多默默的关心。

想起来，大学里，但凡我外出总是和他们一道，但凡我独自离校，总有他们负责接送。而如今，开花在贵阳上班，旭攻读研究生，而我成为厦门一所高校的辅导员。想想曾经学习生活的那些场景，像凤凰花一样，开了又落了，让人心里莫名地酸楚。本来，我们打算出一本舍刊，以记录大学里的那些事，结果毕业后大家各自奔忙，搁浅了。

开花选择回贵州工作，和我一样从农村走出来的他缺少背景和社会资源，工作生活的压力接踵而至。我们觉得很难受，但我们总能秉承自强不息的意志去创造自己的幸福和明天。



在一起

◇ 黄玉婷 · 政治学系 · 2005 级

牛奶般，纯白色却又不透明，从盒中倒入玻璃杯。我的青葱岁月，也如这牛奶般，在懵懂与成长的交替中，随着阳光和星空的算计，渐渐离去。

打开记忆的盒子，大学的底片已被过滤，过滤掉黑色的恐惧、蓝色的忧伤，只留下橙的温暖、红的热情、绿的生机以及紫的浪漫。山盟海誓天荒地老的梦想已辗转成海市蜃楼般绝美无比的幻想，也许生活的刀正霍霍逼向这些纯真简单任人宰割的猪羊，我们依然愿意效仿愚公那大智若愚的智慧，在最初梦想河边，投下一枚笔直而且没有诱饵的鱼钩，只等着懂得的那些好朋友，被最伟大的黑洞吸引而来，共同建立我们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专属王国。

忆 · 漳州

翻开相册，第一页，四张憨笑的脸。那是我们曾经引以为傲的“红心蜻蜓”。我早已不在乎此时此刻谁依然留在相片的延伸处，谁已经跳出相框，谁又走到另一个四维空间，但彼时彼刻，那个相机不会说谎。虽然大家都有不曾经历过的对未来的忐忑，但更多是憧憬，从那年的9月18日开始。

初入漳州校区，新的人、新的风景、新的生活。那个时候我们都很年少，又爱谈天又爱笑，说着不着边际的话，却自得其乐个不行。第一次班委选举，我们的红语出惊人，从头一天的彩排演练开始，她就让我的笑停止不下来，这重庆来的小妮子的幽默细胞如海啸一般铺天盖地搅得大家特乐，她的不少经典语录在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依旧是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是多年之后我们回忆的温馨养料。

琴这朵花早已从了我的预言，从我第一句评价“我觉得你长得很像萧亚



轩”开始，她的桃花就没有凋谢的时候。这妮子是我们宿舍最有女人味的，初见时不少人被她的外表所蒙蔽，坚信她是一“娴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的恬淡女子，殊不知，这妮子其实是一“英豪阔大宽宏量，继业光风耀玉堂”的豪放女。

欣这小朋友给我最初的印象只有三个词——“娇小”、“乖巧”、“豪爽”，这怎么听起来有点鲁智深同学小时候，也许她也曾娇小和乖巧过，但豪爽是与生俱来的天性，并且从小就闪现着“耀眼的人性光芒”。在那漫长而又匆匆的两年时光中，是谁第一个拥有自行车并且经常被人逼迫“载我”，是谁放学后依旧在自习教室里奋笔疾书只差悬梁刺股，是谁认为自己是灯泡屡屡照亮寂静无人的夜空，又是谁为未来埋下很多的伏笔，让我哭笑不得。

这里要一语带过的是另一只圆圆小朋友的出场，她绝对是慢慢进入镜头，从旁白开始到配角，再一步一步成为主角的踏实肯干型。

惜·本部

603 随着最后那一场“五月天”画上休止符。那一天有谁和谁牵着手唱歌，有谁谁谁为纪念谁唱歌，有人说我们唱得很有感情，因为我们似乎觉得，不仅仅是我们三个，只有红心的蜻蜓一起，才能飞上天空。

翻开新的照片，换了面孔，这是又一次奇妙的缘分。两个寝室同时少了一个人，于是从火锅的见面礼开始，我们开始了两年的舍友生涯。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一群宅女的集合，我们的感情故事没有起承转合，不是在韬光养晦就是在稳固发展，能做的就是一群人明明都有电脑，却都窝在一台电脑前为偶像剧的情节抱在一起尖叫；或者为如何保持恋爱瓶颈期的男女新鲜感出谋划策；再要么，送礼物给欣赏的男生也不是没尝试过的“丢人”事情。

就这样，我们这个动物园和她们的海底世界光荣合并，大家原都是性情中人，打打牌、看看电视、自自习，日子过得其乐融融。庆幸的是我们都做着“天朝上国”的迷梦，缩在小小的井里，享受着安稳简单的朴实幸福。我的老婆小乔同学绝对是贤良淑德的“好娘子”代表，追随着她“乔大哥”也就是我过着不算小康的日子到现在，总算让我戴了绿帽子，也了却了我一桩心事。电驴这个称呼一直让所有乍听的人头上冒出问号，我总要不厌其烦地解释再三，可是很亲切不是吗。那一段时间我们很好，喜欢她的包容和自



然，让我舒服，时间盖好印章之后告诉我们好好纪念但不要留恋。王王是骨子里的单纯和形式上的实际，这略不理想的表象让我曾一度对她不理解不接受，但是慢慢才懂得这是一种怀揣梦想的成熟，是对纯真最安全的呵护，我们说过，要在某时某地做某一件事，直到老去，这也是我渺小的伟大理想。

现在已经在北京的情，那绝不止“七里香”的手艺曾经在无数个中午招待我们这一群吃饱了的饿狼，其实这也不怪大家，就仿佛一男子置身百花丛中，想要不带走一点芬芳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她就这样默默地为我们奉献了许多，我真想说：“情，想你。”还有一只小翔子，不得不提提你，我们的妇女之友，也是同我们最亲近的异性。

Echo，从大三开始你绝对成为名副其实的主角，我喜欢特别的人，那种不随波逐流、够倔强的人。这不是说老师点名时永远都“神龙见首不见尾”，被评为“最神秘的女生”，而是沉默背后的热情，只有亲近的人才感受得清楚。我们一起吃校内校外的小吃，我们一起深更半夜跑去体育中心听一场又一场的演唱会，兴奋时一起尖叫，安静时一起听歌，我们谈论着喜欢的歌手，喜欢的人，喜欢的故事。我陪你准备公务员考试，看武侠小说，等猩猩回来。琴房里见证我们别扭的琴音，也偷偷藏着饭团和豆浆的余味，还有牵手逃开的心惊胆战。

什么时候，曾有人对我说，你肯定是刚毕业不久，过一年再看，你就会不一样了。我想，这种懵懂无知的神情，不会也不敢继续肆意在我们的脸上，取而代之的或许仅仅是造作的成熟，那仿佛是自然界所有生物都具备的自我保护的本领，庆幸的是那并不是海洋的心，它藏在海洋的最深处，沉睡守护着，她深爱的海洋。

青春这最珍贵最美好的时光，我们陪伴彼此度过，缘分就是这亿分之一的可能，世界上不是没有更好的学校，更好的朋友，但是因为我们都是小王子曾辛勤浇灌的玫瑰，所以彼此都是最独一无二的个体，最珍贵的唯一。我们都是相约来到人间但途中分散的天使，在厦门岛的南端，我们找到了彼此，从此以后，再也，不会分离。



梦回厦大邮协

◇ 张文菡 · 化学系 · 2006 级

忙碌的工作，大干 30 天的豪情，潇洒迎兔年的壮志，多像啊，像极了我一定要夺得十佳社团的誓言，像极了在校时打点社团的日日夜夜。从学校到社会，身边的人换了一拨，但我还是那个我，那个为了梦想打拼的我。

犹记得，为了厦大邮协这块金字招牌，毅然报考厦门大学；为了见到传说中的邮协三驾马车，冒昧给仰慕已久的钟灿兴老师和郑启五老师发邮件，成就了一世忘年交。为了振兴协会，放弃学生会，义无反顾投身社团。

漳厦一海隔，邮协盛而衰。协会创始人上了年纪，不便来回折腾，漳州校区的邮协似乎断了根，不晓历史，亦不知未来。路在何方？

当时大一，带着新生的干劲，寻访三位创始人老师，得到很多珍贵的历史资料。我就担任“传话筒”的角色，为漳校的邮协寻根，重获历史荣誉感，而来回奔跑。

路是走出来的，名誉是传出来的。20 多年历史的社团，在厦大屈指可数，更何况是全国第一家大学集邮社团。我就以此为着力点，大力传播协会的光辉历程。不仅留住仅有的几个会员，还吸收了几个有兴趣的同学，人气渐旺。

7 月，火红夏日，百日会战。为漳州校区第一场大型集邮展览，我在龙海、厦门穿梭。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硬是借到了资深集邮家的珍藏。得到龙海邮政局康经理的大力支持，邮展硬件也解决了。20 框的展品，以前想都不敢想，现在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人头攒动的场面，驻足久观的沉醉，着实让我们兴奋一夏！

转眼秋季来到，我们也成了“老人”，新一批学子满怀憧憬来到厦大。又是一年纳新时，百团乱战。这次我作为协会新任会长，以 25 年会庆为契机，别出心裁地打出“免会费”口号。一天下来，新增会员 100 人！直接成



为中等规模社团，再次创造了纪录！

会员大会上，我向会员们串讲邮票历史，详细解读了协会的光辉历程和荣誉及学期计划。果真，一些冲着免费而入会的同学也被深深吸引。后来，这些同学也成了协会的中流砥柱。至此，社团发展到一个全新的层面，我们有人、有资源，万事俱备。

社团会议上，我提出，我们一定要实现“十佳社团”的梦想！忘掉前25年的辉煌，我们在漳州校区还是后起之秀！同学们对十佳社团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这是我们这学年努力的方向。灯塔光芒远射，指引前进的道路。核心成员志气高涨，雄心万丈，向着下一个纪录奋进。

寻找兴奋点，“旅邮”——龙海集邮交流会暨紫云公园游览，把集邮和旅游有机结合起来，欢笑多多，更受益匪浅。专家没时间来，我们就走出去，走出一片天。同学们对专家的邮集深感兴趣，看一遍还不够，因此，下一次邮展就自然而然诞生了。

40框，又一个新的高度。展出邮集获奖级别由国家级直接提升到世界级。漳州开放区电视台、地方集邮媒体，到全国性集邮媒体，纷纷聚焦盛典。这一次，是我们用稚嫩的双手，把协会推向全国；这一次，是凭我们的努力，让厦大邮协再度笑傲全国！

终于，我们如愿以偿，成为“十佳社团”的一员，排名第三，并且位列文化艺术类社团第一名！

人因梦想而伟大。无怨无悔的漳校两年！

搬到本部，仍然挂着“会长”的虚职。漳州校区已有后来人顶上，我可以放心地回来了。

白驹过隙，很快就到了毕业季。本来是很高兴的事，谁知，协会创始人何大仁老师竟在这时永远地离开我们！讣告里，校长书记都作为治丧委员，罕见的阵容，来送别这位做出卓越贡献的集邮英雄。

泪水往肚吞，悲伤之余，我知道我们不能停下。毕业搬家之际，我把大部分的邮票收藏留在学校，留在漳州校区，希望它们能为协会的发展贡献薄力。

毕业将近半年，往事渐渐远去。也许值得纪念的事情不多，至少还有这段回忆够深刻。一曲《凤凰花开的路口》，魂牵梦绕忆厦大，梦回厦大邮协！



南

强

情

怀

毕业时的那些事儿

◇ 邓永海·法律系·2007级

2010年7月5日，迎着夏日炎炎烈日，告别海滨新区3号楼最后几位还在“坚守”的弟兄，带着导师最后的亲切祝福，捎上所有行李，领着家人最后绕一圈依旧美丽但是很多时候都被我忽略的厦大校园，默默地踏上新的征程。

别了厦大，别了厦门！此时此刻，才真正意识到要走了，这里的一切尽管美好，但注定只是我漫长生命交响乐中的一段插曲。我只是匆匆过客，这里的一切注定不属于我，我也无权自私地全部占有，厦大所有美好的一切，就留给还在这个校园中怀揣着梦想与追求而又略显青涩的后学者吧。我尽管有所失落，有所不舍，却也只能将这份美好的回忆封存在我记忆的相册中，在偶尔突然勾起这段美好回忆的那一刻，得到些许宽慰与满足。

最后的这段日子，感觉比以往很多时都来得充实。离校的日子一天一天临近，早已变得懒散的我突然变得积极起来。尽管仍然未实现踏遍学校每一个角落的“豪言壮语”，却依然每一个傍晚和那几个死党步行至芙蓉餐厅吃上一顿晚饭，甚至有些时候几个大男人静静地坐在白城的栏杆上，沐浴着徐徐的海风，向远处的海边尽情眺望。那时那刻，在思考什么，回味什么，都只有自己知道。但可以感觉到的是，每一个人在离开之前心中的那份遗憾与失落。最后的几天，特地选择几个中午的时间，在人少的时候，一个人来到厦大校史馆，一个一个房间地走，重新回味厦大一路走来的艰辛历程。在最后的时刻感受厦大曾经的辉煌带给我的强烈的自豪感，心中暗自下定决心，有朝一日要带着这份荣耀为厦大，为社会，也为自己踏踏实实地工作。

最后的这段日子里，我为同学、为老师做的事比任何时候都要来得多，虽然有些累，心中也有些怨言，但是相比老师和同学们的一句感谢和赞赏的话语，所有的一切真得又觉得算不了什么。回想这三年的班委历程，一方面



班级人数众多，需要协调的东西很多，工作不好开展；另一方面，由于自己一贯以来做事瞻前顾后，放不开手脚，为老师，为同学所做的工作非常有限。对此，我只能向大家表示深深的歉意，大家为我提供的班委这份经历带给我心智上的成熟和能力上的提高我会铭记在心。感谢一起工作的班委，感谢所有的同学，谢谢你们对我的理解和支持。

最后的这段日子，见证了一位又一位同学的离去。曾经自信地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可能更加成熟，更加理性，所以内心也会更加地坚强，可以勇敢地面对每一位同学的离去，可以送走身边的每一位同学而不让自己的情绪有太大的波动。现在想想，所有一切的估计都错了，我只能说那是因为那时在的人仍然很多，所以你感觉不到他们的离去，你仍然感受得到身边同学的体温。而就在离校的那几天，当曾经喧闹不堪的海滨新区3号楼开始沉寂，当灯火辉煌、生机盎然的学生宿舍里的灯一个一个灭去，当曾经开饭时间一声招呼就一个排的庞大队伍到最后连想叫几个一起喝酒解闷的人都找不到时，是的，只有这个时候，你才感觉有那么一点离别的感受。这种感受让你欲罢不能，迫切地想找发泄的途径。这才有了那个在厦大喝得最疯的晚上，让心中的那份感情宣泄无疑。那天晚上，五个大男人，对酒当歌，嘶声裂喊，直至嗷嗷大哭，没有任何顾忌，然后一个一个拨通那几个曾经想送而没有送成的同学的电话，哭着喊着希望得到对方的原谅。最后，每一个人向聂老师表达我们的谢意和不舍，电话的那头，聂老师陪着我们哭，我听不到她在说什么，我也忘记了我在说什么，但是无比清醒地记得聂老师对我说的一句话——“不要闹事”，就是这句话让我保持了最后的那么一点清醒，安顿好喝醉的同学顺利回到宿舍。最后一次，无比强烈地感受到聂老师对学生的那份慈母般的关爱和无微不至的叮咛。聂老师，请多多保重！

最后的这段日子，很遗憾的，没能和一起打球的兄弟们好好聚聚。兄弟们太多，而且最后的时刻大家真得都比较忙，面临毕业，大家各有所思，打球的激情和心境已然没有。直至晓军要走的前一刻最后打一场的愿望，我们都未能满足。曾经不止一次地跟很多打球的兄弟们说过，研究生一起打球的这段经历注定将会成为我们一生中难以忘怀的回忆，而一起挥洒激情和汗水建立起来的战斗友谊必将无坚不摧。如今，各奔东西，虽然可能还有机会在某个时候某个地点和其中的几个人一起打球，但再也不会再在法学院篮球场那块小小的简陋场地上，更注定凑不齐巅峰时20号人左右的庞大阵容。未来的



很多人会因为各种原因不能经常打球，坚持打球的兄弟们也会结识新的球友，但希望大家不要忘记 07 法硕篮球联盟，不要忘记大家在“战斗中”结成的强大友谊，尽管有竞争、有摩擦、有伤痛，但更有友谊、欢笑以及成长。

最后的这段日子，和原来的签约单位——福建移动和福建农行顺利解约，算是完成毕业前的所有手续，等待我的是一个新的人生征程——检察工作。回顾自己一年来的找工作经历，彷徨过、悲观过、煎熬过，但更多的是收获成长。虽然已经不再年轻，但曾在很多时候觉得自己的心态还未彻底成熟，甚至对于未来有点恐惧，我在反复怀疑自己能不能独立地撑起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直到经历了找工作的这段历程，我才觉得自己像点蜡烛一样将自己点燃，尽力释放自己的光和热。在这过程中，我不断地碰到困难，又不断地自己努力解决；不断地迷失自己，又不断地重新地定位并找到新的奋斗方向。反反复复。磕磕碰碰之中，我觉得我在成长，成长的速度要比任何时候都来得快。此时此刻，心中充满了感激与感恩。感谢培养我三年的厦大，尽管心中无数次埋怨你种种的不是，但是在找工作的时候才真正感受到你无与伦比的强大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给了我莫大的骄傲和自信。感谢渤海保险给予我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面试，虽然表现不尽如人意，但让我感觉到不足，激发我内心强烈的危机感，所有这些都成为我前进的不竭动力。感谢福建邮政给予我的第一个 OFFER，虽然最后无缘成为其中的一员，但这次入选极大地增强了我的自信心。我也开始相信，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竭尽全力地进行准备，在我身上也“一切皆有可能”。感谢移动和农行，爽快地同意我的解约请求并且没有任何的刁难，你们对于学生的那份关爱，反而让我心怀愧疚，别无所能，只能承诺一如既往支持你们！最后，感谢所有一直以来关心和 support 我的亲友们，一路的成长中，承载了你们无尽的关爱，真的希望能够为你们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三年研究生生活的精彩大戏已经落下帷幕，很荣幸也很庆幸能够成为其中的一员，尽情感受学生生涯最后的喜怒哀乐。这里发生的一切，让我更加坚信当初选择读研，选择厦大的正确，也让我对未来充满期待。很欣赏雅尼的《一个男人的梦想》，轻柔无比的乐曲时刻温暖着内心。也许三年的研究生生活也像这首旋律一样，看似平淡无奇，却足以温暖一生。

谨以此篇，纪念曾经尽情挥洒激情和汗水的青春岁月！青春万岁！



芙蓉湖边的留学时光

◇ 马丽丽 · 公共管理系 · 2007 级

2007年3月18日，我开心地告诉父母一个好消息——我得到诗琳通公主的奖学金，该奖学金给了我上厦门大学读研究生的机会。这个机会将我带到中国，改变了我的人生之路。在这里，我谨向诗琳通公主表达衷心的感谢，感谢她送我到中国读书，我遇到困难时，她一直给我帮助和支持。这样宝贵的机会能发生在几个普通人身上了？我的成功归因于她的鼓励和仁慈。

厦大是中国最出名的大学之一。她南部靠山，北部靠海，中间有个湖，叫做芙蓉湖。怀念起厦大，我第一个印象就是芙蓉湖。傍晚的芙蓉湖尤其迷人，每个角落都那么美妙神奇。为什么神奇，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她很温柔，当我不开心的时候，经常去芙蓉湖边安慰自己，也让芙蓉湖安慰我。但有时候芙蓉湖变得冷冰冰，孤独时去芙蓉湖会感觉更孤独，更寂寞。芙蓉湖是有性情的湖。

在厦大攻读硕士研究生是我终生难忘的经历。在选择专业之前，我向许多在厦大的泰国学长学姐打听，他们都觉得我应该选择对外汉语教学专业，因为已经有很多泰国学生在该专业学习，如果我学业上有什么困难，可以寻求他们的帮助。但我想挑战自己，我想读厦大最好的专业，这样才不辜负公主对我的厚爱。我听说厦大的管理学在中国大学中鼎鼎有名，于是我走进管理学院，主修市场营销。

开学不到两个星期，我就体会到学长学姐劝告时的苦口婆心。中文系毕业的我，需要上“高级微观经济学”及“高级计量经济学”，这些数学课程对我来说堪比天书。除了数学有麻烦，还要面对用中文翻译数学词汇的问题和语言问题。第一个学期，我在学业上困难重重，几近妥协，但我告诉自己一定不能放弃，我对自己发誓，我要当厦大管理系07级的泰国学生。

三年研究生，我勤奋耐心地读书。上课前先备课，下课后和学长补课。



我每天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都在教学楼看书、做作业。同学们都说我太勤奋了，是的，我能不勤奋吗？我作为一个留学生，必须比你们努力三四倍，我相信天道酬勤。

虽然这三年的留学生活让我体会到在外求学的艰辛，但同时我也结交了一大帮良师益友，周边的人都对我非常好，给予我帮助、支持和关照。老师们都有宽容之心，下了课经常问我有什么地方不了解，能否跟得上课程，还特意安排几个同学来帮助我。同学和朋友也一直支持我，有一个同学每个星期给我讲两次课，每次两三个小时。我做作业、写论文都有中国同学帮我修改语句，提出意见。当我遇到困难，他们就立刻想办法帮助我，如果帮不了我，就一直在我身边安慰我。做这些事情他们不求任何回报，只是向我表示他们的友爱。如果问我在厦大三年里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会说我最大的收获是我和同学、朋友的友谊。他们的友爱我会永远感恩于心。

尽管生命中最美好的研究生生活已成为过去，但这些经历我将铭记于心。留学期间我学到了丰富的知识，增加了见识，学会了拿得起放得下。那曾经辛酸的求学之路，那曾带着眼泪的微笑，一点一滴，让我成长让我骄傲，让我成为今天引以为自豪的我。



我与她的十年之约

◇ 吴幼娟 · 机电系 · 2007 级

印象厦大

1999年，正值五十周年国庆，一个来自农村的年轻父亲携带全家来厦门旅游。作为福建省知名高校且在东南亚享有盛誉的厦门大学，自然而然成为他们观光的首选之地，这是他两个年幼的女儿第一次见到大学。从农村简陋陈旧的小学里出来，见识到所谓的大学校园，恢宏、高大的大南校门给年仅十岁的大女儿留下深刻的印象，大学因此在她眼里变得庄严神圣。父亲指着门框上四个镶金大字，微微弯下腰对女儿说：“将来我们也要考厦大。”一句看似无心而出却又隐含期望的话并没有给两个孩子留下什么，她们是懂非懂地点点头，便欢快地走进校园，好奇地张望这个偌大的校园，在图书馆面前犹豫了一下便走进去，之后却在馆内关于“携卡进馆”的通知面前止步了，悻悻地走出馆，随即又被校园的其他景致吸引。在校内逛了一圈，饱足了眼福之后，在学生餐厅品尝了大学生的饭食，一家人便向下一个目的地走去。

在后来的几年里，虽然他们也来厦几次，但都默契地不再进入厦大。

直到八年后，大女儿高考，如愿考上父亲心中的大学，只是，这次到的并非八年前有过一面之缘那个古韵的校园，而是离家不远依岛而建的漳州校区……

漳校悠思

漳州校区，矗立于小渔村中，开发之前，这里是一个封闭的小渔村，渔民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原始而自然。一切似乎都还停留在“嗷嗷待哺”的



南

强

情

怀

状态中。

依山傍水的漳州校区，校园里一片豪华、气派，在渔村中大有鹤立鸡群之势，但远离灯红酒绿，这里是静心修炼的世外桃源。这里云集了不少惜时勤奋的青年，虽然免不了繁重的课程，但却倍享生活：每晚伴着淡淡的茉莉花香，听着窸窣窸窣的虫叫，看着远处泛黄而迷离的灯光，放慢脚步沿湖而行，结束一天的学业；偶尔，也和知音在湖畔聊聊小单纯，谈谈理想；偶尔，也曾在那个角落撒下泪水；偶尔，也曾对一草一木、一花一石，许下感情……

不知不觉，两年的光景过去了，准大三要搬回厦门本部了，回到十年见到前的那个校园。离别前的日子总是倍加珍贵，她和宿舍同学，每天除了上课，还要再看看，然后晚上在“心里的惜别中”入睡……

离别的那天，在上车之际，她在心中默默许下承诺：以后一定要回来，不管怎样一定要回来……随着车子的远行，最后一眸中漳校的影子渐渐消逝了……

古韵新怀

经过车、船之旅，她进了十年前的那个校园，不过这里的生活环境却没有漳校的优越与舒适，“新生们”免不了略有微词，但八十多年历史的底蕴还是逐渐平息了大家心里的不平。于是，陈旧的宿舍被接受了，古香古色的图书馆和教室在大家眼里也变得别具一格。

本部，正如其字面所代表的意义，集合了高年级的本科生及研究生、博士生、教授，共研学术。漫步在校园里，不仅是近百年历史的陶冶，更有现代文明的熏陶。于是，她弃下曾经的稚气与任性，重新认识这片曾经熟悉的校园，汲取其精华以修身，“履行”十年的约定……



在厦大的日子：时间与梦的圆环

◇ 恭厚坤 · 会计系 · 2008 级

从白城归来

有一日黄昏。

暴雨刚刚过去，天空特别清澈。

我从白城归来。

正是黄昏最灿烂的时候，临着白城之前的一段海滩，因为不是周末，人不多。

回首间，无意看见了海里的水波有异，仔细凝视，居然是一条海豚！

二十几年，第一次看见野生的活海豚，不禁心里有些激动，于是就站在海边忘情地看了起来。

那一日的天空，完全没有雾气和烟尘，夕阳的光辉静悄悄地铺在海面上，碧蓝的海水泛起一层金色。想起《碧海蓝天》里那个迷恋大海到死的人，我想，那个爱海人的深色的影子要在这样一帧风景里自由嬉戏，也要让我入迷的。

我们或多或少路过风景，但是，能驻足观赏的却不多，那一日黄昏渐渐熄灭的时候，醒过神来，仿佛刚刚经历了一场异常优美的邂逅，如今还让我沉浸在那层燃烧的余晖中。大部分时候，白城的天空都是迷迷茫茫的，可贵的是，我没有错过最清澈的那一天，没有错过海豚游过的那一刻。生命的滋味，也许就藏在某个黄昏的背后。仔细想想呆在厦大的每一天，其实都有许多细小而美好的滋味值得回味和咀嚼。



南 强 情 怀

寂静的墓地

因为换校区的关系，刚刚从漳州搬到岛内，住进本部一个偏僻的角落，远离尘嚣。

寓所的附近都是山，是五老峰的支脉或末端，树木葱葱郁郁的，安静而且空气清新。以前这里是岛上居民的墓地，是死者通向来生的寂静的长眠所，后来山下建起校舍，再后来学校扩招，楼才建到山上。树林里，大片的较新的墓葬偶尔还有人来祭拜。最近的应该是 80 年代初，最久远的则难以考证。因为临着南普陀寺，这座山以前也算寺院的范围，一些零星葬得远的高僧的墓葬或者舍利塔如今也划到学校的范围内，倒是给小心看护起来了。

没事的时候，在小路上走走，偶尔还能看见挨着小路附近未迁走的墓葬。有的墓碑石都风化了，曾经好奇而观察过，依稀可以看见一块碑石上面模糊地刻着“道光二年”字样，掐着指头数数应该是 19 世纪 20 年代初的事情。将近 200 年的岁月就这样流走了，除了一点点腐蚀的碑文，什么印记也没留下。抚着这块不起眼的石碑，想起自己 20 年的青春，感慨唏嘘。落叶里时光寂静，永恒逝于瞬间，这是亡者的时间；山林外沧海桑田，浮云苍狗，这是世人的年华。再热闹的红尘，再显赫的往事，最终都归寂于山林，苍老腐蚀为泥土，消失淡漠于时间与记忆。

也只有我这个后来人，隔着漫长的岁月，撩起一点尘土，搅起一点波澜，算是一次尘世的拜访。

历史的味道

曾经特别向往剑桥，高质量的教学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重要的情愫则来源于自己对于那些古老学校记忆的迷恋。对于一个风华正茂的少年来说，“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这样的呓语让人心动。几百年的校舍，充满古老传说的塔楼，甚至河边的一棵老树、一块石头，都有动人的往事。一所学校的魅力，不在于它多新多豪华，而在于它多旧多有积淀。每天从宿舍出来，穿过小路，走过学校里那些有年头的楼宇殿堂，望着那些碑石门窗，总是忍不住去想像它们记忆里的故事——它们的设计、修建、粉刷，



里面进出的人和附近发生的事——即使如今早已被层层落叶掩埋，被时间的细浪冲刷，早已无人回味。

传说里，演武场和上弦场都是郑成功练兵的地方。厦门海的远方是金门，再远就是台湾。400年前的那场战役，虽然规模不大，但却深深烙印在每个华夏人的心底。昔日训练军士的豪气万丈已经稀释在空气里，练兵点将的场所成为厦大的运动场，球场上奔驰豪迈的健儿和400年前的时空仿佛重合和呼应。有时候，去跑跑步，脑海里总是闪现出明朝海军大喝练兵时的气势，猎猎战旗，熊熊壮志，历史的风从时间的缝隙里吹来。昔时，清朝已经入关了，作为明朝的余脉之一，郑成功的豪气与威武里带上几分没落。400年，练兵的将台和洒满血与汗的石板都不见了，时过境迁，只有英雄的传说还在空气里飘散，淡淡的。呼吸它的，也有一起跑步的台湾学生。

建筑里的精神

去过鳌园好几次，缅怀陈嘉庚先生总是一个原因。如今，老先生早已在故土集美的海陆怀抱中安然睡去了。一个人亡去之后，时间就会渐渐将其身影从人们的记忆中拉走，这种遗忘既是一种愈合，也是一种无奈。如今，见过陈老先生的人越来越少，只有从不多的录像里依稀猜测他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历史往往是不真实的，无论是书本里的盖棺定论还是后人的传说故事，往往都将后人的主观色彩抹在逝者的死后人格上，许多事和人，都是这样慢慢模糊。时间是块毛玻璃，隔着它看那一面的人，永远都看不真切。人离开了，就到玻璃的那一面去了。如果可以，我们都想打开这扇玻璃门看看后面的人和风景，玻璃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来越厚，后面的影像越来越淡，直到被遗忘，被固化。所以，我们才学会怀旧，学会珍惜。

走在集美学村的小街上，络绎的游客对集美的建筑赞不绝口。许多人说，陈嘉庚先生其实是不爱厦大的，因为厦大的房子怎么也比不了集美啊，厦大从来就没有这么精细雕琢的廊柱和屋顶。

有一天午后，我站在建南大会堂下面仔仔细细地凝视着这幢房屋。厦大的建筑历史主要分为三个时期，20年代建校时期，修建的第一批，代表是群贤楼群；50年代，解放后重建学校修建的第二批，代表是建南大会堂；然后是陆陆续续至今修的现代建筑。无论厦大还是集美，体现出的都是嘉庚



建筑的风貌，往往中西结合，楼身是西式，顶上是中式的屋脊，形象的叫法是“穿西装戴斗笠”，嘉庚先生说这是叫中国人永远压在西方人头上。

从上弦场远望，建南大会堂和左右的几幢建筑形成一个整体，配合着一层层石阶，显得尤为壮观。集美学村的华丽，来源于欧洲洛可可风格的繁复精细，厦大的简约，却是哥特与拜占庭式的大气庄严。“我有两个孩子，一个要他强壮机敏，一个要他知书达理”，陈老先生的心中，兴许这么想的吧。所以，厦大更具包容性，更加平和与质朴，凤凰木和条石的映照更加和谐美好，山与湖的呼应显得更加自然。漫步在林荫幽深，古色古香的校园里，回忆往事，咀嚼记忆，偶尔碰见几个捧着相机的游客对着它们拍照，总是会心地笑笑。

“请问这个房子是什么时候修的啊？”

“它是芙蓉第三，差不多 60 年的历史咯。”

倒 影

厦大的美素来是颇为有名的，尤其学校里的几处水源——芙蓉湖、厦大水库等几乎成为学校抹不去的记忆中的动人风景。有一天，在网上看见一组图片，是编者辛辛苦苦收集的厦大几十年来变迁的老照片，尤其以芙蓉湖和厦大水库的居多。从 80 年代、90 年代到现在，湖的空间本身没有什么变化，倒是湖边的景色一直在变。真正的变迁，对于湖边日日经过的路人来说，几乎是感受不到的，每一寸青草的生长，每一片绿叶的枯黄，从来都触不到，看不到，就像岁月本身一样，既快且慢，都是我们的感受。一天天将黑的时候，我匆匆路过图书馆，几个怀旧的行人在旁边感慨道，当年门是开在这侧边的啊，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十来年一眨眼就过去了。

老照片里，湖边的树木还十分粗壮古老，显得深邃而神秘，湖边也没有这么多建筑，主楼也还没有盖起来，水、树和天三层的分界十分清晰，学校显得十分质朴而平静。后来，毋庸置疑的变迁和发展慢慢改变了学校的格局，虽然湖本身没变，可是湖里的倒影却悄悄变了。湖边的老树多在 1999 年那场毁灭性的台风里倒下了。现在的湖畔，人工修葺一新，完全失去照片里的那种灵气，这也算是小小的遗憾。越来越多的咖啡馆悄悄出现在学校里，湖畔咖啡厅算是比较早的一家，不过我很少去。我是一个口味比较挑剔



和专一的人，还是喜欢去以前经常去的店铺，虽说腼腆一些，不爱和老板打招呼，不过却习惯了自己经常坐的位置。湖边，于我而言，只适合散步，偶尔沿着湖岸走走，看着水中的景物和自己的倒影，不知不觉地想起李白的一句诗，“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醒 来

有一日午后。

夏天的暑气还没有完全消退的时候。

我在海边的桌旁从梦中缓缓醒来。

桌上的咖啡刚刚喝了一口，已经凉了；窗外的阳光干净而清澈。暴风雨刚刚过去的第二天，天地纯净得像一幅油画。

慢慢地坐到夕阳落山，天空开始燃烧，才缓缓起身，付过账，沿着海边慢慢踱回学校。快到白城的时候，我一直向着海对面张望，碧蓝的海湾那边，是漳校——我在那待过两年。由于天气清爽，可以清楚地看到主楼图书馆的红屋顶和白墙，内心瞬时欣喜得很。

工作日，行人很少，整条路干干净净的。

一个人，看着风景，走着走着就发呆，沉浸到刚刚的梦境中回忆去了。

有时候，我也希望，时间能够停滞，如同眼前这灿烂的海天一色的美景能够永远定格下来。

马上就会日落，马上一切就会暗淡下来，年华还是在匆匆而去。

我甚至希望，现在就在某个十年前的梦境里。然后在某个童年的午后一觉醒来，窗畔蝴蝶无声，天上流云缓慢，岁月静好，人生戏梦。

厦大，只是未来许久之后的一个梦想。



南

强

情

怀

遇见

◇ 卫玲楠 ·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 2009 级

我看着路，梦的入口有点窄，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题记

遇见凤凰花

初中时第一次读林清玄的《少年游》，断鸿声里，那个怀有梦想、即将远游的红衣少年，站立在凤凰树下，静静地等待分离。看到这里，我只觉蓦然一股愁绪涌上心头。那时的我只知道，凤凰花无法消减的红艳，徒增离别的凄楚，让人无能为力。

直到去年9月，我初来漳州，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在林荫道上行走，身旁的学长热心地介绍，这就是凤凰花。我抬起头，发现满眼尽是凤凰花明媚热烈的姿态。阳光里，它们那样轰轰烈烈地生长着，仿佛我的青春，炽烈得不可名状。

学长告诉我，凤凰花开两季，一季微笑告别，一季握手重逢。

原来，别离和相逢，才是凤凰花的花语。

于是我知道，9月里这如火的凤凰花，正装满着我的豪情壮志，装满着我的希望，和我的未来。

遇见芙蓉湖

热火朝天的军训时，威严而亲切的教官对我们说：“我们绕过芙蓉湖去田径场。”我恍然大悟，原来它就是芙蓉湖。

夕阳里，暖暖的柔风拂过芙蓉湖面，荡开阵阵清波，犹如一道道闪动的



金光。围绕着芙蓉湖怀抱的，是高大茂密的树，青翠得能滴出水来。

有时，水库蓄水，发出那样沙沙的流水声，亦让我觉得时光流逝，岁月静好。

周敦颐说，芙蓉，出淤泥而不染。

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

于是我知道，清澈宁静的芙蓉湖，一直以默默的姿态站在我的身后。它不用说话，却于无声处时时刻刻提醒着我，关于那些高洁的故事，关于如何在这个喧嚣繁华的世间保持一颗宁静安详的心。

遇见我的大学

初时，在网站上看到厦大如画的风景，即刻被深深地吸引住了。穿西装，戴斗笠，于古典中透露着深深浅浅的现代气息，让我心驰神往。

真正置身厦大，看绿树掩映红墙，听清晨小鸟啁啾，感受浓浓的青春活力和厚重的文化氛围，让我真正爱上这片土地。

时光像握在手中的沙一样，不知不觉就细细簌簌地淌走了一年。

过去的一年，我认识了3个快乐活泼的舍友，与全系其他136位同学一起学习专业知识，更结识了其他院系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过去的一年，有欢乐，有悲伤，有笑，有泪，有喜，有忧，但是我们一起走过，所以不觉孤单。我们一起学习，一起工作，一起多一份自信，多一份责任，一起逐渐成长。厦大，始终如母亲般慈爱地看着我们前行，包容着我们年轻的错误，分享着我们成功的喜悦，为我们指明了漫漫长路的前进方向。

我知道，最为纯真灿烂的年代，可以开放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凤凰树下，芙蓉湖畔，我闭上眼，双手合十，虔诚地感谢生命让我遇见你——厦门大学。



写给堂哥的一封信

◇ 段琼茜 · 嘉庚学院 · 2009 级

哥：

见信佳！

你在上海实习得怎么样了，适不适应？时间过得好快啊，马上你研究生就该毕业了，我大二的一半光景也就快要这么过去了……

去年，你在厦大，我在一中。面对高考志愿填报手册上那么多的大学，我瞎子摸象似的选了那么几个，你也知道，我的分数限制了太多……分数够不着自己想去的那些学校，分数够的又担心学校不好。纠结了很多天，那张表终于在给你的一通电话之后确定了下来。你说：“如果分数只是在二本边缘的话，就来嘉庚吧，嘉庚和厦大本部大一大二的都在一个校区，虽然它在咱们省属于三本类院校，但在我看来，这边各方面的条件应该更好呢，而且很多资源都是和我们共享的，你可以考虑一下啊！”其实在你跟我说之前我都不知道有这样一所学校呢，之后我查了嘉庚的信息，了解了它和厦大的关系，最终，在那张志愿表上填下“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其实，在真正到嘉庚学院之前，我一直沮丧于自己享受不到名校的环境，总有“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感觉。但在刚到学校不久的军事训练中，我们和本部的同学同属于厦门大学军训团，还发了和他们一样的胸牌，我们和他们一样经历着成长和考验；在很多的社团活动中，我们同样以厦门大学漳州校区一份子的身份参加，互帮互助共同进步；在报告厅里听来漳学者名家讲座的学生中，分不出你我，一起为精彩的演讲喝彩，一起领略名家的风采，我们有同样的机会同样的舞台；我们在同一个图书馆里读书看报，学习资源共享；我们的老师很多都一样，我们身在同样的讲堂；我们的差别仅仅是他们住在北区我们住在南区……

在今年暑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我还幸运地和队友们一起到江西，被赣



州的厦大老校友们称作师妹。我们和那些老校友们互相交流，他们像父母一样给了我们很多的成长经验。我们都是厦门大学的一分子。

哥，我回去的时候都没怎么见你呢，那次我们高中同学聚会了，从很多人对自己大学的絮絮中，我感叹自己真的很幸运，幸运得可以来到这里。哥，这还多亏你呢！

一年多的时间，我们一起接受着厦大文化的熏陶，我们一起遵守“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校训，在这样自由美丽的大学时光里，我们共同成长。

今年厦大 89 周年校庆的时候，我还在大报告厅里看演出了，明年的 90 周年，我也想做点什么呢！

哥，最近温度挺低的，福建这边都有地方下雪了！你要注意身体啊！等你实习结束了，你又可以来厦大了！

不早了，晚安！期待你的回信！

茜茜

2010. 12. 31



南

强

情

怀

情结厦大

◇ 冉苗苗 · 历史系 · 2010 级

我终于等到她，用了七年时间。

感谢父母老师朋友们的鼓励和支持，然而，这一路走来的艰辛只有我自己能深入体会。惊喜，不是，因为她不是从天上掉的馅饼；狂喜，不是，因为她不是突然而至的奖品。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终于，可以让我的喜悦滋润心田。

朋友说，这是一种情结，你的厦大情结。

记得，高一时同学跟我提起，厦门大学是一个有着大海和凤凰树的很美很美的大学。厦大，第一次听到你的名字我就怦然心动。从那时开始我就有了厦大情结。高二时历史教辅书的封面是厦大的校门，看到的那一刻我再一次情不自禁。厦大一历史，是巧合还是缘分？高三时上厦大读书是我最大的动力，失眠时就静静地想着她，甜甜的暖暖的，甚至听到“厦门”这两个字我都会有触电般的感觉。可是，对于很多河南的考生来说，对于我来说，厦大真的就是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那时候，我甚至常常傻傻地想，要是厦大是二本多好，只要她要我，大专都行啊。偶尔上一次网也是慌忙打开厦大的主页仔细地看看，我在笔袋里塞着一张纸条：加油，厦大在等你。2006年厦大85岁生日时，我看着《同一首歌》里那一个个年轻活力的身影，真的好羡慕他们，多么希望我也是厦门大学的一员啊。看着厦大的群贤楼嘉庚楼，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眼睛模糊了，因为她不属于我。我就这样独自一人偷偷地痴情地一厢情愿地做一个空中花园般的梦，小心翼翼地想想，然后傻呵呵地笑。高考结束后的那个暑假，我是那么的身心疲惫，眼瞅着梦想就这么消失掉了。朋友说，你以后可以去厦门旅游啊去厦大看看。我说，不，那感觉不一样的，如果我考不上厦大，那我这辈子都绝对不会去那的。我使劲的摇头，那么坚决那么固执那么无助那么心痛。



一日，浏览师大的网页看到有学长学姐考上厦大研究生，于是，我的希望重新点燃了。我要考研，为了厦大我一定要考，既然上天又给了我一次宝贵的机会那我必须紧紧抓住！大学的前三年过得平平淡淡，有些许的小成功但更多的是小失败。我很脆弱常常哭得稀里哗啦，我想也许师大不是我的福地，无所谓了，我不在乎。只是，我愿意用这一系列的失败去换那一个最后的成功，可以么？言语是卑微的，心情也是卑微的。

05级的一学姐考上了厦大的研究生让我羡慕得要死，颠颠地跑去找学姐问个不停，真的好佩服她呀。轮到我了我能行么？大三的暑假，很多同学都在学校准备考研了，而我却在做一些别的事情（固然也让我受益匪浅，可是当时心里真的很忐忑。一想到我还要考研呢，心里就直发虚）。终于盼到大四开学，2009年9月，离考研只有四个月多一点的时间，我这才有了大块的时间开始学习，我拉下那么多，要怎么拼命努力才好，心里很着急但是硬逼着自己静下心来加油努力。那段时间过得也算是充实，只是偶尔一些事情会弄得心里很不爽。我的睡眠质量一直不高，10月份有大半个月的时间竟然天天失眠，白天学习很累很累了感觉很困可是晚上就是睡不着，都两三点了还是很清醒，听着室友们均匀的鼾声，我只有默默地流泪。喝过治失眠的花茶，甚至吃安眠片，都不管用，还考什么研啊这……就这么硬撑着。原来一直以为和去年一样是1月31号考，可同学说今年是10号。我本来起步就晚，少20天意味着什么啊？我冒出了放弃的想法，可是也就那么一闪的工夫，我想决不放弃，为了厦大，为了自己的承诺，坚持就是胜利！正式报名时很多同学又徘徊和犹豫起来，还好我七年前就决定了，义无反顾，不用考虑，只需努力。报名的事我没敢跟爸妈说，因为老妈不太赞成我跑那么远，她更想我在她身边，老爸倒是不反对可是也没说支持。一日老妈问起，我小心翼翼地报的厦大，妈说：“嗯，那你就好好考吧。”听到老妈那挺平淡的语气，我又一次哭得稀里哗啦，家人的支持和鼓励更坚定了我的斗志，不知道是要证明什么。2010年1月9号10号那两天出奇的冷，这个冬天也出奇的冷出奇的漫长，一如我的心情。两天之前是身体累，两天之后是心累——漫长的等待漫长的煎熬。友说，你瘦了好多啊。是啊，像我这样提这么大心劲儿又没什么底的不瘦才怪呢。

看到分数线的那一刻我喜极而泣，没有人能那么真切地感受到喜悦。我可以去复试了，能去厦大了！30个小时的旅途，我终于来到梦寐以求的地



方！我拿着相机在厦大的校园里拍个不停，我想记住她的每一个角落。夜晚我站在阳台上俯视着整个校园，北面的山，南面的海，山上的点点星星，海上的星星点点。深呼吸有一股淡淡的清香——木棉花的味道。待了短短三天后，我知道我可以有三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去感受她。人们常说看景不如听景，可是，来了，我更加喜欢我的厦大，喜欢她的一草一木，喜欢这里的老师，喜欢厦门这个城，特别亲近的感觉！也许这就是缘分吧！

厦大的美在于她迷人的自然风景，在于她浓厚的学术氛围，而对于我来说，她的美是一种感觉，一种特别特别美好的感觉——云淡风轻，绵延不断，纯粹美好。容颜易老感觉永存。外表的东西再好也有审美疲劳的一天，内在的感觉却永远不会改变。很多人喜欢厦大，是因为她的美丽，也许这真的需要升华。我告诉学弟学妹们，要坚持自己的梦想，梦想就是方向，就是最大的动力，踏踏实实地把梦想变成现实，这才是最重要的！实实在在地为梦想努力过，即使失败了，人生也不会有遗憾！我是在说给他们听，又何尝不是在说给自己听！师兄告诉我，天道酬勤，很多时候我们把成功归为别人的帮助上天的眷顾，其实我们最应该感谢的人是自己，因为过程中的艰辛别人只能听你诉说，但终归还是要自己去承担忍受。因为结果里的美好别人可以分享，但只有自己才会倍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美好。成功的时候是那么光鲜亮丽，过程中的辛苦黯然只有自己知道。成长，是一个孤独的过程。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

收到厦大邮寄的准考证时，我着实兴奋了许久，当时我多么期望在不久的将来能收到录取通知书啊，今天我终于拿到了，实实在在地拿到了，难熬的日子好像是许久许久以前的事了，久到似乎没有发生过一样。一直想写写有关我和厦大的文章，可总觉得没有资格，即使被录取了还是不敢写，因为害怕这么一张扬，厦大会突然从我身边离开。今天收到通知书，我写下了这篇文章，没什么文采，思绪也有点乱，看来好像情书一样，呵呵，就当是情书吧——我写给厦大情书。



我眼中的你

◇ 王 杰 · 数学系 · 2008 级

大清早，做了趟免费导游，向游客们展示这样的楼群那样的景致，说她们的名字，讲自己知道的校史，如数家珍，细细述说，忽然感怀。

在这所美丽的南方之强已度过三年时光，经历了初来乍到的欣喜，无所事事的茫然，经历了失意和得意，开怀与感伤，经历着青春描绘的幻想和青春给予的哀伤。我曾经很多次想，如果我不在这里，当初的当初，如果我不选择远离家乡，一切会是怎样？这是一个永远无法解答的谜题。现在的我，行走在美丽的石板路上，两旁是高大笔挺的假椰子树。路过一片草地，一大群麻雀在草丛里啄食。有人走过，哗啦啦啦一声，只见鸟儿们扑腾地跃入树枝丛里，背景是蓝到纯净的天。我想，我一定跟你说过厦门的天空，蓝，没有一丝杂色，纯，没有一点色差。时而有云，是肥大的几朵，簇拥在天际，像是几只小绵羊，可爱得让人心动。

春天里，木棉花开，大朵红艳，有人把她的花瓣拾起来，排出心脏的形状，那是爱吗？盛夏炎炎，凤凰绽放，花开两季，迎新送旧，那样的心情是怎样承转起合？秋阳高远，没有树叶枯黄，没有萧瑟寂寥，绿叶依旧青翠，花朵依旧绽放，适合读书的下午，晒晒秋日暖阳，那是怎样的幸福？冬日微寒，海风入境，烈烈风起，时而全校活动，甩开厚重的棉衣，在一大群不曾相识的同学中疯玩，舞会散场，可否有人记得那如水的情谊？

华灯初上的傍晚，走在偌大的校园，旁边是枝叶繁茂的细叶榕，或者光滑优雅的美人桉，广播里是轻柔的法文歌或者绵软的女声朗诵，一边走，一边感受着温柔美好的人文气息。纯净的橙色灯光铺在路上，指着前进的方向，什么也不想，心就那么悠然地沉淀下来，宁静到安详。时不时，起个早，穿越隧道去图书馆看书。光影里，书架一条条，在尘埃和寂静里睡觉。我走过去，听到头顶灯管轻微的启动声，先是氖管的红，然后是一片光芒。



南 强 情 怀

我一路轻轻地走到书架尽头，灯便一路微响地随我亮起来。感觉这灯专是为我而亮一样，欣喜又雀跃。但此刻，我相信她是为了一个读书人的心而明。

走过颂恩楼前的嘉庚广场，看到一群中年人在台阶上聚会，似是从前的班级。他们笑得很开心，前辈们现在应该都过得很好吧？一年年来，从这个校门出去那么多毕业生，杰出的校友该有多少？他们带着厦大人的学识、厦大人的气质，去社会上打拼，在岗位上挥汗，如今，他们带着一身风尘回到母校，忆往昔，谈从前，交织着怎样的悲喜？多年以后，不知混得怎样的我会不会记得自己这个不起眼的小家伙在宏伟的颂恩楼前懵懂地遥想不远处的未来？



日记一则

◇ 姚琼珠·外文系·2008级

2010年5月31日星期一 阴

厦大西村到了！报站声扬起，我下了公交车，上课去。

在南强二上课时，视线总不知不觉地往窗外移去。有时是因为几片凤凰花瓣，有时是因为几声鸟鸣，有时是因为天空那一抹蓝。但不管怎么看，最后总会定格在前面的那几栋建筑物上。我是个大俗人，对建筑也一窍不通，却对这几栋又中又西的建筑有着别样的喜爱，视线经过那一片红色的屋顶时总不能离去。

下了课，回家前习惯先去图书馆逛上一逛。经过的路上有一棵高大的木棉树，听朋友说，这木棉树可了不得，开花时谁要是被花砸到，准能走好运。在一个下雨的日子里，我一边想着朋友的话，一边不自觉地走到树下。木棉花着实美丽，雨水又为它平添了几分晶莹的质感。按说，被这么美丽的花砸到，本身也应算是一种好运。我在花朵最茂的那个枝叉下等了许久，终于掉下一朵花来。我连忙捡了起来，呵！可真沉哪，这要是被砸到没准白天里头就能见到星光了。庆幸的同时还是舍不得扔掉这花，实在是漂亮。与这木棉花相比，一向被人赞誉的凤凰花，在我看来普通很多，免不去花俏。木棉是朴实的、厚重的、规整的，正如这学校一般。妙的是，这两者的红也是最接近的。

逛完图书馆自是回家。南门跟西村都能等到我家方向的公交车。公交车很方便，但是校园太大，总得走个五六分钟才能到巴士停靠站。今日却走了回运，路上遇到开车的朋友，车子从化工厂的门出。经过鲁迅像时，看到老先生侧倚着，身形自然，微抬头向前看着。我看不清他的表情，只是猜测在这南方最美的校园中，他的眉头是否还是紧锁着。没等我再想，车子已经出了校门。再望向车窗外，就见到大操场。场上几个外国人正跟一群学生们踢



南

强

情

怀

球，似乎玩得正欢。

最后一眼，我望了望建南大会堂。只来得及望见那红色的屋顶。记得有人说过厦大的建筑是“穿西装，戴斗笠”。我却觉得，这红色的斗笠才是厦大最美的地方。

母校与我同行





南

强

情

怀

走走停停

◇ 蔡景深 · 海洋系 · 2007 级

我们是风聚起的萍，
漂在流逝的光阴里，
走走停停。

我们走过的，
不是最美的风景，
却给风景，
带来最美的风情。

芙蓉月影，
是谁的脸在辉映，
鼓浪涛声，
是谁的心在聆听。
淡淡的灯光，
半睡半醒，
陪我们走到天明。

危石足迹，
如此的轻，
晴日微风定，
流光飞逝为谁停，
抬头是南太武的鹰。



走走停停，
青春少年不甘沉静，
蘸下几滴山水，
挥出一片豪情。

细雨打碎浮萍，
散落成点点繁星，
沿着轨迹，
我们还有各自的旅行。
挥挥手，
告别美丽的曾经。



南

强

情

怀

上弦场，对酒当歌

◇ 李仕耘 · 历史系 · 2007 级

上弦场的夜色依然那么宁静！

白色的石板阶梯，搭建了一个弯月形的舞台，舞台上永远有演不完的戏。

三三两两相依相偎的情侣，如含苞待放的花朵，散落在弯月的舞台上。

那怦然心动的耳语，是自然天成的诗句，其中的美妙，石缝间的虫子永远似懂非懂。

让人热血沸腾的跑道如一根琴弦，富有节奏的脚步声是弦的美丽心情。

不远处，海潮在低吟，哼唱着那流传千古的旋律。

脚步声、海潮声，是弯月舞台最优美的音乐，所谓天籁，即是如此。

面朝大海的舞台左侧，徐步走来两位书生。

渐至舞台中央，驻足远望，寻觅海的方向。

来到舞台的右上方，席地而坐，让心情开始飞扬。

摊开美味佳肴，拿出两壶清酒。

饭菜的香味，唤醒了沉睡的虫子，肚里传来阵阵的鼓声。

酒逢知己千杯少。

多日不见的惆怅，咀嚼后和着美酒一起成为记忆的收藏。

回望一起走来的路，见证我们彼此的成长。

四年前的年少轻狂，志在四方，写下理想，大江东去词一首。

四年后的手足情深，人走九州，送上祝福，水木年华歌一曲。

第一次相见是唯一的交点，那以后就开始逐渐走远。

三个月后的今天，相见才是永远的遥远。

喝完这杯酒，把自己交给空白，不去想像明天。

我没有醉，为什么看不到月亮？



月亮醉了，偷偷地躲到云瓢里开始打呼噜，再也不见她出来。
我没有醉，为什么看不到星星？
星星醉了，闭上了一双双珍珠似的眼睛，乘风归去，飘落在天涯海角。

离别的路口

◇ 傅倩倩·英语系·2007级

凤凰花开了又谢、
谢了又开
迎来一批批新面孔
也送走一批批旧颜

一袭学士服
是四年学业的肯定
脸上溢满幸福的忧伤
四年来的点点滴滴
已凝聚成黄昏时的细雨
一点点地
淋湿记忆
风中掠过泪的痕迹

幽淡的紫丁花香
袅袅而撩人
心事落寞
回首往昔
也不曾蹉跎了岁月



南

强

情

怀

只是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
容不得驻足叹息

站在凤凰花开的路口
举起手来
再一次
或许是最后一次
故作潇洒地
挥手作别
渐行渐远
深情回首
只留下一路的惦念

厦大诗情

◇ 李正明 · 中文系 · 2008 级

厦大白城

水光潋滟晴方好，潮打白城寂寞回。
竞渡千帆向何处，漂渺诸岛是蓬莱？



厦大鸟瞰

五老峰树添绿意，厦门湾潮昼夜喧。
嘉庚楼群冲霄汉，芙蓉湖水碧于天。
芳草如茵树荫浓，四季绿意长不变。
未见桃源常遗憾，今见此地不复念。

厦大学生公寓

前临沧海后倚山，栉比华夏欲摩天。
临窗可听松涛啸，凭栏即见浪花溅。
自有田园风光美，却无闹市车马喧。
今居此地心自足，羲皇上人不复羨。

厦大冬日即景

长空湛蓝，闲云淡淡。
冬日杲杲，清风拂面。
青山逶迤，白浪滔天。
草树不凋，鲜花犹绽。
郁郁葱葱，春夏景观。
古今骚人，长恨春短。
若游此地，不复有憾。

厦大风光扫描

放眼眺望，风光无限。
前临沧海，后倚青山。
山增其高，海添其宽。
海欲其动，山欲其安。



南

强

情

怀

海赋其韵，山生其干。
大楼何多，不可胜算。
大厦何高，直冲霄汉。
错落有致，相互勾连。
金碧辉煌，美轮美奂。
芙蓉湖畔，绿柳似烟。
芳草如茵，棕榈参天。
碧波荡漾，人影可鉴。
榕树丰茂，根生枝干。
如人有须，颇有高年。
百花怒放，香溢八面。
处处胜景，处处花园。
未见天堂，思亦这般。
未去苏杭，想也翻版。
终老此地，何惜百年！

凤凰木语

◇ 杨超群·海洋系·2010级

南国海边咸咸的土壤
雪鸥衔来海风的气息
台风诉说浪潮的呓语

芙蓉湖畔，
化身一株凤木守候
半年羞涩，



孕育只为等待金秋的绽放

笑靥于你，
欣喜我瓣点绛唇的花语
灵眸于你，
沉醉我淡若清水的余香

流彩方染
匆匆洒下笑语脆铃
落霞已铺
悄悄飘过哀怨丁香

挽留不曾
驻足无须
甚至不曾期望你可知
那记微弱清凉的风
拂过你的发梢
是我一往的痴情

只愿在这校园
有株凤凰木
执着依旧
为你守候



南

强

情

怀

江城子·厦大之晨

◇ 李成林·医学院·2010级

金乌破晓舟开浪，浪千层，光万丈，欣欣向荣，一忘晚风狂，欲与鲲鹏九天上。

风卷雪，入海港，人船沉浮两茫茫。叹李广，哀冯唐。年华青葱，男儿当自强。会当横刀塞边疆，厉马嘶，斩斜阳。



一生的奉献

◇ 关光利 · 数学系 · 1956 级

在全国各族人民欢欣鼓舞、载歌载舞庆祝新中国华诞六十周年的大喜日子里。回首往事，忆起当年回国的激情；想起在祖国温暖的怀抱里幸福的大学生活；在工作岗位上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奉献一生的情况；想起下农村在艰苦的环境里锻炼成长的情景。我思绪万千，心潮汹涌，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回国激情

我出生在美丽的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的中爪哇日惹市，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我一直在华校受到良好的爱国教育。在椰嘉达中华中学的高中三年里，受“公、诚、勤、朴”校训的熏陶，我不但努力学习，而且积极参加爱国进步社会活动。每逢我驻印（尼）使领馆举行庆祝国庆招待会，召开侨领工作会议或举办文娱演出，我都跟华中同学一起积极参加，做接待员，用中国语、英语或印尼语向外宾介绍各种中国美酒；我们自编自演“民族大团结”舞蹈在庆祝国庆晚会中演出，受到中外来宾的喝彩；庆祝印尼国庆时，我参加华中千人腰鼓队伍，接受苏加诺总统的检阅；上个世纪 50 年代“万隆会议”和世博会，我国展馆需要服务员，我和华中同学也都参加并表演文艺节目，当时我还是学生会文艺部长。我在印尼的学生生活丰富多彩，我们当时就会唱《我是一个兵》、《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解放区的天》等歌曲，还有《黄河大合唱》。记得在日惹中华中学时，我们的合唱团还在日惹市广播电台广播中唱新中国歌曲。这些活动，培养了我们的进步情操，为促进中印两国和人民的友好做出贡献！

上个世纪 50 年代，印尼华侨青年学生掀起回国浪潮，一批批热血青年



踏上回国深造的光荣征程。1955年7月我高中毕业，参加了椰城华中回国同学会，满怀激情踏上回国的征程。在移民厅办手续时，我们都发誓“Tidak Aken Kembdli Indonesia lagi”，宣誓不再回印度尼西亚，签上名才获准出境。我们搭乘“芝万宜”轮从椰城丹绒不缘离港。欢送的人群在码头聚集，我们在甲板上齐声高歌：“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向码头上的亲人们告别，弹指一挥间，这一别半个多世纪，当时回国的激情和壮观场面，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我们搭乘的轮船在大海中乘风破浪前进，不少同学晕船整天躺着爬不起来，有的还直吐！我的身体还行，没有晕船，常到甲板上欣赏海景，看大鲸鱼背上喷水，看大鲨鱼在海里翻滚跳跃。我们船上有个荷兰籍大副，很坏，经常打骂广东籍海员，还侮辱我们的女同学，把吃剩的蔬果塞进人家的嘴里，实在可恶！我们的几个高大的男同学，趁这个荷兰大副经过底舱时，把他堵住，狠狠地揍了一顿，揍得他满地打滚，狼狈逃窜，出了口恶气，后来他被调离上岸。当时在印尼引起轰动，华文报纸为同学们的爱国义举叫好！另外，港英当局对我们也很不好，生怕我们进香港，于是用驳船把我们一批批直接送到九龙火车站，车站站满港英军警，我们从他们中间通过，直接上火车，车窗都是紧闭的。好在火车很快就开到罗湖车站，我们下车后直奔罗湖桥，向深圳口岸挺进，看到五星红旗飘扬，我们情不自禁地欢呼跳跃：祖国，我们回来了！祖国万岁！新中国万岁！”

幸福的大学生活

回国后，我先到北京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学习，这是我人生通路上的大转折点。我开始了崭新的集体生活，觉得什么都新鲜，住的是集体宿舍，早晨起床铃一响统一起床，做早操，吃早餐，饭后上课，课后有各种业余活动。节假日学校组织我们参观游览故宫、颐和园、长城、北海等名胜古迹，还到苏联展览馆（现北京展览馆）观看中国歌舞团的精彩演出，与外文学院、北师大同学联欢，跳交谊舞。1955年4月，我在华侨补校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现在在北京华文学院展出的校史照片，有一张就是1956年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体团员的合影，里面可以找到我的身影。

我在美丽的厦门大学度过幸福快乐的大学。那是1956年高考前夕，王



亚南校长到北京补校做报告，介绍厦门大学“面向南洋、面向海洋、面向华侨”的办学方针。于是我第一志愿填写厦门大学数学系，结果被录取了。

美丽的厦门大学依山傍水，学习环境无比优越，不但有大中小各种教室、实验室；还有大图书馆、大阅览室、鲁迅纪念馆、全国闻名的大礼堂；有医院，有400米跑道的大运动场（中间是足球场），十几个篮球场、排球场、羽毛球场；还有游泳池，真是大学生的天堂啊！那时国家对大学生特别照顾，我们每天早晨可以免费喝到豆浆，学生食堂的大师傅还给我们做美味可口的菜，印象最深的是清蒸大带鱼块和红烧肉，真是清香可口！

厦门大学师资力量雄厚，有校长王亚南、教授卢嘉锡、蔡启瑞、方德植、李文清等。严师出高徒，大数学家陈景润是我们厦门大学的光荣！

除了白天要上课，早、晚都到教室图书馆或阅览室自习，我比较喜欢到图书馆，因为可以借到需要的参考书，还可借阅各种报刊。

厦门大学地处海防前线，为应对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图谋，我们学校实行军事化，成立厦大民兵师。我们数学系为一个民兵营，我担任过营长、参谋。“八二三”炮击，我们武装基干民兵荷枪实弹在海岸线上巡逻。1958年“大跃进”，我们按民兵建制到永安山区参加大炼钢铁，每天上山挑矿石。我很佩服贫下中农子弟学生，人瘦瘦的，竟能挑200多斤的矿石，而我呢，从挑60、70斤也逐步锻炼到能挑120斤。我们穿草鞋（跟当年红军一样的草鞋）挑矿石，只有穿草鞋才不会滑倒。艰苦的环境磨炼了我们这些大学生，让经不起考验的大学生当了逃兵，记得有几个上海来的大学生私自跑回上海，学校就开除了他们，实在可惜啊！经过一系列严峻考验，我在各方面表现都很突出，荣获“厦门大学生生产劳动对敌斗争积极分子”称号，1959年国庆前夕，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胡耀邦同志曾来厦门大学视察，在大礼堂做形势报告，很鼓舞人心，中央歌舞团也来厦门大学作慰问演出，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

陈嘉庚老先生每年都要到厦大视察，关怀我们归侨学生，纪念册上有他到厦大的照片，也有我的身影，瘦瘦的，手上拎着一部照相机，我永远怀念爱国华侨陈嘉庚老先生！

1960年4月，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和全国侨联组织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四省归侨青年“五一”参观团前往北京，我非常荣幸地被厦大推荐为福建省归侨青年代表团的成员。北上时，我们一路参观工厂、农



村、学校。在北京，团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接见了我们并和全体代表合影。可惜，当年的“五一”天安门游行被取消，但当天晚上我们还是上了天安门观礼台看焰火晚会，跳集体舞，好不热闹，这一切的一切，我都永远难以忘怀！

一生的奉献

1960年5月，参加“五一”活动后回到厦大，班主任把我叫去，通知我提前毕业了，让我到人事处报到，我换上了红色的教工校徽，开始为培育我养育我的祖国做贡献。我高兴地投入工作，第一件大事就是和班主任一起到福州招生，我还出任新生四个班的年级主任、政治辅导员、团总支副书记，兼任学生党支部书记，担任“常微分方程”辅导工作和批改作业。我身兼数职，工作特别忙，为便于开展工作，我就与学生同住在芙蓉四学生宿舍楼，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受到学生的欢迎。在母校工作三年后，1963年我调到厦门市教育局，在中等教育股任科员，兼任团支部书记，也被选为代表出席市直机关党员代表大会。我们教育局还有一个教师进修学校，专门进行教学研究，指导各校提高教学质量，特别是为迎接高考，在全市统一命题，进行模拟考试，取得显著效果。福建在全国高考成绩名列前茅，厦门在全省也是数一数二。由于年轻，我就住在办公室，吃在食堂，市里抽调干部下乡搞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四清”，组织工作队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我都积极报名参加。我就是在下乡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中学会讲闽南话，培养了工农感情。市教育局、教师进修学校是一个团结、温暖的集体，我为自己能在市政府的一个部门当人民公仆而自豪！

“文化大革命”彻底打乱学校教学秩序，学生停课闹革命，老师惨遭迫害，我们市直机关也瘫痪了。军宣队先把我们集中在鼓浪屿市委党校学习，然后到集美参加繁重的建设海堤劳动，最后，大部分被下放到农村，少部分下放到中小学任教。我被下放到偏远的山区，这一去就是三年。我白天参加劳动，在田间给农民读报，晚上办夜校，教农民识字，教青少年唱歌。在山区，我觉得很充实，很快乐。我还协助做上山下乡知青的工作，帮他们解决生活困难，争取同工同酬权益，落实知青回城政策。后来，我们下放干部也落实政策返城。回到厦门，我被分配到厦门市东孚中学任数学教师，还当班



主任、教务处副主任、教师党支部委员。在教书育人光荣岗位上工作两年。1974年调到北京，结束10年的牛郎织女生活，和家人团聚！

在北京，我继续教书，在北京市交通学校任数学老师、教研组长、教务处副主任、教师党支部书记、校党总支委员，我积极参加中专校际数学教研活动，编写出版中专数学教学参考书，我负责编写《行列式、矩阵》章节。

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我和北京市民一样在十里长街送别总理的灵车；接着是朱德委员长逝世；9月9日，毛泽东主席辞世。毛主席逝世时，我带领我校师生代表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吊唁活动，深深地三鞠躬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遗体告别。伟人一个个离世令我茫然，不知新中国向何处去？我只有坚守岗位，努力做好每一天的工作。

邓小平复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吹响“改革开放”的号角，全国人民意气风发投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洪流中去！解决台湾问题被列为三大任务之一，我调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部工作，这是一个团结、和谐、有战斗力的集体。除了办好闽南话、客家话、普通话各类专题节目和新闻节目外，我们还在《中国广播报》上开辟“宝岛来鸿”栏目，举办“海峡情”征文活动。我都积极参与。

在改革中，我们对台广播《空中之友》节目采用主持人形式，播音风格温文尔雅，热情细语，娓娓动听，博得台湾各界听众欢迎。他们通过各种渠道给我们来信，热情赞扬主持人“徐曼小姐”。要知道，当时台湾当局不让台湾听众收听大陆对台广播，一旦发现，就要判刑，所以我们接到台湾听众的来信很不容易。后来台湾当局开放来大陆探亲、旅游，许多台湾听众都来电台当面向徐曼小姐致谢。徐曼小姐（原名徐乃文）荣幸地参加了两届全国党代会，她说，徐曼代表的是我们台播部。当然，我这个台播部的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也感到光荣。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与祖国同命运共呼吸，始终严格要求自己。1983、1984年评为中央台先进工作者；1988、1992、1994年获中央台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退休后，我还任台播部离退休人员党支部书记多年，我们支部被评为中直机关先进党支部。2001年6月22日，我荣幸地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直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表彰大会”，胡锦涛同志接见了大家并合影留念。

退休了，我在首都北京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我和老伴（菲律宾归侨）



南

强

情

怀

三次到菲律宾。1994年，我们返回印尼探亲旅游，两个姐姐和嫂子陪我们到美丽的巴厘岛。2007年9月，我又回日惹市参加“日惹华校华诞100周年”庆祝活动。每次回来，我都要在香港停留七天。见到在港校友为香港回归和繁荣稳定做贡献，看到印尼校友创办“三语”（中国语、英语、印尼语）学校，造福下一代，我深感欣慰。

今年4月，我们对台老广播分享了“三通”的成果，赴宝岛台湾参观，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感觉真好，真是一家人，一家亲啊！



上世纪 80 年代的厦大男排

◇ 林宝卿·中文系·1961 年入职

上世纪 80 年代的厦大人，对当时的厦大男排并不陌生，每当晨曦初露或西边的那一抹晚霞映天时，他们个个生气勃勃、龙腾虎跃地在运动场上训练或比赛。有时赛场上里三层外三层地站满球迷，为精彩的球艺响起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这支男排的运动员有傲骨，没有傲气，谦虚谨慎，待人随和，给当时的排球粉丝留下美好的印象；这支男排球艺高超、敢拼敢打，创下不少战绩，为厦大增光添彩，证明厦大在体育运动方面也是南方之强！

学习比赛两不误 为校争光更突出

男排运动员和大家一样是学生，有的还是硕士生、博士生，有繁重的学习任务，时间特别宝贵，分秒必争，在有限的时间内提高学习效率。厦大男排是八闽排坛劲旅，不仅多次蝉联省高校排球赛冠军，在全国高校排球赛中也硕果累累，做到学习比赛两不误，不断为厦大争光！请看以下战绩：

1980 年 6 月荣获福建省大学生“三好杯”排球赛冠军，取得参加全国高校“三好杯”排球赛的入场券。

1980 年 8 月在全国高校“三好杯”排球赛中获得第八名。

1983 年在龙海举行福建省甲级排球联赛（包括高校、全省各县市代表队），厦大排球队仅次于漳州市代表队，荣获亚军。厦大运动员行为文明高尚，业余时间看书学习而获得运动员和观众的好评，荣获“体育道德风尚球队”奖旗。

1984 年在第二届全国大学生“兴华杯”邀请赛中荣获第七名。

1985 年港厦四角排球比赛夺得冠军。

1986 年全国“研究生杯”排球赛荣获第四名。



1987年9月26日与来校访问比赛的尼泊尔国家男排进行国际男子排球友谊赛。这场比赛轰动全校全市，也引起台湾《联合报》记者的关注，拍下精彩的海报和热烈的场面。风雨球场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比赛精彩激烈，双方旗鼓相当，势均力敌，胜败难分，最后第五局以16：14分胜败。

1988年获全国第三届大学生运动会排球赛第六名，荣获全国体育道德风尚奖。

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6月28日，我校男排一行15人应我校校友、亚洲排球协会副主席、港九排球联合会会长石振达的邀请赴香港访问，同香港大学、中文大学及理工学院的排球队进行友谊比赛。这次出访香港的厦大男子排球队组成如下：

领 队：梁敬生

顾 问：陈金铭

副领队：何德馨 罗经龙

教 练：吴博厚

队 长：杨建艺

队 员：柯玉坤 刘俊勇 胡 刚 郑海涛 杨书农

陶 焯 陈俊海 陈瑞明 黄恒旭

运动员们基本功扎实，技术全面，体高大多在1.80米以上，最高达1.86米。在香港四角排球赛中，以三战三胜夺得冠军。他们不仅与香港排坛交流球艺，增进与香港各高等院校相互了解和友谊，且为厦门大学争光！

在全国大学生运动会的排球赛中，厦大男排显现出高超技艺和勇猛精神。如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天津赛区，厦大和中山大学男排比赛中，除厦大队员高度占优势外，队长杨建艺足智多谋，拦网判断准确，特别是他与主攻手郑海涛配合默契，4号位进攻犹如板上钉钉，最后以3：0取胜。在与南开大学比赛中，厦大男排作风顽强，如主攻手郑海涛为扑救一险球，撞碎眼镜仍带伤比赛，使全队备受鼓舞，直落3局，以3：0战胜南开大学。

文武双全好人才 厦大精神放光彩

有人认为运动员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可厦大男排的队员们却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看了他们的比赛，行家们无不称赞这支男排的队员有知识、有文



化。就拿其中三名主力队员来说吧，他们都以高分被厦大录取，特别是郑海涛，他从小热爱排球，小学时代表漳州西桥小学参加全省小学生排球赛荣获亚军；中学时代表漳州一中参加全国中学生排球赛，也名列前茅。1979年高考结束时，好多高校体育教师亲临大连盖县比赛现场观看、选才，郑海涛因球艺突出引起北航、浙大体育教师的刮目相看，他们亲自到漳州、厦门和他见面，欢迎他填报浙大、北航。郑海涛和父母喜欢厦大，才报考厦大，他在厦大物理系无线电专业念本科时还被评为优秀三好生。《厦门大学报》1986年11月24日的文章《文武双全的人》这样描写男排里的三位研究生队员杨书农、郑海涛、陶烜：

杨书农，他身材匀称，脸庞白净。别看他是个化学博士研究生，可在运动场上却生龙活虎。其实刚进校时他连排球ABC都不懂，后来，是良好的校风使他明白了学习和锻炼的辩证关系。在排球教练和各科老师的帮助下，他学习专业和排球锻炼齐头并进。他说：“打球促进我的学业。”可不是，今年他考上博士研究生。

站在眼前的科学仪器系研究生郑海涛，身高1.84米，是对手们重点研究的主攻手。他虽然戴着眼镜，看上去文质彬彬，可那凶猛刁钻的大力扣球却时常叫人防不胜防，他多次代表校队参加全国性比赛。此次赛前集训，他边准备论文答辩边参加训练，学习、训练两不误。他精神抖擞地告诉笔者说：“学习和锻炼都是一种拼搏和享受。”

二十七岁的化学系研究生陶烜，一瞧他那机灵敏捷的谈吐举止，就知道是个二传手的角色。今年他作为场上的核心，在全国“研究生杯”的排球赛中，能传善扣，组织扑救，为排球队夺得第四名立下汗马功劳。

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们三位相继出国留学，毕业后留在美国工作。在美国，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参加排球运动。厦大校友郑海涛、陶烜、唐亮及福建其他高等院校的潘东风、张勇等组成福建队参加丹佛华人科工杯排球赛，他们连续十年蝉联排球赛冠军，为福建争光！他们顽强拼搏精神和高超球艺不减当年，获得当地社会的好评。

上世纪80年代的厦大男排队员大都已过了不惑之年，直奔知天命，在国内外工作的运动员们仍不忘母校和家乡的恩泽，以球会友，不断增加与华人社团、学校的感情交流。他们希望厦大排球爱好者能继承当年师兄们热爱排球，勇夺先锋的刻苦奋斗精神，打出水平，打出成绩，为厦大争光！



记我国著名催化传感器专家、 校友雷远近

◇ 郑钟麟·历史系·1963级

现代化学工业生产中 80% 的工艺流程与催化剂有着不解之缘，这也就吸引了许多科研人员去研究、开发更多有效的催化剂，产生了一批又一批的催化剂专家，昆明贵金属研究所雷远进教授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40 几年来，雷远进自强不息，把全部精力倾注在催化剂和催化传感器的研究上，他攀上一座又一座高峰，先后荣获国家级发明三等奖一项，部级科技成果一、二、三等奖各一项，省级发明二等奖两项（“链烷脱氢催化剂”1981 年获轻工业部科技成果二等奖，“链烷脱氢用铂—锡—锂硫催化剂”1985 年获国家发明三等奖，“长链烷烃脱氢 NDC-2 催化剂中试和工业应用”1985 年获中国石化总公司科技成果一等奖，“可燃性气体载体催化检测元件的研究”1990 年获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科技成果三等奖，“低功耗新型催化可燃气体传感器”2001 年获云南省发明二等奖，“高性能新型瓦斯催化”2009 年获云南省发明二等奖。此六个项目，雷远进均为负责人、首席科学家和发明人）。1987 年，雷远进晋升为副研究员，1990 年破格晋升为研究员。他的烷烃脱氢催化剂和催化传感器研究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他努力把科研成果推向产业化，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雷远进先后发表论文 40 多篇，其中《铂—锡络合及其在催化中的应用》、《用于毒气测定的传感器》、《低功耗长寿命的新型传感器研究》、《生化难降解高浓度有机废水湿法氧化催化剂的研究》在国际学术杂志上发表。因见解独到，得到国外同行的高度评价。由于他在催化剂研究上取得突出成就，他的传记被收入《中国当代科学家和发明家大辞典》，入选英国名人略传中心《世界名人录》第 24 卷，获美国纽约科学院外籍会员的邀请及美国名人略传研究院“世界领先 500 人”提名。

雷远进 1963 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化学系，分配到轻工业部日用化工研究



所（先在北京，后迁到太原）。在留美学者张力田教授的指导下，他在结合理论知识和科研方法方面取得重大进步。上世纪 60 年代初，美国、日本使用酶催化水解淀粉制葡萄糖，而我国仍沿用传统的酸催化水解法，由于副反应剧烈，收率很低。因此，我国将酶法制葡萄糖列入国家重点项目，由张力田教授主持攻关。1966 年完成小试，第二年在上海进行工业试验，此时张教授已调动工作，由年轻的雷远进负责这项工作。他与同事共同努力，出色完成工业试验并推向生产，每年可为国家节约数百万公斤粮食，被国家科委列为重大科技成果（时值“文革”，没有评等级奖）。1970 年，雷远进又将生物酶催化剂扩展到洗衣粉上，研制出具有高效去污力的加酶洗衣粉，经轻工业部鉴定在全国推广，为开辟酶催化剂研究新领域做出重要贡献。

中美关系缓和后，我国花巨资从美国 UOP 公司引进脱氢法制烷基苯的成套设备和生产技术，但美方卡我们的脖子，不卖给我国脱氢化剂的制备技术，我国每年需花上百万美元外汇购买这种催化剂。为此，轻工业部领导决定自力更生，组织脱氢催化剂的技术攻关，将其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由雷远进担任项目负责人兼攻关协作组组长，与大连化物所合作攻关。雷远进克服了家庭和工作上的种种困难，研究成功高温成胶 γ - Al_2O_3 载体及铂—锡—锂—硫催化剂，其性能超过美国 UOP 公司的催化剂。该项目获得国家发明三等奖，其发明、生产，不仅每年为国家节约上百万美元的外汇，还出口美国、印度等国及我国的台湾地区，至今创汇数亿元，利润达亿元。

随着工业的发展，可燃性气体和可燃性有机物大量使用，火灾、爆炸、中毒事故不断发生，直接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因此，准确、快速、方便地测量可燃性气体，对其进行报警和监控具有重要意义。此时（1982 年）已调至昆明贵金属研究所的雷远进把研究目光转向可燃性气体催化传感器这个新领域。由于他知识功底厚实，敢于创新，他又成功研制出载体催化传感器，获部级科技成果三等奖。但他并不满足国内领先水平，决心向世界先进水平冲击。经过夜以继日的研究，反复试验和不断改进提高，他成功研制出长寿命低功耗的可燃性气体新型催化传感器，该发明获云南省发明二等奖。当时国外催化传感器的寿命一般只有一年，雷远进研发的催化传感器寿命达到三年。1997 年，美国 RAE 公司总裁专程来昆与雷教授商谈催化传感器的合作事宜，高度评价他的研究工作，希望其参与研究超低工作电流的新型催化传感器（当时国际上只有两三个先进国家生产这种传感器）。



雷远进以前没有搞过这种传感器，技术难度很大，但他并未被困难吓倒，不到一年的探索、钻研，他又获得成功，通过美国的质量认证并迅速推向产业化。1998年，该催化传感器批量供应美国RAE公司，受到高度赞许。由于第一次合作成功，美方看到雷远进强大的研究能力，又提出进一步合作攻克当时最前沿的参比元件可作热导的双功能新型催化传感器。这种新型传感器可克服一般传感器只能测低浓度（0~5%）可燃性气体的弱点，能对0~100%可燃性气体进行准确测量。恰好2000年国家把“双功能新型催化剂传感器”和“高性能新型瓦斯催化传感器”作为重大科研攻关项目，年过六旬的雷远进退而不休，通过竞标承担了这两个项目的研发任务。作为首席专家，他努力攻关，绞尽脑汁，提出各种设计方案。由于工作繁重，有一次他竟晕倒在办公室，幸被人及时发现才无大碍。经过百折不挠、呕心沥血，他终于成功，研发的新型传感器得到国内外同行专家的高度评价。该产品投入生产，不但应用于国内煤矿、石油化工、消防等领域，还大量出口美国，用于制造可燃性气体检测仪等重要实用仪器。到目前，出口的新型传感器产品已创造上千万元利润。原国家科技部领导邓楠参观该项目时高度评价雷远进的研发成果，认为新型传感器投产少、利润高，没有环境污染，几乎不消耗资源，又可出口创汇，是我国急需的高科技项目。

2008年6月，雷远进应邀参加在美国凤凰城召开的国际第32届贵金属会议，发表学术论文《双功能新型催化传感器的研究》，作为全世界上报道这种新型传感器研究的第一篇论文，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雷远进自强不息、勇攀高峰的精神和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钻研劲头，极大地推动了传感的发展，使我国跻身于该领域的世界先进行列。2010年8月，古稀之年的雷远进获得云南省政府颁发的科技发明二等奖（2009年科技奖项）。此外，雷远进还参与云南省组织的“高浓度难降解工业废水湿化催化氧化工程”项目，其中的催化剂研究工作均由他承担。由于雷远进在催化剂方面取得突出成就，昆明贵金属研究所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批准，设立催化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2000年，由雷远进担任导师，为该所招收了云南省第一届催化专业研究生。

如今，雷远进仍坚持每天工作五六个小时，除为新型传感器改进和生产解决技术难题，又着手研发“二氧化碳新型传感”，攀登新的科研高峰。



余光中先生题签记

◇ 郑启五·外文系·1977级

在厦门大学85周年校庆时“回家看看”的外文系系友中有两位比较特别，一位是捐建了学校最高大楼的泰国华侨蔡悦诗学姐，一位是从台北飞来的大诗人余光中学长，于是大家对校友的座谈有了特别的期待。蔡学姐是1945级的，余学长是1949级，把我等向来老资格的1977级一下比到天涯海角去了，座谈会开成欢迎两位老系友的茶话会也在情理之中。学姐学长言谈的谦逊与亲切，举止的端庄和儒雅，自是让我们后学景仰有加。余学长动情地回忆了在囊萤楼上课的情景及李庆云老师的悉心指点，让我不由回味起他在《浪子回头》一诗里关于厦大求学的诗句：“母校的钟声悠悠/隔着一排相思树/淡淡的雨雾/从四十年代的尽头传来/恍惚在唤我/逃学的旧生/骑着当日年少的跑车/去白墙红瓦的囊萤楼上课……”有人插话说，现在外文学院所在的大楼很快就要拆除，学院准备要搬回囊萤楼故地，我等诸多从囊萤楼走出的老校友行将旧梦重温，激动不已。

轮到我们后学发言，主持座谈的苏子惺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寝室里上下铺的室友，就是俗话里知根知底的“哥儿们”，因此他言称开一个“后门”，优先把话筒交到我的手上。说什么好呢？既然是回家，当然不能说假话，要说只能说说自家话。在厦门大学85年的历程里，起码头六七十年我们外文系总是学校的大系强系，数一数二，风风光光。林语堂、周辩明、李庆云、徐元度、林疑今、吴玛丽……可谓英雄辈出，“系”灵人杰。不过这一二十年兄弟院系发展迅猛，在学校无形的排名中，外文系明显发展迟滞，幸而这次以获得欧盟百万元的项目为契机努力重新崛起。这次“回家看看”的校友阵营中，外文系的校友特别见风采，我们可以骄傲地对大家说，瞧瞧校园最高的“颂恩楼”，就是我们外文系的蔡悦诗学姐捐建的，当厦门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再回眸，我们坚信这座傲然屹立的大厦将焕发出更加耀眼的



光彩！

我们外文系的余光中学长同样也给母校捐建了一座宏伟的大楼，这是一座文学和语言艺术的巨建，这座巨建跨越海峡两岸，连接中西文化，当厦门大学千年校庆的时候，回望中华文化灿烂的星河，人们将看见厦大校友余光中的名字，和李白、杜甫、白居易一样星光闪烁。在激情遐想的此时，在为学姐学长骄傲万分的此刻，我们更要扪心自问，我们自己为母校为祖国为人类做出了些什么？！

我动情的发言当是表达出了新老校友们的心声，大家热烈鼓掌。唯独先生淡定自若，朝我微微点头，我红着脸乘机掏出怀藏许久的余光中散文选《鬼雨》和“马踏飞燕”明信片，希望得到学长的签名，这位银发稀疏面容清癯的老人慈爱地点头应允。我爱藏书也爱集邮，这书是我珍藏了18年的老书，花城出版社出版的祖国大陆第一部余光中的散文选；明信片是我从集藏的上千张明信片中挑出来的，我以为“马踏飞燕”这样的中华文物瑰宝辉映先生的题签最有意义。老人用刚劲有力的硬笔在书的扉页沙沙地签下“启五先生惠正，余光中2006年4月7日”。签名之前，他居然与我交头接耳，悄声问我“大名中‘启五’的‘启’是不是启发的‘启’？”我当时一激动，居然答非所问。老人又问了一遍，我才连声说是的，雪满白头的老人签写的是繁体字，‘启’字回到繁体有两个选择，区区一字，足见老人多么细致与认真！呵呵，这个简体字，有时真的叫人哭笑不得！

先生如此随和，我也越发胆大，说：“我的这本‘余光中’您可能没有吧？”他笑着说：“我有的，各个版本他们都寄给我的。”我再拿出明信片，告诉老人我还有集邮的嗜好，这位把“乡愁”喻为“小小邮票”的大师又在明信片的小小邮票边上签下“余光中，2006.4.7”！我目睹着那苍劲的一笔一画，谢声连连，每一个“谢”字都是涌自内心深处感恩和欣喜的回声。不仅仅是邮票，还有信，都是余光中诗歌中关于“乡愁”的意象，他在《乡愁四韵》里写道：“给我一片雪花白啊雪花白，信一样的雪花白，家信的等待，是乡愁的等待，给我一片雪花白啊雪花白……”

每每翻看先生的题签，自作多情的我总觉得扉页专门为这次题签而设计，人与字，字与人，天衣无缝，赏心悦目，实在令后学爱不释手！



我深深敬佩的一位厦大校友

◇ 伍林宪 · 生物系 · 1978 级

在母校 90 周年校庆第一号公告上，我得知自校主陈嘉庚 1921 年创校以来，母校已培育了 20 几万校友，桃李满天下，其中自然包括政界领袖、科技精英、文坛豪杰及叱咤风云的经济人物。然而，我今天要谈一位我深深敬佩的厦大校友，就像那 20 几万校友中的绝大多数一样，那么平凡和普通。也许是机遇，也许是自己的选择，他们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地秉承着“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厦大精神，为社会造福，为人类贡献。他们就像高尔基笔下的母亲一样，那么慈爱，却又那么刚强、那么平凡，但处处蕴藏着伟大。这些可敬的厦大人，在特定的环境下，鞠躬尽瘁，不断弘扬厦大的传统精神。今日，借此校庆 90 周年的征文机会，我想谈谈使我深深敬佩的校友——77 级英文专业的庄小英，她是我的妻子。

谈到这，读者们也许要哄然大笑：“你这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吗。”绝非如此，对我来说，恰恰相反。我和小英于 2012 年 1 月便要庆祝结婚 30 周年了。一对近 30 年的夫妻，可说是历尽了沧桑，双方都读遍了对方身体的每一个部分，也可以接下对方未说完的一句话。记得 2002 年 1 月，我去美国西雅图市一个首饰店购买结婚 20 周年的礼物，售货员知道我的用意后，羡慕地说：“在当今社会中，结婚 20 年本身就是一大成就。”此话一点不假。想想看，在结婚 30 年前夕，一个配偶还能说对方是他深深敬佩的校友，也许不能说是“绝无仅有”，但至少是为数不多。就冲这点，请校庆征文的编辑收下我这篇文章。

小英和我的爱情播种于福建长汀县河田镇的一所乡村中学，萌芽在上山下乡的革命年月，而欢快地开放于美丽的厦大校园。她是 77 级的学生，比我



先入学半年。在我入学之前，我的弟弟伍林伟，一个 77 级中文系的学生，自动扮起“护花使者”的角色，时不时出入于芙蓉楼，给同学们小英“名花有主”的感觉。当然，“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弟弟这种担心自然是很有道理的。我进校后，弟弟笑着对我说：“我现在可是‘完璧归赵’了。”³⁰几个春秋已去，虽然林伟已英年早逝，他当时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那么清晰。

校园处处都美丽，我们最喜欢的约会地是建南大会堂前的石阶。那儿，尤其在秋高气爽之夜，明月高悬，沧海无边，我们聆听着大海的涛声，憧憬着未来，两颗心慢慢地融化在一起。我们也吵过闹过，在这吵闹之中，我们互相了解着对方的优缺点和长短处，逐步适应对方，加深恩爱。小英毕业之际，我们确定要缔百年之好，可问题来了。我是 78 级学生，差半年毕业，按校规，在校学生是不能结婚的。出于无奈，我便找到系领导，阐述要求批准我结婚的两个重要理由。一是我是一个上过山下过乡的老知青，也已 28 岁了，完全符合国家晚婚的要求。二是“君子以成人之美”。我请领导设身处地地为我想想：小英一个南国淑女，如只身一人赴京，很可能惹来不必要的追求者。如果我们正式结婚，我以丈夫的身份送她赴京，名正言顺，完全可以杜绝不必要的麻烦，这不正是“君子以成人之美”吗。老天不负有心人，这系领导还真被我说服，作出决定，破例同意我结婚。当我们在厦大附近的区办事处拿到结婚证时，那高兴劲儿可别提了。至今，我们还深深感谢生物系党政领导的理解和支持。

小英下乡四年，其间，曾得过一次较严重的细菌性感染。乡下农活繁重，还缺医少药，无法得到及时治疗。后来回到城里医院，又碰上医生误诊而用错药，致使急性肾炎转为慢性肾炎。这种慢性病，中西医都无特效药，只能依赖血压监控，减缓对肾脏的破坏。小英在我们婚后的第一个挑战伴随着她的第一次妊娠而来，北京的妇产科医生认为，妊娠会给她的肾脏带来损害，甚至可能危及生命安全，要求小英中断妊娠。对年已 28 岁的小英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很困难的决定。最终，她置希望成为一个母亲的愿望高于个人安危，决定保下胎儿。经小英单位北京图书馆领导批准，她得以回到我在福建长汀的老家，在我父母的照顾下，保养一段时间。几个月后，平安地生下了我们的大女儿怡丰。说话间，大女儿就要过 28 周岁的生日了。怡丰从普



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毕业 6 年多，现在在华尔街创业，事业蒸蒸日上。

这第二次的挑战发生时我们正在加拿大艾得蒙顿市居住，我在爱尔伯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小英和大闺女于 1986 年春天来到我身边。虽然采取了避孕措施，她还是怀孕了。那时我们是典型的穷学生，依赖我微薄的奖学金过日子。每月，交完学费、房租水电费后，剩下的寥寥无几。我们决定送大女儿上幼儿园，让她学英文，也交点朋友，这自然是一笔额外开支，经济上更加拮据。加拿大的医生也告诉我们，这次妊娠必然导致高血压，可能影响肾脏，要小英权衡利弊。在加拿大，作人工流产需两个医生签名。其结果是，在得到医生批准，要作人流的前一个晚上，小英左思右想，最终决定把胎儿保下来。1987 年 5 月，我们的二闺女加丰（加拿大的丰收）诞生了。加丰 2008 年 12 月从杜克大学毕业，现在在好莱坞闯天下，在一个知名电影制片厂任总裁的执行助理。她的志向是成为一个电影制片人。

在艾得蒙顿求学那几年，日子确实过得艰辛。由于买不起旧汽车，公共汽车站又远，在寒冷的冬天，风雪凛冽里，小英也不得不带着孩子步行到附近的超级市场买菜。那时的她，把两个孩子裹得严严实实的，二女儿放在小雪橇里，用右手拖着，左手则牵着大女儿，一步一个脚印，慢慢走着。时过境迁，当年的小雪橇已经换成奔驰。可那种艰辛的景像，却永远印在我脑海里。也正是在小英的身上，我看到咱们中华民族女性吃苦耐劳的传统美德，也看到善良温柔里蕴藏的刚强和执著。正是在她的支持下，我得以在三年里完成博士学业。在论文的扉页上，我这样写着：“献给两位我深深爱着的女性——母亲林兰生和妻子庄小英。”这便是我由衷的感受。

1988 年到美国后，我们的经济越来越好。可那时的我，随着在公司里责任的增长，大概有 12 年的时间，极其繁忙。尤其在管理跨国药品公司后，经常飞于欧美大陆之间。10 年前，就获得美国 DELTA 航空公司“百万英里乘客”的荣誉称号。在这过程中，家里的一切就全落在小英的肩膀上。从每日接送孩子上下学到课后的业余活动，从三餐饭食到院里的花草，全由她一人承担。然而，就在这百忙之中，她还在费城和盐湖城的社区学院里分别进修了电脑程序运作和应用、财务管理方面的课程，得到多个结业证书，然



后在盐湖城一个美国联邦政府属下的破产法委托行任半职的内部审核工作，生活极其繁忙然而充实。当然，因为慢性肾炎，加上长年的繁忙和劳累，小英的肾脏每况愈下。2001年春，那时我们已在西雅图市居住。肾科医生告诉我们，小英的肾功能只剩15%，10%以下就必须依赖肾透析来清除身体中的毒素。换句话说，很快，小英就要依赖机器来存活了。但这时的她，更加成熟，除了积极调查和学习关于肾透析的理论和技術外，她还和我一起参加为将要上肾透析机器病人办的学习班，参观了肾透析诊所的病房，和透析病人交谈。我记得，其中一个病人是西雅图市华盛顿大学的数学教授，他已做了17年的透析。白天教课，晚上上透析机器，他虽然非常消瘦但很精干。在他的身上，小英看到一个样板，学会“既来之，则安之”，保持乐观的精神，培养积极锻炼的习惯，持之以恒，准备打持久战。一段时间后，血管外科的专家在小英的左手臂上放置了一个动静脉交叉新血管，以加快血液循环，做好了上肾透析机器的准备。

小英的第一次肾透析是在2001年12月初做的，那天，两个孩子和我陪着她去诊所。虽然美国的医学很先进，但整个过程也很复杂，尤其是进针时，必须小心谨慎，以避免感染。自那以后，她每周必须上机3次，每次至少3个小时。我们家住西雅图郊区，到市里的肾透析诊所单程就需要50分钟。每次透析，就算一切顺利，头尾都要6个小时。确实不易。然而，小英比我们想得更开。第一次上机器后，她笑着对我们说：“不错不错，我还有时间看电视，或者听音乐呢。”小英做第一次肾透析后的次日，由于公务需要，我便飞到德国的公司总部去了。几天后，我得知小英在第二次透析完回家的路上，也许由于进针处包扎不够紧，纱布松开，血从进针口处喷出来。她不得不紧急停车，用备用纱布包扎。西雅图高速公路上的混乱，全美有名。可以想像，当时的情况有多危险。可小英一点也不抱怨，只是淡淡提起，为的是不让我们担忧。从西雅图市到我们现在定居的北卡州，小英整整做了6年的透析。由于营养流失，她偏于消瘦。最难过的是星期天，由于诊所关门，她有72小时无法进行透析，血中毒素累积，使她非常倦怠，昏昏沉沉。可是，小英的那份乐观劲，始终渗透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从表面上看，没人把她当成肾透析病人。在我们居住的小区，人人知道我们这一对每天坚持快走锻炼的夫妇。“地保”，这便是我们给自己安的绰号。更难能可贵



的是，她还热心社区义工活动，长年担任本地华人报纸教育和财经版的责任编辑，精益求精，得过“最佳编辑”称号。

2007年8月8日，记得是北京奥运会开幕那一天，杜克大学医院的一个电话给我们带来佳音。在盼望了6年后，医院终于找到与小英身体型号相配的肾源，让她马上进医院准备做肾移植手术，我和二女儿陪她迅速赶到医院。在医生和护士5个小时的精心手术下，小英终于获得一个功能良好的肾，不用依赖肾透析机器了。三年来，尤其经过半年抗移植排斥药物调节后，她的肾功能回归正常，身子骨也越来越结实，真正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肾移植手术一年后，医生允许小英进行国际旅行，这正是我们夫妇最喜欢做的事。两年来，我们访问了欧美亚三大洲5个国家。“有个自己的肾可真好”，小英常常说。2008年8月，她决定重返职场。经过原盐湖城破产法委托行旧领导的鼎力推荐，又经过面试，被设在北卡罗丽市的联邦政府属下的破产法委托行聘为全职职员。我有时与她开玩笑说：“别人的痛苦之日，便是你们的愉快之时。”近年来，由于经济危机，美国人申请个人破产的比例升高了30%~40%，小英在这特定领域里的专长和经验自然就相当有用了。

2004年夏，我从药品公司总裁的职务上退休，成为大学的生物工程学院院长。公务没那么繁忙，日子轻松多了。我对小英说，很多事情，我原来由于没时间而无法做，现在只要她让我做，我一定去做。这就算是我对她几十年来为这个家辛勤操劳的一点心意吧。她说：“行啊，咱们学跳交际舞去。”原来，在厦大时，正是改革初期，交际舞刚刚兴起。虽然她很喜欢，可是由于我一窍不通，为了照顾我的情绪，她放弃了，所以至今耿耿于怀。“现在要补回来”，她说。不好意思的是，在一年半时间里，我们学了8个班次，可是我却还是没法从初级班毕业。最后，她终于认识到，我这个“音乐盲”是永远赶不上架的“笨鸭”，属于不可救药之类。从此，她便放弃了和我同跳交际舞的想法，自己单独去学美国南方较盛行的线型集体舞。虽然我觉得一身轻松，但深感内疚，羞愧连这点可微表心意的事都做不好。今日，便趁此90周年校庆征文的机会，献上拙文，让她知道，她不仅是我深深爱着的妻子，还是一个我深深敬佩的校友。



南 强 情 怀

亲历厦大校庆

——从 1981 至 2011

◇ 宋文艳 · 化学系 · 1978 级

2011年4月9日，热热闹闹的厦大九十年校庆已落下帷幕。上午，我陪加拿大回来的同学兼大姐王美去见大学时代的几位老师，顺道游玩了“情人谷”。“情人谷”紧挨着藏在东边社后边山林里的厦大水库，记得军训拉练时曾到过这里。由于环境幽静，人迹稀少，能躲开公众的目光，恋人们都喜欢上这儿谈恋爱，久而久之便被学生们称为“情人谷”。此次校庆，外贸79级的同学捐了1000万，对其周边的林地进行改造，成了高尔夫练习场。因为是回报母校，它现在已被更名为“思源谷”，正所谓“饮水思源”。在林地上漫步时，看见一些学生在上高尔夫练习课，学生们挥杆的矫健身姿，不免让我们心生感慨——多么幸福的孩子！岸边正在悠闲垂钓的老人同样让人一番感慨——多么幸福的老人！对这一老一少的感慨，让我深感岁月如此匆匆，也让我回想起从1981—2011年的几次校庆经历。

1981年4月6日，厦门大学六十大庆，我们在读大三，正是青春无敌的岁月。爱幻想、爱追风，对自己的未来有很高的期许。在上弦场上，我们有幸见到一脸书生气的数学大师陈景润。1978年高考，正是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把我们吸引进厦大，虽然未能成为陈景润的师弟师妹，但说他是78级高考志愿的导师一点也不为过。我们还见到著名作家丁玲，当年她的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可是让我爱不释手。两位大师一直被当年的追星族们簇拥着，我也是其中一员。其时，参加校庆的嘉宾们及校领导在校庆大会后正准备在上弦场上合影，场地上摆了许多桌椅，或许是人数没算清楚，也可能是有些大人物没来，最后一排的桌子上空了一大片。情急之下，现场主持者向我们这些围观的学生招手，示意大家来救场。说时迟，那时快，我用百米速度冲了过去，敏捷地爬上桌子。就这样，一不



小心，我华丽丽地进入历史镜头，与心中的偶像合了影。虽然，我在之后贴在报栏里的照片上找了半天，也没看清哪位是自己，但这却是我第一次参加校庆所留下的最深印象。

时间的轮盘在飞速地旋转着，十年转眼即逝，1991年4月6日，厦门大学七十大庆。此时，我正值而立之年，并已成家生子，事业还在虚无缥缈之中，但心中依然有梦。这次校庆，我们出版社第一次参与其中，出版了第一辑《南强丛书》。我也有幸成为张乾二先生的著作《角动量理论与原子结构》及苏文煨老师的著作《系综原理》的责任编辑。当时的校园生活仍十分清苦，为了事业的更高追求和期望生活品质的改善，周边的同学纷纷出国。在大环境的冲击下，我的留学梦也被燃起，按捺不住地开始补习英语。校庆期间，我正在上GRE培训班，所以没有太关注这次校庆的有关活动。唯一印象深刻的是，这一年，由晋江籍旅菲侨胞、名誉校友张子露先生捐赠的厦门大学西校门落成，成为厦门大学建校七十周年的献礼工程。原西校门的杂乱现象一扫而光，厦大从此有了气势恢宏的正门。

虽然考了托福和GRE，但我却没能搭上飞往大洋彼岸的航班，在广州沙面的美国领事馆，两次被拒签，理由是当编辑MASTER已经够用，不必去美国读PHD了。从1992年被第二次拒签后，我彻底放弃了留学梦，真正成为了一名出版人，全身心地投入出版工作。在一年年平凡但也充满挑战的工作中，迎来2001年，厦门大学的八十大庆。此时，我已年届不惑。韶华时节的居里夫人梦早已不知所踪，对自己唯一的期望是：在退休前能编出几本好书，为这个社会的科学进步和文化积累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此次校庆，我再次参与《南强丛书》的编辑工作，这次责编的是材料系的学术著作《无机材料研究方法》，此时材料系还是化院的一分子。这一年，经过多年建设并由校友主捐款及全校教职工参与捐建的嘉庚楼群终于竣工。一排巍峨的现代化大楼在当年的甘蔗田里拔地而起，与芙蓉湖交相辉映，成了厦门大学的新标志。也正是在这一年，在厦门的部分同学开始酝酿毕业二十年聚会，同学们大聚会的序幕由此拉开。

时间从来不会因人们害怕老去而停下自己的脚步，它无情地向前走着。在经过轰轰烈烈的八十五周年大庆后，我们很快进入2011年，迎来厦门大学的九十大庆。本次校庆请了全国政协委员艺术家们进行专场演出，这些艺术家，像倪萍、李扬、关牧村等，当年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可有句老话说



“好汉不提当年勇”，当过了演艺生涯的巅峰期后，再次见到他们时，确有“相见不如怀念”的感觉。虽然演出的阵容不够强大，但校庆的系列讲座却很吸引眼球，其中李敖和易中天的讲座更是一票难求。

这次校庆，我已到知天命的年龄。从来天命高难问，我不知道人生还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但我知道人的一ance能做的事情是很有限的。

这是我经历的几次大庆中最为繁忙的一次，我要关注几十本校庆图书的进度，还要具体负责其中四本图书的编辑工作，这四本书全都与化院有关。其中化院的九十周年院庆纪念册《任重道远，继往开来》，虽然让我颇费精力，但院史中那些在化学系草创初期和抗战年代的老师们的敬业故事和奉献精神让我着实感动。我想，正是有一代代化学人的付出，才有今天化院这棵“大树”枝繁叶茂的景象。还好，在各方面的努力之下，所有校庆图书都如期出版。由化学系78级送给学院的书画也庄重地挂在修饰一新的化院报告厅入口处，总算是为校庆和院庆“锦上添花”吧。在校主陈嘉庚倾资办学的精神感召下，这次校庆，厦大共得到来自校友和企业近七亿元的捐赠，化院各年级的毕业生也纷纷捐建卢嘉锡铜像和“化学之门”雕塑。

从1981年到2011年，三十年的时光，厦门大学发生巨大变化，翔安校区在2011年校庆期间奠基了，厦大的校园越来越大，学生越来越多，一派繁荣景象。这是三十年前我们无法想象的，我们为母校自豪和骄傲！岁月无情，它偷走每个当年还是年轻人的青春，无论是风华绝代的演员还是我们这些普通人。记得大三上哲学课时，老师在解释时间的不可逆性时举过一个例子——十七八岁的黄花闺女，数十年后变成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这就是时间。同学们听后都哈哈大笑，因为当时我们还年轻嘛。

但世事无绝对，咱们的王美大姐成了时间的幸运儿。大姐这次返校参加九十年大庆，和几位校友登台朗诵诗歌《我们是厦大人》，看着大姐在台上神采奕奕的样子，有谁相信她已年过六十？只能说，在大姐身上岁月无痕！我们希望每个同学都像大姐一样，有颗永远年轻的心。

明年很快就会来临，毕业三十年的活动已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同学们都为参加毕业三十年的聚会做好准备了吗？



厦大印象

◇ 傅建卿 · 生物系 · 1985 级

上弦场

一片独特的风景，将尘世纷扰、俗事异同阻隔在繁茂草木之中、高渺云天之外。

上弦月型的阶梯看台，逐级登攀，好似天路。

有月亮的地方，就是梦的故乡。有故乡的地方，便是学子栖息的地方。

无论何时，这里记叙的不是学子踌躇、徘徊、停滞的脚步，而是默默求知、一往直前的记忆。

凡是来此的人，都可以擦亮自己的目光，用最美的表达泊靠着……

芙蓉湖

有水的地方，花草充满灵气闪烁光泽；有湖的地方，树木随风柔曼富有生机。

走近芙蓉湖，走向轻烟淡水，走进心的宁静。

一潭清水，止住奔跑的喧哗；一波粼光，擦亮迷惘的双眼。

凤凰木

不与花草争春，独自在九月的秋风中红花盛开绿叶繁茂；自在的开，自在的长，无意以灿烂彰显自己的艳丽，却寄予季节浓郁的诗情。

不与夏天争实，独自在腊月的寒风里怀抱果实孕育生机；萧瑟的生，萧



南

强

情

怀

瑟的长，无意以暗淡点缀自己的苍茫，却寄托着绵柔的依恋。

岁月流逝，时季不变，她永远都是自生自丽的喻体。

厦大海滩

不眠的涛声，远逝的帆影，依稀的记忆，浩渺无垠。

君临那夕辉映照的金色海滩，风在动，浪在摇。

风如彩旗舒展，在浪尖上舞蹈；浪如交响演奏，在风中喝彩欢呼。一波一波涌来大海深深的呼吸，震撼了大地，震撼了心灵。

这诵读大海的海滩，是我们的心灵企及的地方，也是我们体验风浪的地方。在那绵绵不绝的时光里，熟谙的风景里有一种回首，有一种仰望。

在这里，我们拥有发出声音的钥匙；

在这里，我们拥有奔向前程的信心。



记我在上海遇到的校友们

◇ 高 丰 · 数学系 · 2000 级

在很多人心中，大学时光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那里留有初涉人世的成长体验，也有情窦初开的回忆，还有浓浓的同窗校友情谊。如有幸能在“中国最美的大学”里度过这段时光，这份感觉自然又会更加强烈。我得到了这样的幸运，也一直在感怀这样的时光。尽管离开母校至今一直没有机会再次驻足那片令人向往的校园，但在上海生活工作的6年中，我始终感觉与母校那么亲近，而这都源于我在上海遇到的那些可爱的校友们。

2004年，我厦大本科毕业，到华师大读研究生。报到当天，在学校后门购买生活用品，遇见一个非常熟悉的面孔，好像在厦大校园里经常见到。于是，冒昧地上前询问：“同学，请问你是厦大的吗？”不出所料，这句被80后厦大学子捧为“经典”的厦大式问候，得到惊异与兴奋的反馈。对方是厦大2000级管理科学的黄嵩校友，同我一样来上海读研，都曾住过芙蓉五公寓。尽管在厦大的四年中，我们不曾相识，但两人相遇的场景确有几分“他乡遇故人”的味道，没想到我们这对离开厦门的老校友在上海成了新朋友。黄嵩校友是土生土长的厦门人，同他聊天自然离不开厦门和厦大。所以读研的三年中，我们时常相约到学校后门的小饭馆里去“腐败”，畅聊叙旧，那份感觉就如同置身于厦大一条街的小店与好友们欢聚。这份友情大概可算作我来上海之后收获的第一份来自母校的惊喜，更让我意外的是，在上海学习工作生活的日子里还会遇见那么多来自母校的惊喜。

后来，在华师大校史馆参观时，我了解到，1924年厦大部分师生闹学潮，离开厦门后到上海成立大夏大学，成立之初校名为“大厦大学”，“大厦”即“厦大”的颠倒，后又取“光大华夏”之意，此即华师大的前身之一。没想到分处两地的两所名校居然有这份奇妙的渊源，也难怪华师大校园里还有一栋名为“群贤堂”的老建筑。



2006年暑假，我经校研究生会的推荐到上海市静安区政府挂职锻炼，安排到静安区发改委工作。没想到头一天自报家门，遇到1997级厦大经研所博士庞利英师姐。尽管我们不是同时期在厦大就读，但源自母校的深厚情谊却成为彼此沟通的纽带。虽说工作上庞师姐是科室领导，但她待我却异常亲切，如同大姐姐一般。她给了我许多帮助，更为我的职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建议。挂职结束前，她还自掏腰包为我办了一场“道别宴”。正是有庞师姐这样真诚的朋友在上海，坚定了我毕业后留在上海发展的信心。

2007年，我研究生毕业，进入南汇区区委工作，正式成为一名“新上海人”。当时的南汇仍属上海远郊，因面临重大发展机遇，吸引了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俊杰，这其中也自然少不了厦大人。刚投入新的工作，我便结识了同在区政府工作的2004级政治系硕士石锋泽校友。通过彼此交流，我很快适应了工作环境，无形中也推动了我所在部门的工作。更加巧合的是，闲聊时还得知我们在厦大住过的宿舍居然是门对门。

2008年，舅舅身患绝症，四处求医不见转机。打听到上海瑞金医院有治愈病例，遂抱着最后一线生机来沪救治。在瑞金医院工作的2000级新闻系章米力校友帮我联系医生，提前办理挂号住院。我和米力校友同在厦大广播电台工作，毕业后失去联系。在上海校友会见到时，才知道她在瑞金医院供职，没想到这样的机缘在关键时发挥作用。虽然舅舅终因病情恶化没能来沪医治，但米力校友为此付出的无私帮助却给了我巨大宽慰。

其实，在上海的厦大校友是非常庞大的群体，翻开校友会通讯名册就会发现他们遍布各行各业，其中不少已成就斐然，上文提到的几位仅是我在上海学习工作中邂逅到的。初听起来，这些经历多少充满机缘和巧合，仔细想想却也包含许多必然。毕竟厦大是一所拥有90年光荣历史的著名学府，享有“南方之强”美誉，她培养的学子遍布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倘若我和校友们不在此时此地相遇，也一定另外有约。在母校读书的日子里，我们也必定会被校长陈嘉庚心系祖国、兴校报国的博大情怀所感染，那份爱国爱校、心怀社会、真诚奉献的情愫自然会成为厦大人共有的特质。

光荣的历史、优良的传统、美丽的校园不仅培养塑造出一辈辈栋梁之才，也在所有厦大人心中播撒下心怀母校的种子。不论我们离开母校多久，离她有多远，这颗种子都会依附着母校这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为所有厦大人奉献“绿色的情谊”。



九十年厦大，光影年华

◇ 马健容 · 公共管理系 · 2008 级

你对我微笑着，沉默不语，我觉得为了这个，我已等候很久。

——泰戈尔

九十年的光阴，坍塌了曾经宏伟的城墙；九十年的光阴，剥落了门前耀眼的红漆；九十年的光阴，让青藤变成凌霄的老树，荫蔽后人。厦大九十岁了，从 1921 年至今，九十载岁月，于人生已是毫鬓，而对于亘古长远的历史，却只是匆匆行程中的一瞬。

感谢那位老人，在国势危如累卵的情况下依然倾资办校、竭力兴学，救民于愚昧的深渊。十八年的等候之后，我有幸踏进这个府邸学习和生活。我时常站立在嘉庚先生的雕像前，向着九十年丰厚的历史回望，溯洄从之，道阻且长。那慈祥而亲切的面容愈来愈清晰，我仿佛看到了，先生携着一生不变的信仰，如同一江澄明碧透的水，一曲铿锵撼人的歌，穿越九十年光阴的遮拦，向我们走来。一如泰戈尔诗篇里写的：“你对我微笑着，沉默不语，我觉得为了这个，我已等候很久。”

上弦，月落清江

初到上弦场，华灯初放，上弦月升。抬眼望天，苍茫数千里，只有一颗星星固执地亮着，和上弦月遥相呼应。“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景象在我的脑海里是如此清晰，仿佛这不仅仅是中学时学的一句诗，而是一直存在于记忆中的一幅画，美得无可挑剔。记忆这座空中楼阁里锁着过去和未来，剩下时光让我在此徘徊。数十层石阶临场而立，遍布着青草、横生着苔迹。近百年了，以微笑祥和的姿态守护着恢弘的楼，思念着海上的月。



南 强 情 怀

轻轻抚着虞愚师在上弦场主席台石壁留下的那句诗“自饶远势波千顷，渐满清辉月上弦”，上弦场得名于此。时常坐着公交车路过它，看着场上跳动的人们，十几阶看台真的如一弯弦月，月亮之上则是坚实挺立的五幢主楼。仔细一看，上弦场如弓，面对大海张开了，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在我看来这可能预示着，厦门大学九十年来，以满弦待发之势，迎接新的挑战，创造新的辉煌，直至挂云帆、济沧海。

古刹，暮鼓晨钟

厦大依寺而建、伴寺而生。一面是红瓦白墙的潇洒肆意，一面是梵音古刹的宁静安然；一面是僧人行走的超脱，一面是时尚女孩挥洒的青春。多少年了，生命如莲，次第开放；旅人如织，络绎不绝。厦大的建立也许是为了续千年古刹不了的尘缘，时时常拂拭，莫使惹尘埃。千年的不离不弃，古刹也护佑着厦大一代一代贤人志士，才俊辈出。亘古的风吹着寺庙高高扬起的檐角，檐上的野草，零星露出几丝幽深；半合未合的寺庙大门，掩映着千年的佛光和禅道，一池怒放的莲花诉说着当年的故事。

为什么要把学校建在这儿呢，嘉庚先生认为，这儿背靠雄伟的五老峰，面向壮阔的大海，西连闻名的南普陀寺，东接威武的胡里山炮台，地势平坦，风景绝佳，是最理想的大学园址。演武场是爱国英雄郑成功操练光复台湾大军的地方，在这里创办大学，可以继承先烈遗志，继往开来。于是，学府和古刹的结合成为全国绝无仅有的风景。像公园一样美丽的学校，绿荫、碧水、翠峦、山风，温馨和惬意令人流连忘返。厦大偏居东南一隅，厦大的精神中传承了南方风气中的温和、宽厚、沉稳，强在以柔克刚，宽柔以教的风格。这一切，似乎接近于佛教中的禅。

白城，诗意浸染

白城的海滩很长，也很美。心情不好的时候在白城边上走走，听听海浪、吹吹海风，惬意和悠然会让所有烦恼随着风声、逝水而消失殆尽。

有时候看厦门的落日，绚烂得如同世界末日，仿佛要将所有的光都在一刻燃烧殆尽，极尽辉煌。落日的白城，阳光星星点点散落在海上，像鱼鳞一



样随波而进，顺势而退。落日像婴儿般静静地融入大海的怀抱，一切归于平静。在清爽的海风中，如水般的夜开始了。这边的海比漳州的海干净清爽，比鼓浪屿的海诗意灵气。夜晚的白城，演武大桥的灯火映衬着整个海湾，人群川流不息，热闹非凡。在这大海的边缘我张开手臂，那一刻，仿佛自己变得很大，大得可以包容下整个海滩，又仿佛变得很小，小得只是海边的一粒沙。白城，一个让心栖息的港湾。

行走进校园，细数着她眉心里的纹路、飞翔的白鹭、奔放的木棉树、朦胧的海雾，画面若隐若现，情节时断时连。庄严的上弦场、香火鼎盛的南普陀寺、清幽曼妙的芙蓉湖、宁静优美的情人谷、白城诗意的海滩……所有片段被剪辑成一幅画，所有时刻充满无瑕的美丽。

九十年厦大，光影年华之间谱写出壮丽的一页，在历史的坐标上画下光辉的轨迹。云水沧沧，江水泱泱，如果时光可以雕刻，厦大的一木一景都会成为光盘里最精彩的剪辑。自强，自强，学海何洋洋。终有一天我们毕业了，离开了，也能自豪地说：凡有我在之处，就是厦大！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强情怀/厦门大学校友总会编. —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5615-4135-7

I. ①南… II. ①厦… III. ①厦门大学-校史-文集 IV. ①G649.285.7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63711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 361008)

<http://www.xmupress.com>

xmup@public.xm.fj.cn

厦门市明亮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970 1/16 印张: 22.5 插页: 1

字数: 360 千字

定价: 4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